

勞 苦 世 界

伍 光 建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HARD TIMES

BY

CHARLES DICKENS

勞

苦

世

界

狄金生原著
伍光建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狄金生所著勞苦世界 (Hard Times) 篇幅較短。而用意獨深。慘淡經營。煞費心力。部署結構。無不先有成竹在胸。非如其他著作。落筆揮毫。任以所之。並不先謀布局者可比。此作尊重德性。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英國大畫師大文豪勒士經 (John Ruskin) 謂此爲狄金生諸著作之冠。研究社會問題者。不可不讀。法國大文豪塔痕 (H. A. Taine) 謂此書獨重天理人情。凡狄金生所著小說。微言深意。無不盡蒼萃於此書中。堪爲傾倒。則此書之價值可知。歐戰之後。其價值尤爲有增無減也。民國十四年秋分。君朔序。

目錄

第一卷 播種

第一回	最要緊的一件事	一
第二回	濫殺無辜	二
第三回	漏洞	八
第四回	班特比	一二
第五回	領音	二〇
第六回	馬戲	二六
第七回	斯奶奶	三八
第八回	不許詫異	四四
第九回	西西	五〇

第十回	司提芬巴拉浦	五八
第十一回	無出路	六二
第十二回	老婆子	七〇
第十三回	勒奇	七四
第十四回	一個大製造家	八一
第十五回	父女	八五
第十六回	夫妻	九四
第一卷 收穫		
第一回	銀行	一〇一
第二回	哈特厚	一一二
第三回	小狗	一二一
第四回	工人和同胞	一二七

第五回	廠東與工人	一三四
第六回	枯萎	一四二
第七回	火藥	一五五
第八回	炸了	一六八
第九回	聽到最末後一句話	一八一
第十回	斯奶奶的樓梯	一八七
第十一回	越降越低	一九二
第十二回	墮落	二〇〇
第二卷 收穫		
第一回	還有一樣要緊的事	二〇七
第二回	毫無道理	二一三
第三回	剛決	二二三

第四回	失蹤……………	二三三
第五回	找着了……………	二四二
第六回	星光……………	二五二
第七回	捉狗子……………	二六〇
第八回	經濟哲學……………	二七二
第九回	結局……………	二七九

第一卷 播種

第一回 最要緊的一件事

話說有一天。在一個學校的課堂裏。（這個課堂。只有四面牆。羅鍋背房頂。什麼鋪陳懸掛的東西也沒有。）有一個人在那裏說話。說得很鄭重的。他的面貌聲音。無一件不襯出他鄭重的話。他的額像是一排四方牆。拿兩道濃眉作牆脚。牆脚下兩個洞。洞裏就是兩個眼睛。卻被四方牆的額遮蓋住。他的嘴又大又薄又緊湊。聲音是又乾又板。說話就同發號令一樣。頭上中間。是光了頂。四圍卻還有豬鬃那麼硬的頭髮。很像幾棵小松樹。特爲生在那裏替他那光禿禿的頭頂擋風。那頭卻是高一處低一處。很像一個燒壞了的硬皮餅。頭頂凸出來的地方。很像是腦袋裏。不夠地方裝他平生所最喜歡的事實。所有他的呆板舉動。披的四方褂。挪動那兩條四方腿。聳聳他的四方肩膀。扎一條死板板的領條。在胸前打了一個死板板的結。都很湊趣的幫助顯露他說話的鄭重。他

在課堂裏說道。我要的是事實。不要教男女小學生別的東西。只要教他們事實。混世只要事實。別的什麼東西都不要。都同我連根拔起來。也不種別的東西。凡是會思想的動物。只要拿事實去造成他的心。別的東西是毫無用處。我教我自己的兒女。就是實行這個主義。我也就用這個主義教這班小學生。先生是緊抱着事實要緊。這個人每說一句話。總拿手指在教員袖子上畫一條線。表示鄭重。又說道。在這世界上。我們只要事實。別的都不要。先生。別的都不要。他說完了。和一位教員。還有一位年紀大的人。往後稍退。他們的眼睛。左右的向小學生們一看。這班學生整齊齊的坐在那裏。好像是擺好了多少個小瓶子。小罇子。張大口。預備滿裝事實。

第二回 濫殺無辜

且說那說話的。不是別人。就是姓加拉加蘭。(以下簡稱加拉)名安瑪。是一個講實在的人。專講事實。專打算盤。只曉得兩個加兩個就是四個。既不會多。也不會少的。別的都不管。他的衣袋裏不裝別的。只裝的是尺。是秤。和乘數表。無論見着什麼。他只有拿尺秤乘數表計算計算。某人值多少。

某人值多少錢。無論什麼大小事。到了他的手上。都不過是一個加減乘除的題目。只拿十百千萬去算答數。無論什麼人我們都可以拿令人相信的話灌入他腦袋裏。惟有這一位安瑪加拉。是灌不進的。他無論見了什麼人。心裏都是這樣對付。對於私交的朋友們是這樣。對於公衆也這樣。對於這班小學生也是這樣。不過改個稱呼。對朋友們稱先生。對小學生們稱小孩子小女孩子。這一番對小學生們說話。很像是一尊大礮。礮膛裏裝滿了事實當彈子。只想放一礮。就要把小孩階級時代打消個精光。立刻就變成大個人。加拉伸出一雙四方手指說道。第二十號女孩子。我不認得他。誰是這女孩子。那第二十號女孩子。臉紅了。站起來。哈腰。答道。先生。我叫西西周普。加拉說道。西西不是名字。不要喊西西。應該喊西西利阿。那女孩子再哈腰。抖抖的答道。父親叫我西西。加拉說道。他不該這樣叫你。你回去告訴他。不許這樣叫你。只許叫西西利阿周普。讓我看看。你父親是幹什麼的。女孩答道。先生。他是騎馬的。加拉繃了眉頭。用手一擺說道。我們在課堂裏。不談這個。你不該告訴我們的。你的父親是馴馬的是不是。女孩答道。先生。他們若是買着生馬。就在馬戲場裏頭教練生馬。加拉說道。你不該說馬戲場。你就說的你父親是教練馬。醫馬的。女孩答道。是的。加拉說

道。很好。你父親是個馬醫。是個釘馬掌的。是個教練馬的。又說道。馬是什麼。你告訴我馬的界說。（西西被這一問難倒了。害怕起來。）加拉對衆學生說道。第二十號女學生不知道馬的界說。對於這樣平常的東西。也不知道。第二十號女學生。腦袋裏一點事實都沒有。男學生們告訴我馬的界說吧。畢左爾。你說吧。加拉的四方手指。指來指去。忽然指住畢左爾。那時候太陽光從窗子射入來。先射西西。後射畢左爾。男女學生是分兩邊坐。中間隔一條路。西西是黑頭髮黑眼睛。畢左爾頭髮眼睛顏色淡得多。畢左爾一雙冷眼。頭髮黃短。皮膚無血色。畢左爾見問。答道。馬有四個脚。吃草。共有四十個牙。二十四個是磨牙。四個尖牙。十二個門牙。春天換毛。生在澤地的還換蹄。蹄是硬的。要釘鐵掌。看馬口就曉得馬的年歲。加拉說道。第二十號女孩。你聽見了。你曉得馬是什麼了。那女孩又哈腰。又紅了臉。畢左爾兩眼瞪一瞪加拉。拿手腕揩揩他那有花班的額。坐下來。這時候那第三個年紀略大的人走上前。這一位是個官。是政府的視學員。好像是個打拳的名手。好講操練。好奮鬪。好挑剔。他以爲世界上的事。只要都歸了他們視學員管。那時候世人真是享千載一遇的幸福了。這個人笑一笑。交叉兩手。說道。很好。這就是馬。我來問問你們。你們若是棧糊房子。用不用印了。

馬的花紙停了一會。有一半學生喊道。先生用的。那一半看見這個人的神氣。知是答錯了。喊道。先生不能用。那人道。自然不用。爲什麼要用呢。又停一會。有一個學生是個胖子。很笨的答道。我不用紙裱糊房子。我要用油。那位視學有點生氣。說道。一定要你裱糊。加拉也說道。不問你喜歡不喜歡。一定要裱糊。不要告訴我們。你不裱糊。你是什麼意思。等了一會。那學生答不出來。那人說道。我解說給你聽。爲什麼不用印馬的紙裱糊房子。你看見過馬在牆上走上走下嗎。有這樣的事實嗎。有一半答道。先生有的。那一半答道。先生沒有的。那視學很生氣的。向那答錯的學生說道。自然沒有。你看不見事實的。無論在什麼地方也不該看見。既是無這事實。毋論什麼地方也不該有這事實。什麼叫做好尙。都不過是事實。加拉聽了這幾句話。點頭贊成。那視學又說道。這是個新主義。新發明的。是個很重要的新發明。我現在又要考你們。譬如你要在房間鋪地毯。好不好用織花的地毯。這班小學生到了這時候。以爲對答這個人。說個不字。必定對的。於是答不用的居大多數。說用的不過有限的幾個。這幾個裏頭。卻有西西。那人笑笑的說道。第二十號女生。西西臉紅了。站起來。那人說道。你要用花地毯鋪你的房子。或是鋪你丈夫的房子。這是假定你長大了。嫁了丈夫的話。你

爲什麼用花地毯呢。西西答道。先生。因爲我很愛花。那人問道。你是不是因爲喜歡花。把桌子椅子放在地毯上。又讓人穿了原重靴。蹣這花毯呢。西西答道。這都傷害不了那花。先生。這花既不枯萎。人也蹣不壞。地上鋪這種毯子。就是一幅很好看很令人愛的一幅畫。我心裏設想……那人很高興。抓着了話柄。說道。噯。噯。你不許設想。你從此以後永遠不要有什麼想像。加拉也很鄭重的說道。西西利阿周普。你不要想。這種事都不要作。那人說道。只要事實。事實。事實。加拉也說道。事實。事實。事實。那人說道。毋論什麼事。惟有讓事實調度你。管束你。我們盼望不久就設立一個事實局。派的事實員。強逼人人作事實人。別的都不要。只要事實。你要把設想這兩個字廢了不用。你用不着意思。毋論對於有用的事物。或是飾觀的事物。凡與事實相反的。都不必用在事實上。你不在花上走。那就不能讓你在花毯上走。你向來沒見過外國鳥。外國蝴蝶飛來。你的盃盤碗盞上。那嗎就不能許你在盃盤碗盞上畫外國鳥。外國蝴蝶。你向來沒見過馬在牆上走上走下。你就不能在牆上畫馬。大凡對於這些事。只能用湊合修改各種算學書裏的形式。因爲這些形式都可以用算法證實。又可以實驗。這是新發明的道理。這是事實。這就是好尙。這就是雅俗之分。西西聽完。哈腰坐下。他

年紀很小。聽了這一串事實。未免有些害怕。那人說道。加拉先生。由你請馬初金先生教一課。我要領教領教他的方法。加拉謝謝說道。馬初金先生。我們候你了。這位教員馬初金先生。從前同一百四十多位教書先生同時在一個師範學校製造出來的。很像是一個製造廠造出來的琴牀腿。一條都是一個樣。什麼步驟都依樣走過。什麼爲難打破頭顱的問題。也答過。拼音。字源。造句。韻學。傳記。天文。地理。宇宙學。比例。代數。測量水平。唱歌。摹畫。無不爛熟。經歷過多少辛苦。好容易才熬到欽定第乙級的資格。所有什麼高等算學。物理學。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臘文。都考取及格。天下的分水嶺。所有人種的歷史。天下的山名。水名。出產。製造。國俗。國界。羅經三十二問。無不知道。噯。馬初金先生腦子裏的東西。塞得太多了。假使他塞得少些。他還許可以多把別的事理。教教學生。且說這位教員。果然就去弄那預備課。他與四十個強盜的故事。裏頭那摩吉安不同。不是每個油罈都看過。看看裏頭裝些什麼。（事見天方夜談）作者要對馬初金先生問句話。你把熬滾的油。往罈子裏灑的時候。你是不是把藏在裏頭的想像力以爲是強盜。立刻一個一個都要燒死。還是有時不過燒傷他。或把他弄殘廢了。

第三回 漏洞

且說加拉從小學校走回家。心裏很滿意。因爲這是他立的小學校。要作個模範。要把小學生們。製造成模範。也同他自己家裏孩子們。個個都教養成模範一樣。他家裏有五個兒女。個個都是模範。從小的時候起。受了許多教訓。很同野兔被獵狗追逐一樣。他的兒女們一會走。就入課堂。他們還記得。小的時候入課堂。有一塊大黑板。還有一個乾枯會吃人的怪物。在黑板上畫白色的鬼怪。他們並不曉得會吃人的怪物。作者不過借用這個名稱。表示課堂裏講書的怪物。他的怪頭不知是多少個頭拼攏成一個的。硬把孩子們頭髮抓住了。拖入塞滿統計表的山洞。這些小加拉們。從來不曉得有月亮歌。也不曉得小星星閃閃光的歌。他們五歲就曉得生宰大熊（中國之紫微垣也英國名大熊。言五歲學天文也。注）同奧溫大教授解剖動物一樣。平常小孩子們都讀過的一段故事。說老鼠怎麼偷麥芽糖吃。貓看見了。怎樣吃那老鼠。狗看見了。怎樣去騷擾那貓。母牛看見了。怎樣把兩隻角觸那隻狗。加拉家的孩子們。都不曉得。還有一段故事說的是一條母牛。把一個

小孩子名叫大拇指的。一口吞了。他們也不曉得。這些很有名的故事。他們全不曉得。只曉得母牛是吃草的。會反嚼的。肚裏有幾個胃。再說加拉的家裏頭。裝滿都是事實。他就起個名字。叫他的住宅作石屋。他原開的是鐵器行。現在總算是歸隱了。正要找機會當一名國會議員。這個石屋。蓋在一個曠澤上。離一個大市鎮名焦炭市有幾里路。這所住宅是個四方形。門口有一個大前廊。蓋住了許多窗子。也就同加拉的四方額。蓋住他那兩隻眼一樣。這所房子。簡直是用了許多心計。計算過。實驗過。比較過。大門的左邊六個窗子。大門的右邊。也是六個窗子。左翼十二個窗子。右翼十二個窗子。一塊草地。一個花園。一條小路。樣樣都是逼直的。好像植物家的冊子。有煤氣。有通風。有溝。有自來水。樣樣都是頭等的。用的鐵零件很多。從地腳至房頂。都是可以避火的。還有升降梯。爲女僕們設的。真是從心所欲。樣樣都有。那小孩子們。有許多櫥櫃。滿裝各種科學的東西。一個櫥裝介類穀子。一個櫥裝鍊冶學的東西。一個櫥裝礦質。一石一砂。都擺得很整齊。每樣都有紙片。寫了名字。老加拉往前走。一臉都是希望。一臉都是得意之色。他有他的一種慈愛。若是有人問他是個什麼樣的父親要他一個界說。他就許說他是個超等的實事求是的父親。他很得意的自稱爲超

等實事求是的人。以爲這個名稱。他最配用。無論焦炭市開的什麼會。無論會裏提議什麼事。到會的人。總要稱他是超等實事求是的人。他聽了。非常之喜歡。他往前走。正走到市鎮與曠野交界的地方。聽見音樂聲。原來那裏搭了板棚演馬戲。鼓樂吵得很熱鬧。上面扯了一面旗。寫了幾個大字。士拉里馬戲。士拉里是個大胖子。在一旁收錢。女戲子有士拉里小姐耍馬。男戲子有周普耍狗。又要三千六百斤重鐵塊。舉過頭頂。接連往背後摔。他又會說笑話。還要演一段小戲。叫裁縫旅行。這都是戲單上說的話。加拉是個講事實的人。自然不理會這種極不相干的事。但是一轉灣就在馬戲場的背後走過。看見一羣小孩子偷偷的向馬戲場裏面張。加拉看見。就停了腳。說道。這班遊棍。把我模範小學的學生。都引誘壞了。剛好那羣小孩偷看的地方。同他所停腳的地方。是塊草地。堆了好些垃圾。不好走過去。只好戴上眼鏡遠望。看看有認得的孩子們沒有。好闕他回去。他不看還罷了。一看更令他驚異。那裏曉得這羣孩子裏頭。就有他自己的專學鍊冶的女兒路伊沙。從板縫向裏張。還有專門算學的兒子安瑪。爬在地下張。只要看見馬蹄也是樂的。加拉見了。大怒。說不出話。也顧不得垃圾堆。走過去。一隻手抓住一個孩子。喊道。路伊沙。安瑪。兩個孩子抬起頭。嚇暈了。路

伊沙膽子大些。還敢看他父親的臉。安瑪是不敢。變了一個死物。任他父親拖回家。加拉一手領着一個孩子。說道。這事太怪了。你們爲什麼這樣懶。這樣沒出息。到這裏幹什麼。路伊沙答道。我要看看馬戲倒底什麼樣。加拉道。你要看看是什麼樣麼。路伊沙答道。父親是的。這兩個孩子滿面都是不高興。那女孩子更甚。流露出孩子們好奇。好看新鮮事物。不能達到目的的痛苦。卻還有磨滅不了的一線活潑生機。雖有光。卻無物可照。雖有火。無物可燒。雖有造想能力。卻無可運用的事物。很像盲人尋路一樣。路伊沙現時已有十五六歲。他父親也想到。一轉眼就是個成人。這女孩子長得很美。他父親以爲若不是受那種家庭教育。一定變作一個自以爲是的倔彊女子。加拉對兒子說道。你受過教育。消遣的事體多咧。我倒想不到。你會把你的姊姊帶來。看這種東西。不是我親眼看見。這事實。我真難相信。路伊沙答道。父親。我帶他來的。是我要他來的。加拉道。我聽了很難過。這樣一來。不見得安瑪好。只顯得你更不好。女孩子看看他父親的臉。卻並不流淚。加拉很生氣。說道。你呀。各種科學。都任你同安瑪學。你同安瑪腦子裏。裝滿的是事實。你同安瑪受了多少教練。練到確切精密。同算學一樣。你們兩個人。怎樣墮落到這樣卑下地位。我實在是非常驚異。路伊沙答道。父

親。我厭倦了。我早已厭倦了。加拉很詫異的問道。厭倦了麼。你厭倦什麼。路伊沙答道。我也不曉得厭倦什麼。我看。我無不厭倦的。加拉道。你再不要提一個字。你還是小孩子性格。我不再聽你說了。他往前走了一里多路。一聲也不響。忽然很慎重的說道。路伊沙。你的最好朋友。若知道了。說什麼呢。你能不管他們對待的好意思麼。班特比若聽見了。說什麼呢。他女兒一聽他提出這個名字。偷偷的看了他父親一眼。這一眼。卻是很留心。很有深意的。加拉卻不覺得。他看他女兒的時候。他女兒先已低了頭。加拉又說道。班特比說什麼呢。他一路領着兩個兒女回到石屋。在路上走的時候。過了一會。又說班特比說什麼呢。說了好幾次。好像把班特比當作格蘭第奶奶。（格蘭第奶奶。亦是小說中一個人物。專好批短論長。說人閒話的。注）

第四回 班特比

話說班特比既然不是格蘭第奶奶。究竟是誰呢。原來班特比。是加拉的心腹朋友。不過班特比是個毫無感情的人。加拉也是一樣。兩個這樣的人。是否能夠作心腹朋友。卻是個疑問。配不配用

心腹朋友四個字。這兩個人。雖是非常之接近。卻也距離得非常之遠。班特比是個很有錢的。同時又是個銀行家。商家。製造家。還是無限若干的什麼家。什麼家。他是一個大個子。說話聲很大。兩隻好瞪人的眼。笑的聲音。像銅鐵的響聲。是個粗坯。大頭大額。頭上血管暴脹。臉皮繃得很緊。撐得他那兩隻眼很大。扯得他兩道眉很高。他的臉像個氣球灌滿氣。就快要向天飛的樣子。嘴裏總不停的誇口。說他自己是個白手興家的人。總要誇張他從前怎樣的貧賤。怎樣的無學問。什麼都不懂。專好以出身微賤自豪。他比加拉小一兩歲。卻比加拉顯得老些。現時不過四十七八歲。倒是五十五六歲的人。頭髮很少。人家也許以為他說話太多。把頭髮說丟了好些。頭髮雖少。卻是亂蓬蓬的。大約是因爲被他誇張的口風刮亂了。且說他走到加拉的石屋。站在火爐前取暖。對加拉夫人談到他自己的生日。他所以要站在爐前。一來因爲春天的午後雖有太陽。還帶點寒氣。二來因爲客廳很陰。濕氣逼人。三來因爲這個地點。彷彿是個要塞。居高臨下。可以壓服加拉夫人。他說道。我小的時候。那裏有鞋子穿。說到襪子。我小的時候就不曉得襪子是什麼東西。白天是在溝裏過活。晚上是睡在豬欄。我十歲的生日。就是這樣過的。在溝裏過活。在我並算不了什麼稀奇的事。我原

是在溝裏出世的。那位加拉夫人是一個瘦小臉無血色帶着兩隻紅眼的一個人。不分日夜都用圍巾頸巾之類裹成一堆。身體既弱。知識更不強。常常的吃藥。吃來吃去。是毫無效果。算得是個活死人。有時偶然透露點生機。又被一件事實壓倒了。他聽見班特比說是在溝裏出的世。加拉夫人生了關切的心。問道。那溝是個乾溝麼。班特比答道。不是的。很濕的。足足有一尺深的水。加拉夫人道。生下來的小子。不受涼嗎。班特比答道。只受涼就完了嗎。我一生下來。就得了肺炎病。不獨肺炎病大約什麼病的病都得了。瑪當。我小的時候。總是個多病最可憐的孩子。不知受了多少年的罪。終天日夜。只聽見我哼。穿的衣裳是極破爛的。身上是極汗穢的。你若看見我自然不肯摩我。那怕你拿了一雙火快子。也不肯摩我。加拉夫人聽了。說不出什麼話。只好兩眼看看火爐前的火快子。班特比又說道。我不曉得我當日怎麼樣打出這世界的。我猜總是因為我有堅定性。我後來很有堅定性。推想從前。大約也是有堅定性。加拉夫人。你看看現在的我。不管怎樣。我居然到了現在的地位。我無人可感謝。只感謝我自己。加拉夫人聲音很微的。很馴順的問道。我盼望你的母親：班特比立刻攔住。答道。我的母親麼。我的母親。早逃走了。加拉夫人一聽。嚇呆了。說不出話來。班

特比說道。我的母親。把我交給外婆。就逃走了。我還記得。我的外婆是世界上有一無二的最惡最壞的女人。我還記得。我不知道怎麼樣弄了一雙鞋子穿。才穿上。就被我的外婆脫下來。換酒吃。我又記得。我的外婆在未吃早飯前。睡在牀上。一連喝了十四鍾酒。加拉夫人聽了。只微微的一笑。班特比又說道。我的外婆。開雜貨店。我睡的是一個雞蛋箱。一直等到我長大。能跑了。我就逃跑。就變了個小流氓。從前是受一個老婆子躐躐我。餓我。自從變了小流氓之後。就受年紀大的。中年的。年紀小的。各種樣的人。餓我。躐躐我。我不怪他們。我是個討厭東西。是個累墜東西。是個傳染病。無怪他們這樣待我。班特比說到這裏。非常之得意。把他是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一連說了三遍。聲音是非常之響。他又說道。加拉夫人。我猜我那時候只好混過去。瑪當。不知怎麼。居然讓我混出來了。並無一個人捧條救命纜救我。我居然混出來了。先前是當流氓。後來是當小跑街。又當流氓。其後當苦工。當看門。當書記。當經理。當小股東。當到焦炭市的約時阿班特比。一級一級的爬。從最低爬到最高頂。約時阿班特比。未曾在學校裏讀過書。他是在街上認的字。他從前不曉得看鐘。還是一個當過賊。一世當流氓爛醉到走不動的一個人。教我看某教堂上的大鐘。我才曉得什麼叫作時候。

人家常對我說什麼村學校。模範學校。什麼教練學校。什麼這種學。那種學。令人難懂的學校。我老實對你說。這都很好。很正當。班特比卻全未得過這些利益。但是只要有鐵頭顱。鐵膀臂的人。這樣人所得的製造成他的教育。卻不是人人都合宜的。這樣人所受的教育不過如此。你雖然可以強逼他吞熬滾的油。卻不能強制他埋沒他一生所經歷的事實。班特比說到這裏。說得極熱鬧。就停住不說了。剛好他的最有名實事求是的朋友加拉。走進來。還領着犯了事的兩個兒女。這位最出名實事求是的朋友。見了班特比。也立住了。兩眼看看路伊沙。頗露怪責他的意思。心裏好像是要說。你看見班特比嗎。班特比嘴裏雖是說妥瑪。眼睛卻看看路伊沙。說道。鬧了什麼事。妥瑪爲什麼不高興。路伊沙兩眼不向上看。很驕傲的說道。我們偷張馬戲。被父親看見了。加拉對他的女人說道。我想不到他們會偷張馬戲。如同我想不到他們會讀詩一樣。加拉夫人微微的說道。了不得。路伊沙。妥瑪。你們怎麼作這樣的事。我覺得奇怪。你們真夠使我後悔生你們作什麼。我真想說不如無兒女的好。我卻要曉得你們偷張馬戲。打算要怎麼樣。加拉聽了這幾句話。不甚以爲然。很不耐煩的在那裏縐眉頭。加拉夫人又說道。我現在頭疼得撲同撲同的跳。還不夠受的。你們爲什麼不

去看看櫥裏的礦質標本。各種蛤蜊殼子。爲什麼一定要張馬戲。你們很曉得的。少年人無教馬戲的先生。也不把馬戲裝在櫥櫃裏。也沒得少年人去聽大教授講馬戲的。你們爲什麼一定要曉得馬戲呢。你們因爲無事好作麼。我卻曉得你們很夠忙的了。我的頭現在疼到了不得。我記不得一半你們應該留意的事實。路伊沙。撇嘴答道。就是因爲這個道理。加拉夫人道。你不要說就是因爲這個道理。我曉得不是的。你們還是去弄弄什麼學什麼學罷。加拉夫人並不是個科學家。他吩咐他們去埋頭科學。只好這樣說。作者說句真話。加拉夫人的頭腦。裝不了多少事實。但是從前加拉抬舉他。娶他作夫人。卻有兩層道理。第一層爲的是打算盤。娶了這位夫人。是很滿意的。第二層。這位夫人是完全沒得思想的。作者也知道。是一個人。十分有九分是個傻子。就到了完全無思想的程度了。話說這時候只剩了他的男人。同班特比。在他面前。他更傻了。只好又恢復到活死人的地位。也就無人去理他。加拉把椅子挪近火爐邊。說道。班特比。你向來很關切我的孩子們。你對於路伊沙。尤其關切。我不必同你說客氣話。我看見他們偷張馬戲。心裏有點煩惱。我是很有規則的教兒女們道理。教育只好教他們道理。據今天的事體看來。偷張馬戲。不過是件小事。好像是路伊

沙妥瑪心裏有什麼外物侵進去了。從教育上說。原不要這種事體發達。同道理是毫不相干的。班特比答道。特爲的跑去偷張一班流氓。原是毫無道理。我當初當流氓的時候。誰特爲去留意看我呢。他的最出名實事求是的朋友。兩眼看火說道。這種很俗的好奇念頭。從什麼發生的呢。班特比答道。我告訴你能。是從無謂的造想象力發生的。加拉答道我盼望不是的。但是我在路上。也想到這一層。班特比又說道。是無謂的想像。凡一個人有了無謂的想像。都是不好的。女孩子們如同路伊沙。有了無謂的想像更不好。我用這種重字眼。望加拉夫人不要見怪。但是他曉得我不是個斯文人。凡以我爲斯文人的。都要大失所望。我並未受過斯文教育。加拉兩隻手伸入口袋。兩隻眼看火。尋思的說道。不曉得底下人們。或是教員們。會否同他們提過什麼。也不曉得路伊沙妥瑪讀過些什麼書。我們雖然是很小心的。不許他們讀那些無謂的小說。不曉得我家裏有這種書進門沒有。因爲他們從小受的教育。都是叫他們跟住直線走的。怎麼會這樣呢。我實在不懂。班特比說道。且慢。你的小學校裏。不是有一個雲遊戲班的孩子在裏頭嗎。加拉受了一驚。說道。他叫西西利阿周普。班特比又說道。等等。他怎麼進學校的。加拉道。這個女孩子。我剛才才是初次見着。他不是本市人。

特爲到我家求進校的。班特比。你說得不錯。班特比又說道。等等。這女孩子來的時候。路伊沙看見他麼。加拉道。原是路伊沙來告訴我。這女孩子要進校讀書。但是路伊沙見他的時候。他的母親是在場的。無疑的了。班特比問加拉夫人道。見面時是什麼情形。加拉夫人道。我的病體。那女孩子要進校。加拉要女孩子們進校。路伊沙同安瑪都說這女孩子要進校。加拉要女孩子們進校。既然是這樣。怎樣能夠反對他們呢。班特比說道。加拉。我告訴你罷。你把這女孩子闕出校。就完了。加拉道。我也是這個主意。班特比道。我從小到現在。都拿住這個宗旨。要作就立刻作。我從前打定主意。不肯睡雞蛋箱。不肯同外婆在一起。我立刻就逃走。你也照這樣辦罷。立刻就辦。加拉問道。你願意步行嗎。我有這女孩子父親的住址。他還可以同我一道走到市上去嗎。班特比道。可以之至。只要你立刻就走。班特比立刻把帽子拋上頭。他向來是拋帽子的。好像是要表示他太過忙。沒得閒工夫去學慢慢的戴帽子。又把兩手插入口袋裏。走出客廳。他常說道。我向不戴手套。我爬到世界頂。並未戴過手套。假使我戴手套。就爬不到現在怎麼高了。他一個人在那裏走來走去。當下加拉上樓拿住址。開了孩子們的書房門一看。房裏鋪了布毯。四圍擺列各種標本櫥。科學器具櫥。很有一

種肅穆氣象。卻很像一間理髮店。看見路伊沙無精打采靠着窗戶往外看。卻並不看什麼東西。安瑪對着火爐醒鼻子。他還有兩個小兒子。一個叫亞當斯密。(英國理財學家始祖注)一個叫摩羅士。(著人口繁殖論注)已經有跟人押住去聽大教授講演了。還有一個小女兒。剛才把石筆在石板上。磨出許多泥。和着兩行眼淚。塗得滿臉泥。伏在滿石板上的命分題目。睡着了。班特比對孩子們說道。路伊沙。不要緊沒事了。安瑪。都不要緊了。你們不要再偷張馬戲就完了。我可以替你們同你們父親說情。也就都沒事了。路伊沙。這還值不得接吻嗎。路伊沙答道。你可以接一次吻。於是走過去。很不高興的。抬起臉來。卻不把臉向班特比。班特比說道。你永遠是我的寶貝。路伊沙。不是。路伊沙。暫別了。班特比走出去了。路伊沙站在那裏。掏出手帕子。用力去擦受過接吻那一方的臉。擦到發紅。還不算數。過了五分鐘。又用力擦。安瑪問道。路伊沙。你幹什麼。你要把臉擦出一個洞麼。路伊沙答道。你只管拿刀子來。把這一方的臉挖去了。我一定不哭。

話說焦炭市這個地方。是從事實得來的勝利。完全是看不見一點思想。也同加拉夫人一樣。作者且先把領音彈給讀者聽聽。再彈曲調。這個地方。全是一堆一堆的紅磚。假使不是煤煙燻久了。至今還是紅的。現在是還有些紅。卻有許多黑。很像野人臉的顏色。到處都是機器。都是高煙鹵。不停的冒煙。盤旋上升。好像多少條蛇。向來未見過冒別煙有別直往上的。地下一條運河。水是黑的。又有一條河。水是紫的。河水裏有許多顏料氣味。十分難聞。牆上許多窗子。終天日夜透出轟轟的戰動聲音。市上有幾條大街。都是一樣的。還有幾條小街。也是一樣的。住在那裏的人。也都是一樣的。同時出門。同時歸家。走路的声音。都是一樣的。所作的事。也是一樣的。明天同昨天一樣。後天又同昨天一樣。明年同今年也是一樣。製造出來的東西。是走遍全球。在市上一看。看不見什麼。全是工作。卻有十八家宗教派。都在這裏建了教堂。一律是紅磚造的。只有一個新教堂。稍為不同。廠房牆上。寫的一律是黑地白字。監獄可以當病院。病院也可以當監獄。因為是一樣的建築。市政廳也可以當監獄。也可以當病院。也可以當監獄。病院拼在一起。反正沒得什麼分別。看這市上的景象。都是事實。事實。看這市上的物質。也是事實。事實。馬初金先生的小學校。是個事實。畫樣學校也

是事實。資本公司工人的關係是事實。這市上一頭是墳地。一頭是產婦院。從墳地到產婦院。中間都有事實。除了有數目可算的。除了可以買賤賣貴的。其餘都不算什麼。都不能成世界。這個只講事實的製造市。自然是很有好效果。進行很好的了。但是卻不盡然。爲什麼呢。讀者須曉得。這焦炭市上。發生出來的。並不是都是鍊過的金子。第一層要同這十八家宗教派的教堂。同什麼人有關係呢。同別人許有關係。同工人們卻絲毫無關係。最奇怪的是。每逢星期早上。教堂只管撞鐘。鐘聲只管把病人同神經弱的人吵個不休。吵到他們幾乎發狂。卻喚不醒幾個從家裏走出來的人。在街上閒逛的人。在街頭巷尾說閒話的人。進教堂。這種情景。不獨是外來的人看得清楚。本地人也很曉得。因爲本地有個什麼會。會友們常在議院說話。要議院定一條法律。強逼工人們虔奉宗教。後來又設一個戒酒會。會裏的人常說。工人總好吃醉。報告上也說是工人總要吃醉。茶會上也說。無論用人事引誘他們。或用天事引誘他們。他們總好吃醉。藥店的掌櫃們。也列表報告。說是凡不吃酒的人。卻吸鴉片煙。監獄的教士。也有報告。報告得比別人加倍詳細。說是這班人。專喜歡到下列地方。人所看不見的。聽唱下流歌曲。看下流跳舞。有時還許和歌。還許同跳。有一個犯人某甲來

年就是二十四歲。犯了獨禁十八個月的罪。供說。他是在那下流地方學壞的。假使不然。他還是第一等有道德的人。還有現時在街上走的班特比。加拉。兩位。是有名實事求是的。也曾列表報告。全是根據他們耳聞目見的情形。是非常的切實。常對人演說道。衆位朋友。這班工人都是壞人。無論替他們怎樣出力。他們都是不感激的。這班工人。是最好騷動生事的。他們自己也不曉得到底要什麼。他們過的是極好的日子。吃的是新鮮黃油。喝他是摩伽咖啡。他們買肉。肥的也不要。半肥半瘦的也不要。專買頭等上上瘦肉。卻還是永不滿意。總駕弄不了他們。總而言之。有幾句孩子唱的歌。說得最好。那歌說道。

老婆子。作什麼。終日什麼都不作。只會吃。只會喝。吃飽了。喝足了。老婆子。還是不老實。

作者寫到這裏。就要設一個疑問。問的是。焦炭市的工人。同加拉家裏自己的兒女。有相同的地方沒有呢。若是有人告訴我們。（只要有正常知識。曉得數目的）說這市上工人安生立命要素中有一件最要緊的。這幾十年來特爲的不去過問。我們能相信嗎。工人們的造像能力難道不應該讓他發現嗎。難道就無人曉得枯寂無味的工作。越長越無味。就越要求解脫。求放弛。養養性情。

振振精神。給他們有孔出氣。例如放假之類。或者和着音樂正經跳舞。如同偶然吃點輕鬆點心。（馬金初先生還摸不着吃咧）這種放弛。是一定要的。衆人就可以安然無事。缺了這個。是一定生事的。除非是把天地造化的公例廢去了。且說加拉同班特比在大街上走。加拉說道。那個人住在某街。我卻不認得。你認得嗎。班特比只曉得是在那一頭。卻不曉得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們於是立住脚。四圍望。剛好有人從街角跑轉過來。滿臉害怕的樣子。原來是個女孩子。加拉認得的。喊道。站住。站住。你往那裏跑。原來這就是小學校裏第二十號的女孩子。立刻站住。喘氣。一面向加拉哈腰。加拉說道。你爲什麼在街上亂跑。像個什麼樣。女孩喘氣答道。有人追我。我只好跑開。加拉說道。有人追你。誰要追你。他這一問。剛好就有一個孩子跑來。這就是答他的一問。這男孩子就是畢左爾。這孩子如飛的跑來。不留神正撞着加拉腰間。那反動力把孩子反推到牆上。加拉問道。這是什麼意思。你幹什麼。你怎麼膽敢撞人。畢左爾拾起被碰打跌的帽子。一面往後退。一面拿手腕措額。說是不小心。偶然撞上的。加拉問道。周普。是這孩子追你麼。那女孩子有點不甚願意的答道。是他。畢左爾答道。不是的。等到他跑離我。我纔追他的。馬戲的人隨嘴亂說。又對西西說道。你也曉得的。馬

戲的人是隨嘴亂說。是著了名的。市上的人都曉得。先生。馬戲班的人。卻不曉得乘數表。這句話是對加拉說的。畢左爾要試這句話有什麼效果。女孩子說道。他拿怪惡臉嚇我。畢左爾又說道。哦。你也是馬戲人麼。先生。我連看也沒看他。我問他明早可能把馬的界說說出來。我願意再告訴他一遍。他就跑了。我追他。爲的是如果再問他。我教他該怎樣答。他若不是馬戲班的人。他不會這樣說謊的。班特比說道。這女孩子的行業。原來人人都曉得。不到一個禮拜。全學校的人都要一排一排的。偷張馬戲。加拉答道。可不是。我也是這樣想。畢左爾你掉過頭回去。周普站在這裏等等。小孩子。你若讓我再聽見你這樣的亂跑。我告訴你的先生。你就明白了。你聽見了嗎。走你的。那小孩子很快的張眼閉眼。拿手腕揩額。又看了西西一眼。掉過頭走了。加拉對西西說道。你領我同這位先生到你父親家裏。你拿的瓶子裏是什麼。班特比代答道。燒酒。西西答道。不是的。是一種九料油。班特比問道。什麼。西西答道。是九料油。父親用來擦身的。班特比笑道。你父親用這個油作什麼。西西答道。先生。我們的人在馬戲場上。受了傷。都用這種油擦。一面說。一面回頭看那孩子走了沒有。又說道。他們有時受傷受得很重。班特比說道。那班遊手好閒的人。也該叫他們受傷。西西聽了。又害

怕。又詫異。兩眼看看班特比的臉。班特比說道。這算什麼。我比你小四歲的時候。受過重傷。什麼油都擦不好。我卻不是要把勢受傷。是被人碰來撞去的受傷。我不是跳索子。我是在平地上跳擡打的。加拉這個人。已經夠苛刻無情的了。卻不是班特比那樣無情而又粗暴。作者說句公道話。加拉這個人。並不是個暴虐人。假使不是向來太好打算盤。他還是個慈善人。且說他們往前走。走入一條小街。就問道。這就是某街麼。西西答道。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家。那時天將晚。西西就停在一間極下等的小酒店門前。裏面有些暗淡發紅的燈光。西西說道。走過這個酒櫃上樓。請等一等。我去找蠟燭。若是聽見狗吠。那就是我們的狗。名叫快腿。他只管吠。不咬人的。班特比笑道。又是什麼九料油。又是什麼快腿。一個白手與家的人。怎麼走到這裏來了。

第六回 馬戲

話說這個小酒店。名叫飛馬店。招牌字底下。還寫了幾句詩。說道。

好大麥。釀的好皮酒。走進來。就倒給你喝。好葡萄酒釀的好白蘭地。試請進來嚐嚐好酒味。

酒櫃後面掛了一個架子。畫的也是一匹飛馬。滿身金星。韁繩等等是紅絲製的。他們兩位先生。走上很陡的樓梯。站在黑暗裏等蠟燭。隄防狗吠。等到西西拿了蠟燭來。那狗卻不吠。西西很驚訝的。走回頭說道。父親不在房裏。請兩位進來稍坐。我去找他。兩位走進去。西西端兩把椅子。請他們坐下。他趕快的走出來。去找他的父親。這房子又底又小。只有一張牀。有點賤家具。牆上掛了一頂破戲帽。是周普登場演戲說笑話的。此外什麼戲服。什麼平常穿的衣服。都沒有。狗也沒有。只聽見樓上開門關門聲。是西西向各房間找他的父親。過了一會。聽見很響的驚訝聲音。西西一會子跑進房來。打開一個破箱子。箱子裏什麼也沒有。合着兩手。滿臉現出驚慌。說道。父親一定是往戲棚去了。我不曉得他爲什麼要去。但是他一定在那裏。我一會子就把他找來。帽子也不戴。披着黑而長的頭髮就走了。加拉說道。這女孩子是什麼意思。一會子就來。馬戲場離這裏足有三四里路。班特比還沒答話。就有一個少年。在門口。自己介紹說道。請讓我進來。兩手插入口袋。就走進房子來。這個人瘦而黃。臉上鬍子剪得精光。滿頭黑髮。兩條短而壯的腿。前胸後背都很寬。窄衫窄褲。披了頸巾。滿身是燈油味。乾草味。橘子皮味。馬料草味。木屑味。又像是戲子。又像是馬夫。這就是馬戲單上

說的齊立得。著名會翻筋斗。他演戲的時候。還有一個小孩子帶着老人臉。說是他的兒子。跟他耍。有時拖他一條腿背在身後。有時把他托在手上。小孩的兩腳朝天。這時候也跟着來。齊立得說道。是你們兩位找周普麼。加拉答道。是的。他的女兒已經出去找他。我門不能久等了。我留個口信。託你代轉罷。班特比接着說道。我們知道時候是值錢的。你們是不知道時候值錢的。齊立得把他從頭看到腳。駁他道。我認不得你。若是你說。同在一個時期內。你弄得錢多。我弄得錢少。據我從你的表面看來。你說的話是不錯。那個跟他演戲的小孩子也說道。你弄了錢。你就保留住。齊立得對這孩子說道。開達明（孩子名）不要多說話。開達明很現點脾氣。答道。他爲什麼到這裏來笑話我們呢。齊立得大聲說道。開達明。不許多說。隨即對加拉說道。先生。你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大約你不大光降）近來周普。常常失足。開達明又說了幾句馬戲場中的話。加拉聽了不懂。齊立得解說道。他應該耍的。都耍不了。跳的不遠。打滾又打得不好。加拉道。原來這樣。班特比說道。什麼九料油。什麼快腿。什麼失足。什麼這個。什麼那個。好一個白手興家的人。怎麼同這班人湊在一起了。開達明說道。你何妨屈尊些。你既然爬到那樣高。何妨俯就些呢。加拉纒眉說道。這孩子太好插嘴。這孩

子一點也不讓他們嚇倒。又駁道。我們若是早曉得。我們原該帶一位少年來。同你們較量較量。你原來是綳緊的。是不是。加拉無可奈何他。瞪他一眼。問道。他說什麼。什麼叫綳緊。齊立得把那孩子推出門外。說道。走你的罷。鬆的緊的。算不了什麼。他說的是走索子。拉緊的索子放鬆的索子。兩位不是要我傳口信麼。加拉說道。是的。齊得立很快的說道。據我看來。這口信他是永遠聽不着的了。你多少曉得點他的事體麼。加拉答道。我從未見過他。齊得立說道。我疑心你永遠見不着他的了。我看他是完了。加拉問道。你的意思。是說他捧下女兒。自己一個人逃了麼。齊立得答道。他骨節硬了。氣力也完了。雖然還能說笑話。不能再靠耍把勢混飯吃了。恐怕女兒知道了。難受。不如逃了。班特比說道。好嗎。這個人因為愛女兒愛得很利害。把女兒捧下來。自己跑了。這是太好了。少年。我告訴你罷。我並不是常常處我現在的地位。我曉得這種事。你聽了許詫異。我的母親是把我丟下就逃了。齊立得答。聽了並不詫異。班特比說道。我是在溝裏出世的。我母親是逃走的。我能替母親原諒嗎。我不能。我向來原諒過我母親嗎。我沒原諒過。我說他什麼呢。我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壞人。卻除了我的外婆不算。我是不能誇張家世的。我也無什麼情感。我都是照實說。對於這個人。我也

是這樣說。拿英文說他是個流氓。是個光棍。齊立得說道。他是個什麼。不是個什麼。用英文說也罷。用法文說也罷。據我看是沒得什麼分別。我是把實在情節告訴你的朋友。你若不願意聽。請你出去吸空氣。你的話已經說得很多了。你要說。在你的家裏說。你在這裏。既然無人請你開口。你就不必開口。你有家嗎。班特比把口袋裏的錢。弄得很響。笑說道。大約有罷。齊立得說道。既然有家。請你在自己家裏說罷。我們這間房子不結實。恐怕被你弄坍塌了。說完了。從頭至腳。把班特比看一遍。掉過頭來。對加拉說道。周普不到一點鐘前。叫女兒出門買東西。隨即偷偷溜出去。把帽子蓋住眼。夾住一個手巾包。他是自己逃了。他女兒總是不相信的。加拉問道。他女兒爲什麼總不相信呢。齊立得答道。他們兩個人。就是一個人。向來沒分離過。說到這裏。齊立得走兩步。望望箱子裏。又說道。可憐的西西。他父親該讓他當徒弟。練習練習。現在他走了。叫這女兒作什麼呢。加拉說道。你是向未當過徒弟。習過藝。不該說這種話。齊立得答道。我沒當過徒弟麼。我從七歲起。就當徒弟。加拉說道。原來這樣。我不曉得你們的規矩是收少年人當徒弟的。班特比大笑。說道。我也不曉得。齊立得不理他。還是對着加拉說道。西西的父親。存心要他女兒受點教育。他怎樣得着這意思。我卻說不

出來。我只能說。他這番意思。卻行不出來。這七年來。他教他的女兒讀書。有時還教他寫寫字。有時還教他些數學。齊立得說完了。從口袋裏伸出一隻手來。摸摸臉。看看加拉。半帶懷疑。半帶希望。他一見了加拉之後。就要拉攏加拉。替這無家可歸的女孩子設法。於是又說道。西西進了這裏的小學校讀書。他父親是歡喜極了。我們原是雲遊四方的人。並不老住在一個地方的。我不懂他爲什麼把女兒放在這裏讀書。我只能猜他。早已打定逃走的主意。以爲放女兒在學堂裏讀書。就算他女兒有了歸宿了。他這人原有點神經病。先生。若是今日偶然來找他。爲的是幫這女孩一點忙。這是非常之僥倖。非常之合時。這兩句話。他一連說了兩遍。加拉答道。不然。我特爲來告訴他。他女兒同學校不相宜。一定要他女兒出校。但是他父親果然逃了。這女孩子的確不知情……班特比我要同你說句話。齊立得聽了。知道他們要說私話。走出門外。摸摸他的臉。低低的吹噓。立在門外。只聽得班特比的聲音說。不必。又說我不贊成。又說我勸你不必。又說很可以不必。他又聽見加拉很低的聲音說。俗人好奇。喜歡馬戲。馬戲班子的人。結果是這樣。給路伊沙一個榜樣看看。也好。班特比。你試從這一方面想想。當下馬戲班的人。陸續從樓上下來。站一回。說一回話。慢慢同齊立得

走進房來。這一班人裏頭有兩三個美貌女人。同他們的丈夫母親。有八九個孩子。那些當父親的。會蹬天平棍。會堆尖塔。會在滿地打滾的桶上跳舞。能站在瓶子上拋球接球。拋刀接刀。拋碟子接碟子。什麼都能騎。什麼都能跳得過。那些女戲子會蹠鞦索。蹠硬索。在無鞍的馬背上。耍各種把戲。露了腿。是算不了什麼。有一個還會駕六馬的希臘車。個個都露出輕佻樣子。彷彿世上的壞事。他們都曉得。不出場的時候。穿的衣裳很不整齊。家裏的布置是亂七八糟。全班合算起來。識字不甚多。但是他們都是天真爛漫的。異常柔和。最不會欺騙。同行同班中。遇有爲難。卻無不憐恤。無不竭力相助。不厭煩難。很能令人起敬。很能令人原諒。世人無論那一等那一類人的道德。也不過如此。且說這戲班的人。最後走來的。是班主士拉里。他犯了哮喘病。遇着用牙音的字。就說不清楚。走來對加拉說道。鄉紳。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你聽見了。我班裏的小丑。帶了他的狗。逃走了。加拉道。我聽見了。士拉里脫了帽。拿手巾擦擦帽裏子。說道。鄉紳。你有意替這女孩子設法麼。加拉說道。等他回來。我有句話同他商量。士拉里答道。鄉紳。我聽了極歡喜。我並非絆開他不管。也非攔阻他不讓他另尋出路。我很可以收留他作學徒。不過年紀大些。太遲了些。我說話不清。不聽慣的。恐怕不懂。

你若是從小就在戲場上。一會受冷。一會又受熱。一會受熱。一會又受冷。受得多了。你也免不了說話同我一樣。說不清楚。加拉說道。恐怕不免。士拉里問道。鄉紳。你在這裏久等。不如喝點什麼。舍爾利酒好不好。請你說。加拉說道。謝謝你。我不喝酒。士拉里說道。不要說不喝。你的朋友喜歡什麼。兩位若是還未用飯。何妨喝點苦酒。這個時候。士拉里的女兒。告訴他父親道。父親。西西回來了。士拉里的女兒名約瑟芬。是個淡黃頭髮十八歲的美貌女子。自兩歲起。就細在馬上練習。十二歲就寫好遺囑。那遺囑是向不離身的。遺囑上說。死後要兩匹花斑馬拖棺材。他看見西西回來。告訴父親。果然西西跑進房裏。看見衆人都到齊。看看他們的臉。看見他父親仍不在房裏。忽然大喊。喊得實在可憐。就滾在一個最會跣硬索的女人懷裏。那女人這時候。已經有了喜。就雙膝跪下來。抱住西西。只管哭。士拉里說道。這件事作得太豈有此理了。西西哭道。我的寶貝父親呀。我的慈愛父親呀。你往那裏去了。我曉得你走了。是爲我好。我曉得你爲我而走的。你沒得我。不知道你怎樣的可憐。怎樣的孤零無依。可憐的父親呀。你無我。不知受多少苦。他說的這些話。真令人不忍聽。他臉是朝天。兩手伸張。彷彿是要把他父親逃走的影兒攔住。抱住不放。在場的人聽了。都不響。後來還是班

特比不耐煩。先說道。衆位。這樣不過是躊躇時候。不如把事實告訴這女孩子。他何妨拿我作榜樣。我是逃走過的。你的父親是跑了。丟下你了。你永遠不必盼望再見他的面。話說這班戲子們。是不顧什麼事實的。對於事實上。他們簡直的是很退化。不獨不領略這番良言。反極不以為然。男戲子們說。班特比豈有此理。女戲子們說。他是野獸。士拉里把班特比拉開。告訴他道。我告訴你。我對你老實說。你不要多說話了。簡直可以不提。我的夥計們。向來都是好脾氣的。但是他們的手腳來得很快。你若是不聽我勸。我敢發誓。他們不把你從窗口摔你出去。怎麼樣。班特比被他這番話攔住了。就給加拉一個好機會。使出他著名的實事求是手段。加拉說道。這個人是走了。現在用不着盼望他回來。他幾時回來。或永遠不回來。這都不要緊。這一層。在場的人。總該以為然的。士拉里說道。鄉紳。衆人都以為然。請你往下說。加拉說道。很好。我此番來。爲的是要告訴女孩子的父親。因爲有幾層緣故。我此時不必細說。那學校不能再收留這項人的女孩子。但是現在情形改變了。我卻有一個提議。周普。我很願意照管你。教你。養贖你。我只要一個條件。（你要學好。自然是一個條件。）你願意跟我去。或願意仍在戲班。你立刻要打定主意。還有一層。你若是在現在就跟我回去。你得默許。

從此以後。不再同現時在場的舊朋友們通往來。我所要求的條件。都包括在這句話裏了。士拉里說道。鄉紳。同時我也要說兩句話。叫這問題的兩方面都可以看得清楚。西西利阿。你若是願意習藝的話。我們作的什麼事。你是曉得的。班裏的同伴們。你是都認得的。你現在是伏在安瑪戈登的懷裏。他就可以當你的母親。我呢。原不是神仙。你若有時失手。耍得不好。我是要罵你兩句的。鄉紳。我說的是。脾氣好也罷。脾氣不好也罷。我卻從來沒傷過一匹馬。耍得不好。也不過罵罵。我現在年紀老了。恐怕是改不了我的脾氣。鄉紳我向來不多說話。我的意思說完了。這幾句話是對加拉說的。加拉聽了。垂頭說道。周普。我還有句話運動你。使你好打定主意。你若是受過一番實事求是的教育。是很好的。就是你的父親。也原有此意。這兩句話。把西西說動了。停住啼哭。稍爲離開安瑪戈登。臉對着加拉。那戲班的人。曉得他的意思。吸一口氣。好像是要說。他要走了。加拉要他留意。說道。周普。你自己打定主意。我也不必再說了。你自己要打定主意。西西又哭道。我離開戲班。若是我父親回來了。他往那裏找我呢。加拉很鎮靜的說道。這一層。你可放心。你父親果然回來。一定是先找……士拉里立刻答道。士拉里。鄉紳。這就是我的名字。我提出我的名字。卻不慚愧。通英國都曉得。

到處都可以混飯吃。加拉接着說道。他果然回來。一定先找士拉里。士拉里就可以告訴他你在什麼地方。他若是不願意。我無權扣留你。他也不難找着焦炭市的安瑪加拉。我是很有人知道的。士拉里滾滾兩隻眼。說道。人家都很曉得你對於錢上。是有入無出的。但是現在可不論這一層。衆人又有一會子不說話。西西兩手捧臉。哭道。把我的衣裳給我。把我的衣裳給我。讓我走罷。我的心要破裂了。那班女戲子趕忙的去收拾他的衣裳。並沒得多少件。都同他放在籃子裏。西西坐在地上。還是兩手蓋着臉的哭。加拉同班特比站在門口。預備領他走。士拉里站在房子中間。男戲子們站在四面。很像是馬戲開場的布置。衣裳裝好了。女戲子把西西的帽子拿來。替他順理頭髮。把帽子戴上。衆女戲子都走過來抱他。同他接吻。還把小孩子們都帶出來。同他送別。卻是一班很心慈。很單簡。帶點傻氣的一班女人。加拉說道。周普。你既拿定了主意。來呀。但是西西還要同男戲子們辭別。衆人原是交着手的。這時放開了。同他接吻。只有開達文有點特別。他向來同人處不來的。况且還懷了將來要娶西西的意思。他滿肚子不高興。走開了。末了是士拉里。他橫伸兩隻手。抱住西西。要上下的抖他。西西卻不向上跳。只站在他面前哭。士拉里說道。我的寶貝。我們分手了。我盼望你

將來發達。你從前的窮朋友。不會來麻煩你的。我很可惜你父親。把狗也帶走了。戲單上缺少這個狗。是很不便的。但是一想。那隻狗沒得主人。是不耍把戲的。也只好罷了。說到這裏。他很用心。定眼看看西西。又放了眼。看看他的戲班。同西西接吻。搖搖頭。把西西交給加拉。說道。鄉紳。這就是西西。我交給你。他一定替你作臉的。分手了。西西利阿。那時候滿房子都是喊西西。喊西西利阿。同伴們同他分手的聲音。士拉里一眼看見那一瓶擦跌傷的油。說道。你把這瓶油留下罷。怪重的。不好拿。你也無用處。給了我罷。西西聽了。又哭道。不能給你。讓我留住。等父親回來。他回來是要用這油的。他打發我出門的時候。並未存走開的意思。我一定要留着。等他回來。士拉里說道。也好罷。（鄉紳你曉得怎麼一回事）西西利阿。我望你好。我臨別贈言。只有幾句話。你謹遵合同作事。要聽鄉紳的話。不要惦記我們。等到你長大成人。出嫁。過好日子時候。遇着馬戲班子。不要難爲他們。不要同他們生氣。若是能够作得到的話。對他們說句好話。你要想想。運氣有很不好的時候。鄉紳。一個人有時總要消遣解悶。不能老是作事。不能老是讀書。把我們看得好些。不要把我們看壞了。我一生就靠馬戲吃飯。我告訴你。請你看待我們。要從我們好的方面看。不要從我們不好的方面看。這

兩句話。就是馬戲的哲學。士拉里演講哲學的時候。他們正在下樓。不一會子。那三個人同一個衣服籃子到了黑暗街上。就看不見了。

第七回 斯奶奶

話說班特比是個沒娶過親的寡男。僱了一位年紀老的女人。替他管理家務。每年訂好。給若干工錢。這個女人。名叫斯巴西。(簡稱斯奶奶注)斯奶奶不獨從前見過好日子。還同許多闊家是親戚。他現在還有一個姑祖母。叫作士伽佐貴夫人。他已死的丈夫斯巴西的母親。是名門世家。叫保洛。見聞不廣的人。不曉得保洛是什麼。不曉得是一種商業。或是政黨。抑是教派。有點見聞的人。都曉得是個老世家。若是一代一代的追數到上古時候。也就數迷了。什麼都沒得了。很像同猶太人銀錢往來。也像在法庭辦理破產。越算越沒得餘剩。斯巴西的母親。是一個保洛族的人。他的太太的父親。是個士伽佐。(這位士伽佐貴夫人。是個極肥胖的女人。最好吃肉。有一條腿。不知犯了什麼病。有十四年不能下牀。)斯巴西正在成年的時候。身子很瘦小。架在兩條細腿上。身上的

頭更不必提了。他曉得將來承受很可觀的遺產。未到手時。先花光了。既到手後。所花的過所受的加倍。這門親是士伽佐貴夫人的主意。不料斯巴西到了二十四歲。因患酒病。死在法國的伽萊地方。他們新夫婦。很不對勢。過了蜜月。就離婚。死後自然沒得什麼留下給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比丈夫大十五歲。不知怎的。又同士伽佐貴夫人不對。就生了氣。走出來受雇。一來可以羞他的貴親戚。二來可以自存。現在年紀老了。鼻子越顯得高尖。兩道眉毛直顯得濃黑。在班特比家裏管家。班特比吃早飯。替他弄茶。假使班特比是個克敵的英雄。斯奶奶是個被俘的公主。也比不上他那樣捧這個管家婆出來擺架子出風頭。他一面誇張他自己出身怎麼微賤。一面高捧斯奶奶。誇他出身怎樣高貴。一面說自己少年的怎樣的困苦。一面鋪張斯奶奶少年的怎樣繁華。他又說道。起初雖是甘苦太不同。到後來怎麼樣呢。現在斯奶奶替我管家。一年拿我一百塊錢。還說是特別優待。這種的話。班特比還要人替他宣布。外路來的人。茶前酒後。也都要轉述他這番話。恭維他。且說班特比同加拉去找西西父親的第二天早上。斯奶奶問他道。班特比先生。你今天早上爲什麼不甚高興。他答道。瑪當。我想起妥瑪加拉的怪舉動。要收養一個馬戲班的女孩子。斯奶奶道。那女孩子現

在還等着。要打聽還是一直到學校。還是先到石屋。班特比說道。瑪當。只好叫他等。連我還不曉得咧。我猜妥瑪加拉就快來了。他若是願意叫這女孩子在我這裏等一兩天。就讓他等。斯奶奶道。你若是不願意。他自然可以等。班特比說道。我告訴加拉。我昨晚叫這女孩先在地板上睡一夜。讓加拉想透了。再決意叫這女孩子陪伴路伊沙。斯奶奶道。是嗎。你真會替人想。說完這話。斯奶奶的鼻子眼張大了。好幾次。兩道黑眉繃了好幾縷。班特比說道。我是看得很明白的。那個小貓兒（指路伊沙也注）有了這個同伴。得不着什麼好處。斯奶奶道。你說的是加拉小姐麼。他答道。瑪當。我說的是路伊沙。斯奶奶道。你說的是小貓兒。但是你那句話。有兩個女孩子。我不曉得你指誰。班特比道。是路伊沙。路伊沙。斯奶奶又繃眉說道。你待路伊沙。簡直是父親待女兒一樣。班特比說道。你若說我待小妥瑪。老妥瑪加拉的兒子。如父親待兒子一樣。這句話卻說得有幾分對。瑪當。我要把妥瑪弄到我辦事房來。在我手下辦事。斯奶奶道。先生。是的麼。他的年紀不太小嗎。班特比說。並不是立刻叫他來。等他肚子塞滿書之後。再來。他將來就曉得塞得太多了。我若是曉得我少年的肚子裏是很空的。他就明白了。他也許已經曉得。因為他聽我說過多少次。最奇怪的是。我常對人談多少事。

他們總不懂。今早我同你說酒盃（俗語亦作跑街講注）你就不懂。我少年的時候。若有個跑街當當終日在泥裏打滾。就算是萬幸。如同得了頭彩。那時候你在意大利戲院聽戲。你出戲院時。穿着白緞子衣裳。滿頭珠寶。光怪陸離的。我那時候。要得一個錢買火把照你。還想不着呢。斯奶奶很鄭重的答道。我少年時。意大利戲院很有我的腳跡。班特比答道。意大利戲院。何嘗無我的踪跡呢。不過我是在對過。晚上在戲院對過路邊過夜。瑪當。你們少年享慣福。舒服慣的人。睡鵝毛墊子牀。不曉得石頭牀有多們硬。對你說當跑街。你是不懂的。我只好對你說外國來的跳舞名家。倫敦的西頭（貴族富豪所居注）遊樂園。某某爵爺。某某爵夫人。某某大人。某某大臣。斯奶奶很謙退的說道。也可以不必。今昔的情形不同。我也隨着境遇改變了。我若是喜歡聽你說你的閱歷。聽之不厭。這也不算什麼。是人都喜歡聽的。班特比說道。瑪當。也許有人不喜歡聽焦炭市班特比的閱歷。但是你要供認。你是生於富貴之家。瑪當。是不是。斯奶奶搖一搖頭。答道。我不能不認。班特比這時候不得不起來。站在牆爐前。看斯奶奶。因為有這斯奶奶同他比較。他覺得位分不知高了多少。說道。你當日是在高等社會。斯奶奶更謙恭的答道。是的。這時候一個是驕傲到極點。一個是謙退到

極點。好在是兩不衝突。班特比又說道。你那時候是超等的時髦。斯奶奶道。是的。的確是的。班特比往下一墩。抱住兩腳。大笑。得意極了。下人來報。加拉同小姐到了。加拉問道。可以把周普喊進來麼。班特比說。可以之至。就把周普喊來。他一進客廳。對班特比哈腰。對加拉哈腰。對路伊沙哈腰。他一時心亂。卻忘了對斯奶奶哈腰。班特比看見。不免大教訓一番。說道。女孩子。我告訴你。那位坐在茶壺旁邊的太太。叫斯巴西。這位太太在這裏替我管理家務。他是一位同闊人家都很有瓜葛的。你以後再進客廳來。你若不對於這位太太極恭敬的盡禮。你就不要盼望在我這裏住得長久。我自己不算個什麼。你對待我。無論怎樣。都不要緊。我不獨同闊人家無瓜葛。我簡直的是毫無瓜葛。我是從地底下的爛泥挖出來的。但是對於這位太太。我非要你留意。你要恭敬盡禮。不然。你就不必來。加拉卻從中說情。說道。班特比。我看他不過一時疎忽。班特比說道。斯太太。我的朋友加拉。以爲是一時疎忽。也許是的。你是曉得的。我連疎忽都是不許的。斯奶奶道。先生。你是真好。這種事提他作什麼。西西這時候只有流淚求饒。班特比擺擺手。叫他到加拉身邊。西西走過去。兩眼看加拉。路伊沙站在那裏低着頭。加拉對西西說道。周普。我決意把你安置在我家裏。你除了入學校的時

候。就服事加拉夫人。他是常有病的。這就是路伊沙小姐。我已經解說給路伊沙小姐聽。你從前那種行業。只有可憐的結果。你要曉得。已往是已往。你不許再提。你從今日起。重新另外做人。我曉得。你現在什麼都不懂。西西哈腰答道。我真是什麼都不懂。加拉說道。我很願意叫你很認真的受教育。將來也好叫同你來往的人。曉得教育的好處。我要把你挽救回來。重新創造你。加拉叫他走近些。聲音稍低的說道。你常讀書給你父親和他的朋友們聽麼。西西答道。我只讀給父親和快腿聽。其實我只讀給父親聽。不過快腿總在身邊的。加拉縐眉。說道。周普。且不要管快腿罷。我並未問到快腿。我曉得你常讀書給你父親聽。西西答道。先生。是的。我何止讀過幾千遍。這是我父女最歡樂的候。這時候。西西很露出愁苦來。路伊沙才起首看看他。加拉聲音更低。問道。你讀的是什麼書。西西啼泣答道。讀的是仙女。矮子。駝子。大人的故事。他還要往下說。加拉攔住說道。够了。不往下說了。以後不許再提這些無知識。只有破壞。並無創造的故事。班特比。這個女孩子。很得要嚴嚴的教練。我卻很願意用心於這件事。班特比答道。我的意思。已經告訴過你了。不是不肯這樣做。你既願意這樣做。也能很好。很好。於是加拉和路伊沙。把西西帶回去石屋。在路上路伊沙一言不發。班特

比去辦他的事。斯奶奶縐眉頭想心事。

第八回 不許詫異

我們到了這個時候。又要先奏領音。再奏調子了。先追說六年前。路伊沙有一天。對他的兄弟說道。妥瑪。我很詫異……這句話讓加拉在背地後聽見了。走出來說道。路伊沙。你永遠不許詫異。這一句話。就是加拉的教育主義。只管人理不養天性。全是智育毫無德育。永遠不許詫異這句話。就是說。毋論什麼事。只是個人理。只要用加減乘除。什麼事都解決了。有何詫異。那小學校的先生馬金初的意思。也就是說。你把一個初會走的孩子交給我。我就教他道理。就敢擔保這孩以後永不會詫異。讀者要曉得。這個焦炭市地方。除了起初會走的小孩。還有許多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歲的大孩子們。在社會裏來來去。那十八家宗教派。你同我吵。我同你鬧。你扯我的頭髮。我抓你的臉。在那裏鬧個不休。就是要商定一個一致的法子。改良這個社會。卻永遠改良不來。他們雖然對於許多辦法。不能一致。卻有一件。他們都是同意的。就是除了道理之外。不叫他們這些大孩子詫異。第

個教派的辦法。是教他們盲從。第二個教派的辦法。只要信經濟學。別的都未必過問。第三個教派。著了許多死書。說的是。好的大孩子們。有錢存在儲蓄銀行。不好的大孩子們。都驅逐出境。第四個教派。簡直偷偷的要領他們陷入似是而非的知識界裏頭的邪路。辦法雖然各有不同。教派們的惟一宗旨。是永遠不許他們詫異。焦炭市有個公衆閱書樓。加拉因爲這書樓裏應該預備些什麼書。很煩心。誰知來看書的人。還是要詫異。追求道理以外。道理說不通的事。例如人性。人情的希望。人的畏懼。人類在世上。相爭相鬪。爲什麼這個勝。那個敗。人爲什麼會煩心。會憂慮。爲什麼悲。爲什麼喜。還有生死的大問題。這許多事情都在道理以外的。他們還是更詫異。要考究。有時他們作了十五點鐘苦工之後。坐下來讀些寓言。喜歡讀魯濱孫飄流記。不喜歡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喜歡讀歌士米。不喜歡讀柯克（著過一本數學注）加拉在那裏算來算去。算不出來。爲什麼得這樣的。效果。作者把韻音奏過了。現在往下奏調子了。有一日。天將晚的時候。安瑪在那間理髮店式的書房。對路伊沙說道。路伊沙。我厭世。厭到要病了。我什麼人都討厭。只不討厭你。路伊沙問道。你應該不討厭路西。安瑪很不高興的道。我很討厭。一定強我喊路西作周普。況且他討厭我。路伊沙

說道。我敢保西西不討厭你。安瑪說道。他一定討厭我的。他討厭我們一家人。他們總麻煩他。把他麻煩到糊塗了。他的臉已經變了灰蠟色了。他已經發胖。有我一樣重。安瑪說話的時候，倒騎馬的坐在一把椅子上。兩手放在椅背。頭是擺在兩手上。路伊沙坐在爐邊一個黑暗角上。一會看看他兄弟。一會看看爐上火星子。安瑪兩手亂抓頭髮。說道。我是個笨驢。我曉得的。我比驢還要倔強。比驢還要笨。我不歡樂。也同驢一樣。我也要學驢。要踢人。路伊沙說道。你卻不要踢我。安瑪答道。我不踢你。你是除外。我常想。我們這所犯黃疸病的監獄。（他很想了一會。才想出這個好名詞。稱呼自己的家。）若沒得你。更不曉得是怎麼樣了。路伊沙問道。你當真這樣想麼。安瑪拿衣袖。使大勁擦臉。說道。我當真是這樣想。路伊沙兩眼望着火爐。停了一會。說道。我現在慢慢長大了。時常坐下。覺得詫異。爲什麼我不能夠使你安心在家。別的女孩子曉得些什麼。我卻不知道。我只曉得我既不能奏音樂。又不能唱。又不能同你談。替你解悶。減輕你的煩悶。因爲我向來沒見過什麼刮新眼界的光景。又向未讀過什麼有趣味解悶的書。不能當你煩悶疲倦的時候。同你說說。叫你開心。安瑪答道。我也不會。同你一樣的。你不是個笨驢。我卻是個笨驢。若是父親的意思。一定要我作個老古。

板。或是要我作笨騾。我既不是個老古板。我就是騾子。我誠然是個騾子。路伊沙停了一會。答道。很可惜。很可惜。你我兩人。都是很不幸。妥瑪說道。路伊沙。你是個女孩子。這種的結果。還是女孩子比男孩子好些。我並不見得你有什麼缺點。有你。還有些樂趣。有了你。這種家庭還有些興趣。你可以要我作什麼。我就作什麼。路伊沙道。你是個寶貝兄弟。你既說我能做這些事。我也不妨多增加些知識。我雖然懂得多些。我卻覺得難過。說完。走過來同妥瑪接吻。又回去坐在那老地方。妥瑪咬牙說道。我很要把我們所聽見的許多的事實。許多的數目。和那班算出這許多事實。許多數目的人。堆成一堆。再把一千桶的火藥。放在那堆子底下。放一把火。一起都轟得乾乾淨淨。雖是這樣說。等到我幾時同班特比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卻要報仇。路伊沙問道。你要報仇麼。妥瑪說道。我的意思是。我要享受享受。到處跑跑。各處看看。各處聽聽。賠補困在家裏這些年的苦悶。路伊沙答道。你不要預先存這種思想。你將來要大失所望的。班特比同父親。是一個路數的人。思想都是一樣的。況且班特比爲人。比父親粗俗得多。良心還不及父親一半。妥瑪笑說道。這兩層我都可以不必理會。我自然有法子駕弄敷衍班特比。路伊沙道。你有什麼駕弄敷衍的法子。是不是個祕密。妥瑪答

道。即使是個祕密。這祕密就近在眼前。我說的祕密。就指你。你是班特比的寶貝。他得喜歡你。你要他作什麼。他就作什麼。他若是對我說句我不歡喜聽的話。我就要回報他。說道。班特比。路伊沙知道。是不高興的。要失望的。路伊沙常對我說過。他敢保你一定很寬待我的。別的都不能叫他轉灣。惟有這麼一說。他一定可以轉灣。安瑪說完。正在等他的妹妹答他。等了一會。不見響。他四圍的望了一會。忽然問道。路伊沙。你睡着了嗎。路伊沙答道。不是的。我看火呢。安瑪說道。你從火爐裏找出許多東西看。我卻看不出什麼來。可見女孩子是比我們男孩子便宜些。路伊沙慢慢的打聽他道。你盼望到了班特比那裏。就有許多滿意的事麼。安瑪站起來。把椅子推開。說道。我可以先說一層。總算是離開這個家。這是可以滿意的。路伊沙答道。是的。可以離開家。安瑪說道。還有兩層。我並不是不想到一層。我要離開你。二層只剩了你一個人在家。但是毋論我願意不願意。我不能不去。與其到別的地方。不如到班特比那裏。因為到他那裏。我還可以得着你的力。是不是。路伊沙答道。是的。他答這一句話。內中還帶點遲疑不決意思。安瑪也在那裏看火爐。也要試試。看得出什麼道理來。說道。我看見火爐裏只是火。除了火。什麼也沒有。同別的東西一樣。怎樣看也看不出什麼。

道理來。你在火裏看見什麼呢。看見馬戲麼。路伊沙答道。我也看不出什麼來。自從我向火裏看。卻想到你同我都長大了。很詫異。安瑪答道。你又詫異。生出思想了。他妹妹答道。我有許多思想。沒法子打散。總覺得詫異。不得不生出許多思想。這時候他們的母親開門走進來。說道。路伊沙。我叫你不要想。你作好事。不要再想什麼。不然你父親總對我說。說個不了。安瑪。你太不對了。我見你頭痛個不了。我們這樣把你教養大了。也不曉得花了多少教育費。你還在這裏勉勵你的妹妹驚奇詫異。發生思想。你曉得你父親是不許的。路伊沙力辨說。同安瑪不相干。他的母親說道。我身體這樣不好。你不要再辨了。若不是他鼓勵你。你無論怎麼樣。你是不會的。路伊沙答道。他並沒什麼鼓勵我。我只是看火。火星丟下來。由紅變白。就死了。我就想到我在世上。是活得不久久的。難望在世上能作多少事。他的母親一聽。些微振振精神。說道。胡說。你不要站在這裏。當着我面。對我說這種不相干的事。你曉得的。只要你父親聽見這種話。他又要麻煩。叫我聽個不了。你不知費了我們多少事。不知多少講演。不知作了多少理化室的試驗。當着我右邊身子全麻木了的時候。我聽見你同教員擺弄。什麼火燒。什麼煨煉化礦。什麼量熱。已經夠令病人難受了。現在反聽見你說什麼火星。

什麼餘燼。說到這裏。坐在椅子上。接着說道。我寧願未有家。那時候你就曉得沒得我是怎麼樣。

第九回 西西

現在要說西西周普。他夾在小學校教員馬金初先生。同加拉夫人這兩個中間。日子都不甚好過。第一個月。心裏很想要逃走。終天聽的都是事實。眼見的都是數目。若不因爲一件事束縛他。他真是要逃跑的了。這一件束縛的事。並不是什麼數目。什麼統計表。他始終相信他的父親。並非棄他逃走。總盼望他回來。他老住在這裏不走。他父親曉得。總該歡喜些。周普糊裏糊塗的自己安慰自己。不肯相信他父親是個無情的流氓。加拉都覺得他可憐。馬金初先生的報告。總說西西頭腦不成。不會算學。對於地球。不過曉得一點大意。什麼地方長短大小。全不理會。日子全記不得。除非這年月日同一件可憐的事有相干。他還記得些。若是問他每件小紗帽子值十四個半便士。二百四十七件帽子。共值多少錢。他答不出。只是哭。他在一班裏頭。列得最低。低到不能再低了。讀了八星期經濟學。問他這科學的主義。他答了一句最無理的話。說是己所欲。施於人。昨天有一個三

尺高的小孩。卻答得很對。加拉知道。只有搖頭說。這是很不好。可見得是要按着教育章程。藍皮書各種報告列表。切實的磨鍊才能成器。果然周普很受些磨鍊。只見他變成了毫無興致的孩子。卻一點也不見聰明些。有一天晚上。路伊沙教了他。同他講解講解。西西說道。路伊沙小姐。作人作到你這樣。真是好。路伊沙問道。你當真這樣想麼。西西答道。作了你。就曉得許多事。所有我以為爲難的。都變作容易了。路伊沙說道。曉得多。不見得人就會變好些。西西想了一會。說道。是的。不過總不會變壞些。路伊沙答道。也不見得。以前他們兩個人很少的交談。因爲石屋裏頭過日子。同一座機器那麼呆板。天天是那樣的。又因西西從前的歷史。故此初時兩個人。好像彼此不相識的。西西這時候。兩個黑眼睛。看着路伊沙的臉。不曉得再說好。還是不說的好。路伊沙說道。我的母親有了你。覺得你很有用。也高興些。我卻作不到。你對於自己也很高興。比我對於我自己好得多。西西說。路伊沙小姐。我爲什麼這樣笨。路伊沙與致好些。笑道。你將來自然會比現在聰明些。西西半哭的說道。你不曉得我有幾多笨。在課堂的時候。沒一樣不是弄錯的。馬金初先生同師母喊我去問。我總是答錯的。我簡直的是沒得法。自自然然就錯了。路伊沙說道。馬金初同他的夫人。向來是不錯的。

麼。西西答道。向來不錯。他們無所不懂。路伊沙說道。你把你的錯告訴些我聽。西西有點不甚肯的說道。就是說今天罷。馬金初先生解說什麼自然的興旺給我們聽。路伊沙說道。我看是講的是國不是自然。西西答道。可不是。又很膽怯的問道。不是一樣的嗎。路伊沙說道。你還是說國的好。西西道。國的興旺。先生說。這課堂就是一個國。在這個國裏頭。有五千萬的錢。這個國不是很興旺嗎。先生問第二十號女孩子。你說這個國興旺不興旺。你是不是也很興旺。路伊沙問道。你說什麼呢。西西答道。我答。我不曉得。我想我不能曉得這國興旺不興旺。我也不曉得我自己興旺不興旺。除非我先曉得這些錢在誰的手裏。又要曉得這些錢。有我的一分沒有。誰知這兩層都不相干。數目上並沒說到。西西說完。揩揩眼淚。路伊沙說道。你大錯了。西西說道。是的。我現在才明白。馬先生又說。要再試試我。馬先生說。這個課堂是個極大的市鎮。裏頭有一百萬人口。每年只有二十五個餓死在路上的。問我對於這個比較數目。有什麼說的。我想不出別的更好的答語。我就說。究竟大眾很對不住餓死的人。居民的數目。或多或少。且不去管他。這一答。又錯了。路伊沙說道。自然是錯。西西說道。馬先生還要試我。他就說士打特令士（譯音注）路伊沙改正他說道。士特狄士狄士（譯音

作統計解注) 西西說道。是的。我聽了。總想起士打特令士(譯義口吃也注)馬先生說海上失事的統計。在假定時期之內。十萬人走遠路海程的。只有五百個人是淹死的。或是燒死的。按百分術計。該得多少。說到這裏。西西幾乎要大哭。說道。小姐呀。我答道。沒有什麼。路伊沙說道。西西你說沒有麼。西西說道。小姐。我說的是。對於死者們的親戚朋友。是沒得什麼。我永遠是學不會的了。最不好的是。我的父親很要我讀書。我因為他很着急的要我學。我也很着急的要學。我恐怕我不喜歡學。路伊沙站在那裏。看西西的好看的頭。西西原是垂頭。過了一會。擡起頭來看路伊沙的臉。路伊沙問他道。你父親是不是很曉得許多。故此要你好好的受些教育。西西很游疑的不立刻便答。路伊沙心裏很明白他們說到犯忌的事體上了。隨即又說道。無人聽見我們說話。即使有人聽見。我敢保這一句很淺近的話。找不出什麼害處。西西聽了這句鼓勵的話。搖頭答道。路伊沙小姐。我父親曉得很有有限。不過勉強的會寫寫。大概的人也都不懂他寫的什麼。我卻能懂。路伊沙問道。你的母親呢。西西答道。我父親說。我的母親很是個學者。我生下來。他就死了。西西這時候很膽怯的透出一點很怕人知道的消息。說道。母親是個跳舞的。路伊沙這時候很有點很注意的意思。問道。

你父親愛他麼。西西答道。很愛的。也同他愛我一樣。父親所以愛我。爲的是母親。我從小時候。父親就把我帶着到處去。自從那時候。直到如今。我父女沒分離過。路伊沙說道。現在他卻同你分離了。西西說道。這是爲我好。只有我一個人曉得他。知道他的意思。他離開我。絕不是爲他自己的好。完全是爲我的好。我曉得的。他離開我的時候。他的心都要破碎了。不是等到他回來。他一刻心裏是不能歡樂的。路伊沙說。你把你父親的事再告訴我些。我以後不再問你了。他從前住在那裏。西西說道。我們都是走來走去。並不住在一定的地方。又附耳對路伊沙說道。父親是個小丑。路伊沙理會點頭說道。是引人發笑的。西西說道。是的。但是看戲的人。有時不笑。父親見了就哭。後來。這些日子。看戲的人。常常的不笑。父親回家。就非常難過。我父親與常人不同。凡是比不上我曉得他很親切的人。凡是比不上我那麼愛他的人。都以爲父親有點瘋病。有時人家同他開頑笑。他們那裏曉得他很難過。他回家對着我一個人。是縮作一團。他們不曉得。我父親膽怯得很。路伊沙說道。無論他經過什麼境遇。只有你一個人安慰他。西西點頭。禁不住淚流滿面。說道。我盼望我可以安慰他。父親說過我可以安慰他。他慢慢的變了很膽小。很驚怕。因爲他覺得自己貧窮。無知識多病。無所

依靠。故此要我曉得許多。不要同他一樣。我常常的讀書給他聽。鼓舞他的興致。壯他的膽。他都喜歡。但是所讀的書。都是不對的。我不敢在這裏提。我們卻不曉得這些書有什麼害處。路伊沙很留心注意西西的臉。問道。你父親喜歡那些書麼。西西答道。很喜歡。有了這些書。就免得他受實害。有好些晚上。他常常想那些書的事體。就忘了自己的憂愁。常常的要來問倒底薩檀是讓那女人往下說古事。抑或古事未說完。就殺了那女人的頭。路伊沙問道。你父親常常都是慈愛的麼。到底都是慈愛的麼。西西拍掌答道。他無時不是慈愛的。我說不出他那種慈愛。只有一天晚上。他發過怒。卻不是對我。是對快腿生氣。又附耳說道。快腿是他耍把戲的狗的名字。路伊沙問道。他爲什麼同快腿生氣。西西答道。在戲場耍過之後。父親帶狗回家。擺了兩把椅子。叫狗把兩條前腿站在一椅子上。兩條後腿站在第二把椅子上。那狗看看父親。並未立刻跳上椅子。因爲那天晚上在戲場上。樣樣把戲都耍得不好。看戲的人不高興。這時候父親喊道。連這條狗都曉得我不濟了。也不可憐我了。於是把快腿打了一頓。我很害怕。說道。父親。不要打他。他很喜歡你的。父親。上帝饒你。你不要打他罷。父親果然就不打了。卻已經把那條狗打出血來了。父親拖住狗。躺在地下哭。那條

狗舔他的臉。路伊沙看見西西流淚。走過來。同他接吻。抓住他的手。坐在他身邊。說道。我已經問你許多話了。你索性把你父親怎樣走了。告訴我。這是人家不能見怪的。倘若見怪。不能怪你。只能怪我。西西兩手蓋住眼。哭着說道。那一天午後。我從學校回家。看見父親才從戲場回來。坐在火爐前。搖擺身子。彷彿是覺得痛。我問道。父親。你受了傷麼。（他有時受傷。他們都有時受傷。）他答道。小寶貝。我受點微傷。我墩下來。看他的臉。看見他哭。我越同他說話。他越用雙手掩臉。起初他渾身發抖。嘴裏說不出別的話。只說我的。小寶貝。我的至愛。說到這裏。妥瑪走出來。冷眼的看看這兩個人。路伊沙說道。妥瑪。我問西西幾句話。你不必走開。這一會子。你可不要打叉。妥瑪答道。很好。父親把班特比帶來。我要你到客廳去。因為倘若你來。就許有機會。班特比請我吃飯。你不來。就沒得機會了。路伊沙答道。我即刻就來。妥瑪說道。我等你。你一定得來。於是西西音聲較低的說道。末後父親說道。我要的把戲。都不能使人滿意。現在總是不能令人滿意。自己覺得慚愧丟臉。又說。這些日子。若沒得他。由我自己一個過。更好。我極力的安慰他。坐在他身邊。把學堂的事。某人說什麼。某人作什麼。都告訴他。等到我沒得說了。把摟住我的脖子。同我接吻好幾次。叫我去買治傷藥。要到市上那

一頭最好的店買。又同我接吻。才讓我走。我下了樓。又上去。向房裏說道。父親。我帶快腿同去。好不好。父親搖頭說道。西西不必了。我的。小寶貝。不要帶他去。免得人認得是我的東西。我走的時候。他坐在那裏烤火。那個時候他就有了主意。他自己走開。替我想法。因為我買東西回家。他已經走了。安瑪喊道。路伊沙。留神去見班特比。西西說道。路伊沙小姐。我沒得再說了。我把油留住。等他來。我曉得他要回來的。我每次看見加拉先生手上拿封信。我眼睛就看不見。氣也喘不出來。我以為一定是父親給我的信。或是由士拉里報告父親所在的信。士拉里答應過我。只要他得着父親的消息。他就寫信告訴我。我曉得他不失信的。安瑪很不耐煩的。又說道。路伊沙。趕快來見班特比。你不趕快來。他就走了。且說自此以後。每逢加拉一家人聚會在一起的時候。西西總要對加拉哈腰。說道。先生。不要怪我麻煩。你接着有人給我的信麼。路伊沙那時候。毋論作什麼事。也要停住了。要聽加拉說什麼。也同西西一樣的着急。加拉總答道。周普。沒得你的信。西西聽了。嘴唇總是發抖。路伊沙也是一樣。西西走出門。路伊沙兩眼送他。露出無限憐憫的意思。西西走過之後。加拉就往往發一番議論。說是假使周普從小就受過正當教育。他就可以據最靠得住的主義。證明他這樣盼望

來信。如同作夢。是毫無根據的。加拉卻不曉得。幻想的希望是極有力量。好像也能令人不能擺脫。如同不能擺脫事實一樣。這幾句話。在場的人。惟有加拉的女兒可以理會。安瑪是不會曉得的。因為他現在也變了。只知道有事實的人。變得很快。加拉夫人對於這件事。只有從圍頸巾堆裏伸出一點兒的頭來。說道。周普總常常的問有信沒有。我聽得頭也痛了。很覺得麻煩。我的命運真不好。又好像是天造地設的把我放在這裏。終天聽你們永遠說不完的事。真是奇怪。說到這裏。加拉兩眼看看他。這一看。好像是嚴寒天氣來了。他又蟄伏不動了。

第十回 司提芬巴拉浦

作者略存一種意思。以為普天之下。凡是太陽照得到的地方。無論什麼人。總比不上英國人那樣受折磨。作者也知道這是他自己個人的癖見。故此很要說說苦工們的生活。炭焦市就好像一座礮臺。四圍砌滿的都是磚。把什麼自然界的樹木花鳥。都圍在市外面。把所有的許多殺人的惡毒氣。都圍在市裏面。這市的中心。好像是一座大迷樓。大院子裏頭還藏着小院子。小院子裏頭又

藏着再小的院子。小街小巷。曲曲折折的。不知有多少。住在這裏頭的人。是你擠我。我擠你。你蹴我。我蹴你。稠密到十二分。住在這裏的人。攏統的稱呼叫作手（苦工也注）現在要說的是苦工中。有一個姓巴拉浦。名司提芬。年紀有四十歲。因為他過了多少苦日子。面貌顯得老許多。俗語說。每人的境遇。好的時候像玫瑰花。不好的時候像玫瑰花的刺。這一個苦工司提芬。卻很有點不同。他一生的境遇。凡是玫瑰花。都被別人搶了去。凡是別人的玫瑰花的刺。都到了他身上來。據他自己說。不知受了多少勞苦。他的背是駝了。眉頭老是繃的。面上常露出好用心神氣。頭是很大。班白頭髮。長而稀。看他的面貌。還可以冒沖一個有知識的工人。他卻不是的。有些特別苦工。不知費多少年工夫。偶然有點空閒。很去用心。居然把極爲難的科學。學會了。還有許多想不到的事。他們也學會了。司提芬既不能演說。又不曾辯駁。市上比他會演說的人有數千之多。他不過是個紡織機的好手。是個誠實無欺的人。其餘他還有什麼長處。看他行事便曉得了。話說有一天。所有的大機器廠的燈光全熄了。只聽見停工的鑼聲響。所有的工人。男女老少都走回家。司提芬站在街上。說道。爲什麼這時候勒奇還不來。那天晚上下雨。許多羣的女工都用團額蒙頭。在他面前走過。他一見

勒奇就認得的。等到再沒得女工走過。他掉過頭來。很失望的也走了。說道。今晚沒碰着他。司提芬走過大約有三條街。看見面前有一個蒙着頭的女人向前走。他一見就曉得是他所要找的人。就急脚大步往前行。快趕到了。叫道。勒奇。那女人掉轉頭來。稍揭額巾。在燈光下現出一個很安詳的鴨蛋臉。細而微黑。很柔和的兩眼。頭上是很整齊的黑頭髮。年紀三十五歲。那女人說道。呀。是你麼。說話時帶微笑。隨把額巾蒙上。兩人一齊向前走。司提芬說道。我以為你落後了。勒奇答道。不是的。司提芬說道。姑娘今晚散得早。勒奇答道。有時早些。有時晚些。向來回家是沒得一定。司提芬說道。好像也不是向那一頭走。勒奇道。司提芬。不是的。司提芬看看他有一點失望的意思。勒奇有點覺得。把手放在司提芬膀子上。一會子說道。我們是真朋友。是老朋友。我們現在年紀也都長了。司提芬道。不然。你還是從前的一樣少年。勒奇笑答道。兩個人都活着的時候。這一個老了。那一個也自然老了。但是毋論怎樣。我們是老朋友。彼此說話。若有絲毫不真實。就是罪過。有時我同你。不可同走得太多。若是簡直的不同在一起走。卻是難過的。司提芬答道。勒奇。很難過的。勒奇道。你不去作這樣想。就覺得難過好些。司提芬答道。我試過好久。總不覺得會難過好些。但是你說的不錯。難保

人家不說閒話。這些年來。我很受你的益。你常常的鼓勵我。使我不灰心。我聽你話。如同遵守法律一樣。你的法律。是有光采的好法律。比許多實行的法律好。勒奇很關切的看看他的臉。急忙答道。不必煩心我的話。也不必提法律。司提芬慢慢點頭說道。隨法律去。什麼事都隨他去。世界上無論什麼事。都是個一團糟。勒奇說道。都是一團糟麼。一面說一面又拿手摸他的膀子。司提芬一笑。擡頭向他說道。呀。勒奇姑娘。世事全是一團糟。我緊抱着這一句話。我遇着一團糟的時候。何止一次。我心裏總撇不開。他們兩人向前走。快到他們各人的家。再走就先到那女人的家。勒奇立在小街角上。同他拉手告別。就向那黑暗的街走。司提芬站在那裏。等到勒奇進了屋才走。司提芬對於這個女子。無論什麼。那怕是他的圍頸巾一動一擺。都是關切的。他無論說一句什麼話。都要直達到他心窩裏最深的地方。他看不見勒奇。才挪步向自己家去。有時擡頭望望天。天上的雨雲。像飛的四散。雨止了。月亮出來。街上有許多高烟統的影子。他住在一條小巷裏一個小店樓上。拿了一個蠟燭頭子。點着了上樓。房裏有個小櫥。擺上幾本書。還有寫的東西。有幾件家具。還算整齊够用。房裏空氣不好。卻還乾淨。他走近爐臺。把蠟燭放在一張三脚小圓桌上。碰着一個東西。他退後兩步。

向樓板上。這東西要爬起來。原來是個女人。坐在那裏。司提芬更退幾步。離開那女人喊道。天可憐呀。你這個女人。怎麼又回來了。這個女人吃得爛醉。動不得。一隻手扶住樓板。都幾幾乎擡不起身子。那一隻手要撥開臉上很不乾淨的亂頭髮。身上的衣服破爛。都是油印泥漬。實在是不能看。這女人說了兩句粗話。最容易把頭髮撥開。身子還是搖搖不定。臉上很帶朦朧未醒的樣子。一隻手作手勢。發狂的大笑。發出一種啞聲音。說道。嚶。你在這裏麼。說。又垂頭垂到胸前。過了幾分鐘。又喊道。又回來了。是的。我又來了。我要回來好些次。是的。回來了。我爲什麼不回來呢。這女人很費事爬起來。用肩背靠牆站着。一手掛着一件垃圾堆裏拾來的稀破帽子。那時候司提芬坐在牀邊。兩手蒙住臉。那女人喊道。你走開。你走開。這是我的牀。應該是我的。說完。挪步到牀邊。司提芬抖抖的。讓他自己走到房子的那一頭。那女人就身子很重的。倒在牀上。鼾聲如雷的睡着了。司提芬倒在一張椅子上。終夜不動。有一次他起來。用氈條蓋住那女人。好像是在黑夜裏兩手蓋住自己。臉還恐怕看見這女人。只好再加氈條蓋住他。

話說天才黑亮的時候。所有那些機器廠的烟統。冒出一條條像長蛇的黑烟。向上旋轉。街上許多脚步聲。廠裏是打鐘聲。這是到了開工的時候了。司提芬低着頭。對住紡織機器。很安靜。小心很有恆的。同那些機器。一味的狂撞。敲擊。撕破。畢竟不同。可見天造與人工。不可比較。人工萬不能廢。天造就拿這紡織廠來說。這一部分用多少工人機器。多少匹馬力。一副機器出多少馬力。是可以算得很準的。但是只管把善算國債的好手。都請來。又指出一名工人來。請他們這班好手去算。這一個工人作好或作壞。作到什麼程度。他的愛情或仇情。他的愛國或惡上。他怎樣從好變壞。或從壞變好的種種分量。是算不出來的。加減乘除。只能够算死物。若是要操縱人的性情。都用不着。只好用別的法子。再說天亮之後。燈光都滅了。工人正是最忙的時候。不久就下雨。煤烟不往上冒。反往地下蟠。到了中午。大鐘又響。街上又是走路聲。輪子織機和工人們。都暫時停止。司提芬從熱廠房走出來。街上卻有風。又潮濕。又寒冷。他離開衆工人。又不回家。在路上拿一塊麪包。向小山走去。找東家。東家的房子是紅的。窗門是外面黑。裏面綠。大門是黑的。門前兩級白臺階。銅牌上寫的是班特比。東家正在吃中飯。這是司提芬曉得的。他就請看門的去通報。有一個工人求見。有話說。看

門的回來。問工人姓名。工人說是司提芬巴拉浦。東家深知這個工人向不麻煩。就說讓他進來。司提芬走進去。班特比在那裏吃羊排骨。喝舍理酒。斯奶奶在火爐邊作活計。一面照應班特比吃中飯。他自己不吃。以爲吃中飯是一種很不相干的嗜好。班特比問道。司提芬。你有什麼事。司提芬鞠躬。卻不是帶奴隸性質的鞠躬。那是凡工人都不幹的。那怕在東家手下作過二十年的工。也不肯作奴隸式的鞠躬的。班特比喝一口酒。說道。你曉得的。我們向來同你。並未有過什麼爲難的事。你同別的工人不同。不是不講理的。你是不希望坐六匹馬的大馬車。喫腳魚羹。喫鹿肉。用金湯勺喝湯。班特比向來以爲工人稍有不滿意。都是要奢侈。又說道。我曉得。你來見我。不是訴什麼不滿意。司提芬說道。先生。我來的確不是爲這種事。班特比雖然曉得他不是來麻煩。聽了他的話。也有多少詫異。說道。很好。你是個有長性。安善的工人。我看得不錯。你只管告訴我。爲什麼事。你只管說。司提芬望望斯奶奶。斯奶奶故意作出要走的樣子。說道。班特比。你叫我出去麼。我可以走開。班特比正又住一塊肉。要往嘴裏塞。聽見斯奶奶這麼一說。停住右手。把左手伸出叫他不必走。隨即收回左手。把那塊肉塞入嘴裏。吞下去。對司提芬說道。你曉得麼。這位太太是一位高貴太太。生在高等人

家。你不要因爲他替我管理家務。以爲他從前未曾爬到高樹頂。他會爬到樹的極頂。倘若你說的話。不能在高貴夫人面前說的。這位夫人自然就要躲開。倘若你要說的話。能在高貴夫人面前說的。這位高貴夫人就不動。還坐在那裏。司提芬臉上微露發急意思。答道。我自從生下來到如今。從來沒有不能在太太們面前說的話。班特比把碟子推開。說道。很好。你說罷。司提芬稍想了一想。擡起頭來。說道。我特爲來請教你。我從娶親。到現在。有十九年了。我的女人。原是個好女孩子。相貌也還好。可惜不久就變壞了。卻不是因爲我。上帝曉得。我從來未曾待薄過他。班特比說道。這幾句話。我從前已經聽過了。你的女人好吃酒。不工作。把家具也賣了。衣服是當了。替不規矩的男女們拉繆。司提芬說道。我很忍受着他。（班特比心裏說道。你是個大傻子）我用盡許多方法。勸他回頭。這樣也試過。那樣也試過。其他方法都試過。我回家常看見家裏什麼東西都賣光了。他睡在地下。醉迷不醒人事。這是不止一次兩次。足有二十多次。他說話時候。滿臉的愁苦。又說道。他一天比一天壞。後來壞到無以復加。他就跑了。把自己弄到很不堪。他卻又回來。常常回來。我也無法阻止他。有時我終夜在街上走。不敢回家。有時我跑到橋上。要投水自盡。我受够了。我正是少年。就變作老

人了。斯奶奶聽了這番話。瞪瞪眼。搖搖頭。心裏好像說。大人物也有愁苦的時候。小人物也有愁苦的時候。請你轉眼向我這一方看看。司提芬又說道。我給過他錢。叫他離開我。我給過五年的錢了。我後來稍安樂些。雖然過的日子很苦。很煩惱。我卻不覺得有什麼可恥的。誰知昨天晚上。他又回來了。睡在我家裏。司提芬因爲這番煩惱。故此索性說個痛快。有時卻又駝着背。站在那裏對着班特比。臉上帶一半精明。一半猶豫。好像是還要說極難達的意思。左手很用力的拿着帽子。說到要緊時。右手跟着動。班特比答道。除了末後這一段。你所說的話。我早已曉得了。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你當日還是不娶親的好。現在是太遲了。不必再說這些話了。斯奶奶插嘴問道。他們夫婦是否年紀相差得太遠。班特比問道。你聽見這位夫人的話麼。他問你。你們夫婦是否年紀相差得太遠。司提芬答道。並不是的。結婚時候。我二十一歲。他二十歲左右。斯奶奶對班特比說道。是麼。我因爲他們不對。以爲是年紀相差太遠。班特比放斜了眼。看了斯奶奶一眼。臉上帶點不舒服。又喝一點舍理酒。提提神。對司提芬說道。你爲什麼不往下說。司提芬這時候臉色很嚴重的說道。先生。我特爲來求教你。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女人脫離關係。斯奶奶聽了。低喊了一聲。好像是受了打擊。班

特比起來。把背靠着爐臺。問道。你說什麼呀。你娶了他。好也罷。不好也罷。只好算了。司提芬答道。我一定要同他脫離。我受罪受得足夠了。不能再受了。現在有一個女子。無論現在活着的女子。或是已死的女子。都比不上這個女子。他常常憐憫我。安慰我。還虧得有這個女子。不然我就早瘋了。斯奶奶被這番不講道德的話寒了心。低低的對班特比說道。他要自由。要娶他所說的那位女子。司提芬說道。是的。這位夫人說對了。我是要娶這個女子。我快要說到這一層。我看見報上說。闊人家（我並不是說闊人家的壞話）結婚。並不受好也罷。不好也罷。兩句話束縛得這樣牢。他們遇着不幸。夫婦不對。是可以分離的。重新再娶。他們若是夫婦不對。或是脾氣不合。他們大宅子裏有的是房子。一個住在樓上。一個住在樓下。就可以不必同在一起。我們貧人家只有一間屋子。是辦不到的。若是分房還不對。他們有的是錢。可以把錢一分。你多少。我多少。從此就可以分離。我們作不到。他們因為小事。都可以拆婚。我的為難大得多。為什麼不可以拆婚。我一定要拆婚。我要曉得怎麼拆法。班特比說道。沒得什麼法。司提芬說道。倘若我虐待他。法律要辦我的罪。班特比說道。誠然。有這條法律。司提芬說道。我要是逃走了。也有法律辦我的罪。班特比說道。誠然。有的。司提芬說道。若

是我娶了別個女子。也有法律辦我的罪。班特比說道。誠然有的。司提芬說道。我若同我喜歡的女子同住。而不結婚。我曉得是辦不到的。假使辦到。法律又要罪我們的兒女。班特比答道。有這條法律。司提芬說道。我借重上帝的話。請你指示我那一條法律可以幫助我的。班特比答道。夫婦的關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關係是要保存的。司提芬答道。先生。請你不要說這話。這樣怎能够保存呢。這樣法子是不能保存的。這樣法子只能拆散。我是個織工。從小就進工廠。但是我有眼可看見。有耳可聽見。每次開法庭問案的報告。我都讀過。我曉得你也讀的。我讀過。就非常驚怖。才曉得所謂一受結婚束縛。無論化什麼代價。定什麼條件。都是不能解脫的。發生多少流血的事。反令結婚的平民。爭鬪不休。或暗殺明殺毒殺。我們很先要明白這一層。我這件事是愁苦極了。請你幫我。告訴我有什麼法律可以幫我的。班特比兩手插入口袋說道。我告訴你罷。法律是有的。司提芬聽了。稍恢復他向來的安詳神色。點點頭。卻還是一樣的留神。班特比說道。這條法律是不爲你設的。因爲要花許多錢。要花不曉得多少錢。司提芬很鎮靜的問道。要花多少。班特比道。你先要去婚律院告一狀。又要去習慣法法庭告一狀。又要去上議院遞一呈。又要去下議院通過。定一條法。許你再

娶。我算算看。大約要花到一千鎊至一千五百鎊。還許花到兩倍這個數目。（這還是指着樣樣事體順手說話）司提芬問道。除了這個。就沒得別的法律麼。班特比道。沒有別的法律了。司提芬聽了。臉色發白。右手亂搖。說道。這是一團糟。簡直的是一團糟。我不如死了更好。（斯奶奶又露出很不願意聽這些平民口出不畏上帝的話）班特比說道。你不要說這種無意識的話。法律的事你不懂。你更不要說國家的制度是一團糟。不然。你有一天總要弄到一團糟。國家的制度。與你的手工不同。你只好管你的手工罷了。你從前娶你女人。不是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原是好的。固然是要。不好的也還得要。若是娶了之後不好。我們只好說。也許娶了之後是好的。司提芬向門口走。走着說道。一團糟。一團糟。班特比說道。我對你說句臨別贈言的話。你對着這位太太。發表了這種邪僻的見解。他覺得很難聽。我對你說過。這位太太是生長於高貴人家。我卻未曾對你說過。他嫁了一個人也很喫虧。喫虧到好幾萬鎊。（他說這句話說得很有滋味。說了又說）喫虧到好幾萬鎊。你向來是很規矩的一個工人。我現在老實告訴你。你轉入邪路了。我們市上。很有些外路人來攪是非。我恐怕你是聽了這些人的話。我勸你最好跳出這種漩渦。說到這裏。他顯露出非常能幹的神氣。

說道。磨刀石我都能看得穿。我比別人還許看得透些。因為我從小作過許多苦工。我看你的話裏很有要嘗腳魚羹。燒鹿肉。用金湯勺的意味。一面搖頭一面說道。我的確看得出。我的確看得出。司提芬搖搖頭。歎了一口氣。說道。先生。我謝謝你。我告辭了。司提芬走過之後。班特比對着牆上的鏡子。很得意的照一照。得意到十分澎漲。幾乎炸破了。斯奶奶因為工人們的過惡。不大高興。

第十二回 老婆子

司提芬下了兩級白臺階。把黑大門關好。因為他的手把門上的銅把沾了些手氣。還拿袖子去擦光。他低着頭往對街走。忽然覺得有人摸他的膀子。他現在心裏是非常之煩惱。非常之雜亂。另外有一種手摸他。還可以安他的心。別的手是不能的。但是現在摸他的。也是一隻女手。這個女人老了。身材很高。也還有些氣概。司提芬停住腳。掉過頭看他。他穿得很淡素。很乾淨。鞋上沾些鄉下泥。是新從遠路來的。神色有點慌忙。臂上搭一條未疊好的薄領巾。拿着一把重傘。一個小籃子。手是長指。很鬆的手套。一見就曉得是不慣戴手套的。一見這種情景。就曉得他是一個鄉下老婆

子穿了放假日的衣服。是有事到焦炭市來的。司提芬低垂着頭。很留意的聽他說些什麼。那老
子指班特比宅子說道。先生。你不是剛打那位先生的宅子出來的麼。除非是我看錯了。我卻看見
是你。司提芬答道。老太太。不錯是我。老婆子問。請你不要怪。我好奇多嘴。你見着那位先生麼。司提
芬答道。我見着的。老婆子問道。他面貌怎麼樣。他魁偉嗎。大膽嗎。坦白嗎。熱心嗎。他說這話的時候。
把頭同身子都伸得很直。司提芬覺得從前見過這老婆子。更留心着他答道。是的。他正是你所謂
的那樣。老婆子又說道。他壯健麼。也有大風那樣壯健麼。司提芬答道。他正在那裏喫湯。聲音很響。
很像土蜂響。老婆子聽了。非常滿意。說道。謝謝你。謝謝你。司提芬向來未見過這老婆子。卻有些記
得夢見過這種的老婆子。不止一次了。老婆子同司提芬並排走。司提芬說話。卻很遷就他的意思。
問他焦炭市忙不忙。老婆子答道。很忙。太忙了。司提芬說一看。曉得他從鄉下來的。老婆子答道。是
的。我搭的是一英里一便士的法定火車。我坐了四十英里火車來的。下午仍坐火車回去。我今早
從鄉下走到車站。走了九英里。我回去的時候。若是碰不着熟人請我坐馬車。我還要從車站再走
九英里。才回得到家。我這樣年紀。總算是能跑路的了。這個好說話的老婆子。說得很高興。兩隻眼

還現點光。司提芬答道。老太太很能跑路。卻不可常跑。老婆子搖頭答道。我不常跑。不過每年一次。每年我省下錢。來一次。在這裏街上走走。看看這些人。司提芬問道。只看人麼。老婆子很頂真很關切的答道。這就够了。我不要別的。老婆子掉過頭。向班特比的住宅說道。我在街的這一邊。站。站。看那位先生出來。今年他遲了。我未見着他。只見你出來。如果我不看見他。就得回去……我只要看他一眼。好在我見着你。你是見過他的。也可以算數了。說到這裏。老婆子定着眼。看司提芬好象是要認準了他的面貌。他的眼睛卻不如剛才那麼亮了。他們兩人往前走。經過一所教堂。司提芬看看鐘。兩脚就走得快些。老婆子也走快些。說道。他要上工了。他告訴老婆子在那個廠作工。老婆子更多露些怪現像。問他道。你不歡樂麼。司提芬答道。老太太。世人那個無憂愁呢。老婆子又問道。你的家裏有憂愁麼。司提芬答道。有時偶然有。老婆子答道。你在這位先生手下作工。憂愁是不能跟隨你到工廠的。司提芬說。不能。他們兩人現在走到一條黑暗橫街。很近工廠了。只見許多工人進廠。開工的鐘在那裏響。烟統又冒出那黑蛇像的烟。這個怪老婆子。聽見鐘聲。很快樂。還說這是最好聽的鐘聲。司提芬先同老婆子拉手。再進廠。老婆子問道。你在工廠多少年了。司提芬答道。有

十二年。老婆子說道。在這廠作過十二年的工人。我一定要同他的手接吻。就拿他的手接吻。司提芬進廠作工。足有半點鐘。總想着這個怪老婆子。他剛好轉到那一邊。弄機器。擡頭看見那老婆子還在廠外。看這廠房。有無限稱讚的意思。這個老婆子不怕烟。不怕氣味。不怕機器。不怕雨。不怕泥。來回十幾英里。也不怕辛苦。特爲的站在那裏看紡織廠。看得非常得意。再過幾時。老婆子走了。天也黑了。廠裏上了燈。司提芬早已想到家裏在他牀上睡着的人。心裏越想越難過。再過幾時。機器慢了。不一會都停了。大鐘又響。到了散工時候了。司提芬昨晚陪勒奇同走了些路。同他說了些話。現在加了一層家事煩心。無人能够安慰他。他只好破裂一次。不聽勒奇的話。還是候他。誰知勒奇躲避開了。碰不着。惟有這個時候。他非要見勒奇不可。卻偏偏的見不着。心裏想雖有一個家。卻很怕回去。倒不如無家。什麼地方不可以安歇這七尺之軀呢。他這時已經很疲倦了。他只管吃。只管喝。卻全不曉得吃的什麼。喝的什麼。在雨中走來走去。想來想去。想到很深遠。司提芬從未對勒奇提過再結婚的話。不過好幾年前。勒奇自己很可憐他。他所有極難過的心事。惟有告訴勒奇一個人。他也曉得。倘若開口問勒奇。勒奇一定是肯嫁他的。他常想到。如果同勒奇結了婚。那家裏是

怎樣的歡樂。他自己怎樣的又另是一個人。心裏怎樣的輕鬆。怎樣可以恢復他所已失的名譽安樂。又想到現在已捱到半世。還是一事無成。自己的人格一天低一天。被一個惡婦束縛。過愁苦不堪至極的日子。他想到從前初認得勒奇的時候。彼此都正是少年。現在都變了盛年了。不久彼此就快要老了。又想到勒奇眼見得。同時的女子。嫁的嫁了。養兒女的養兒女了。只剩他自己一個人。情願獨自過冷清清的日子。所爲的都是他。他看見勒奇臉上露出愁悶的神氣。自己倒卻覺得非常痛心。又常常的把昨天晚上死睡在他牀上那個潑悍無恥的女人。同勒奇比較。難道是天意要把柔和克己的女子永遠被那一個最無恥的女人壓倒麼。他滿心都是這種思想。走回家去歇息。

第十三回 勒奇

司提芬回到家門口。看見樓上暗暗的有燭光。又想到世界上。死是最不平等的。生的不平等。遠比不上死的不平等。譬如說。今天晚上。一位太子。一個織工的兒子。同時出世。又譬如一個極好的女子。爲人所愛。忽然死了。而睡在他牀上的惡婦。偏偏不死。這一生一死的兩相比較。相差得太遠。

了。司提芬到了家門。屏息緩步的走去開門。進屋子。屋裏寂靜無聲。原來勒奇坐在牀邊。勒奇回頭看。司提芬一看。曉得勒奇在牀邊服侍他的女人。掛了一張帳。遮住他的女人。司提芬看不見女人的臉。勒奇早已替他女人換了衣服。把自己的替他穿上。屋裏還有勒奇的幾件衣服。所有家具等件。都安置得很好。牆爐已經生了一個小火。爐前掃得很乾淨。司提芬眼看出勒奇。不知不覺的兩眼都是淚。那時勒奇兩眼也是淚。勒奇轉過臉。看牀上。見睡着的很安靜。於是很高興低聲的說道。司提芬。你回來了。很好。你今晚回家很遲。司提芬答道。我在街上走來走去。勒奇道。我想你總是在街上走來走去。不過今晚兩大風又起了。不好在街上走的。司提芬道。刮風麼。可不是。刮得很兇。聽聽烟通鬧得轟轟的響。我當着刮這大風時候。在街上走。還不曉得有風。勒奇說道。我已經先來過一次了。我喫飯的時候。女房東找我說這裏有一個人。要人照應。女房東的話說得不錯。你的女人嘴裏亂說。人事不醒。受了傷。身上還碰傷了幾處。司提芬慢慢挪了幾步。坐在椅上。對着勒奇垂頭。勒奇說道。我走來幫點小忙。第一層因為我們從小的時候同在一處作工。你向他求婚結婚的時候。我是他的朋友。司提芬一手托住頭。歎氣。勒奇又說道。第二層。我很曉得你的意思。我也深知這

個人太可憐了。不能坐視他死。也不能不照應着他。叫他受痛苦。你曉得的。那一個無罪過的。可以拿第一塊石頭打他。這句話是誰說的。(耶穌語見新約注)拿石頭打你的女人的人多咧。但是他已經墮落到這地步。你不該作末了一個拿一塊石頭打他的人。司提芬說道。勒奇。勒奇。勒奇很哀憐。他說道。你受罪也受夠了。只好求天賠償你。我真心的作你的好朋友。睡在牀上的人。大約是頸子受傷。勒奇替他敷藥。還是不讓司提芬看見他女人的臉。他拿出一塊細軟布。泡泡水。滴上些藥水。輕輕的鋪在傷口。早已把那三條腿的小圓桌。挪近牀邊。桌上擺兩個瓶子。裝藥水的是兩瓶子之一。司提芬離小桌不遠。兩眼跟着勒奇的手看過去。看見瓶上紙條刻的大字。一看見了。臉無人色。忽然恐怖起來。勒奇坐下說道。我在這裏照應到敲三下鐘。到敲三下鐘時。還要上藥。以後就隨他去到天亮。司提芬道。豈不是你明天又要歇一天不能作工了嗎。勒奇說道。我昨晚睡得很好。若有事的話。我一連可以熬幾夜不睡覺。但是你很疲累了。臉色發白。應該要歇歇。你倒在那椅子上。試睡睡看。我照應住他。我曉得你昨夜不能睡。明天去作工。你卻要受辛苦。我卻不會覺得什麼的。司提芬聽見門外是大雷暴雨。好像是同他昨晚發怒一樣。但是看見勒奇這種舉動。他怒氣都

平了。勒奇說道。司提芬的女人認不得我了。只會瞪瞪眼。嘴裏不曉得哼些什麼。我對他說過好幾次話。他都不理會。這樣也好。等到他清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把應作的事都作到了。他也不曉得是誰作的。司提芬問道。幾時他才可以清醒過來。勒奇答道。醫生說。明天可以清醒。司提芬兩眼又看到那瓶子。又恐怖起來。四肢發戰。勒奇看見。以為他沾了雨受了涼。司提芬說道。不是的。是受了驚。勒奇道。你受了驚麼。司提芬說道。是的。我進來時候我走路的時候。我心裏想的時候。我……說到這裏又打戰。就站起來。扶住爐臺。一隻發抖的手。把那發寒的頭髮壓住。勒奇說道。司提芬。一面說一面走過來。司提芬伸手攔他。說道。不要過來。你還是坐在牀邊。你這樣好。這樣的不念惡。這樣的寬恕。你還是坐在那裏。同我進屋子時一樣。我從沒看見過你那樣的好。說完渾身打戰。倒在椅子上。過了一會。好容易節制住自己。一手放在膝上。托住頭。望住勒奇。從暗淡燭光看過去。好像看見勒奇的頭。四圍有光暈。很相信是有一個光暈。勒奇說道。他好了之後。我盼望他走開了。不再麻煩你。我們這時候只能這樣盼望。我現在只好不響了。讓你睡覺。司提芬果然閉眼。並不是要安歇。不過叫勒奇心裏好過。耳朵只聽見門外雷雨聲。後來卻慢慢的聽不見了。慢慢睡着。作了一場惡

夢。夢的是他自己同一個女人。在教堂行結婚禮。最奇怪的是這女人卻不是勒奇。當行禮的時候。看見證婚人之中。也有是現時活着的。也有是已死的。慢慢黑了。接着一片大亮光。起首不過是一線光。從十戒發現出來的。那些字照滿教堂。還聽見滿教堂響聲。都是這十戒的話。忽然光同聲都散了。只剩了他同教士兩個人。他們兩個人站在光天之下。面前不知有多少人。好像世界上的人都來了。這些人無一個不是討厭他的。無一個可憐他的。無一個拿友誼相待他的。他站在一座高臺上。頭上是紡織機。聽見有人讀送死經。他才曉得他要死。忽然高臺坍了。他也不曉得到那裏了。他醒過來。一看。四面的牆。仍是在自己屋裏。曉得爐火是滅了。勒奇在牀邊也睡着了。把額巾圍住。動也不動。司提芬覺得那幅帳有點動。留心一看。果然是動。看見一隻手伸出來摸東西。那幅帳更動得顯些。牀上的女人。拉帳坐起來。那女人兩隻疲倦瘋狂眼四圍看。看到他所坐的椅子那一方。看過去了。又看回頭。又四圍的看。並不理會勒奇。又回頭看到他所坐的椅子上。司提芬看他完全不是十八年前同他結婚的女人了。他這時。一毫氣力都沒有。也不能動。惟有留心看這女人。那女人還未全醒。兩手托着頭。重新又四圍的看。第一次兩眼看小桌上的瓶子。轉眼又看到司提芬所

坐的房角上。伸出手來。拿小杯。再在那裏想拿那一個瓶子。一拿。拿住那個裝毒藥的瓶子。拿牙咬去瓶塞子。司提芬也不曉得是醒。抑或還是在夢中。見了。話也說不出來。要動也動不得。那女人看看勒奇。慢慢很小心。的把瓶裏的藥倒出來。送到嘴邊。再過一會。無論世上的人都醒過來。來救他。也是來不及了。剛好勒奇大喊一聲。也從夢中驚醒。一手搶過杯子來。那女人同他搶。打他。扯他的頭髮。司提芬從椅子上跳起來。問道勒奇。今晚我究竟是醒。還是作惡夢。勒奇道。諸事還好。我也睡着了。快打三點了。不要響。我聽見打鐘。果然一陣風。把教堂的鐘聲刮到來。一聽。果然是打三點。司提芬看看他。見他臉上發白。頭髮也亂了。頭上還有手抓的紅印。才曉得他剛才自己原是醒的。勒奇手上現在還拿着杯子。勒奇很安靜的把杯裏的藥水倒在小盤裏。泡裏傷的布。說道。我想總該快到三點鐘了。我很謝謝我不會走開。我把這藥敷上。就完了。你看他又安靜了。這盤子裏還有幾滴藥水。我把他倒了。這不是好東西。不可隨便擺在這裏。只有一滴。就是了不得。一面說。一面把剩下的藥水。倒在爐灰上。把瓶子也打碎了。他現在沒得什麼事了。只剩披上頸巾。走出街上。冒大風雨。司提芬說道。正在半夜。你只好讓我陪你走。勒奇道。司提芬不必了。不過一分鐘。我就到家。他陪

勒奇走出房門。問道：你不怕把我一個人留下陪着那女人麼。勒奇看看他說道：司提芬。司提芬雙膝跪在樓梯口。把勒奇的頸巾一角。送到自己唇邊。說道：你是一位仙女。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勒奇說道：我對你說過了。我是你的朋友。仙女不是我這樣的。拿一個有許多短處的作工女人。同仙女比較。中間還隔着一大片極深的海呢。我的妹妹是同仙女在一起了。說完兩眼往上看。一會向下看司提芬的臉。司提芬說道：我是個不好人。你把我變好了。你使我願意學你。我很怕丟了你。你是個仙女。你是來救我的靈魂的。勒奇看他跪在面前。他手上還拿住頸巾。勒奇原有責備他的意思。一看見他臉色改變。那責備的意思也就打散了。司提芬說道：我回家來的時候。是一個什麼希望都完了的人。想起來。我只要說一句話。訴一句苦。人家就說我是個不講理的工人。我就要發狂。我告訴過你。我嚇了一驚。因為我看見小桌上那一瓶毒藥。我向來未害過什麼生命。但是忽然看見這毒藥。我難講不會把我自己毒死。或是把他毒死。或是把兩個同時毒死。勒奇聽了這話。大為恐怖。把兩手堵住他的嘴。不讓他再說。司提芬拿住他兩隻手。頸巾還不放鬆。急忙的說道：但是我看見你坐在牀邊。終夜我都看見你。我夢裏還看見你。我永遠都看見你。我不想起他就

罷。若想起來。也想到你坐在他牀邊。我將來無論看見。或想起生氣的事體。總要想到你還在我身邊。我以後只盼望到了時候。我們在你小妹妹所去的地方同散步。說完。又拿起預巾接吻。才讓他走了。勒奇同他分手的時候。說的話也不能成聲。一個人就往大街走。這時候還是刮大風。天卻晴了。星也出來了。司提芬光着頭。眼送勒奇回家。把勒奇看作是照路的福星。

第十四回 一個大製造家（指光陰也）

焦炭市的光陰。過得同機器一樣。過了多少時候。用了多少生料。燒了多少煤。費了多少力。賺了多少錢。不獨對於鋼鐵。生許多變化。對於人也生多少變化。有一天加拉說道。路伊沙快是一個成年女子了。那光陰不知不覺的把安瑪變成一個長得很高的男子。比得父親末後一次留意的時候。足足長高了有一尺。加拉說道。安瑪也快到一個成丁的男子了。又說道。時候到了。安瑪該到班特比那裏了。果然安瑪不久就到了班特比的銀行。第一次買剃刀刮鬍子。這位大製造家（指光陰）不久又把西西變化成一個很美的物件。加拉說道。周普。我恐怕你再上學也無益了。西西哈

腰答道。我恐怕是無益的了。加拉縐眉說道。周普。我不必瞞你說。你在學校試習了這些日子。很令我失望。你從馬金初先生夫婦讀書。學不了什麼東西。不副我的期望。你裝的事實很少。算學你也曉得不多。你毫無進步。簡直是趕不及格。西西答道。我很曉得。我心裏很難過。先生。我卻是很苦學的。加拉說道。是的。我很相信你很用心苦學。我很留心看你。對你苦心用功一層。我卻無可說的。西西很膽怯的說道。先生。我謝謝你。我有時想到恐怕我要學的東西太多了。假使讓我少學些。也許我……加拉搖頭。露出很有名實事求是的派頭來。說道。周普。不是的。不是的。你的課程。是按照章程定的。這章程是無可批評的。我只能猜。因為你自小的生活。同擴充思想力不合宜。你入校又太遲。我是很失望。西西哭着說道。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苦女子。向來同先生又毫無瓜葛。毫無關係。蒙先生收留我。保護我。我學問又不成。絲毫不能報你一番好意。我心裏很難過。加拉說道。不要哭。不要哭。我並不是說我有什麼不滿意你的地方。你這個人是很有愛情的。很頂真。是個很好的女子。這也就很好了。西西很感激的哈腰說道。先生。我很謝謝你。加拉說道。你對於加拉夫人。很有用的。你在我家庭裏。也是很有用的。這是我從路伊沙方面打聽出來的。我自己卻也親眼看見。曉得

你很有用。我故此就盼望你也可以歡樂。西西答道。我是很滿意。不願再有什麼了。若是……加拉說道。我聽說你還要提到你的父親。路伊沙小姐告訴我。便把那藥油瓶子還收着。假使你對於科學學得稍爲到家些。你對於這種事體上。要聰明些。我不再提了。加拉是很喜歡西西。不肯表示看不起他的意思。他也明白這個女孩子。很有點不同。不能拿些數目字列出表來的。這個女孩子的界說。本事是有限。又有有限。他算數的學問。簡直的是等於無。若是把這女孩子分拆開。分行列表。作一個報告呈議院。他簡直是無從下手。光陰原是個製造萬物的大製造家。有時製造得很快。的。妥瑪同西西。變化得最快。不一兩年。就變得與前大不相同。加拉卻是老不改。說加拉老不改。卻又不盡然。有一層。他是改了。改成一位議員。是一個權度量衡的代表。乘數表的代表。是一位啞吧議員。是一位聾子議員。是一位瞎子議員。是一位跛腳議員。是一位死議員。若不是這樣。我們還配於一千八百若干年。能夠安居在這基督教樂土嗎。加拉自從說過他女兒漸長成人這句話之後。比平常煩心好幾天。有一天晚上。加拉要出門。很遲才回家。路伊沙走來同他說別。加拉攔住他。很慈愛的看他。說道。路伊沙。你是個長大的女人了。路伊沙答他的時候。很特別的極留心快快的看他。

父親一眼。即低下頭來。答道。父親。是的。加拉說道。我的寶貝。我要同你一個人說幾句鄭重的話。明早早飯後你到我房裏來。路伊沙答道。父親。我明早來。加拉道。你兩手爲什麼這樣冷。你不舒服麼。路伊沙答道。父親。我很舒服。加拉道。你高興麼。路伊沙又看着他父親。微笑答道。我同平常的一樣高興。加拉同他接吻說道。這就很好。加拉出了門。路伊沙仍走進那理髮店式的書房。手托手的看爐子的火星。妥瑪在門口問道。路伊沙。你在房裏麼。妥瑪現在是個好尋樂的少年。不過面貌言動不甚令人喜歡。路伊沙站起來說道。妥瑪。你有多少時候未見我了。妥瑪答道。白天班特比我弄到很忙。晚上我又別的事體。但是班特比若是同我太麻煩。我就借重你說話。故此我們兩個人還算是處得好。父親今天或昨天。會同你說過什麼話麼。路伊沙答道。未曾。但是今晚他告訴我。明早有話對我說。妥瑪道。呀。我就是要問這一層。他這時候很深沉的樣子。說道。你曉得父親今晚往那裏去。他答道。我不曉得。妥瑪說道。我告訴你。他去找班特比。他們兩人在銀行常時會議。你可曉得爲什麼要在銀行呢。我又告訴你。他們爲的是不要斯奶奶聽見。路伊沙一手放在他阿哥的肩膀上。兩眼還是看火。他阿哥很留意的看他一眼。拿手摟住他的腰。把他拖過來。問道。路伊沙。你不

是很疼我嗎。他答道。是的。但是你爲什麼隔多少時候。總不來見我。安瑪說道。你說到這句話。很湊近我的意思。我們應該常在一起纔是呀。總要差不多天天都在一起。你只要打定主意。明白一件事。你就可以幫助我。那嗎我就很得法了。我就非常之快樂了。路伊沙是很能用心的。安瑪雖很留意。也窺不見他的用意。看看臉。也是一點兒看不出來。安瑪重重的抓他的手。同他接吻。路伊沙也同他接吻。卻仍然兩眼還是看火。安瑪說道。我原意要走來告訴你一點消息。他們暗中幹什麼。你雖不曉得。大約也可以猜着幾分。我今晚不能久在這裏。我同朋友有約。你卻不要忘記了你疼我。路伊沙答道。我不會忘記的。安瑪說道。你是個頂好的女孩子。我走了。路伊沙同他走到大門口。焦炭市工廠的燈光很亮。他站在那裏看。聽安瑪走路的腳步聲。聽見他走得很快。好像是急於要離開石屋的。等到看不見安瑪。他還站在那裏。

第十五回 父女

話說加拉的書房。堆滿都是藍皮書。所有一切社會的疑難問題。都用加減乘除算好了。很像是

一座天文臺。既不通天又不開窗。那位天文師在那裏拿一管筆。拿一張紙。畫來畫去。那天上所有的星都布置妥當。加拉很像一位天文師。坐在書房裏。只要把藍皮書翻翻。並不用出門去看。所有人類的悲歡慘樂。都算在石板上。倘若算出貧困人許多眼淚。只要拿海絨沾點水。在石板上擦一擦。就完了。這一間書房。很有嚴肅樣子。掛了一個鐘。狄打狄打的響。很像棺材蓋上蓋子。敲棺材釘的聲音。這一天早上。路伊沙走進來。坐在他父親的桌子邊。從窗子望見焦炭市的高煙通。冒出一團一團的黑煙。他父親說道。路伊沙。我昨晚預先告訴你。留心聽我對你要說的話。你很受了些好教育。況且你又能理會。我很相信你很有知識。你既不是個一味任性的人。又不是個好架空中樓閣的人。你是習慣了善用理斷。善於盤算的人。我曉得你會把我對你說的話。斟酌斟酌。盤算盤算。加拉暫停一會。等他女兒答話。他女兒卻不響。加拉說道。路伊沙。有人對我同你提親。加拉又停住等答話。他女兒還是不響。他卻覺得有點詫異。又說一遍道。有人提親。路伊沙稍微有點不願意。卻絲毫不露聲色。答道。父親。我聽見了。我很留心聽你說。加拉微笑說道。好呀。我想不到你絲毫都不動情。也許你並非不預備到我所說的話。路伊沙說道。我不能說這話。等到我聽見。纔能說。有預

備也能。無預備也能。我要聽父親說什麼。父親。我要你對我說。最奇怪的就是加拉到了這時候。卻反有些不鎮靜。還不如他的女兒。加拉的手拿了一把裁紙刀。翻過來看看。又放下了。放下之後。又拿起來看看。刀口。想想看。該當怎樣往下說。想好了。加拉說道。我的寶貝路伊沙。你說的很有理。我來告訴你。班特比對我說。他很留心看你的進步。早已就盼望時候到了。他可以向你求親。他盼望的日子也很久了。他始終向你的心。卻從未改變過。他以為這時候到了。班特比對我提議這親事。要我對你說。他還說。盼望你答應。加拉說到這裏。父女兩人都不響。只聽見牆上的鐘響。只見遠處的煤煙。是加倍的又黑又濃。路伊沙說道。父親。你想想我愛班特比麼。加拉聽了這一句想不到的話。很不舒服。答道。我的孩子。我實在不能說。路伊沙接着說道。父親。你要我愛班特比麼。加拉道。我的寶貝路伊沙。不然。不然。我並不要你什麼。路伊沙說道。父親。班特比要我愛他麼。加拉說道。我的寶貝。我很難答你這句話。路伊沙說道。是與不是。父親都難答應。加拉說道。是難答。因為這句答話。全看所用的字意。班特比不辜負你。也不辜負他自己。把愛字當作什麼空幻輕浮情感解說。假使他對你提到這時虛幻無根據的意想。他這些年留心看你。是枉用心了。故此我可以對你說。不過

是提醒你。你用的那個字。用的不是地方。路伊沙問題。父親。你要教我用別的什麼字。去替代那個字呢。加拉這時候很有把握。說道。路伊沙。你既問我。我就勸你。對待這個問題。同你習慣了對待別的題問一樣。全要在事實上着想。那些無知識的人和輕浮的人。對於這個問題。無端的拉出許多毫無道理世上所無的事體。橫生阻礙。你却比這種人明白得多。這並不是恭維你的話。我們先要說這個問題的事實。我先拿整數計算。你今年是二十歲了。班特比呢。我也拿整數說。今年是五十歲。你們兩個人的年紀。却有點不相當。但是論到你們兩個人的地位財產。却並無不相當的。確是很相當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一件不相當。可否阻礙這些相當的到不可以結婚的地步呢。對待這個問題。却又不能不把我們英吉利和威爾斯地方。已經算過。有報告的。嫁娶統計表來看看。我查過數目。有許多婚配的年紀。都是很不相當的。有四分之三。是男人年紀大過女人的。這一層。彷彿是已經成了通例了。不獨是英吉利威爾斯是這樣。就是說到英國的屬地東印度。還有中國的大部分。蒙古的。魯特。據旅行家所計算的。也是一樣。我剛才說的不相當。簡直是無謂所不相當了。簡直是沒得這會事。路伊沙一點不爲這番高論所動。還是很安靜的問道。父親。請你教我另外

一個字。替代我剛才所用的愛字。你說剛才我用錯的字。加拉道。路伊沙。我看得是再明白也沒有。你只要緊緊的抱住事實說話。一點也不要放鬆。你從事實上問你自己。說班特比是不是要我嫁他。是的。他要我嫁他。其餘只剩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嫁他不嫁。我看是再明白也沒有。路伊沙慢慢的說道。我嫁他不嫁麼。加拉道。你只得問你自己這一句話。別的都可以不管。路伊沙。爲父的看見你。剛才對於這種問題。還是全用平常少年女子的習慣思想去對付。現在聽了我的話。用意與剛才不同。我很滿意。路伊沙答道。父親。是與剛才不同了。加拉道。我讓你自己去解決。我把實事求是的人對待這個問題的方法。都告訴了你。我當日同你母親快要結婚的時候。也是這樣解決的。路伊沙。其餘的事體。你自己解決罷。且說路伊沙自始至終。坐在他父親身邊。兩眼定睛看着他。現在他父親靠住椅背。兩眼定睛看他的女兒。或者原可以看見他女兒遲疑一會子。隨後滾到他懷裏。把心窩最深的地方藏着的心思。告訴他父親一番。不過他父女之間。對於情感上。不知有多少阻礙的東西攔塞住。斷不是算學代數所能打得通的。等到有一天。這心窩最深處積滿的閉鬱心思。發作。却要把什麼算學代數。衝到無影無踪了。他的父親既然跳不過這許多阻礙。還是對着女兒。

露出那副不通融。計利害。講事實的面孔。不叫他的女兒乘機把心思說出來。以後是永無機會再說的了。路伊沙這時候。兩眼向市上看。過了一會。他父親問道。路伊沙。你要請教焦炭市的煙通。替你解決這個問題麼。路伊沙立刻掉過頭來。答道。父親。那些煙通上。現在好像不過只有毫無精神。毫無意味的煙冒出來。但是到了晚上。要是冒火的。加拉說道。我曉得。不過你這句話。同現在的問題。有什麼相干。讀者要曉得。加拉這個人。真是看不出有什麼相干。路伊沙的手微微的一動。全副精神又用在他父親身上。說道。父親。我常常想到。人生在世。爲時是很不久的。加拉對於這句話。倒很要發表發表他的意思。說道。我的寶貝。人壽很短。是無疑的了。但是很有人證明過。近年的人壽比從前加長些。許多人壽保險公司。和許多辦理養老金的公司。都計算過。他們的數目是不能錯的。路伊沙說。我說的是我自己的壽命。加拉說道。是麼。我用不着告訴你。你的壽命。同平均計算的衆人的壽命。是一樣的算法。路伊沙說道。我活在世上的時候。毋論我能够作多少事。我配作多少事。我原想多少盡我的力作些。但是這也算不了什麼。加拉聽見末後這句話。簡直的是不懂。問道。什麼事。算不了什麼。路伊沙不顧他父親問的話。很安詳的說道。班特比要我嫁他。我自己要問我

自己的話。是我嫁他不嫁。父親。是不是的。你告訴我的。是這樣。是不是。加拉說道。是的。路伊沙說道。既是這樣。班特比既然就是這樣。就要我嫁他。我就滿意受他這個提議。請父親得便告訴他。這就是我的答話。但是要請父親務必將我這答話。一一依照我所說的告訴他。字字都要吻合。因為他要他曉得我親口說的話。他父親很以為然的。說道。原是應該要吻合。我依照你所要求。我的孩子呀。對於幾時行禮。你有什麼說的。路伊沙說道。父親。我沒什麼說的。原算不了什麼。加拉把椅子拉近女兒身邊。抓住他的手。聽了他又說一句原算不了什麼。有點不中聽。停了一會。看看他。還抓住他的手說道。路伊沙。有一句話。我以為是不要緊。還沒問你。因為是離題太遠。然而我想也許我該問問。你私下裏可曾存過別人的提議。路伊沙很帶點奚落的神色。答道。父親。對我那裏有過什麼別的提議。我請問父親。我見過什麼人。去過什麼地方。我的心裏有過什麼閱歷。加拉聽了。很滿意。很放心。說道。我的路伊沙。你更正我的話。更正得很有道理。我不過要盡我為父的天職。路伊沙很安詳的說道。我曉得什麼叫作好尚。什麼叫作造意。什麼叫作志向。什麼叫作情感。我曉得什麼一切怡養性情的事物。所有一切可以實驗的。可以拿手去抓的事物。我那裏逃得了。他一面說。一面

合着手指成個拳頭，彷彿是要手抓什麼東西。一會又放開了。他的著名實事求是的父親說道。很對的。很對的。路伊沙接着說道。父親。你問我的話。問得很怪。凡是小孩子都有小孩子的心思見解。我却沒有過。你那樣的小心教育。使我連孩子心思都向來未曾有過。我向未作過一個孩子們作的夢。你對待我。太過得法了。我自從出世到現在。我向未有過孩子們的崇信。孩子們的害怕。加拉很以為他的教育很有成績。很有實據。心裏很動。說道。我的至寶路伊沙。你很副我一番苦心教育你的期望。我的好女兒。走來。同父親接吻。他的女兒果然同他接吻。他按住女兒說道。我所最喜歡的孩子呀。我實在的告訴你。你解決這婚嫁問題。解決得很正當。班特比很是個非常人。你們兩個人的年紀些微有點不相當。其實也不算什麼不相當。好在你現在所存的心境。很可以抵得過那些微的不相當。我教育你的宗旨。向來是把你雖是少年。仍當作是個成年。路伊沙再同我接吻。我們去找你的母親。父女兩人於是下樓。走入客廳。加拉夫人躺在那裏。（西西在旁作事。）見了他們兩人進來。稍微露出一點生機。慢慢的坐起來。加拉是很不耐煩了多少日子。要辦到最後大獲全勝的地步。於是很高興對他女人說道。我介紹班特比夫人見你。加拉夫人說道。哦。你們議妥

了麼。好呀。我只盼望你身體康健。倘若你一嫁就頭痛到要裂開兩半。同我初嫁的時候一樣。我就看得你這一嫁。是無可豔羨的。我毫不懷疑。你以爲是可以豔羨的。凡是女孩子。都豔羨嫁人。雖然。我很同你賀喜。我盼望你可以把你所學的一切這種科學。那種科學。都可以歸到實用。我要同你接吻賀喜。你却不要碰我右邊的肩膀。那肩膀終天的痛。加拉夫人把領巾稍稍安放齊整。說道。我可要早上也煩心。中午也煩心。晚上也要煩心。怎麼樣稱呼他呢。加拉很嚴肅的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加拉夫人道。他娶了路伊沙之後。我到了稱呼他什麼。總得要有個稱呼呀。總不能同他當面常常說話。沒得個稱呼。我不稱呼他約瑟阿。因爲這個名字。我受不了。你曉得的。你也絕不願意聽把他名字改短了。只稱呼他一個約字。還有一層。我稱呼女婿。還要連着先生兩個字不要呢。我相信是不要的。除非等到我變了個久病不起的人。親戚們都躑躅我。那時候許要連帶先生兩個字稱呼。到底我該稱呼他什麼。在場的人。碰見這一個極重大極難解決的問題。都一籌莫展。一個都不響。加拉夫人接着又說道。我只有一句話要對路伊沙說。我這一說又把胸口衝動了。一直衝動到腳底。我要路伊沙把結婚的日子。定得早些。不然。我曉得我聽這句話要聽到沒了期。且說加

拉介紹班特比夫人的時候。西西忽然掉過頭來。看路伊沙。露出無限的詫異。憐憫憂愁懷疑神氣。路伊沙是用不着看西西的臉。就曉得他有這種的神色發現。從此以後。路伊沙對待西西都變了。同西西很不親近。很冷淡。很驕傲。毫無感情。

第十六回 夫妻

話說班特比聽見路伊沙許嫁他。自然是很高興。却有一件事煩起心來。怎麼樣把這消息告訴斯奶奶。又煩心到告訴了之後。是什麼結果。斯奶奶聽了之後。是否立刻就捲起包裹。跑回他濶親戚士伽佐家裏。抑或盤踞這裏不動。他得了消息之後。是否哀求。抑或詛罵。是放聲大哭。抑或亂撕東西。是否打破他自己的心。抑或打破東家的玻璃鏡。班特比煩了許多心。簡直想不出究竟發生什麼禍害。但是毋論發生什麼事體。總要給他曉得。於是坐下來。聚精會神的。寫信通知斯奶奶。打了好幾次稿子。都不合式。只好還是口說。那一天晚上。他預備好了要通知斯奶奶這個消息。從銀行回家的時候。在路上。一個藥店。買了些很烈性的還魂醒腦丹。說道。倘若斯奶奶聽了這個消息。

立刻就暈倒過去。我只好多用些還魂丹。從鼻子眼透進去。把他的鼻子皮揭破一層出來。也只好不管的了。雖說是有了一切防備。他回到家門口的時候。還是很有點膽怯。見着斯奶奶。很有點像一隻狗從廚房出來。碰見人一樣。斯奶奶一見班特比。先說道。我同你請晚安。班特比答道。瑪當。我同你請晚安。把椅子拉過來。湊近斯奶奶。斯奶奶却把自己坐的椅子離開讓他。心裏說道。這是你家裏的火爐邊。你一個人全要佔住了。也未嘗不可。班特比見斯奶奶把椅子挪開。說道。瑪當。不必走到北極去。斯奶奶答道。謝謝你。把椅子湊近些。却還沒得剛才那麼湊近。班特比坐在那裏看他。他拿了一把極鋒利的剪子。在一塊布上穿小洞。斯奶奶的兩道濃眉。一個很高很尖的鼻子。兩隻放光的眼。看住那塊布。却很像一隻餓鷹要吃小鳥的神氣。他全副精神作活計。過了幾分鐘。才擡起頭來。班特比這時候。點頭示意。叫斯奶奶注意。班特比把兩隻手伸入口袋。右手暗中摸着藥瓶子的塞子。以備不虞。說道。我用不着說。你不獨是個生長高貴人家的一位高貴夫人。你並且是一個最有知識的人。他答道。先生。你一番稱讚我的好意。我不是第一次聽見。班特比說道。斯奶奶。瑪當。我要驚你一驚。斯奶奶不動聲色。說道。先生。是麼。他向來戴無指手套。現在把活計放下。摸那手

套。答道。是的。先生。我望你可以歡樂。先生。我很望你可以歡樂。做答話的時候。不獨露出很屈尊的神氣。兼露出很有憐憫他的意思。班特比一聽。覺得很不安靜。這時候斯奶奶若是把活計箱摔過去。打碎照身鏡。或是聽了暈倒地下。也不能夠比這兩句答話。使他聽了。攪得心裏那麼不安。於是把口袋裏的藥瓶子塞緊些。心裏想道。這個女人。誰能料到他是這樣對付我呢。斯奶奶於是改了樣子。現出高貴女人的氣概來。說道。我心裏着實願你事事歡樂。班特比帶點不甚高興的腔。却又不十分高聲。答道。瑪當。我謝謝你。我盼望我一定可以歡樂。斯奶奶很和氣的說道。你盼望可以歡樂麼。你自然是這樣盼望。你自然是這樣盼望。班特比停了一會不響。斯奶奶又拿起活計來。不久。的咳嗽一聲。現出他有把握能忍耐。班特比說道。既是這樣情形。我想你這樣品格的人。自然是不宜再住在我這裏。雖然。我是很歡迎你仍住在我這裏。斯奶奶答道。我斷不能作此想。一面搖搖頭。還是滿臉高貴氣象。咳嗽的聲音低些。好像現出他有前知能力。不過不太好顯露罷了。班特比說道。好在銀行有地方。一位生長在高貴人家的女人。坐鎮銀行。却是個好招牌。若是同樣的薪水。斯奶奶攔住說道。對你不起。你原先應許過。不提薪水兩個字。改稱每年的謝禮。班特比答道。瑪

當。就說是每年的謝禮。倘若你在銀行。答應仍照從前的謝禮收受。我們可以不必分手。除非你要另圖高就。斯奶奶說道。先生。你這個提議。很像你爲人。只要我在銀行所處的席位。從社會上看來。不比我在你家裏所處的降格……班特比攔住說道。自然不能降格。不然的話。瑪當。你看。我能夠請你這樣慣在高等社會來往的人。去銀行麼。你是曉得的。我是不理會什麼社會的。不過你是要講究到這一層的。斯奶奶說道。班先生。你很合體貼。班特比說道。在銀行裏。你有你的地方。煤炭蠟燭和其餘各物。是銀行供給。還有女僕侍候。我說句放肆的話。你在那裏很舒服的。斯奶奶說道。先生。不必再說了。我不在你家裏。反正還是要靠人吃飯的。與其靠別人。不如仍舊還是靠你。故此我願意就銀行這一席。我很感謝你。並誠意謝謝你從前一切的照應。又很露憐憫的意思說道。我很盼望加拉小姐很能滿償你的願望。毋論班特比怎樣說。斯奶奶總是把班特比當作結婚之後。一定是個犧牲。斯奶奶總要露出憐憫他的意思。斯奶奶總是一味的客氣。高興以爲他自己越客氣越高興。反顯得班特比將來越是個無人理他的一個犧牲。有時斯奶奶只要望望他。他不知不覺的。滿幅通紅的臉。都是冷汗。且說當下結婚之期。定在八星期後。班特比每天晚上。都到石屋。他

却無什麼舉動表示愛情。只有送金鐲。他的一切行爲。出不了。一個製造廠東的派頭。造衣裳。造首飾。造餅。造手套等等。從始至終。無一件不是事實。到了吉期那一天。兩個人在教堂行結婚禮。男子就是約瑟阿班特比。女子就是住在石屋的當議員的妥瑪加拉的長女。行禮後。回到石屋。歡宴來賓。也無非是一班講事實的人。筵席上所有吃的喝的用的。他們都曉得來歷很清楚。是怎樣製造的。從什麼地方出口。從什麼地方進口。出進口是多少貨。裝什麼船。進口的是本國船。抑或是外國船。來賓們都曉得。就說到陪新娘的女孩兒們和加拉的小女兒。和來賓中的男孩子們。也都是針鋒相對。無一個不是滿肚事實的。剛吃過酒席。新郎站起來。對來賓演說道。諸位先生。夫人。小姐們。我是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蒙諸位對我的夫人和我舉盃祝壽。我猜我得承受。諸位都曉得我。都曉得我是個什麼人。曉得我什麼出身。曉得我這個人有什麼說什麼。見了一根棍子。就說是棍子。見了一個激水機。就說是一個激水機。不會把棍子叫作激水機。也不會把激水機叫作棍子。更不能把棍子激水機。都叫作牙籤。諸位不必盼望我演說。諸位若要聽聽演說。有我的朋友。又是我。的丈人在座。他是個議員。諸位只好請他演說。我不是個會演說的人。雖然。我追想從前。我不過是

個檻樓不堪。無家可歸。在街上過日子的一個窮小子。碰不着有激水機。就不洗臉。就是洗臉也不過兩星期才洗一次。現在我四圍一望。覺得我現在能獨立。不依靠人。那裏夢想到娶安瑪加拉的小姐作夫人呢。我今日有這種感覺。要望諸位不要見怪我所說的話。盼望諸位喜歡。我現在覺得我能獨立。毫不靠人。諸位若是不喜歡。我也無法。我很喜歡我能獨立。我說過。諸位也說過。我今日娶安瑪加拉的小姐。我很歡喜。我久已有此想。我很留心看他自小長到大。我相信他可以配我。同時我又要說。我不必騙諸位。我也配得上他。我們兩口子。謝謝諸位的好意。我對於未成親的來賓說一句話。我盼望未娶親的男子。找着好夫人。同我所找着的一樣。我盼望未嫁的女子。找着好丈夫。同我夫人找着我這樣的丈夫。演說完。新郎新娘就要起程。往里昂地方。班特比要看看那裏的工人。是不是也要用金餐具。兩人就往火車站。新娘穿好了衣裳下樓時。安瑪在那裏等他。安瑪滿臉通紅。不曉得是因爲同路伊沙分別難過。抑或喜酒吃得太多了。安瑪附耳說道。你真是個好妹妹。路伊沙很依依不捨。神色上不如往常那麼鎮靜。安瑪說道。班特比都預備好了。時候到了。暫別了。你回來的時候。我來接你。我的寶貝路伊沙。現在豈不極快樂麼。

原书空白页

第二卷 收穫

第一回 銀行

話說有一天。正是盛夏。太陽很大。焦炭市偶然也有見天日的時候。從遠處看那焦炭市。還是一片濃霧。因為看見這濃煙濃霧才曉得是一個大市鎮。一塊磚也看不見。若是盡據廠東們說的話。那焦炭市早已片磚片瓦都不留了。若是盡據他們說的話。廠東們比最細薄的瓷器還容易毀壞。爲什麼呢。因爲若是要廠東把工人的子女們送入學校讀書。廠東就說。這一來就要把廠東毀了。若是派人來調查工人的情狀。他們又要說。這又要把廠毀了。若是調查員說。動不動那些機器就把工人斬碎好幾塊。似乎不對。廠東們又要說。這又毀了他們了。若是說可以設法。不必弄到這地方終天在濃煙中。廠東們又要說。這簡直是要把他們全毀了。還有一層。若是不讓廠東們自由行動。想怎麼辦。就要怎麼辦。若是說有什麼不對。惟廠東們是問。要廠東們負責。廠東們就說極

可怕的恐嚇話。說是若要他們樣樣事都要負責。那就不如把所有財產廠房等等。擲入大西洋海裏。這一句話。幾乎把內務部大臣嚇死了。他們只管是這樣說。焦炭市的廠東們却是異常愛國。並未把廠房機器擲入大西洋海。仍是很小心的保留這些產業。還是一片濃煙罩住。日見其發達。且說那一天太陽很大。路上又土多又熱。太陽光竟能穿透濃煙。照人的眼。燒火的工人。從地洞裏鑽出來。走到院子吐吐氣。有坐臺階的。有靠住柱子的。擦汗。滿市都是油味。好像有油鍋那麼熱。機器上都是油。工人的衣裳是油浸透了。廠家都處也是油。那一天下午。斯奶奶坐在銀行一間屋裏。在大街的稍爲陰涼那一邊。已經過了辦事時候。他坐樓上會議室。他自己起坐的地方。在更高一層。每天午前。坐近窗口。歡迎班特比入銀行。這時候班特比娶親已有一年了。斯奶奶一毫不改變。仍然把班特比當個犧牲品看待。這銀行是紅磚造的。窗子外面是黑的。裏面是綠的。大門是黑的。兩級臺階是白的。門上是一個大銅牌。銅牌底下是開門關門的銅把。把的抓手是個大銅球。銀行比住宅稍大些。到了每天快黑的時候。斯奶奶各處看看。看過這張寫字桌。又看那張寫字桌。他自己以爲這麼周流一看。替銀行增光不少。他坐在窗口。作些活計的時候。以爲有他這樣高貴婦人在

那裏。略爲可以多少去掉些市僧俗氣。因爲有這幾層緣故。他自以爲是銀行的仙女。市上過往的人。看見他常在窗口。當他是個銀行的毒龍。守護銀行財產的。斯奶奶却不甚曉得。是些什麼財產。他以爲不過是些金錢銀錢。有價值的票據之類。他只曉得每日停辦公事之後。所有銀行的家具。歸他看管。還有一間鐵房。上了三把大鎖。看門的鋪張小牀。頂住鐵房門睡覺。天亮才拆牀。這間鐵房也歸斯奶奶看管。此外還有一個地窖。還有每天停辦公事後的墨藩紙屑。還有幾把大刀。幾把火槍。還有幾個太平桶。都歸他看管。說到工役。只有一個看門的。一個耳聾的老婆子。是歸斯奶奶管轄的。謠傳這個耳聾老婆子很有錢。市上的工人有一句話。說是總有一天。晚上銀行關了門。這個老婆子總要被人暗殺的。爲的是他有錢。衆人都說這個老婆子早就該死了。但是他老不死。老不出缺。就未免惹出許多人又恨他。又失望。且說那天斯奶奶正在那裏要吃茶。那看門的。把茶具擺好。在一張三條腿小桌上。擺好之後。拿手腕揩揩額。斯奶奶說道。謝謝。畢左爾也說道。瑪當。謝謝你。斯奶奶說道。畢左爾。都關閉好了麼。他答道。都關閉好了。斯奶奶倒着茶。問道。今天有什麼新聞。他答道。我並無聽見什麼特別新聞。市上的工人都不是東西。不幸這並不算是新聞。斯奶

奶問道。這些不安靜的壞種工人。現在又幹什麼。他答道。不過聯絡立會。彼此相助等等。斯奶奶這時候。鼻子好像很變高些尖些。兩道眉好像變濃些。說道。可惜這幾位廠東已經連合了。爲什麼還讓工人結團體呢。畢左爾說道。可不是。斯奶奶說道。廠東既經聯合好了。就該議定。凡是結團體的工人。都不用。他答道。原有這個辦法。不過辦不通。斯奶奶擺出架子說道。我並不懂得這種事體。我生長的地方不同。我的丈夫是保洛貴族之後。也在這種範圍之外。我只曉得。這工人們。是一定要壓服的。時機也到了。應該記一次過。把他們壓服下來。免得再生事。畢左爾答道。瑪當。你說得甚對。再清楚也沒有了。再說這時候。正是畢左爾同斯奶奶密談的機會。又眼見得斯奶奶還要問他。於是特爲收好寫字桌上的東西。把尺擺擺。把墨水瓶弄弄。斯奶奶慢慢的吃茶。從窗口往街上望。斯奶奶問道。今天公事忙麼。畢左爾有時要改改稱呼。答道。貴夫人。今天不算忙。同平常一樣。斯奶奶輕輕的在左手手套上。撥去一點兒麵包屑子。說道。夥計們自然都是靠得住的。按時候辦公的。勤力的。他答道。瑪當。還算好。也有不成的。畢左爾在銀行裏頭。是個總偵探。每逢到了耶穌誕。得點好處。就變成一個頭腦清楚。小心謹慎少年。一定是能混得出頭的。他很有點制節手段。把自己弄成

一個無性情的人。他一舉一動。都是打算盤。打到最精纜動的。無怪斯奶奶說他是個最安詳的人。自從他父親死後。他把母親送到貧民習藝所。永不讓他出來。作者都要說句公道話。畢左爾每年還送他母親。半磅茶葉。這一層是他的弱點。一來因為送人東西。有令受者生依靠。周卹變作乞丐的趨向。二來是他買茶葉。按照經濟學原理。自然是以最賤價買。以最高價賣。現在他是白送了。豈不是他是弱點嗎。據哲學家們的發明。世人的完全天職。（並不是一部分）就是買賤賣貴。再說畢左爾答道。瑪當也還好。却有幾個不成的。斯奶奶大大的吞了一口茶。搖頭說道。呀。他答道。瑪當。安瑪。我很疑心安瑪。我不喜歡他的行徑。斯奶奶很鄭重的說道。畢左爾。你要記得。我向來對你說話。提起過人的名字麼。他答道。請你饒恕我。你向來是反對提人家名字的不錯。你說話總是不肯提人家名字的。斯奶奶露出打官話的樣子。說道。你要記得。我在銀行裏很負大責任。畢左爾。我奉班特比的委託。擔負重責。數年前。我同班特比都想不到。以為有一天。我要當他是我的雇主。每年收受他若干酬謝。然而我不能不當他是個雇主看待。班特比很把我當作上等社會中人看待。承認我是貴族中人。他對於我是很盡禮的。實在是太盡禮了。我既然受了他的委託。我要對他得起。假

使我任人隨便說人家的名字。不幸這個人又同班特比是親戚。我若是這樣。我就是對不住班特比。畢左爾又措措額。又求饒恕。斯奶奶說道。你若是說有一個人。我就聽你說。你若是說出安瑪兩個字來。我就不能聽你說。畢左爾說道。除了一個人外。餘都還算好。斯奶奶又說了一句呀。畢左爾說道。這個人自從到了銀行。就做了許多他不應該做的事。他是個亂花錢。好尋樂的。一個很無出息的人。瑪當。這個人什麼都不會作。假使他無朋友。朝廷上無人替他說話。他混不了飯吃。斯奶奶又搖頭說一句呀。畢左爾說道。我盼望他的親戚朋友。不給他錢。叫他亂花。瑪當。不然的話。我們曉得。他亂花的錢。是打什麼地方來的。斯奶奶又搖頭喊了一句呀。畢左爾說道。瑪當。他是很可憐的。我所說的那個人是很可憐的。畢左爾走近前。低聲說道。那個人是很不會打算的。也同市上好些人一樣。瑪當。你曉得他們不打算。你這樣高貴的一位夫人。是很要曉得這種事的。斯奶奶答道。他們若是都拿你作榜樣。都學你。就好了。畢左爾答道。瑪當。我謝謝你。你既然提到我。你看看我。我已省下幾個錢了。瑪當。我每逢耶穌誕所得的賞錢。我都存起來。並未動過。瑪當。我的工錢雖不多。我還用不完。省下些來。瑪當。爲什麼他們就不能學我呢。只要有人作得到的事。別人也能作得到。

讀者要曉得。畢左爾末後一句話。是焦炭市廠東們一句欺人之談。市上毋論那一個大資本家。都說是他們都是白手興家。起首的時候。不過只有六個銅元。到後來就弄到六萬金鎊。他們總說市上的六萬工人。爲什麼不拿六個銅元起首。也弄到六萬金鎊呢。總怪他們爲什麼作不到。我既然作得到。你們爲什麼作不到呢。你們爲什麼不去作呢。畢左爾說道。他們還說總要消遣解悶。瑪當。這是句極無理的話。我不要消遣解悶。我從來未消遣解悶過。我將來也永遠不要消遣解悶。我不喜歡消遣解悶。至於他們有時聯合團體。其中有許多人靠告密。多少多得幾個錢。或是得東家的歡心。生活進步些。他們爲什麼不求進步呢。這是人人該作呢。斯奶奶說道。他們要進步麼。畢左爾說道。他們常常說到他們的妻子。我們都聽厭了。聽得太多。都要吐了。瑪當。你看我。我不要妻。也不要子。他們爲什麼要妻子呢。斯奶奶說道。因爲他們不會打算。畢左爾說道。瑪當。可不是。就是這個緣故。假使他們是會打算。不要這樣固執。他們該怎麼說呢。他們就該說。我的帽子底下就蓋住我的家眷。（指單身一人也注）男工女工都可以說這句話。我只要給一個人吃。我最要給吃的就是這一個人。斯奶奶吃塊小饅頭。說道。說得很對。畢左爾說道。瑪當。我謝謝你。我不願驚動你。你最

喜歡吃茶點。我更不該驚動你吃茶點。說到這裏。伸頭向街上看。說道。瑪當。街上有一個人。往樓上看。看了有一兩分鐘。現在從對街走過來。好像要敲門。瑪當。這就是那個人敲門無疑的了。畢左爾走到窗口伸頭往外看。回過頭來。說道。瑪當。是的。你願意我把這個人讓進來麼。斯奶奶擦擦嘴。整理整理手套。說道。我不曉得他是什麼人。畢左爾說道。顯見得是個生人。斯奶奶說道。銀行已經關了門。天快黑了。還有什麼人來找呢。除非是有事。到遲了。我却不曉得。我奉了班特比的委託。我在銀行裏有責任。我不能不負責。若是我所負的責任。是該見他的。我就見他。畢左爾。你斟酌着罷。門外這個來客。不曉得斯奶奶的光明正大的意思。一連敲了好幾下門。敲得很響。畢左爾趕快下樓開門。當下斯奶奶把小茶桌藏好了。把茶具收在櫥裏。趕快登樓。以便一定要他見這來客的話。他從樓上下去。架子擺得足些。畢左爾一眼從斯奶奶房門的鑰匙洞往裏偷張。說道。客人要見你。斯奶奶把帽子戴好。走下樓。擺出古時羅馬老太太出城。同攻城約大將議條款的大架子。走入會議室。來客正走到窗口。隨便往外看。斯太太進會議室。那種大模大樣。他全不理會。他站在那裏很閒暇很冷淡的。只管吹簾。還戴着帽子。帶點疲倦神色。一半是由於天氣頗熱。一半是由於他太過斯

文高貴。一眼就看見他是個很時髦的高貴人。什麼事都覺得無意味。什麼事也不相信。斯奶奶問道。先生。你要見我麼。他轉過身來。脫了帽子。答道。我求你不要見怪。我求你饒恕。斯奶奶作出官樣來。哈哈腰。心裏一哼。暗中說道。三十五歲。好面貌。好身材。好牙齒。好聲音。受過好教育。衣裳穿得齊整。黑頭髮。大膽眼睛。斯奶奶一眼就看出這些層來。隨即說道。先生。請坐。那來客答道。謝謝。讓我拿椅子。他就替斯奶奶挪一把椅子過來。請他坐。自己却隨隨便便的靠住桌邊。說道。我把底下人留在火車站。照料行李。雨下得很大。貨車上進了好些水。我先走來看看就覺得這地方很奇怪。我請問你。你們這裏。永遠都是這樣黑暗的麼。斯奶奶向不說通融話的。答道。平常比今天還要黑暗得多。來客答道。能够比今天還要黑暗得多麼。請你不要怪我說一句話。我看你不是本地人。斯奶奶答道。先生。不是的。我從前幸而（也許是不幸）於未寡之前。往來走動的地方。另是一種局面。不是現在這樣。我的丈夫是保洛族人家。那來客說道。是的麼。我求你饒恕我。是個……斯奶奶答道。是個保洛。來客想了一會。說道。保洛族。斯奶奶表示是個保洛族。那來客聽了。現出更疲乏神色。說道。你一定很討厭這個地方。斯奶奶說道。我爲環境所逼。我勉強節制。也就慣了。來客答道。你很有哲

學家的見解。很是個好榜樣。很可以稱讚的很……說到這裏。好像是值不當的往下再說。拿手玩弄他的表鏈。斯奶奶說道。我請問有什麼事見教。來客說道。誠然。謝你提醒我。我帶了一封介紹信。給這銀行行東班特比。客店正在那裏預備飯的時候。我隨便出來。在這非常黑暗的市上走走。碰見一個工人。拿了許多毛絨像的東西。在那裏淋雨。大約這就是生貨。斯奶奶聽了低頭。客人又說道。拿的是生貨。我問那工人。班特比銀行行東住在什麼地方。那工人聽見有銀行兩個字。誤會我要找銀行。就指點我到這裏來。我想看。班特比不會住在銀行的。斯奶奶答道。他不住在這裏。來客說道。謝謝你。我起初原無意。現時也無意立刻交這封介紹信。况且也不在身上。不過散散步消遣。剛好看見樓上。說到這裏。搖搖手指指樓上。又稍微的鞠躬接着說道。有一位很高貴。很好看面貌的。貴夫人。我一想倒不如放肆些。請問這貴夫人。銀行行東班特比。住在什麼地方。我求你饒恕。我常常真就放膽來問。這位來客神氣是很隨便。很不要緊的。然而略帶幾分巴結女人的手段。斯奶奶心裏也就舒服些。來客這時候靠住桌邊好像是坐。又不是坐。很隨便的低着頭。看斯奶奶。好像他領略斯奶奶也還有一種可以動人之處。他又說道。我曉得銀行是向來疑心人的。這位來客說話。

是說得很輕鬆。話裏都很有趣。很有意思。接着說道。我這封介紹信。這就是的。是當地議員加拉寫的。我在倫敦會過他。斯奶奶一看。認得是加拉的筆跡。就說。用不着什麼保證。隨即把班特比的住址。怎麼走法。從那裏轉灣。都告訴清楚他。來客說道。我很謝謝你。你自然是認得行東。斯奶奶答道。先生。我認得。我同他賓東的關係。有十年了。來客道。這是很久了。他不是娶加拉的女兒麼。斯奶奶忽然上下唇一收緊。說道。是的。來客道。有人告訴我。他的夫人。很是個哲學家。斯奶奶問道。先生。是的麼。他是個哲學家麼。來客說道。請你不要見怪。我多嘴問你。你曉得他們的家事。你曉得世情。我快要認得他們。還有些接洽的事。那位夫人真是那樣驚人的麼。他的父親說他的出嫁女兒。怎樣的淵博驚人。我很想要曉得曉得。這位夫人簡直的是令人不敢近前的麼。他的聰明是不是能壓倒人。拒絕人不能近前的麼。我看你微笑。曉得你並不以為他有多少學問。不致令人不敢近前。你令我放心。說到年紀。有四十歲麼。三十五歲麼。斯奶奶聽到這裏。簡直的大笑。說道。小女孩子。他嫁的時候。不到二十歲。來客離開桌子。答道。保洛夫人。我對你說誠實話。我聽了這話。非常之驚怪。向來未曾試過這樣驚怪。他聽說那位夫人年紀很小的話。心裏的確有了印像。看看斯奶奶

一會。好像是始終都覺得奇怪。這時候更露出疲倦神氣。說道。保洛夫人。我看班特比夫人的父親模樣。以爲他女兒是個鐵石心腸中年的婦人。我謝謝你。把我誤會的成見都改正了。謝謝。恕我騷擾。告辭了。來客鞠躬走了。斯奶奶躲在窗簾後。看他在有陰的街邊東張西望的走了。畢左爾走來收拾東西。斯奶奶問他道。你看這個客人怎麼樣。他答道。瑪當。他穿的衣裳。花錢不少。斯奶奶道。是的。却是很好看。他答道。瑪當。是的。只要值得花那些錢。畢左爾擦桌子。說道。這位客人不獨衣裳上花錢。我看他好像還賭錢呢。斯奶奶道。賭錢是件不道德的事。他答道。賭錢是很不在理的。總是輸的時候多。且說當天晚上。不曉得是因爲天氣熱。抑或爲的別的緣故。斯奶奶不作活。太陽西下的時候。他坐在窗口。等到了工廠的烟變了紅色。後來連紅色也沒有了。天很黑了。也不點蠟燭。還坐在窗口。並不是想街上小孩子們喊叫聲。狗吠聲。馬車鱗鱗聲。行人說話聲。脚步声。木屐聲。店鋪關窗聲。獨自坐在那裏。等到畢左爾送晚餐。他才登樓。他一個人在那裏享晚餐的時候。只說了一句。哎。你這個傻子。這傻子究竟是指誰。他却未曾說出。

第二回 哈特厚

話說加拉這一派人。是要滅絕一切美觀風雅的。他們自己來不及。還要找人幫忙。到處的找。最合式的人。無過於那種好穿好着。吃喝玩樂。什麼事也不作的。時髦公子家。這班人見得世界上。沒得一件事值得去作的。卻是無所不爲。如加拉這一派的人。最喜歡最羨慕的。就是這種時髦闊小哥。他們嘴裏說不喜歡這種人。其實心裏是非常之羨慕。摹仿他們。無微不至。學他們說話。送他們錢。使廠東學時髦。是世界上最奇異的。不倫不類的雜種。這時候剛好有一個時髦闊小哥。原不是加拉派裏頭的人。卻是很好的家世。儀表也好。會說俏皮話。有一次鐵路失事。他在下議院。替鐵路公司的管理部說話。說到這條鐵路所用的人員。再小心也沒有。管理部的總辦們。最肯花極優厚的薪水。用最好的人。所用的機件。也自然是最好的。這條路簡直的是世界上最好不過的。那天失事。死了五個人。傷了三十二個人。據他說來。彷彿是若不出險失事。就是不成其爲天下第一最好的鐵路。當日失事。除了死人傷人之外。還壓死了一條牛。所有丟在路邊的行李等件。只有一頂小帽子。無人認領。這位時髦闊小哥議員。就說這一頂小帽。一定是那條牛的。引得全院的議員大笑。就麻麻胡胡的。不再往下問。那裏還耐煩去查問死人傷人的情形。於是拍掌大笑。把這鐵路失事

的案子放過去了。這位時髦闊少。有一位令弟。比他儀表還要出衆些。會到軍營裏去混過。覺得沒什麼意思。也曾隨公使到過外國。也覺得無意思。也曾旅行。遊覽過耶路撒冷。更覺得沒意思。也會自己定造一條遊覽船。去過好幾處地方。更覺得各處地方都沒什麼意思。這位會說俏皮話的議員。有一天對他的令弟說道。現在很有一條好路子。那些講事實的人們。要找人。你爲什麼不研究研究統計呢。這位令弟。小名叫金末。金末覺得見異思遷。也無可再遷了。這一件事。却還新鮮。也很願意玩玩統計。於是弄了一兩本藍皮書。隨便看看。他的令兄。就同那些事實派的人說道。你們若是要一個好儀表的人。替你們演說演說。你們何不留心留心我的舍弟金末呢。你們應該找他。加拉於是把金末介紹入了幾次會議場。同幾位有政黨知識的人商量過。果然決計。請金末到焦炭市。叫當地和附近地方曉得曉得他。故此金末就拿了加拉的介紹信。昨晚給斯奶奶看過。今天班特比一看這介紹信。封面寫的是安瑪加拉。特別介紹金末哈特厚。見焦炭市銀行東班特比。他接到這介紹信一點鐘後。戴上大帽。就去客寓找這位哈先生。看見他爬在窗口往外望。一臉的不滿意。好像是已經討厭了什麼統計。又要再找別的事去解悶。於是走上去介紹自己。說道。我就是

焦炭市班特比。哈特厚說。久已渴想。今天果然見面。很高興。（嘴裏雖說是高興。臉上還是很不高興。）班特比拿把椅子坐下。說道。先生。我們這焦炭市地方。同你走慣的地方不同。我請你讓我說。你讓我說也能。不讓我說也能。我是個平常粗俗人。是要說的。讓我先說焦炭市。再談別的。哈特厚說。我聽了一定是很高興的。班特比說道。恐怕未必。我不能保你聽了一定會高興。第一件。是我們這裏的濃煙。這濃煙就是養我們生命的東西。我們吃的喝的。都靠這些濃煙。這是天下第一養生的好東西。對於肺部。尤其相宜。有好些人。要我們設法去掉這些煙。若是你也有這樣見解。你就不能同意。我們把鍋爐底刮够了。若再刮得次數太多。鍋爐底是要破的。我無論英吉利愛爾蘭。說多少欺人話。我們只好不管。哈特厚答道。班特比。我的見解。完全同你一樣。我心裏很相信你的話。班特比說道。我聽了很喜歡。第一件。你一定聽見過。許多人說我們廠裏的工作。是無疑的了。你果然聽說過。很好。我把實在情形告訴你。我們廠裏的工作。是最適意舒服的工作。最輕鬆的工作。工錢最優的工作。況且我們不能再求進步的了。若是要我們在廠裏滿鋪土耳其地氈。我們幹不了。哈特厚說道。班特比。你說得很對。班特比說道。最後一件是待遇工人的話。說到我們的工人。他

們無論男女老少。只有一個目的。他們這一個目的。是要喫腳魚羹。鹿肉。用的金餐具。他們是不要。妄想喫腳魚羹。鹿肉。用金餐具。你聽過就曉得我們本地情形了。哈特厚說。這幾句話。真是要言不。言。煩很領教了。班特比答道。我所處的地位。應該對我初相識的。尤其是對初相識的辦公事的人。先說個明白。免得彼此誤會。我還有一層。要對你說明。我未照着加拉介紹信略盡地主之誼之先。我要對你說。你是個世家。你不要誤會我也是個世家。我不過是個污穢不堪的廢物流氓。我簡直的是個爛鐵破布。不成材的廢料。是個最下等的人。金末說。最高興認識這路人。班特比說道。既然這樣。我們彼此平等待遇。現在可以拉手。我說平等待遇。因為我曉得。我是從很深的泥溝裏爬出來的。這泥溝究竟有多少深。我曉得最清楚。別人是不會曉得的。我雖是這樣出身。我卻同你一樣的驕傲。我同你一樣的驕傲。我正式說明。我自己的獨立。並不依賴什麼人。我纔可以問你。你到了這裏。很好嗎。哈特厚要班特比曉得。他覺得焦炭市的空氣。很有益於身體。覺得比從前好。班特比聽了。很得意。說道。也許你曉得。也許你不曉得。我娶了安瑪加拉的女兒。你若是無別的事可做。何妨同我走走。我很喜歡介紹你見見安瑪加拉的女兒。金末說道。我最歡喜見見。你却先說出來了。

於是班特比領着他走到那所紅磚房。窗門是外黑內綠。大門是黑的。外頭兩層白臺階。進了客廳。過一會子。走進來一個女子。是哈特厚向來未見過這樣特別的。這個女人。矜持到萬分。卻是很不小心。話是不輕易說一句的。却是無一事不留意。人是又冷。又高傲。却覺得他丈夫說得自己那樣自卑自賤。很以為恥。他只要聽見丈夫一說到那種話。就覺得好像無地自容。他聽一句。彷彿是受一次小刀子刺他。這女人的面貌。也特別的可注意。臉兒是長得很好看的。卻不露一點兒的自。然。說不出他臉上流露什麼意思。所有一切舉動。彷彿是什麼也不關心。自己極有把握。毫不慌張。卻是無時從容。簡直看不透這個女人。哈特厚看看客廳。一見就曉得好像是沒得女人的。因為一點什麼裝飾。一點兒精巧的陳設布置。也沒有。只管花過許多錢。很顯露富豪的氣派。卻是一點也不舒服。一點也不能振發精神。班特比說道。這就是我的女人。班特比夫人。妥瑪加拉的長女。路伊沙這一位就是金末哈特厚。哈特厚先生。來這裏同你的父親辦事。倘若不久。哈先生還不做你父親的同事。也要同我們左近的市鎮有關係。哈先生。你一看就曉得我的夫人。比我年少。我不曉得他為什麼嫁我。我猜他總看見我有可以嫁我之處。不然。他為什麼嫁我呢。先生。他的教育。很費了

一筆錢。學的是政治學等等。你若是研究些什麼學問。要請教人的話。除了路伊沙班特比之外。卻很爲難的。另保薦一個人給你。哈特厚說。那裏去找這樣一位的好先生。那裏去找一位更好的人從學。班特比說道。你若是好說恭維話。我們這裏可以讓你獨步。無人來同你競爭。我從來未學過說恭維話。我不亂吹。我會說恭維話。老實說的話。我看不起恭維話。但是你所受的教育。同我兩樣。我所受的是很實在的。你是個上等人。我却不是個上等人。我是焦炭市的班特比。這就夠了。我雖然不爲什麼舉動儀容。和社會上的地位所動。我的女人許爲這些事所動。他卻未得着過我所得過的利益。你們許說不是利益。我却以爲是利益。我可以說你的恭維能力是使出來不會糟蹋的。金末對路伊沙微笑。說道。班特比是一個高貴的動物。還是在自然界的程度。不受羈勒。不同我這樣很俗的一個受鞭策。供人役使的人。路伊沙很沉靜的答道。你很敬重班特比。你自然是敬重他的。金末是個老於世故的人。聽了這句話。茫無頭緒。摸不着路數。路伊沙站在他面前。同初進來的時候一樣。沒挪動過。說道。我聽班特比說。你專心要爲國宣勞。決意表示國人。用什麼法子把國家拖出。現在所處的爲難地步。金末笑答道。班特比夫人。我並無這個意思。我不在你面前亂吹。我世

界是見過些。這裏看看。那裏看看。是有的。我見得還未有什麼值得作的事。有許多人說值得作。也有許多人說不值得。我却很尊重你父親的見解。我自己却無什麼見解。不如贊成他的意思。路伊沙問道。你自己毫無見解麼。金末答道。我簡直的是毫無偏好存在了。我對你實說。我對於什麼見解。都覺得無價值。我所經歷過的種種令人討厭的事。就得了一種效果。覺得這一副的意思。同隨便另一副的意思一樣的好。一樣的有弊。無什麼分別。有一英國貴族。他們徽章上用的意大利格言。說的是。將來怎麼樣。就是怎麼樣。這句話卻是有真理。讀者須知。此種外似可信而內實欺人的話。是很普通。很有毒。很危險的話。金末見得路伊沙聽了有些感動。他就更顯露令人喜歡的神色。往下說道。班特比夫人。凡是能用單。十。百。千。數目字。證明的。事。好像是最有趣味。最多機會。我很願意從此入手。當作是我相信這種事。我很想伸手試試。我當作我相信到什麼程度。就深入到什麼程度。假使我真相信有這種事。也不過如此。路伊沙說道。你卻是個很特別的政治家。金末說道。你不要見怪。我連政治家都不配。我對你老實說。假使把我們的面具都扯下來。細細的審查。我們這種路數的人很多。要佔國內的多數。這時候班特比把吃飯時刻改到六點半鐘。把金末哈特厚帶

去見見市上有選舉權那幾位有些名氣的人。去過之後。回到班特比家裏吃飯。飯廳擺了四個座。坐下來。的却只有三個人。班特比借這個好機會。說他從前八歲的時候。買半個銅圓的燴鱒魚。滋味怎樣的好。怎麼樣喝那灑街用的水。把他所吃的東西送到肚裏。上湯上魚的時候。他說。他第一算。從前少年時。至少也吃過三匹馬的肉。因為街上買的豬肉香腸。無論是乾的濕的。都是拿馬肉。沖豬肉的。金末聽了。無精打采的說一句好。說了好幾次。假使他不是還要留心於路伊沙。一定明天就要走。再去耶路撒冷逛逛。他看看路伊沙坐在主位。年紀很青。身材小巧。面貌很美。態度很雅。心裏想道。有什麼事能夠變動他的板臉呢。很想不到。忽然間有一件事。竟變動這美人的死板面。原來是安瑪一開門走出來。路伊沙就有了笑臉。這一笑現出他非常之美。他同安瑪拉手。抓得很緊的。很像就要把他兄弟的手舉起來接吻。金末想道原來他只有這個小狗在心裏。小狗見過來客。就坐下。小狗這兩個字。不是恭維安瑪的稱呼。卻是很配他的身分。班特比說道。小安瑪。我當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我是屆時必到的。不然就沒得飯吃。安瑪答道。你當我這樣年紀的時候。你並不欠債要設法歸還。以後也用不着換衣服吃飯。班特比說道。現在不必提這事了。安瑪叨叨的答

道。既然這樣。你爲什麼先提起呢。哈特厚說道。班特比夫人。你兄弟的臉。我很熟。是否我在外見過他。抑或是在公學裏見過。路伊沙覺得很有興趣的說道。不是的。他向未出過外。一向是在家裏讀書。妥瑪。我正在告訴哈先生。他向未在外見過你。妥瑪說道。我那裏有福氣出外。妥瑪原是個不說話不理人的。儀容更是不堪。並無可以使他妹妹高興之處。可見得路伊沙心裏是非常之孤冷。只有一個親兄弟可以談談開心。金末哈特厚想道。他心裏太過又孤又冷。只好心裏有什麼話。同親兄弟說。妥瑪是向來極看不起班特比。無論在路伊沙面前。或路伊沙不在場。他都是不客氣。要表示出來的。只要班特比不見他。總是作鬼臉。或是開一隻眼。閉一隻眼。哈特厚卻不去理會他這些怪像。那天晚上。卻很敷衍他。做出很歡喜他的樣子。後來要告辭回客寓。恐怕不認得路。這小狗送他去。

第三回 小狗

話說。最奇怪的是一個富家子弟。在家裏接續的受盡許多不自然的束縛。居然會變成了一個

詐僞人。安瑪就是一個詐僞人。最奇怪的是。一個富家子弟。常常的受人指揮。沒得五分鐘可以自己指導自己的。會變成一個很能節制自己的人。安瑪就是這樣。一個少年子弟。一個人從小兒就將所有造想的能力都壓制下去。後來會變成一個沉迷於酒色的人。更是不可解。安瑪卻就是這樣的一個怪物。且說安瑪同哈特厚到了客寓。哈特厚問道。你吃煙麼。安瑪說道。我相信你。哈特厚自然請安瑪登樓。安瑪也只好登樓。喝些合時涼酒。吃些本地所買不出的好煙。那酒雖不涼。卻是很濃的。安瑪坐在榻牀的那一頭。哈特厚坐在榻牀的這一頭。安瑪慢慢的從容放肆起來。很羨慕他這位新朋友。安瑪吸一口煙。把煙噴在一邊。留心看看這位朋友。想道。他好像是並不留心衣服。卻穿得很好看。的確是個大闊老。哈特厚剛好看安瑪一眼。說他爲什麼不喝酒。又同他倒滿了。安瑪說道。謝謝你。謝謝你。我盼望你今晚所受班特比的罪。受夠了。說話時。閉着一隻眼。那未閉的眼。從杯子上看過去。看哈特厚。哈特厚答道。他很是個好相處的人。安瑪又閉一隻眼。問道。你以爲他是個好相處的人麼。哈特厚微笑。立起來。走到爐臺。靠着背兩眼向下看着安瑪。說道。你是個很令人發笑的一位舅爺。安瑪答道。你的意思是要說班特比是個很令人發笑的姊夫。哈特厚說道。你

是個不好惹的人。安瑪聽了，很高興的說道：「你的意思是說，我恨不把班特比攔在心裏。我只是喊他班特比。我對他說話是這樣。我想起他來，也是這樣。我不能重新同他客氣。要作也太遲了。」哈特厚答道：「你對我說，不要緊。他的夫人在場，你卻要小心。」安瑪答道：「他的夫人麼？我的妹妹路伊沙麼？哦，是的。他一笑，又喝些涼酒。金末哈特厚不動身，又懶臥着，老是那樣神氣吃他的煙，很令人可愛的。看着狗子，好像是曉得他自己有魔術。只要略耍些手段，這個狗子就連靈魂也都可以全交給的。擺佈那時候，那狗子好像很爲金末所播弄顛倒。有時候偷偷的看看金末，有時候很羨慕他的。看看他，有時很大膽的看他。把一隻腳放在榻上。」安瑪說道：「我的妹妹路伊沙，從來不理會班特比。金末抖抖他的雪茄煙，擲丟點煙灰，說道：『你說的是已過的事。我們談的是現在。』安瑪演說他的英文文法，答道：『中立動辭不理會，平常形式。現在時候，第一位單數。我不理會。第二位單數。你不理會。第三位單數。他不理會。他的朋友答道：『好，很奇特。你心裏卻不是這個意思。』安瑪說道：『這是我心裏的意思。你說實話，哈特厚，你不能說你當真以爲我的妹妹路伊沙，理會班特比。』他答道：『好朋友，我看見他們兩夫婦很高興，很和氣的住在一起。我不能不那麼猜。這時候安瑪兩條腿都放在榻上。』」

簡直的伸得直挺挺。把頭靠在榻牀的一頭。不知吃了多少煙。一副俗臉向下。兩隻醉眼向上看他朋友的臉。說道。你曉得我父親的脾氣。路伊沙嫁把班特比。是不足為奇的。路伊沙從來沒得一個愛他向他求親的人。父親提議的是班特比。路伊沙只好就嫁給班特比。哈特厚說道。你的很有趣的妹妹很孝順。狗子答道。假使不是為我的話。他不會那樣孝順。事體也不會那麼容易成功。這個引誘他吐露祕密的人（指哈特厚注）只撐了兩眉。那狗子不由自主的。很得意的。又往下說道。是我勸他的。父親把我放在班特比的銀行裏。（我向來不喜歡在那裏）若是我妹妹不答應這親事。我在那銀行。一定鬧個不得了。我就把我的願望告訴他。他就答應了。我要他作什麼。他就作什麼。他真是個好妹妹。你說是不是。金末答道。真好。妥瑪一點不以為意的說道。這件事同他雖不甚要緊。同我卻很有關係。因為我的自由。我的安樂。我的前程都靠這件事。他並沒得愛他求親的人。住在家裏。就同坐在監獄一樣。我走了。他更覺得孤苦。並不是他原有人愛他。他捧開了這個人。嫁班特比。並不是的。然而總算他好。金末說道。十足完全的好。令妹也就平平常常過日子了。妥瑪很要說路伊沙的好話。說道。他完全是個女孩子。女孩子是毋論什麼境地都處得下的。他總算是嫁了。

有了家了。他看這種事不算得什麼。也不去理會。嫁給班特比。同嫁給別人。沒得什麼分別。況且路伊沙雖是個女子。卻不比尋常的女子。他可以獨自一人。關起門來。一個人在那裏想。我常時看見他坐在那裏看火。一看就是一點鐘。哈特厚吃着煙。說一句道。呀。他有他的辦法。安瑪答道。並不是的。我們的父親。把許多枯槁無味同乾骨木屑一樣的各种科學。塞滿他的腦子。這是父親的教育方法。哈特厚說道。要他的女兒拿他作模範。學他。安瑪答道。他的女兒麼。呀。毋論什麼人的女兒。他都是用這個方法。也用這個方法教我。金末說道。那不能。安瑪搖頭說道。他教我就用這個方法。哈特厚。我的意思是說。我起初離家到班特比的銀行的時候。不曉得我自己有多們老實。多們傻。人情世故是全不曉得。金末說道。來來來。安瑪。我萬不能相信你這句話。說笑又是說笑。那狗子答道。我實在說。我說的是頂真話。一點不含糊。於是。很鄭重的吃煙。吃了一會。很和氣的答道。我後來曉得一點世情。我卻是要吹的。那是全靠我自己學會的。與父親不相干。金末問道。你的聰明妹妹呢。安瑪答道。我的聰明妹妹。還是從前一樣。他常對我說。凡是女孩子們。都有些開心排解的事。我的妹妹卻什麼都沒有。他卻也並不理會。說到這裏。又吃兩口煙。好像很精明的。說道。女孩子什麼境

地都處得來。金末把雪茄頭子擲丟。說道。昨日傍晚。我走到銀行去打聽班特比的住址。看見那裏有一個老婆子。好像是很讚美班特比夫人。安瑪說道。這是老媽斯巴西。什麼呀。你已經見着他了嗎。你見過他了嗎。他的朋友點點頭。安瑪把雪茄煙從嘴裏拿出來。閉閉眼。拿手指敲鼻子好幾次。說道。老媽斯巴西對待路伊沙。不止是讚美。簡直的是愛情和誠懇的歸依崇奉。你曉得嗎。班特比未娶親的時候。斯巴西是很在那裏設計。要班特比愛他。娶他。讀者要曉得這就是當天晚上。這狗子說的最末後幾句話。說完就疲倦上來。慢慢的就睡熟了。後來好像是夢見有人拿腳推動他。又聽見說道。來來。天很晚了。走罷。他驚醒了。爬起來說道。好嗎。我要告辭了。你的煙很好。可惜淡些。他的朋友答道。是太淡了。安瑪說道。豈有此理的淡。門在那裏。我走了。他又彷彿夢見有一個客廳的茶房。費了許多事。才把他弄到大街上去。他一個人立在那裏。隨後走回家。卻還忘記不了他的好朋友。彷彿那朋友在空中仍舊兩眼看他。狗子回了家。上牀睡覺。假使他明白那天晚上作些什麼。假使他不是個狗子。是個真兄弟。他回想過來。就不必回家。只好到了半路上。走入那條有怪顏色怪氣味的河裏。拿穢水蓋住臉。永遠不醒。

第四回 工人和同胞

話說有一天有一個人。在大廳裏頭。站在臺上。對人叢演說道。我的朋友們呀。被人跼在地底的焦炭市工人們呀。我的同胞呀。我的同國人呀。我們同是被鐵臂膀叉住。受專制折磨。呀。我的朋友們。我的受苦同人。我們同行的工人。我們的同胞呀。我告訴你們。時候是到了。我們要彼此聯絡。成一個團體。同心一致。成爲一種大勢力。把逼壓我們的人。打得粉碎。他們搶劫我們的家庭。逼我們流多少辛苦汗。強我們兩隻手費了多少力。弄疲了我們多少筋骨。躡躑了多少上帝所造的人類的權利。吸收了多少同胞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利益。他們作了這種種萬惡行爲。把他們自己養肥了。那些聽演說的人喝采道。好呀。留心聽呀。留心聽呀。這大廳裏頭。各處還有許多聲音。那廳裏人都站滿了。幾乎連氣都喘不出來。這演說的人。說到身子是熱烘烘的。喉嚨也喊啞了。他說話聲音。既然是很高很響的。他說的時候。還握牢着拳頭。繃住眉。咬住牙。那手還用力的拍桌子。氣力幾乎用完了。說到這裏。喝幾口水。當他喝水的時候。把臺上演說的人同臺下聽說的人比較。他卻不

見得出色。他身材不高。比臺下的人還要短些。他也比不上他們那麼誠實。也比不上他們那麼有丈夫氣。也不如他們和平。臺下的人是很簡單的。演說的人卻是很奸詐。臺下的人倒是有點實在。靠得住的知識。臺上的人只是意氣用事。這個人骨格並不好。兩肩高。眉毛底。面貌令人討厭。也都不如臺下的人。最奇怪的是。臺下這許多人。竟爲這一個首領所動。經他這一說。那些聽的人。覺得他們的景況太苦。都要聯合起來。把景況弄好些。平心而論。這班雖是工人。其中也很有道德的。未嘗不可以使他們安居樂業。過好日子。若是說他們毫不講理。一味的結黨胡爲。那就太冤枉他們了。再說那演說的人。喝了幾口水。拿手巾揩揩汗。又往下說道。我的朋友們。同胞們。英國人。焦炭市上被人踐踏的人。現在有一個人。也是個工人。他也都曉得你們的苦。也都曉得你們受了多少虐待。他也聽見你們同心一致。使富豪惡霸。開之心驚膽落。他聽見你們同心一致的捐錢給聯合會。遵守會章。現在這一個工人。要同會裏脫離關係。要賣我們這個會。當這個要緊的時候。他叛黨。他變了個懦夫。他去搖尾乞憐。正在這個要緊時候。他毫不知恥。說出那種卑劣下賤的話。對你們說。他不幹了。他脫離關係了。他不同你們去爭自由。爭公道。臺下的人聽了。對於怎樣對待那要脫離

關係的人。也不甚能夠一致。有些人嘆氣。有些人吐露厭惡的聲音。大多數卻主張公道。要聽聽這個人有什麼說的。聽過他自己辯護之後。才肯斷個是非曲直。於是就有人說道。斯拉畢。你敢說你是對的嗎。請這個人上臺。讓我們聽聽他說什麼。那時好幾方面。都有人說這幾句話。於是有一個人。很大聲的說道。這個人在這裏嗎。這個人若是在場。斯拉畢。你下來。讓他說。衆人聽了這話。都拍掌。這演說的人。就是斯拉畢。四面看看。冷笑。把右手伸得直直的。意思是要衆人不要吵。等到臺下很肅靜。斯拉畢搖頭滿臉的氣忿。說道。你們這班被人踐踏的苦工。不肯相信苦工裏頭居然有這樣的人。我不以為怪。你們要曉得。世界上有一種人。只要有一碗菜湯。喝就肯賣身。也有以色列之猶大這種人。（見新約注）……說到這裏的時候。演說臺左近。有點擾動。有點擁擠。原來是那個要脫離關係的人。走上演說臺。站在斯拉畢身邊。這個人臉色有點淡白。臉上些微有些不安。卻是很安靜站在那裏。左手托住下巴。等候衆人聽他說。這個會原有個主席的。這時候就說道。我的朋友們。我是你們的會長。斯拉畢說話。或者有些過火。我請他坐下。讓司提芬巴拉浦說。你們都知道司提芬巴拉浦。你們也都曉得他常有不幸的事。也曉得他的名譽是很好的。主席對他拉拉手。

坐下來。司提芬巴拉浦也坐下。揩揩頭上的汗。司提芬說道。我的朋友們。剛才的話。我聽見了。我且不去批評。我請諸位聽我親口說我自己的事。不要聽別人口裏說我的事。我向來不能對這許多人演說。恐怕我說糟了。斯拉畢聽了。大搖其頭。司提芬說道。班特比工廠的工人。只有我一個。不願遵守你們所提議的會章。我的朋友們。我很疑心這些章程。能夠使你們得什麼好處。我恐怕只有壞處。斯拉畢大笑。兩手交在胸前。繃住眉頭。司提芬又說道。我所以要脫離。不獨只爲這一件事。假使只爲這一件。我原可以同你們一致。我所以不能一致。還有我的一番道理。不獨我這時候如此。我向來都是如此。這時候斯拉畢跳上臺。站在司提芬旁邊。咬牙切齒的說道。朋友們。我剛才告訴你們什麼來。我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好防備這個賣黨的人。他曉得不公平的法律。很叫我們受苦。他還有這種舉動。你們英國人呀。你看這個人自害害人。害衆工人子孫的子孫。臺下很有人拍掌。很有人喊無恥。大多數卻不響。眼看司提芬。這些人還是可憐。司提芬的意思多。怨恨他的意思少。司提芬說道。演說是這位代表的行業。他是受了薪水來演說的。他曉得怎麼說法。讓他說他的。我受什麼苦。叫他不要管。這不是他的事。這完全是我的事。不是別人的事。這幾句話。不獨說得大方。

並且還說得公道。聽他說的人更安靜。更留心。又有人大聲說道。斯拉畢。你不要說。讓司提芬說。於是那演說場靜寂無譁。司提芬聲音很低的說道。我的同胞。我的工友。我只有句話說。我沒得再說的了。我很曉得我將來我所受的罪。我很曉得我不同你們一致。你們都要同我脫離關係。不理我。我很曉得我若是倒斃在路上。你們看見也就走過去。不理我。當我是個異鄉人。當我是個外國人。我原是自取。我只好自受。於是會長起立說道。司提芬巴拉浦。你要想想。你要再想。爲什麼叫老朋友們都同你脫離關係呢。那時候在場的人都是這個意思。不過無人說出來。衆人的眼都看住司提芬的臉。他們只盼望他改悔。他們的心裏就可以如釋重負了。司提芬四圍看看也曉得他的老友們都是這個意思。他心裏卻是毫無怨怒他們的意思。他很曉得他們表面上有很薄的一層誤會。一層的缺點。蓋住心窩裏的意思。惟有他也是個工人。曉得工人的心思。司提芬答道。先生。我想過了。我很想過了。我簡直的是不能同你們一致。我只好走我的路。我只好同衆工友們分手了。於是舉起兩手。對他們表示敬意。站立一會。一言不發。慢慢兩手垂下。說道。工友們有好些人。一向我是有說有笑。都是很相好的。內裏有許多位。都是我自小見到大的。自從我生下地來到如今。

向來未同人得失過。有過什麼芥蒂。有過什麼齟齬。向來無仇無怨。上帝曉得。我現在還是無仇無怨。掉過頭對斯拉畢說道。你說我賣黨。賣友。許多話。口說是一件事。證實又是一件事。我只好不理他。走了兩步。正要下臺。忽然想起。還有兩句話要說的。重新走回原處。說道。一旦實行這條件的時候。倘若還讓我同你們在一起仍舊作工。也許你們要驅逐我。我寧願死了。也不願看見有這一天。倘若沒得這件事。我一個人作工。我不過是娶混飯吃。不是同你們挑戰。我若是無工作。是不能生活的。我從小就在焦炭市作工。我還要到什麼地方找工作呢。從此以後。諸位撇開我。不理我。當我不是個同類。我也沒得說。但是要讓我作工謀生活。我的朋友們。這就是我應得的權利。在場的人。一言不發。只聽見衣服聲響。他們讓出一條路來。讓脫離關係的人走出去。司提芬下臺來。也不看人。慢慢的走出會場。斯拉畢當司提芬走過會場的時候。把右手伸出直直的要提提衆人的精神。說道。我的英國人呀。從前羅馬的布路達。不是大義滅親。把自己的兒子問個死罪嗎。我們快得勝利的朋友們。從前斯巴達國。凡作母親的。不是驅逐他們不願拒敵的兒子們赴前敵。管敵人的血刃嗎。焦炭市的工人們呀。前有你們的祖宗之靈。鑒臨你們。現在全世界的人。看住你們。後來還

有子孫們。要回看你們。你們還不應該。把這賣黨反叛。驅逐出我們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會嗎。天
上來的風。說是應該的。從東西南北方來的風。都說是應該的。我們喝采三聲。恭祝這個聯合會。
斯拉畢先喝采。衆人跟着喝采。這是公事。顧不得私交了。散會之後。那喝采的聲音還是震動屋瓦。
於是司提芬變了個孤家寡人。雖有多少老朋友。卻無一個人睬他。理他。隨便他到那裏去。都覺得
自己是孤伶的一個人。那些工人。還約好大衆。都不走。司提芬住所的那一邊街。讓他一個人走。司
提芬自從脫離關係之後。一連四天。實在是非常之難過。又不敢去找勒奇。雖說是只同男工人脫
離關係。並未說到女工。但是他遇着有幾個和熟的女工。都不理他。他恐怕一找勒奇。反拖累他。這
四天很寂寞。沒得一個人對他說過話。這天晚上。他剛出廠。有一個面白少年。在街上問他道。你是
不是司提芬巴拉浦。司提芬很感激有人對他說話。不知不覺。臉紅了。脫帽在手上。答道。是的。原來
這個少年。就是畢左爾。畢左爾說道。我說的是被逐出會的。司提芬又答道。是的。畢左爾說道。我猜
着了。因爲我看見他們見了你。都走開。班特比要同你說句話。你曉得他的房子在什麼地方。司提
芬又答應道。曉得。畢左爾說道。他等着你呢。你一直就去罷。你只要告訴他的底下人是你。我是銀

行的人他打發我來找你的。不必我領你去。你自己就去罷。省得我再走一次。司提芬掉過頭來。就往班特比家裏去。

第五回 廠東與工人

且說司提芬見着班特比。班特比說道。好嗎。司提芬。我聽見說了。他們怎麼對待你。你進來。只管說。司提芬走進客廳。那裏擺好茶桌。班特比夫人。他的兄弟。還有一位從倫敦來的闊人。都在那裏。司提芬對他們行個相見禮。把門掩上。一手拿帽子。站在門邊。班特比說道。哈特厚。我對你說過的。就是這個人。哈特厚正坐在榻上。同班特比夫人說話。站起來。癩癩的說道。當真。慢慢的走近爐臺。同班特比站在爐毯上。班特比說道。你說罷。司提芬同工友們。脫離關係。已經四天了。現在聽這話。有點不順耳。他心裏已經難受。現在又要攪動起來。廠東說的話。好像以爲他是爲私。於是答道。先生。你叫我來爲什麼事。班特比答道。我不是告訴過了你嗎。你是個男子。你只管說。告訴我們。他們怎樣結團體。你怎樣的對付。司提芬答道。請你勿怪。我沒得什麼說的。班特比這個人。向來好像是

一陣風。現在有東西攔阻他。他就要把這阻礙刮跑了。班特比說道。哈特厚。你看看。這就是工人的一個榜樣。上次這個工人見我的時候。我曾經警告過他。說市上來了些造言生事面生的人。這種面生的人。最好是毋論在那裏。見着就該把他們吊死。我曾經告訴他。他已經走錯路。你相信嗎。工人們已經斥逐他。替他掛了招牌。他還是當他們的奴隸。不敢開口說他們。司提芬說道。先生。我說的是我沒得什麼說的。並非說我不敢開口。班特比道。你說過麼。我曉得你說過什麼。我不獨曉得你所說的話我還明白你的意思。口說的話。同心裏的意思不同。很是兩件事。你不如立刻告訴我。斯拉畢不在市上運動工人們造反。他並不是工黨首領。並不是個大光棍。你不如立刻都告訴我們。你騙不了我們。你原要告訴我們。你爲什麼不說呢。司提芬搖頭說道。工人的領袖不好。我心裏也同你一樣的難過。只要有人願意出來當領袖。工人們就承認他。他們找不着一個好領袖。是件極不幸的事。班特比聽見。快要刮大風了。說道。哈特厚。你以爲這還不錯。你以爲這些話還過得去。你要說我朋友的要對付的工人。也還沒什麼。先生。全不是這回事。你聽我問他一句話。就問道。巴拉浦。你可以讓我放肆問你。爲什麼你不入會。司提芬說道。爲什麼。班特比搖頭。閉閉眼。說

道。爲什麼。司提芬說道。先生。我本來不願意說的。你既然問我。我若不答你。是我失禮。我只好答你。因爲我曾經答應過一句話。這時候是大風要起。先現平靜欺人的景象。（這種情形。現時最通行）。班特比說道。你曉得的。你並未答應過我什麼。司提芬說道。不是的。我並未答應過你什麼。班特比說道。就是體貼我。也都不相干。假使是同焦炭市的班特比有相干。你自然是入會的一點也不客氣。司提芬說道。那是自然。班特比要刮大風了。說道。他很曉得。這些工人們都是光棍反叛。把他們充到遠處當苦工。還算是便宜了他們。哈特厚。你走過的地方很多。你在外國。碰見過這個樣的一個人沒有。說到這裏。把生氣的指頭。指司提芬。司提芬很反對這幾句話。不知不覺的。望望路伊沙的臉。對路伊沙說道。瑪當。不是反叛。不是光棍。瑪當。全不是的。我曉得的。他們並未好好的待過我。但是工人們裏頭沒得十二個人。簡直沒得六個人。不相信爲己爲大衆都應該結團體的。我在工人們堆裏。過了一輩子。我有些閱歷。我同他們同飲同食同坐同作工。我很愛他們的。毋論他們怎樣對待我不好。我原應該同他們一致的。不然。上帝也不答應我。司提芬說話。很同他所處的地位。他的品格相稱。並覺得工人們毋論怎樣不相信他。他還不反叛他們的。不過曉得現時在人家

客廳裏說話的聲音也不好過高。又接着說道。瑪當。不是的。工人們彼此都是說實話的。彼此都不相欺的。彼此都相愛。至死都不變的。貧人家不幸的事體多咧。毋論那一個貧到過不了。或是家裏有病人。或是家裏有什麼愁苦事。他們都表示憐卹。柔和相待。前來安慰。以基督教人相待。瑪當。這是實在情形。他們寧可粉身碎骨。也不肯不彼此互助。彼此不照應的。班特比說道總而言之。他們什麼道德都是完全的。故此把彼逐出工會。任你飄流。你已經說了好些。你再說罷。司提芬還是要對班特比夫人說道。我不曉得。爲什麼工人們有許多很好的地方。總還是往往遇着不幸的事情。形是這樣。我很曉得我知道濃煙之上。還有青天。我們工人是很耐煩的。大概說的話。人人都是要好的。我不曉得我們的短處是什麼。班特比很不高興。司提芬對着別人的臉說話。他要他專向着自己說。於是說道。你只要花半分鐘注意我。我有一兩句話對你說。你剛才說過。你對於這件事沒什麼說的。我們不再往下說之先。你還抱住這句話麼。司提芬答道。我還是抱住這句話。班特比把手指往後指哈特厚。說道。這是從倫敦來的一位先生。是議院的人。我同你問答的話。我要這位先生聽着。我寧願他聽我親口說的話。因爲我曉得若是轉灣聽來的。不曉得是些什麼話。司提芬掉

過頭來。對着從倫敦來的這位先生。臉上很露出覺得麻煩的神色。他兩眼不知不覺的又向路伊沙。路伊沙望他一望。他回過來。向着班特比。班特比問道。你有什麼苦來訴。司提芬提明他。答道。是你請我來的。不是我特爲來訴苦。班特比叉手說道。大概說的話。你們工人們要訴什麼苦。司提芬看他一會。有點遲疑不決。不到一會子。就決定了。說道。先生。我們很覺得是一團糟。試看看這市上。市上是很富的。看看有多少工人到這市上來。從小到死。或紡。或織。求個生活。看看我們住的地方。我們怎樣的過活。多少人住在一起。天天過的都是同樣的日子。機器是常在那裏轉動。轉來轉去。卻把我們轉到什麼去處呢。都是把我們轉到死爲止。看看你們怎樣對待我們。怎樣說我們。怎樣寫我們。怎樣派代表對各部的大臣說我們。說的是你們全是對的。我們全是不對的。說我們自從生下地來。都是不講理的。我們那種情形。一天比一天的長大。一天比一天的難過。從今天到明天。從這一代到那一代。都是這樣。先生。誰看見這種情形。能夠公公道道說不是一團糟嗎。班特比說道。自然你也許可以告訴這位先生。你的意思。怎麼樣就可以不至一團糟。司提芬說道。先生。我不曉得。你們也不能盼望我會曉得。先生。你們不能望我說出什麼方法。這是管理我。管理我們。在我

們之上的人的事。先生。若不是他們該辦的事。還盼望誰辦呢。班特比答道。讓我來說說。我們拿六七個斯拉畢這種樣人。作個榜樣。告他們犯了大罪。把他們解到屬地作苦工。司提芬搖搖頭。這時候班特比要刮颶風了。說道。你不要說我們不肯怎麼辦。我告訴你。我們立意要怎麼辦。司提芬很曉得他自己就要說的話。是一定不錯的。答道。假使你辦一百個斯拉畢。現在何止有一百個斯拉畢。有一千個都不止。那怕你把他們一個個都捉了來。每個人拿一個麻袋裝了。縫牢了。沉到最深的大海裏。工人們還是一團糟。同從前一模一樣。司提芬又笑說道。什麼詭譎崇崇。來去不明的面生人。這話我們聽熟了。所有的騷擾事體。不是他們造的。這些騷擾。不是從他發端的。我對於他們無所謂偏袒。無偏袒他們的理由。他們有這種行業。倒不如消滅這個行業。他們就沒得法。若是把他們弄走了。仍舊留下這行業。那是毫無用處。那都是做夢。譬如說的話。這客廳裏有許多東西。我未進來之先。原有這些東西。我走出去之後。還是有這些東西。又譬如牆上掛的鐘。你把他拿下去。裝好。送到船上。運到一個極荒遠的島。光陰總還是一樣往前走。這也同斯拉畢們一樣。司提芬說到這裏。眼睛又向路伊沙那方看。看見他很小心。的把眼向門看。司提芬會意。往後退。一手摸住門

把。正要走。又想起話還沒說完。雖然工人們驅逐他出羣。他覺得不說。有點對不起老工友。於是仍立着說道。先生。我是平常人。我又無學問。我不能告訴那位先生用怎樣方法。就可以把現在情形改好些。我們工人裏。比我有本事的。他們卻說得出來。不過我可以說。有幾種法子。是萬不能用的。用力壓制。是萬不能的。要打贏。要勝利。是萬不能的。總要說一方面全是的。那方面全非的。也是萬不能的。隨他去。都不理會。也是絕不能的。有多少千人同過一樣的日子。同是一團糟。若是隨他們去。那就變成你們是一個世界。他們又是一個世界。中間隔了一個黑暗。走不通的時候。那就永遠相隔。拉不合攏。若不同工人們接近。不拿溫和耐煩振作的手段相待。他們有爲難。不同他們排解。他們有困苦。不去安慰他們。我相信這位先生。雖然走過多少地方。總沒見過我們工人那樣困苦的。你們若不是這樣辦。要想辦得好。除非是太陽變了個大冰團。最不好是把他們當馬力算。當機器算。當他們是一點愛憎也沒有。也無記憶。也無意向。簡直是無靈魂。不會愁苦。不會希望的。當他們是永遠是安安靜靜。任人拖到那裏是那裏。等到他們有一天不安靜。反去斥罵他們。說他們對待你們。毫無人性。先生。這是萬萬不可作的。若是這樣看待他們。還想他們安靜。除非是把上帝

所造的世界，另外改造過。司提芬於是推開門，稍等一等。看看還有什麼話說。班特比這時候滿臉通紅，說道：「你等一等。前一次你來對我訴苦，我會經告訴你，叫你回頭，不要走舊路。我還告訴你，你還記得麼？我曉得你們要用金餐具。」司提芬答道：「先生，我自己卻不見得他們要用金餐具。」班特比說道：「他們是常常訴苦的，你就是其中的一個。你到處播種，要種大了，好收穫。我的朋友，你一生就是作這種事。司提芬搖頭不響，默示駁他的話。心裏說：我還有許多別的事要作呢。」班特比說道：「你曉得麼？你像是個大馬蜂，好激怒人，脾氣又不好。連你們工會裏的人，他們都很曉得你的性格。都同你斷絕關係。我向來想不到工人們作過一件對的事。他們驅逐你，倒是不錯的。我卻要作一件新鮮事。這一次，我卻要同他們表同情。我也同你斷絕關係。」司提芬看看他的臉，班特比點點頭，說道：「你把你的活作完了，你就去你的。」司提芬說道：「你是曉得的，我若是不能在你這裏作活，我別處也尋不着作活。」班特比說道：「我所曉得的，我曉得你所曉得的，我沒得別的話說了。」司提芬又看看路伊沙的臉，路伊沙卻不看他。他嘆一口氣，說道：「只好望上天救我們。說話的聲音很低，幾乎聽不見。隨即走了。」

第六回 枯萎

司提芬出門的時候。天已黑了。一出門。四圍也不看。只管在大街上一直走。這時候心裏卻想不到別的。只想起他從前來這宅子的時候。所碰見的那一位古怪老婆子。走了幾步。聽見後面有腳步聲。他卻曉得是誰。回頭一看。果然是勒奇。還是他先看見勒奇的。說道。呀。勒奇。我的寶貝。老太太原來你同他在一起麼。那老婆子說道。好呀。你見着我。有些詫異。也怪不得你。我又來了。司提芬這時候同他們一排走。看看勒奇。看看老婆子。說道。你怎樣會同勒奇同走的。老婆子答道。我碰見這位姑娘。也同我從前碰見你一樣。我近來因為氣喘。等到天氣好些。暖些。我才動身來的。比往年來得遲些。因為氣喘就不能一天趕到這裏。我把路程分作兩天走。今晚在火車站旁邊那間過客咖啡店住宿。這客店還乾淨。明早六點鐘坐火車回去。你問我同這位姑娘有什麼事。我告訴你罷。我聽說班特比娶過親了。我在報上看見登這段新聞。說得很闊。（老婆子說到這裏。非常高興。）我向來未見過這位新夫人。我來看看他。我說了。你許不相信。自從今日中午起。這位太太未出過門。

我卻立意看看他。只管在這裏等。我走來走去。在這位姑娘身邊走過兩三次。我看他的臉。很和氣的。我就對他說話。說到這裏。老婆子對司提芬說道。以後的事。我不必說了。你可以猜。還猜得快些。這個老婆子外貌又是很誠實。又是很簡單。司提芬不知怎樣。總有些不喜歡他。但是司提芬向來是和氣的。就說些老年人喜歡聽的話。說道。老太太。我見過這位新夫人。年紀很青。相貌很美。兩隻黑眼睛。一見他眼睛就曉得他好用心。人是很沉靜的。勒奇。我向未見過這樣一位的女人。老婆子聽了。很歡喜。說道。年青貌美。好像一朵玫瑰花。這樣的一位太太。一定是很歡樂的。司提芬看勒奇一眼。像是有點懷疑。說道。老太太。我猜他總該歡樂。那老婆子答道。你猜什麼。那位太太一定是歡樂的。他是你廠東的太太。司提芬點頭承認這個話。又看一看勒奇。說道。你說到廠東。他不是我的廠東了。我們斷絕關係了。勒奇很着急。趕快問道。司提芬。你不在他的廠作工了麼。司提芬答道。勒奇。也不曉得是我脫離他的工廠。還是他的工廠脫離了我。反正是一樣的事。總而言之。工廠同我是分手了。你剛才趕上來的時候。我想到。還是這樣好。還是這樣好些。假使我仍在這裏作工。不過麻煩上再加麻煩。我走了。大家好。我也好。毋論怎樣。總是要走的。我的寶貝。我暫時不得不離開

焦炭市。到別處去混飯吃。重新再作起來。勒奇問道。司提芬你打算往那裏去。司提芬揭起帽子。順頭髮。說道。今晚我還說不定。勒奇。我今晚不走。明天還不走。決定這地方。是不容易。但是我曉得我的心腸是不改變的。司提芬這個人。遇事向來不爲意的。他一聽見班特比驅逐他。他還沒有出大門。就想到勒奇。就想到他這時候脫離焦炭市。卻與勒奇有益。免得工人們怪責勒奇。還同他往來。他現在要同勒奇分手。心裏是非常之慘痛。雖然想到後來。毋論他到什麼地方。工人們總是要同他爲難。同他過不去的。然而這末後四天。在這裏受苦。也受夠了。一離開這地方。總算是暫時解放。以後的爲難痛苦。是以後的事。於是司提芬說一句很真實的話說道。我現在倒覺得心裏輕鬆好些。不是我身受我卻不相信的。勒奇聽了。不好去替他加些痛苦。只好微笑。用安慰話答他。三個人並排往前走。凡是年老人。要自己依賴自己的。還要尋高興自己排解的。往往反爲貧苦人所體卹。這位老太婆很是個年老多病的人。還是這樣的心滿意足。把老病看得不算什麼一會事。司提芬同勒奇兩個人。都很關切他。這老婆子很高興。他們兩人卻不必因他年老走慢些遷就他。他們同他說話。他是很感謝的。他自己也很願意多說話。他們兩人快到家的時候。老婆子更高興起來。

司提芬說道。老太太。請你到我家裏吃杯茶。勒奇也要來的。隨後我送你到客店。勒奇。我不知再過多少時候。我才能再同你在一起。果然他們兩人同他一道。向他的家裏去。轉進小街的時候。司提芬兩眼看他的窗子。心裏總還是害怕的。一看窗門是開着的。同他出門時一樣。曉得屋裏無人。纏他一輩子的。那個惡鬼。已經走了好幾個月。也聽不見說他在那裏。不過這個人去過之後。他屋裏家具是少了好些。他自己頭上卻添了好幾根的白髮。他先點着蠟燭。把茶具擺好。到樓下取些開水。從最近的雜貨店。買了些茶葉。牛油。麵包。塊糖。麵包是新鮮皮酥。牛油也是新鮮的。糖是塊糖。怪不得焦炭市的大廠東。總說是工人們過日子。是同王公一樣。勒奇預備茶。（有一隻茶碗。是向鄰居借來的。）那位客人吃茶。吃得很高興。主人是許久未請過客。這還算是頭一次。司提芬還不曉得前路茫茫。明天他是怎麼樣。卻也吃茶吃得很高興。又怪不得廠東們說。工人們是向來沒打算的。司提芬說道。老太太我還未請教你的貴名姓。那老婆子說道。我是辟格拉太太。司提芬說道。我猜你是寡了。老婆子說道。寡了許多年了。你出世的時候。我丈夫已是死了。我丈夫爲人。是最好的。司提芬說道。好丈夫死了。卻是最不幸的事。請問你有兒女麼。這時候老婆子的手簡直發抖。搖動

到茶杯碰茶碟。碰得很響。說道。現在沒有。現在沒有。勒奇說道。司提芬死了。司提芬說。我不曉得。我很難過。我提起這句話。我不該提起這傷心的事。我怪自己不好。司提芬一面怪責自己。那老婆子的茶杯響得更利害。那老婆子好像是另有一種很稀奇的難過。卻與平常憂愁的臉色不同。說道。我原有一個兒子。他混得很好。混得非常之好。這時候老婆子把茶杯放下。作手勢說道。他死了。又高聲說道。我丟了他了。司提芬因為惹起老婆子傷心的事。心裏還在那裏難過。那女房東從樓梯急急的走上來。把司提芬喊到門外。附耳對他說話。辟格拉太太耳朵卻不聾。聽見說班特比。就壓低聲音喊道。把我藏起來。千萬不要讓他看見我。我求你們等我躲好了。再讓他進來。一面喊。一面站起來。非常之驚擾。渾身發抖。就要躲在勒奇身後。勒奇莫明其故。只好用話安慰他。司提芬也很驚怪。急忙說道。老太太。老太太。你聽我說。來的不是班特比先生。是他的太太。我怕他什麼。剛才說到他。你還是非常之高興的。老婆子還是抖抖的問道。當真是他的太太。不是他本人麼。司提芬答道。當真是他的太太。那老婆子說道。既是這樣。你們不要同我說話。不要理會我。讓我一個人坐在這屋角。司提芬點頭。一面望望勒奇。彷彿是要問他什麼緣故。勒奇也不曉得是爲什麼緣故。司提

芬把蠟燭拿到樓上。照路伊沙登樓。後頭跟着的是他的兄弟。那隻狗子。勒奇向旁邊站起來。手拿着領巾帽子。司提芬滿臉的詫異。把燭放在桌上。手扶桌子。聽路伊沙有什麼說的。這是路伊沙第一次入工人家裏。是第一次臉過臉同工人接近。市上有數千工人。他是曉得的。多少工人。作多少時候的工。製造出多少物件。他是曉得的。工人們同螞蟻一樣。一堆一堆的走過。他是見過的。他從書本裏。只曉得螞蟻很勞苦的作工。他卻不曉得這些男工們女工們作工。比螞蟻還要勞苦得多呢。他所曉得的是。作多少工。領多少工錢。就完了。他曉得經濟學的供求例。他曉得供求例。有時行不通。就鬧出亂子。他曉得白麵貴的時候。有些人就吃不飽。白麵賤的時候。有些人就吃得太多。他曉得按百分數計算。某物長了。就加增了多少犯法的事。他曉得躉賣發大財。他曉得有時候他們會起大風潮。把工人們自己踏蹋損害。過多少時。風潮平了。這都是路伊沙所曉得。焦炭市工人們的情景。他卻未曾把工人們分別。一個一個的考究過。且說路伊沙在這工人屋裏。四面看看。看見幾把椅子。幾本書。幾張印畫。一張牀。隨後看到兩個女人。於是看看司提芬說道。因為剛才的事。我來同你說句話。你能讓我幫你一點忙麼。這一位是你的女人嗎。勒奇舉起兩眼。又垂下了。他這一

舉眼。就曉得他不是司提芬的女人。路伊沙知道錯了。臉上發紅。說道。我記得了。我聽見過你家庭裏不幸的事。當時我並不曉得詳情。我並無意問一句話。使人難過。倘若我再問的話。萬一又是使人難過的。請你饒恕我不知道應該對你怎樣說話才是。且說前者司提芬在班特比家裏。不知不覺的對路伊沙說話。現在路伊沙不知不覺的對勒奇說話。說的話很短促。很唐突。又游疑。又膽怯。路伊沙對勒奇說道。他曾告訴。他同我男人經過的事。我想他總是第一個請教你。勒奇道。我聽見說他們兩人說話的結果。路伊沙說道。我聽見他說。一個廠東不用這個工人。別的廠東也不用這工人。勒奇道。只要不好的名聲傳出去。他沒得什麼機會找工作。路伊沙問道。不好名聲。作什麼解說。勒奇道。好麻煩滋擾的名聲。路伊沙說道。不問工黨反對他。或是廠東反對他。他是一樣的要犧牲了。看起來。工黨同廠東之間。簡直的容不下一個誠實工人了。勒奇不響。只是搖頭。路伊沙說道。因為他答應過一個人。不入工人的會。織工們就疑心他。我想他總是對你答應過這一層。我請問你。他為什麼要答應這一層呢。勒奇聽問。大哭起來。說道。這個可憐的少年。我何嘗要他答應呢。我只求他不要惹禍。原是為他自己的好。誰知道他為我。反惹了禍。我深知道他為人。他寧可死

一百騎。也不肯食言的。司提芬原在那裏很安靜的。留心聽他們說話。一隻手支住下巴。在那裏想。這時候。他很現出不要的神色。說道。除了我自己之外。再無第二個人能曉得。爲什麼緣故。我這樣尊仰勒奇。敬禮他。愛他。我從前答應他的時候。我誠懇的告訴他。說他是我生命的仙女。我是很虔誠答應他這句話的。永遠不能食言的。路伊沙掉過臉來。對着司提芬。現出極其尊敬他的神氣。又看看勒奇。又回頭問司提芬道。你打算怎麼樣呢。司提芬微笑。答道。我把活作完了。就得離開這裏。往別處去試試看。運氣好也罷。運氣不好也罷。只好試試。不試是不成的。不然只有倒斃在路上。路伊沙問道。你怎樣走法。司提芬說道。我步行。路伊沙臉上發紅。手上拿着一個錢包。掏出鈔票來。擺在桌上。對勒奇說道。我請你告訴他。你曉得對他怎樣說。才不得罪他。這些錢請他可以隨便拿。去在路上用。請你勸他收了。勒奇掉過臉。說道。我不能勸他。你這樣心慈。替他想。我求上帝保佑你。但是只有他自知心裏知道該收不該收。路伊沙看見剛才司提芬對他的男人說話。是何等的單簡。何等的安詳。何等的能够節制自己。現在因爲助他錢。看見他反沒得主意。臉色反不安靜。兩手蓋住臉。路伊沙見他這樣情景。有點不相信。有點害怕。卻更加憐憫他。伸出手來。忽又收回去不動。司

提芬露出臉來。說道。即使是勒奇助我錢。也不能說得這樣仁愛。我只好受收兩磅。表示我並非無思想。無感激。我算是借用。將來歸還。我永遠感謝你。司提芬並無儀表。並無宮庭那種柔媚態度。但是他所說收受兩磅的話。所現出的神氣。那種大方態度。假使亦斯斐世爵（以儀表態度著名注）教他的兒子。教一百年。也教不會。路伊沙的兄弟安瑪。這些時候他是坐在牀邊。搖着一隻脚。嘴裏咬着手杖。全不理會他們說什麼。幹什麼。看見他妹妹快要走。才站起來。匆匆插一句嘴。說道。路伊沙。且等一等。我有一句話要同他說。我這時候才想起來的。巴拉浦你出來到樓梯上。不必照了。不必照了。安瑪很不耐煩他去取蠟燭。司提芬跟他出了房門。安瑪關上門。一手拿住門鎖。附耳說道。我倒可以幫你一點忙。你也不必問我。因為事體也許不得成功。不過試試也無妨。安瑪說話。噴出的口氣很熱。熨司提芬的耳朵。安瑪說道。今晚送信給你的。是銀行看門的。我也是銀行的。司提芬心裏想道。這個人爲什麼這樣忙。說話說得這樣亂。安瑪說道。你幾時可以作完了工。司提芬想一想。說道。今天是星期一。大約星期五星期六可以完。安瑪說道。星期五或星期六。我不曉得我能够幫的你忙不能夠。在你屋裏的。是我的妹妹。你曉得的。我許作得到。倘或作不到。也無妨礙。你還認

得我們的看門的麼。司提芬答道。認得。安瑪說道。很好。從今日起。到你離開這市上為止。你每天晚上放工。你在銀行前後左右走走。走一點鐘的光景。看門的若是看見你。你不要管他。除非我替他幫忙的事體辦得到。我是不叫看門的。同的說話。若是我辦到了。我或是寫幾個字。或是有口信。叫他轉達給你。不然。他是不會同你接洽的。你把我的話聽清楚了嗎。這時候他把一隻手指。插入司提芬的衣衿扣眼。那手指直在那裏轉。司提芬答道。我聽清楚了。安瑪又說道。你不要忘記。也不要弄錯了。我回去的時候。就把我的計劃告訴我妹妹。他一定也以爲然的。你曉得清楚了。很好。路伊沙。我們走罷。他喊妹妹時候。把房門推開。也不進去。也不等燭光。一直就下樓。他妹妹下來的時候。他已經在平地了。他妹妹下得樓來。他已是在街上了。辟格拉老婆子。一直等到路伊沙兄妹兩人走了。司提芬把蠟燭拿回屋裏來。才打那屋角裏出來。他看見班特比夫人。說不出那種的稱讚。一面滴淚的說道。他真是個可愛的寶貝。他又恐怕路伊沙或是有別人。再去進屋裏來。以後就沒得剛才那麼高興。工人們是向來起得早的。這時候就覺得天已晚了。大家都要散。司提芬同勒奇送老婆子回客店。兩人又走回頭。走到勒奇所住的那條街的轉灣。兩人都不響。走到那轉灣的黑暗

處。就立住脚。司提芬先說道。勒奇。我未動身之前。我一定想法再見你。若是不然……勒奇答道。我曉得你不來的了。我們倒不如坦白的說明了好。司提芬答道。你話是對的。還是不再見的好。勒奇。我正在想。不過還有一兩天。還是不要累人看見你同我在一起的好。不然。恐怕他們要同你麻煩。那倒不好。勒奇說道。這一層我卻不在意。你曉得我們從前約過的話。我爲的是這一層。他答道。好呀。無論怎樣。是不再見的好些。勒奇說道。你卻要寫信告訴我你混得怎麼樣。司提芬道。我要寫的。我現在有什麼好說的呢。我只求上天保佑你。上天賜你福。上天賞你。勒奇說道。司提芬。我也求上天保佑你。無論你混到那裏。我求上天賜你安樂。司提芬說道。那天晚上。我告訴過你。我無論想着什麼。見着什麼。一要發怒。我想起你在我身邊。我的怒氣就平了。你現在在我身邊。我把事體看透。是你使我把一切世事看得樂觀些。上天保佑你。我同你告辭了。他們這兩個不過在一條很平常的街上。匆匆的告別分手。卻是這兩個都把這一件極平常事。看作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紀念。諸位講實利經濟學的專家。諸位乾枯老學究。諸位搜羅事實的委員。諸位斯文不信教的先生。諸位對於宗教信條鑽研到書本都殘破不堪了的先生們。世上有的是貧民。要是去不了的。趁着

有工夫的時候。你們諸位。要好好的培養他們的極貴重的造想心力。和他們的情感。好叫他們過的日子過得歡樂些。他們也很要些歡樂。不然。等到你們諸位最得勝利的時候。他們什麼造想的心力都沒有了。臉對臉。只見是生機斷絕。與死爲鄰。他們的狠性就要發作。你們諸位也就完了。再說司提芬第一日還是作工。第二日也是作工。沒得一個人同他說句話。使他高興。一切向日的往來。都杜絕了。第二日收工的時候。快作完了。第三日。他的織機都空了。頭兩天晚上。他果然在銀行左右。走來走去一點鐘。看不見發生什麼事體。第三天晚上。他恐怕誤了。在銀行左右走了兩點鐘。他只看見那老婆子坐在樓窗。又看見那看門的有時同老婆子說話。有時看看百葉窗。有時走出大門口。站在台階上。吸吸空氣。看門的第一次走出來。司提芬以爲他有話對他說。司提芬走近他身邊。那看門的只略看他一看。一句話也不說。司提芬作了一天工。後來還要在銀行左右溜來溜去。覺得時候很長。於是有時坐在一個門口的台階上。有時靠着牆站站。有時往來的溜。有時立住脚。聽教堂敲鐘。有時站着看小孩們玩耍。凡是一個人。總要有件事作。那無事的人。溜去溜來。那神色和覺知。都是很特別的。溜完了第一點鐘。司提芬起首覺得。他自己變了一個丟了名譽的人。

隨後點街燈的人來了。看見很長的兩行燈光。到了遠處。就看不見了。又看見斯奶奶關窗子。拉下百葉窗。登第二層樓。一會子看見有燈光隨後上樓。再等一會。第二層樓窗角有點動。好像斯奶奶的眼睛在那裏看。不到一會。那邊窗角好像是看門的眼睛。等來等去。卻無什麼消息傳遞給他。等到够了兩點鐘。他急忙忙的走了。他到家。對房東告別。行李早已收拾好。就亂睡在樓板上。預備好一早動身。免得衆工人們看見。天還未有天亮。他看看這屋子。心裏想。不曉得還能再見這屋子不能。就走出門。市上無人。天色是很慘淡的。勒奇所住的那條街。他原走不着的。司提芬卻特爲的繞道。在勒奇的住所門前走過。於是經過許多紅磚房子。經過許多大工廠。經過鐵路。經過許多煤渣堆子。許多污穢堆子。走上一個小山頂。回頭望。這時候太陽已經出來。照那焦炭市。早工的鐘已經在那裏響。人家的煙還未有起來。工廠的煙通一冒濃煙。就要把全市都罩住了。回過頭來。看見的是飛鳥。腳下一看是路上的土。不是煤灰。他自小至今。過的又是一種日子。這時候卻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孩子。一面心裏這樣想。一手夾着包裹。在大路上走。頭上是樹。彷彿附耳的告訴他。他留下一個極誠懇極戀愛的心在後頭。

第七回 火藥

話說哈特厚替黨裏辦事。鑽到焦炭市來。慢慢收得好效果了。他有政治先哲指點指點。自己不厭跑來跑去。在社會上應酬。把滿肚子的詐騙。藏得深深。外面卻露出一片的假真誠。這是上等社會裏最毒的罪惡。是要十二分玩得到家的。怎樣一來。人家都說這個人的前途是很有希望。他卻是不肯過於踴躍。廠東們都以爲這是他的好處。他同這班專講事實的人。很處得來。彷彿他自己原也是個中人。把別的路數人都丟開了。當他們都是些僞君子。他嘗對班特比夫人說道。班特比夫人。這班僞君子。他們先不相信自己。我們也不相信他們。我們同他們那些講道德。講慈善的人。（我不必舉其名了）有什麼分別呢。我們曉得。那些道德。那些慈善。都是毫無道理的。我們肯照直說。他們也曉得是毫無道理。卻不肯直說。不過是這一點兒分別。這番話。原同路伊沙父親所崇拜的主義。不差什麼。爲什麼路伊沙聽了。未免一驚呢。現在這兩派都把事實束縛住他。使他什麼別的道理都不相信。從前他父親加拉是那樣教養他。現在哈特厚要毀他。心裏那一種思想呢。路伊

沙原有相信人道主義的根柢。卻受了他父親的事實教養。對於人道主義。就有點疑惑。有點憤恨。他爲什麼疑惑呢。因爲從小兒的教育。把什麼人道主義都芟夷淨盡了。他爲什麼憤恨呢。因爲他受了抑鬱。（大約指強嫁與班特比而言注）他的心靈情感。早受抑制。既有這兩層。不由得聽了哈特厚所講的這番哲學。心裏不禁爲之一放。於是覺得心裏想作的事。都很有理由。可以說得過去。既然是道德慈善都是空的。都是無價值的。他一想生平。還算是毫末犧牲自己。毫末虛度光陰。受過什麼損失。當初他父親同他提親的時候。他說過。算不了什麼。他現在還是抱住這句話。無論什麼事。都算不了什麼。他自己很有把握的。自問道。世界上。有那件事算得了什麼。於是就上了這條路。往前走。不過是要問這條路。領他到什麼去處呢。他原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向下陷。總要到一個盡頭處。他進步是很從容不迫的。他自己猶自不覺得。以爲還未有動過。說到哈特厚。他領路伊沙向前走。領他走到個什麼去處呢。他卻從不想想。從來不管的。他是無一定的謀劃。無一定的方法。他是很從容。很不着急。就是爲惡也不用大力的。他覺得現在他這樣作法。很好玩的。很有趣味的。他到了焦炭市之後。曾經寫信給他哥哥說。班特比夫妻都很有趣。班特比夫人並不是個

用蛇作頭髮的妖婦。令人一見就會立刻化爲石的。原是一位極少年極美貌女人。以後寫信就不再提起他們。只說常到他們家裏去。他在焦炭市東跑跑。西跑跑。訪訪這一位。訪訪那一位。到過他們家裏好些次。班特比還鼓勵他常來。班特比很得意的對人說。他自己不一定的要同闊人來往。但是他的女人妥瑪加拉的女兒。喜歡同他們來往。他就歡迎他的女人同他們來往。哈特厚心裏起首想。路伊沙一見了狗子。立刻就變了美麗。若是路伊沙見了他。也變了美麗。豈不很有新鮮趣味麼。他這個人。只要留心一看。就明白的。記性又好。狗子所流露的話。他句句記得。他把狗子的話。同他所見路伊沙的舉動。一貫串組織起來。他才起首。曉得路伊沙的性格。但是路伊沙的心窩裏。究竟懷着些什麼思想。他卻看不出來。因爲是深心人。纔能够曉得深心人的思想。但是在浮面上的。他卻曉得很清楚。班特比弄了一所房子連園地。離市有四十多里。離火車站六七里。卻還有點遠景。班特比得了這房產作別業很滿意。因爲要表示他出身微賤。特爲的在花園裏種了好些白菜。房裏的好家具不少。他自己卻要表示單簡。弄到同軍營裏一樣。屋裏也掛了些畫。他也要從畫裏表示他從前的寒賤。常常對客人說道。舊房主尼克士對我說過。他喜歡這幅畫裏頭一帶

海岸。他花了七百磅。買這幅畫。不過買的是這海岸。我老實對你說。我不曉得我一生曾否看過這幅畫七次。假使看過七次的話。那就是看一次。花一百磅。我只好作到這樣爲止。不能再多看了。這些年來。只得過一幅畫。是貼在刷靴黑油瓶子上的畫。我用黑油替人刷靴。油用光了。賣油瓶子。每個還賣一個小銅錢。他有時對哈特厚說道。你有兩匹馬在我這裏。你何妨再帶六七匹來。我這裏很有地方。足夠作十二匹馬的馬號。尼克士養過十多匹。尼克士自小就入維明士學堂。他在這闊學堂讀書的時候。我吃的是肉店不要的肉骨。睡的是菜市上的菜窠子。我不要十多匹馬。一匹就夠了。我若要養許多馬。我卻看不慣那樣好的馬房。因爲馬房比我小時候住的地方好得多。我一看見就要把馬弄出去。世事是會變遷的。你見過我這所房子。你曉得是什麼樣的房子。無論本國。或外國。沒得我這樣完全闊大的房產。我班特比。住在裏頭。就好像一條蟲子。鑽到果仁裏。那位尼克士呢。（這話是有個人昨天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的。）他從前在維明士學堂讀書的時候。演過拉丁戲。看他演戲的人。是些司法長官們。貴族們。拍掌稱讚他演戲演得好。喝采叫喊。喊到臉都全黑了。現在的尼克士呢。他現在有點發癡。住在安維浦一條又窄又小黑暗的街。一個人家五層

樓上再說哈特厚在班特比這所別墅。天熱時候。在樹陰底下。試他的手段。試試看路伊沙的臉。覺了他會變美麗不會。有一次。他對路伊沙說道。班特比夫人。我覺得很有幸。偶然遇見你一個人在這裏。我有好些時。很想對你說話。哈特厚曉得每天什麼時候路伊沙左右無人。也曉得他所最喜歡的地點。這次會見。並非事出偶然。哈特厚坐在路伊沙身邊。看看他的臉。說道。你的令兄。我的少年朋友安瑪……話未說完。果然路伊沙臉上就有高興色氣。掉過臉來。很留意的看他。哈特厚心裏想道。我生平未見過這幅特別的臉。這樣的忽然流露絕美的面貌。他心裏這樣想。臉上卻也流露出來。又說道。求你勿怪。你流露出來的手足關切深情。真是絕美。安瑪曉得。一定是極得意的。我曉得我不該說這種話。不過我實在忍不住不稱讚。路伊沙很安靜的說道。我是過於容易激動。哈特厚說道。班特比夫人。不是的。你曉得我對你是不說假話的。你曉得我是一個趨炎附勢的人。有人肯出價收買我。我就賣給他。我並不是來自田間的。路伊沙答道。我候你談我的阿哥。他說道。你對我很頂真。我該受的。我是個無價值的人。不過像一條狗。我卻不說謊。我原要說你的令兄。是你把我的話柄打斷了。我對於你令兄。卻有點關切。路伊沙一半不相信。一半感謝他。說道。哈特厚。你

還有關切的事麼。他答道。假使我初到這裏來的時候。你問我這句話。我一定答你說。並無關切的事。我現在冒令人疑我不誠實的險。要提醒你的疑團。我就說。我現在有關切的事。路伊沙略動一動。好像是要說話。一時又說不出來。後來說道。哈特厚。我相信你關切我的阿哥。他答道。謝謝。我該得你相信的。你幫令兄的忙。幫得很少了。你是極喜歡他。班特比夫人。你自己忘了自己。卻都是因爲他。我又離題了。請你勿怪。我所以關切他。不過也是爲他個人。路伊沙這時候。又略動一動。好像是立刻要站起來走了。這時候哈特厚。忽然又改了話柄。路伊沙不走。哈特厚很露出費力神色。卻輕描淡寫的說道。班特比夫人。若是如你令兄這樣少年人。不顧慮。不體卹。亂花錢。亂逛。並不是改不過來的罪過。你說是不是。路伊沙答道。是的麼。他說道。讓我坦白說。你看他賭錢嗎。路伊沙說道。我想他賭的。哈特厚不響。好像這話未說完。等他說。路伊沙接着說道。我曉得他賭的。哈特厚說道。他自然是輸。路伊沙道。是的。哈特厚說道。無論什麼人。賭總是輸的。我猜也許是你供給他錢去賭。路伊沙本來坐在那裏。兩眼往下看。一聽他這一問。擡頭很留心看他。還露出怨他的神氣。他說道。班特比夫人。請你饒恕我多事。我想安瑪慢慢的不免鬧出事來。我心裏是要想伸手救他。我還

要重說一遍。我爲的是他個人。用不着再說了罷。路伊沙想答他的話。卻說不出來。哈特厚又不即不離的說道。我心裏怎麼想。我索性一起供出來。我這是對的一個人說的話。我很疑心。不曉他會經得什麼利益。他同他父親曾經有過什麼。彼此信托的事。路伊沙說。我想是未有過。他又說道。我要說的話。你不要誤會。你令兄同他的妹夫。彼此也並無什麼信托的事。路伊沙這時候。臉色更通紅。聲音很低微的答道。我看他們也並無什麼彼此信托的事。哈特厚停了一會。說道。班特比夫人。你同我彼此卻要有些信用。妥瑪不是同你借了許多錢嗎。路伊沙遲疑了一會子。說道。你須曉得。如果我告訴你。你一定要追問的事。我卻不是訴苦。又不是後悔。我是向來不訴苦的。無論什麼事。我作了。是不追悔的。哈特厚想道。這個女人。很有點烈性。路伊沙接着說道。我嫁的時候。就曉得我兄弟已經欠債不少。我說的是在他覺得債重。我不得不賣些首飾。在我不算什麼犧牲。我很願意賣去的。我看這種東西。無什麼價值。我有這種東西。也毫無用處。這時候。也許路伊沙看出哈特厚曉得他所說的首飾。是班特比給他的。於是又不說。臉又紅了。哈特厚若是從前不曉得。這時候一見這樣光景。自然是曉得那首飾。是班特比送他夫人的。路伊沙又說道。從此以後。有好幾次。我把

我的餘下來的錢。給我的兄弟。我既相信你。你說關切我的兄弟。我也就不必說一半藏一半。自從你常到這裏來之後。有過一次。他要百磅一筆的錢。我卻無力給他。他欠這些債。我卻有點擔心。我一直藏在心裏。未告訴人。現在才告訴你。我相信你靠得住。我同無論什麼人都無彼此信心的事。因爲……你剛才已經預先說過我的理由了。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不說了。哈特厚是個有急智的人。他立刻看見有好機會。把路伊沙的真相。對路伊沙說一說。卻把他的兄弟。拿來作影子。說道。班特比夫人。我雖是個沒出息人。是個鄙俗人。我敢說我對於你剛才告訴我的這番話。異常的關切。我是絕不能對於你的令兄懷苛責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意思。也同你一樣體諒他的錯過。我不是不敬重加拉和班特比。不過我看你的令兄不幸受的那種教育。班特比最吹的那種獨立不依賴性質。不能令人相信。一個少年人。爲人所誤會。又走錯了路。不能施展他的本事。這樣人。絕不會找班特比求助。也絕不會找他指點的。我所見得的是這樣。路伊沙兩眼看面前樹林深處。哈特厚看他臉色。就曉得他把這番話引到自己身上。哈特厚接着說道。我們要體諒他。但是有一層。我覺得你的令兄是大錯了。我卻不能寬恕他。我是要責備他的。路伊沙兩眼望他。問道。什麼大錯。他答道。也

許我已經說够了。也許不如不提這事。路伊沙問道。你這句話。很令我一驚。請你告訴我。他答道。我們既然彼此可以見信。我就聽你的吩咐。告訴你。免得你掛慮。我怪他說話。神色。太過隨便。無知識。他有一個好的女朋友愛他。他的最好的女朋友衝護他。他這個女朋友寧願犧牲了自己。毫不替自己打算。他卻毫不理會。不知感覺。這都是我不能寬恕他的。據我所見而論。他報答這個女朋友。實在是有限。這女人替他出過多少力。他應該常常的愛他。感激他才是的。他反表示不高興。鬧怪脾氣。班特比夫人。你看我是個很不小心謹慎的人。我對於你令兄這種不對的地方。不能放過的。我以為這種罪過。是不能寬恕的。路伊沙這時候。覺得面前的樹林浮動起來。不由得兩眼都是淚。他心窩裏早藏了些隱痛。這時候才流露出來。哈特厚說道。總而言之。我有意要改革你令兄的行爲。我很曉得他的環境。我原是個過來人。我若指揮他。勸導他。把他拔出陷窰來。我自然就得了能左右他的力量。我所得的力量。專用作拯救他。我說够了。已經說得太多了。你看我好像是要表示我是個好人。我並不要表示我是個好人。我坦白的說。我全不是的。他說話時。很用心看路伊沙的臉。這時候。他才擡起頭來。說道。你的令兄在樹林裏。想是才從市上來的。他好像是慢慢向這

裏走。我們何妨走上前去迎他。攔住他。他近來老不說話。滿臉愁容。也許是他對待妹妹的良心發現了。我卻不曉得良心這件東西。是有是無。不過我聽人說良心。聽得太多。我有點不相信有這件東西。他扶路伊沙起立。路伊沙靠住他的手。向前去迎狗子。那狗子一面走來。一面拿手杖打樹枝子。有時拿手杖尖子挖地上的綠苔。他們兩人走到他面前。他卻一驚。臉色變了些。狗子口吃的說道。我不曉得你們在這裏。哈特厚拿手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推轉過來。以便三人同路走。說道。你在樹上。刻什麼人的名字。安瑪答道。你問誰的名字。哦。你問的是什麼女子的名字。哈特厚說道。你的神色可疑。大約是把一個美女子的名字。刻在樹皮上。安瑪答道。哈特厚。沒得這會事。除非是有個很有錢的女子。看上了我。只要他很有錢。那怕他是十二分醜怪。只要他看上我。我一定要他。我不會跑了的。那嗎。他喜歡我刻多少次名字。我就刻多少次。哈特厚說道。我恐怕你太貪財了。安瑪答道。好財麼。誰不好財。你問我妹妹。路伊沙曉得他兄弟不滿意。壞脾氣發作也不說別的。只問道。安瑪。你證明我是好財麼。他的兄弟很不高興的。答道。這頂帽子。合不合你戴。你自己纔曉得。倘若合你的頭。你就戴上。哈特厚說道。大凡厭世的人。有時變作憤世派。班特比夫人。你不要相信他。

很明白的。他若是不後悔。我要把他背後對我說的話。宣布出來。安瑪曉得哈特厚是暗中幫他。也就柔和下來些。卻還是搖頭。說道。無論怎樣。他總不能告訴我妹妹。我恭維過他好財。我許恭維過他疎財。假使有好理由。我又願意恭維他疎財。但是現在不必理會這種事。你聽聽。也沒什麼趣味。我也討厭了這種話。於是他們同走。向那宅子走。到了的時候。路伊沙就進去。哈特厚立住。見路伊沙走進去了。又把手抓住安瑪的肩膀。對他點頭。彼此會意。往花園散步。哈特厚說道。安瑪。我的好朋友。我有句話同你說。兩個人走到一大堆橫七豎八的玫瑰花。立住腳。這又是班特比要表示自己出身卑賤。特爲的把尼克士的玫瑰林。弄到不成樣子。安瑪坐在高處。摘玫瑰花苞。拆碎了。摔在地下。他你好朋友站着。向下看安瑪。一隻腳踏在高處。一手靠住膝。托住頭。路伊沙從窗口可以看得見他們。也許他看見了。哈特厚先說道。安瑪。你有什麼心事。安瑪歎口氣答道。哎。哈特厚。我窮得很。煩心到了不得。哈特厚答道。我的好友。我也是窮得很。安瑪說道。你是很不必依賴人的。哈特厚。我簡直是鬧成一團糟。你萬想不到我糟到什麼地步。假使我妹妹肯幫我的話。我何至糟到這樣不得了。這時候安瑪拿牙咬玫瑰花苞。拿手用勁的扯。兩手發抖。他的朋友很留心的看他的臉。

自己卻露出很從容不算什麼會事的神色。說道。安瑪。你太不體諒。你希望你的妹妹太奢了。你這條狗。你很用了些你妹妹的錢。你曉得你用過的。安瑪說道。哈特厚。我曉得我用過。不然我打那裏來的錢。班特比終天在那裏吹。他從前當我這年紀的時候。他每天只用兩個銅圓。我的父親說。凡事要劃個界限。我從小至今。被他從頭至腳。束縛住了。還有我的母親。他是什麼都沒有。只有一身的病。你叫我向誰要錢。我不向妹妹要錢。向誰要。他說到這裏。幾乎要哭。亂打那些玫瑰花苞。打丟了十幾個。哈特厚很是和氣相勸的樣子。拉住他的衣服。說道。安瑪。倘若你妹妹無錢……安瑪說道。哈特厚。他無錢麼。我並不說他有。我也許要得太多。他手上許沒得這些。但是他應該有好些錢。他原可弄得來的。我已經告訴過你許多話。我不必再守祕密。你曉得的。他嫁班特比。並不是爲的是自己。更不是爲的班特比。全爲的是我。既然爲我。他爲什麼不去弄錢來給我使。爲什麼不同班特比要。他不必說。他要錢幹什麼用。他是很麻利的。只要他肯幹。他自然有法子哄班特比。把錢弄來。他爲什麼不肯幹。我曾經告訴過他我欠債的不好結果。他還是不肯。他同班特比坐在一起。好像是塊石頭。不去哄他。好弄他的錢。這種作法。不曉得你叫什麼。我叫作無手足天性。且說這高處

那一面。底下有個小池子。哈特厚聽了安瑪這番話。很想把他抓住。摔在池子裏。也同焦炭市的大廠東。動不動就說要把他們的產業。摔在大西洋一樣。好在他仍然是很從容的說道。我的寶貝安瑪。讓我作的你銀行東家。安瑪忽然答道。再不要提銀行東家了。說話的時候。臉上全變了死白色。哈特厚很受過家庭好教育。又在最高社會走慣了的人。看見安瑪這時候的神色。是絕不會驚怪。的。不過略動一動眼皮。問道。安瑪。你現在要多少。三位的數麼。你說出來罷。你要多少。安瑪這時候簡直哭了。答道。哈特厚。太遲了。現在我用不着了。若是早些日子。還用得着。你真夠個朋友。我很感激你。哈特厚心裏想道。真夠朋友。狗子呀。狗子呀。你是條蠢驢。安瑪抓住他的手。說道。哈特厚。我謝你一番好意。哈特厚答道。我願借給你的錢。他許將來更有用處。我的好朋友。將來倘或你的爲難太多了。我可以替你想法。總比你自己想的法好。安瑪搖頭。嘴裏嚼着玫瑰花苞。說道。哈特厚。我很恨同你相識太晚了。哈特厚說道。安瑪。現在你明白。世人作事。無不是爲私。我同別人一樣。我非常之願意你對待你的妹妹。要柔和些。這是你該作的。你還應該對於你的妹妹表示手足親愛之情。作個好哥哥。安瑪說道。哈特厚。我將來一定這樣作。他答道。安瑪。最好立刻就作。立刻起首罷。安瑪

說道。我一定立刻作。使妹妹一定說我是個好兄弟。哈特厚用手拍妥瑪的肩膀說。妥瑪。這條件已經說好了。我們先分手。吃飯時再見罷。等到快吃飯的時候。妥瑪先到。伸手給路伊沙。又同他接吻。說道。路伊沙。我並非同你生氣。我曉得你喜歡我。你曉得我喜歡你。他們兄妹和好之後。路伊沙滿面笑容。卻是對着另外一個人。現這笑容的。哈特厚心裏想道。現在這女人。不上只關切妥瑪一個人了。他關切妥瑪一個人的意思。少些了。少些了。

第八回 炸了

且說翌日早上。天色甚好。不宜多睡。哈特厚一早就起來。坐在窗口吸煙。看陽光照着。計算他所得的利益。好像賭錢的。計算他贏了多少錢。這時候什麼事都不討厭了。第一件。他同路伊沙。彼此心心相照。彼此相信。路伊沙的丈夫是毫不預聞的。他們彼此心心相照。都因路伊沙對於他的丈夫。漠不關心。簡直是同牀各夢。氣味完全是不相投的。哈特厚很狡猾的直白對路伊沙說。他曉得他心窩裏最深處的情意。哈特厚從愛情上。已經同路伊沙很切近了。他們兩人相隔的障礙。是已

經消滅了。這些事說來很奇怪。都是很滿意。然而到了這個地步。哈特厚對於路伊沙。還未很存什麼惡意。按着那時候的風氣說。無論爲公爲私。他和他的同黨們。還是應該立意爲惡。比無可無不可。或作事無方針好得多。海上的大冰山。都因爲無一定方向。亂衝亂撞。才把船衝沉了。譬如說到一個混世魔王。跑出來。因一個獅子一樣。亂吼亂叫。只有野蠻或獵戶。敢去惹他。若是這個魔王。改了手段。把毛髮一切都收拾得很整齊光澤。加上許多粉飾。全改作時世裝。若是這魔王。已經厭倦了道德。已經厭倦了罪惡。善也不作。惡也不作。這纔是一個真魔王。且說哈特厚心裏計算了好幾層。知道將來的結果。卻不往下再計算了。因爲當日他要騎馬。走好些路。去赴什麼會。早點穿好衣服。去用早飯。很着急的看看路伊沙。會否變回從前同他那樣冷淡。一看。卻並無改變。同他是有關切的。那天他把事辦完了。傍晚六點鐘。回來。走到離別墅不遠。忽然班特比從樹林衝出來。幾乎把哈特厚所騎的馬。嚇一驚。班特比說道。哈特厚。你聽見說了嗎。哈特厚拍拍他的馬。問道。聽見說什麼。班特比說道。原來你未聽說。哈特厚說道。我聽見你說話。這匹馬也聽見你說話。此外我沒聽見什麼。班特比又熱又紅的。站在路中。攔住馬頭。說道。銀行被竊了。哈特厚說道。果有此事麼。班特

比道。昨晚被竊的情形很奇怪。用假鑰匙偷的。他問道。偷了多少。班特比的意思是。要張大其辭。很不高興的答道。並不甚多。若要多偷。也可以的。哈特厚問道。多少。班特比很不耐煩的答道。多少。你一定要知道數目麼。不過丟去一百五十磅。數目不在乎。事實要緊。銀行被竊。這件事實。最要緊。這一層你怎麼看不出來。我倒覺得奇怪。哈特厚下了馬。把韁交給底下人。說道。我的班特比。我看到這一層。我也覺得要緊。但是我還是可以安慰你。因為你的損失不甚重。班特比說道。謝謝你。但是要告訴你。也許被竊到二萬鎊的。哈特厚說道。我猜也許。班特比搖頭。點頭。露出許多怪相。說道。你猜也許。你可以猜丟了兩倍二萬磅。也難說。假使不是把人驚動了。不知要失竊多少。這時候。路伊沙。斯奶奶。畢左爾。都走向前。班特比亂嚷道。你若是不曉得。安瑪加拉的女兒卻曉得。也許偷得多。我一告訴他。他幾乎暈倒。他向來未有過這樣。我以為這種情形。是可以令人暈倒的。這卻是他的好處。路伊沙這時候。還是臉變死白色。毫無精神。哈特厚請他扶着他的膀子。向前慢慢的走。問被竊的情形。班特比忿忿的拿膀子讓斯奶奶扶着。說道。我正要告訴你。假使你。不特為追問被竊的數目。我原想先把情形說給你聽的。你認得這位貴夫人（他確是一位貴夫人）斯太太麼。哈特

厚說道。我認得。班特比說道。很好。你認得這個小子畢左爾麼。你是見過的。哈特厚點點頭。畢左爾措措額。班特比說道。很好。他們兩個人住在銀行。你也許曉得。他們都住在銀行。很好。昨天午後。銀行關門的時候。把什麼都安放好了。這個小子睡在一間鐵屋子外。這鐵屋子裏頭有……我不必說多少了。妥瑪的小屋裏。有一個小鐵櫃。裝零用錢的。這櫃裏頭裝着一百五十多鎊。畢左爾接着說道。一百五十四鎊七先令。一便士。班特比轉過來申斥他道。不要你插嘴。因爲你太舒服了。睡得太着。打呼。偷了錢。你還不曉得。還說什麼七先令一便士。我告訴你。我同你這樣年紀的時候。我睡覺是不打呼的。我那時候吃得。不飽。是不會打呼的。我也不說什麼七先令一便士。畢左爾措措額。聽見東家說他從前喫不飽這句話。印像很深。臉上失色。班特比又說道。一百五十多鎊。妥瑪收在鐵櫃裏。這櫃卻不十分堅固。樣樣都照料好了。到了晚上。不曉得什麼時候。這小子打呼。正在那裏打呼。斯太太。你說你聽見他打呼。斯奶奶答道。我不能說。我聽見他實在是打呼。我不能說他打呼的話。但是冬天晚上。他爬在桌子睡。我都聽見他作出喉嚨塞住一半的聲音。遇着這種時候。我聽見他生出一種聲音。很像荷蘭國的時鐘聲音。說到這裏。斯奶奶很擡擡自己的身分。把供證說得

確切說道。我並不說這個人品行不好。並不是的。我還要說他這個人品行很端正。我敢作證。見班特比發怒說道。這小子。或是打呼。或是喉嚨塞住。或是作荷蘭鐘響。或是作這個。或是作那個的時候。有幾個人。不曉得是不是先躲在銀行裏。現在還未查清楚。這幾個人。走進去。把妥瑪的鐵櫃。撬開。把櫃裏東西偷了。聽見有些人動。他們就跑了。從大門出去。雙鎖上大門。（這雙鎖鑰匙。是在斯太太枕頭底下。）這班賊用的是假鑰匙。今天十二鐘左右。在銀行左近。拾得這假鑰匙。一直等到這小子起來。收拾打掃。才曉得。走去看看妥瑪那小屋子。看見房門半掩。鎖是弄下來了。櫃裏的錢是去了。哈特厚四圍一看。問道。妥瑪在那裏。班特比說道。他未曾同我們來。在那邊幫忙着巡警。我倒願意當我同妥瑪的年紀。這班賊試試來偷我的東西。他們若是花過十八枚銅圓的本。他們還要賠本呢。哈特厚問道。曾否疑心到什麼人。班特比放了斯奶奶扶着他的手。擦擦頭上的汗。說道。疑心麼。自然疑心到有幾個人。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被竊。自然是疑到有些人身上的。哈特厚問。疑心到誰。班特比站住。掉過頭來。對着衆人說道。我來告訴你們。在別處卻不要說。在別處都不要說。叫這羣賊（好幾個呢）不隄防。你們要祕密些。且慢。班特比說到這裏。又擦擦額上的汗。又發

怒的說道。這夥賊裏頭。有一個是工人。你們看是怎麼樣。哈特厚說道。我盼望不是巴拉波特。班特比說道。是他。不過他叫巴拉浦。路伊沙聽了。微微作詫異。不相信的聲音。班特比聽見這聲音。說道。我曉得。我曉得。我是聽慣的了。我都曉得。工人們是天下最好的人。他們都是很會說的。他們只要把他們應得的權利說給他聽。讓我來告訴你。這工人們。一不滿意。什麼事都作得出來。讀者須知道這兩句話。又是焦炭市廠東們相信的。卻是靠不住的話。班特比又說道。我很知道工人們。我看得很清楚。斯太太。我要你作證。這個工人。第一次來見我。就要請教我怎麼樣。就可以把宗教推翻。把國教剷平。我那時候就警告他。斯太太。講到闊親戚的話。你是比得上貴族的。你可以證明。我會否對這工人說過。說的是。你不能把真情瞞過我。我不喜歡你這樣路數的人。你作不出好事來的。斯奶奶答道。先生。你的確說過這話。說得很鄭重。很給他幾句警告的話。班特比說。瑪當。工人說的話。很令你震驚。斯奶奶搖搖頭。答道。先生。是的。他的話真震動我。假使我一向的環境也同現在一樣。也許不至於受這樣利害的震動。班特比覺得非常之得意。瞧了哈特厚一眼。好像是要說。你看這位斯太太。是我的人。這個人你該尊重的。班特比接着說道。第二次這工人來見我。你也在場。你該

還記得。我對他說些什麼話。我對他毫不客氣。我曉得他們。過了三天。這工人走了。到了什麼地方。去。無人曉得。也同當日我小的時候。我母親逃走一樣。不過有這點兒分別。這個工人。比我的母親壞得多。我的母親也就够壞的了。他未逃走之先。作些什麼呢。（班特比拿着帽子。說一句。敲帽子一下。很像是敲小鼓。）有人看見他。每天晚上窺探銀行。每天晚上躲躲閃閃的窺探。斯太太看見。曉得有點不安。斯太太叫畢左爾留神。他們兩人都很留心看這個賊。今天一訪問。鄰居說都看見這個人躲閃窺探。你們看看這些情形。是怎麼樣。班特比說到這最熱鬧的時候。才把帽子戴上。哈特厚說道。這的確是可疑。班特比點頭說道。我看是很可疑。內裏還有別人咧。內裏還有一個老婆子。我們是。不等到鬧出禍來。是聽不見這些情節的。總是馬被偷了之後。纔找出馬號的門有許多毛病。現在這老婆子又來了。這老婆子好像久不久就騎了笞帚。飛到焦炭市來。老婆子騎笞帚往來的飛。是童話。注）原來還是這老婆子先窺探了銀行一整天。隨後纔是工人窺探的。你看見工人的那天晚上。老婆子同工人偷偷的走開。去商量。我猜他是下了班。去報告情形。這時候班特比很咀罵這老婆子一句。路伊沙想道。那天晚上。巴拉浦房裏。卻有這麼一個老婆子。躲在屋角。不

願人看見。班特比懷着祕密。不告訴人的意思。點了好幾下頭。說道。據我們所查出的情節。內中還有別人咧。現在我對你們說得很多了。你們要祕密。不可告訴人。一時許破不了案。但是不久。必定可以破案的。現在不要太逼緊他們。隨他們從容些。遲點破案。是無礙的。哈特厚說道。捉着了。自然是要盡法懲辦的。凡是跑進銀行的人。都要負責任。不然的話。誰不願意都跑進銀行呢。這時候哈特厚輕輕的從路伊沙手中。把遮陽傘取過來。撐開。路伊沙就在傘下走。但是那時候並無太陽。班特比對他的夫人說道。路伊沙。暫時要招呼着斯太太。他因為這件事。神經很受了些震動。他在這裏歇一兩天。請你把他照應。使他舒服。斯奶奶答道。先生。我很謝謝你。請你不必想到我的舒服。隨隨便便就成了。過了一會。纔曉得斯奶奶什麼都要隨隨便便的。領他去看他的臥室時候。他就說是太過舒服了。不然在洗衣服屋內。胡亂過一夜。他還說。保洛族。和士伽佐族的人。是享慣舒服日子的。不過今昔不同。我現在比不得從前了。他還特為在底下人們跟前說這種話。他又說道。假使我能够把我丈夫是個保洛族的人。我是同士伽佐族人有瓜葛。這兩層。都可以完全忘記抹煞。假使我能够不認這個事實。把我自己當作平民。不過同平民有瓜葛。我願意我作得到。拿現在的環

境說罷。應該這樣作的。到吃飯的時候。好酒菜也不肯吃。班特比強他吃。他才肯吃。還說謝謝。不然。他就說。不如等喫平常的羊肉。班特比說他的神經大受震動。他喫飯的時候。忽然往後靠着椅背。不久就有一滴大淚珠。慢慢從他那個羅馬式的鼻子邊滾下來。證明班特比說的話。他的神經當真是受了震動。但是他始終潔抱住不肯放鬆的要點。是時時刻刻。流露他可憐班特比的意思。有時候斯奶奶看看班特比。好像是要說。你這個人。太可憐了。看過之後。就要說句話振刷他的精神。說道。幸而你還有興致。我心裏是很感謝的。他還有一個牢不可破的習氣。往往稱呼班特比太太作加拉小姐。一天晚上。要稱呼他作小姐好幾十遍。他說過之後。好像露出心忙意亂的樣子。還說自小看到大。萬不想道。居然作了班特比的夫人。偶然失覺。稱呼一聲小姐。却是來得很自然的。喫過飯後。班特比在那裏審訊這竊案。研問證人。登記供證。定了案。辦他們死罪。辦完了。打發畢左爾回去。請安瑪坐快車來。隨後家人把蠟燭送來。斯奶奶說道。先生。不要這樣愁悶。讓我看見你還同尋常那樣高興。班特比到了這種時候。彷彿有多少情感。歎一口大氣。好像海裏一條大魚呼氣。斯奶奶又說道。我見你這樣發愁。我真是受不了。先生。玩玩紙牌罷。也同我從前在你家裏一樣的。

玩玩罷。班特比說道。自從那些日子。到如今。我向未摸過紙牌。斯奶奶很柔和慰藉的說道。我曉得
你沒摸過紙牌。我記得。加拉小姐不喜歡頑牌。先生。你若是肯屈尊。同我打牌。我却很歡喜同你打。
於是兩個人在向着花園的一個窗子下。打牌。那天晚上無月色。氣是很悶的。花香撲鼻。路伊沙同
哈特厚兩個人。慢慢的在花園散步。他們兩人說話的聲音。卻還聽得見。不過聽不清楚說些什麼。
斯奶奶不久就睜着眼。向園外看看他們兩個人作什麼。班特比說道。瑪當。你幹什麼。你不是看
見那裏失火呀。斯奶奶答道。不是的。我心裏想着露水。班特比說道。瑪當。你同露水有什麼相干。斯
奶奶答道。我並不是爲我自己。我恐怕加拉小姐會受涼。班特比說道。他向來不會受涼的。斯奶奶
說道。先生。是的嗎。說完。喉嚨裏咳嗽一聲。等到快要安歇的時候。班特比喝一鐘水。斯奶奶說道。爲
什麼不喫暖過的舍路酒加檸檬皮豆蔻。班特比說道。瑪當。我久已戒了這個老習慣了。斯奶奶說
道。這又未免太可惜了。你的各種好習慣。慢慢都全丟了。先生。提起些興致罷。若是加拉小姐讓
我動手。我就替你弄暖酒。從前我常替你作的。加拉小姐是很願意讓斯奶奶愛作什麼作什麼。這
位用心很周到的斯奶奶。果然去弄酒。親手遞給班特比。說道。這個與你有好處。你喝了。心裏就暖

了。你應該喝的。班特比喝酒。對斯奶奶說道。同你祝壽了。斯奶奶很流露些感覺。說道。謝謝你。我也替你祝壽。並盼望你歡樂。最後同班特比說。暫別。走去安歇了。班特比上牀睡的時候。有點過分的感覺。兩眼流淚。(醉了也注)他到了却不曉得是什麼感覺。且說路伊沙卸裝上牀睡下。在那裏留心等他兄弟到來。他曉得非等到過了半夜。是到不了的。鄉下裏清靜。時候過得很慢。後來夜限深了。聽見大門的鈴響。響過之後。停了有一刻鐘光景。路伊沙起牀。披上一件很鬆的袍子。在黑裏走出房門。登樓。走到他兄弟的臥室。輕輕把臥室門開了。慢慢走到牀邊。跪在牀邊。把手按着他哥哥的脖子。拖他的臉過來。明曉得他哥哥是裝睡着。却一言不發。等一會子。他哥哥裝作動一動。好像是才醒的。就問是誰。有什麼事。路伊沙說道。安瑪。你沒有話告訴我麼。你若是向來都是愛我的。你有事只好瞞着別人。不好瞞我。你告訴我罷。安瑪說道。路伊沙。你作夢麼。我不懂你說什麼。路伊沙把頭放在他枕上。頭髮蓋着他的臉。說道。你沒得話告訴我麼。你若是願意我告訴。你當真沒得話告訴我麼。你告訴我。我是不會改變的。安瑪。你把實情告訴我。安瑪說道。路伊沙。我不懂得你說什麼。路伊沙說道。我的寶貝。今天晚上是一個悽慘的晚上。你一個人睡在這裏。將來總有一天。你也

是一個人睡在牀上。那時候。連我也要同你分離了。現在我在你身邊。赤脚。未穿什麼衣服。晚上無人辨別是我。將來我死也就是這樣。終夜睡。等到化爲塵土。你想到這個時候。安瑪。你一定得把實情告訴我。安瑪說道。你要曉得什麼。路伊沙手足的愛情大動。把安瑪按到懷裏。當他是個小孩。說道。你放心。我不斥責你。你放心。我一定憐恤你。始終如一的待你。你曉得無論怎麼樣。我是耍救你的。安瑪。你沒得話告訴我麼。你附耳低聲的說。你只要說一個是字。我就曉得了。路伊沙把耳朵擱到安瑪嘴邊。安瑪還是不肯說。路伊沙說道。安瑪。你一個字也沒得說的麼。安瑪說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叫我怎樣說呢。說是也不對。說不是也不對。路伊沙。你真是個有膽仁愛的女子。你應該有一個哥哥比我好的才對得起。我沒得別的話對你說了。你睡覺去。你睡覺去。等一會。路伊沙附耳說道。你今天疲乏了。安瑪說道。我今天很倦了。路伊沙說道。你今天很忙。很受些驚動了。還有重新找出的證據麼。安瑪道。只是他找出來的。你聽他說過了。路伊沙說道。安瑪。我同你有一天晚去找那幾個人。我們看見他們一起是三個人。你這話曾否告訴過別人。安瑪答道。我沒告訴過人。你不是特爲的囑咐我。叫我不要說的嗎。路伊沙說道。那時我却不得後來發現出這件事。安瑪

說道。我也不曉得。我怎麼能夠曉得。妥瑪反問他妹妹這句話。說出口很快。這時候路伊沙慢慢的離開牀邊。站起來。說道。既然發生這件事。我該不該說。我會經去看過他們。我該說麼。是否我一定要說出來呢。妥瑪答道。路伊沙。你向來是不來請教我的。你喜歡說什麼。只管說什麼。你若是存在心裏。不告訴人。我也存在我的心裏。你若是揭穿了。那就完了。且說那時候是很黑。誰也看不見誰的臉。不過兩人都很小心注意。都是想過才說話。路伊沙問道。妥瑪。據你看。我贈錢給他的那工人。會作賊麼。妥瑪說道。我不曉得。我也不曉得爲什麼他就不能作賊。路伊沙說道。我看他像是誠實人。妥瑪說道。另有一個人。你看他好像是不誠實。卻並不是不誠實。妥瑪這時候。遲疑了一會。停住了。後來妥瑪彷彿是拿定主意了。說道。總而言之。你既提到這一層。我當時卻不甚當他是個什麼好人。我就把他拉到房外頭。靜靜的對他說。他既然從我妹妹手裏。得着些好處。我盼望他不要把錢拿去亂用。你該記得。我曾否把這個工人拉到房外。他也許是個很好的人。也許是個很不好的人。我盼望他是個好的。路伊沙問道。他不覺得你這幾句話得罪他麼。妥瑪答道。他聽了我這句話。也還好。他是很客氣的。路伊沙。你在那裏。這時候妥瑪坐在牀上。同他妹妹接吻。說道。我的寶貝。你

去安睡罷。路伊沙問道。你沒得什麼話告訴我嗎。安瑪答道。沒得了。我還有什麼話呢。你不要我對你說謊呀。路伊沙說道。你將來還有無限若干的快樂的晚上可過。但是今天晚上。我最不願意你對我說謊。安瑪說道。路伊沙。我謝謝你。我很疲倦了。你去睡罷。你去睡罷。安瑪又同他妹妹接吻。掉過身子。蓋了被就睡。路伊沙站在床邊一會。才慢慢的走出去。到了房門。又站住回頭。又問他。你喊我麼。安瑪已經睡着了。路伊沙輕輕把門關上。才回去睡。路伊沙走了之後。安瑪很謹慎的擡頭。看見他妹妹走了。爬起來。把房門鎖上。睡下。扯自己的頭髮。在那裏哭。

第九回 聽到最末後一句話

話說斯奶奶住在班特比的別墅。名爲休養神經。其實他很用心的偵察外面。卻露出如若無事的樣子。那別墅裏頭。無一處他不偵察到了。走路是走得飛快。但是氣也不喘。神色總是很從容的。他同哈特厚相處得甚好。兩人談過好幾次。有一天早飯前。斯奶奶在花園裏。碰見哈特厚。很客氣的對他哈腰。見禮。先說道。先生。那一天你到銀行來打聽班特比的住址。我覺得好像不過是昨天

的事。哈特厚很懶慢的答道。那一次同你相見。我是一世忘不了的。斯奶奶說道。現在的世界。真是奇怪。哈特厚說道。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卻說得不如你這樣乾脆。斯奶奶說道。我說世界很奇怪。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從前彼此都不相識。一旦就親密起來。我還記得你那一次還說過。你很替加拉小姐擔憂。哈特厚說。我那一句話。是極其不相干的。你卻記得很清楚。斯太太是個有家世的人。心力又足。又講究確切。所說的話。是不必疑問的。哈特厚說這幾句恭維話。說得很費些時候。他幾幾乎要睡着了。斯奶奶說道。你看加拉小姐。我實在是不能稱他班特比夫人。這原是我沒道理。你看加拉小姐年紀很青。我當日說得不錯麼。哈特厚說道。你替他寫照。寫得很完備。簡直的是他的真容。斯奶奶說道。他很能動人。哈特厚說道。極能動人。斯奶奶說道。有人常論他。說他無生氣。但是我供認。他很有進步了。這時候。他點了好幾點頭。說道。班特比來了。先生。你今早覺得好麼。先生。讓我們見你高興。斯奶奶近來總是憐恤班特比。班特比這時候對待斯奶奶。柔和了好多。他對待別人。從他的夫人起算。都比從前苛刻好些。斯奶奶說道。先生。你要喫早飯了。但是等不久。加拉小姐就要來主席。照應一切。班特比說道。瑪當。假使我等我的夫人來照應我。不知要等到什麼時

候。我還是煩你掌管這把茶壺罷。斯奶奶答應了。坐在女主位。等了一會。路伊沙來了。斯奶奶站起來。極力的自辨。說從前他是慣坐在這個位子的。自從加拉夫人……對不起。說錯了。自從班特比小姐來了之後。他就不該坐在這個位子……我又說錯了。不曉得爲什麼。總說不對。將來慢慢總要說對了。今天因爲加拉小姐來遲了些。班特比的時候又是非常之寶貴。他曉得班特比先生向來是要按着時候喫早飯的。班特比既叫他掌管茶壺。他只好答應。班特比的話。他向來是當着法律奉行的。班特比說道。瑪當。說到這裏爲止罷。說到這裏爲止罷。我相信班特比夫人很喜歡。你管這把茶壺。免得麻煩。斯奶奶很嚴厲的說道。先生。不要說這句話。這句話對於班特比夫人。是很不仁愛的。先生。你是不願意以不仁愛待人。班特比說道。瑪當。你只管放心。又很傲慢暴躁的對他女人說道。路伊沙。你聽了我的話可以不難過。你作得到麼。路伊沙答道。自然。有什麼要緊。我見得是毫不相干。班特比很藐視的說道。斯太太。瑪當。爲什麼對於這種事。看得那樣要緊。瑪當。你把這種事。看得太重了。你的見解。在這裏受人薰染壞了。瑪當。你太守舊了。你比加拉的兒女。很落後了。路伊沙冷冷的詫異。問道。你今天爲着什麼事。什麼事得罪了你。班特比答道。得罪呀。你以爲有人得

罪了我。我是不說明。不要他認錯麼。我相信我是個率直人。我不客氣。不裝糊塗的。路伊沙很安詳的答道。我猜。向來無人當你是個太不自信。當你是個太精細的人。我小的時候。我長大的時候。向來也未反對過你這樣的性格。我不曉得你要什麼。班特比答道。我要什麼嗎。我不要什麼。不然的話。你很曉得的。我焦炭市約瑟阿班特比。要什麼。就是什麼。班特比說話的時候。把手用力在桌子上。一打。茶碗也震響了。路伊沙滿臉傲容。看他一看。哈特厚以爲路伊沙改變了。路伊沙說道。今早令人不曉得你是什麼意思。請你也不必費心解說。我也並非好奇。要曉得你的意思。這也都是毫不相干。以後他們兩人都無甚可說。只有哈特厚說了些不相干的話。自此以後。因爲斯奶奶這種舉動。却使路伊沙同哈特厚見面的時候多些。漸漸的路伊沙同他丈夫疎遠。不知不覺。把哈特厚當作極親信的人。路伊沙是由淺入深的。陷在哈特厚手上。要想退回來。也作不到了。但是他曾否要退出這陷阱。只有他自己曉得。斯奶奶因爲今日早飯這件事。大受感觸。飯後。他拿帽子給班特比的時候。只有他兩人。在那裏。斯奶奶捉住班特比的手。接吻。說一聲。我的恩人。就回到自己房裏去納悶。但是班特比出門之後。不過五分鐘。這位同貴族有許多瓜葛的斯奶奶。搖動他的手。又作

鬼臉。對着班特比的畫像。說道。你這個蠢物。你該受的。我很歡喜。且說班特比出門不久。畢左爾來了。他是從焦炭市坐早車來的。原來是送信給路伊沙。說他母親病重。他女兒曉得他母親向來是無一天不病的。不過近來這幾天。病得很重。一天不如一天。昨天晚上。一步一步的更重起來。路伊沙自從出嫁之後。很少的回娘家。他父親常居在倫敦。弄議院的各種報告。弄來弄去。也弄不出什麼道理來。他的母親。覺得女兒回家。反加麻煩。他同西西也不甚相得。故此回娘家的時候很少。他現在要回去。快走近家門。也覺得無甚趣味。因為他在家的時候。從小兒就未作過小孩。毫無小孩子的紀念。也就覺得無什麼可以留戀的。他母親病重。自然是覺得很難過。走入病室。只有西西。同自己的妹妹吉晤。在病人身邊。他母親病重。不肯睡牀。還是靠着許多墊子。同平常一樣。左右的人。告訴病人。說班特比夫人回來了。病人聽錯了。說道。自從他娶了路伊沙之後。向未稱呼過他班特比。因為想不出什麼好稱呼。暫時只好拿一個字。稱呼他。既然還未曾找着妥當稱呼。只還是仍舊。不能變例的。路伊沙坐在母親身旁。幾分鐘。對他說了好幾句話。他母親才曉得他是什麼人。於是對女兒說道。我的寶貝。我盼望你過日子。過得滿意。這全是你父親作的事。他一定要作。他該

曉得。路伊沙說道。母親。我要曉得你自己覺得怎麼樣。並非要曉得我自己怎麼樣。他母親答道。我的寶貝。你要曉得我怎麼樣嗎。這倒是件新鮮事。也還有人要曉得我覺得怎麼樣。路伊沙。我覺得很不好過。覺得很弱。很暈。路伊沙問道。母親。你覺得痛麼。他母親答道。痛是有的。却是在屋裏。我不能說一定我身上有痛。他母親說了這句怪話之後。躺在那裏。好一會子不響。路伊沙拿他的手。覺得不得脈動。但是同手接吻之後。病人稍微有點動。說道。你很少看見你的妹妹。他長大了。很像你。我願意你看他。西西去請他來。他妹妹來了。站在那裏。同他姊姊手拉手。他母親問道。路伊沙。你看見他像你麼。路伊沙答道。母親。是的。我想他像我。但……加拉夫人很快的說道。是的。我常這樣說。我想起來了。我的寶貝。我正要對你說。西西。你先出去一會子。路伊沙放放手。想想他的妹妹臉上光采。比自己好得多。看到屋裏。還有一個女子。臉上尤其柔和可愛。兩眼是很能相信人的。自己心裏難免有些懷怨。路伊沙問道。母親。你不是要同我說話麼。他母親說道。我的寶貝。是的。你曉得的。你父親現在不在家的時候多。我要寫信告訴他。路伊沙問道。寫信說什麼。不要煩心罷。你寫信要說些什麼。他母親說道。我的寶貝。你一定記得的。無論什麼時候。對於無論什麼事。總聽個末了期。

故此我有許久。索性什麼都不說了。路伊沙說道。母親我聽得見你說話。但是要低下頭去緊靠他耳朵邊。同時還要看他嘴唇動。才明白他說些什麼。他母親說道。路伊沙。你學了許多學問。你的哥哥也學了許多學問。從朝至晚。你們學的都是什麼科學。倘若還有什麼科學。你們還未研究過。麼弄到成了一塊一條破布像的。我盼望我永遠聽不見這科學叫個什麼名字。路伊沙說道。母親。你有氣力說話的時候。我聽得見。他母親說道。路伊沙。有些事是你的父親想不到的。或是忘記了的。却並不是什麼科學。我却也說不出來是什麼。我常同西西坐在一塊兒。在那裏想。現在我永遠再想不出叫什麼東西。你的父親許想得出來。這件事。很叫我不安。我要寫信給他問一問。這叫什麼東西。給我一管筆。給我一管筆。到了這時候。那病人要想動動。也無氣力了。只剩得那個頭還是兩邊的轉。病人還以為他女兒把筆拿給他了。以為這管筆已經在他手中。那隻手在那裏好像是寫什麼東西。不到一會。手也停了。兩眼無光。死了。

第十回 斯奶奶的樓梯

再說。斯奶奶的神經受了驚擾。却很不容易的養息過來。一連在班特比的別業住了好幾個星期。他却是始終不變的。當面總要憐憫班特比。背後却要對着他的畫像罵他是個蠢夫。班特比却還是不甚願意斯奶奶離開他。當斯奶奶要回去銀行的早一天。喫飯的時候。班特比說道。趁着天氣很好。你每星期六到我這裏來。星期一回去。斯奶奶自然是奉令惟謹的。這位斯奶奶。雖然不是個詩人。却也有他的一種幻想。他非常之留心偵察路伊沙的說話舉動。有許多是揣測臆度不出來的。斯奶奶心裏不是去架一座空中樓閣。却幻想出一個樓梯。樓梯最下級就到了一個污辱的深坑。他以爲路伊沙時時刻刻在那裏下樓。斯奶奶時時刻刻都留心看路伊沙走下多少級樓梯了。他看見路伊沙有時下樓下得很慢。有時下得很快。有時一跳跳下好幾級。有時不動。却並無回頭登樓的時候。假使路伊沙果真回頭登樓。是要把斯奶奶氣死的。班特比請斯奶奶每逢星期六來住的那一天。斯奶奶很高興。很好說話。他就問班特比道。我要問先生一句話。但是我不應該問的。因爲你不說。是有你的道理的。我要問那銀行的竊案。還有什麼消息。班特比答道。瑪當。還無什麼消息。按情形而論。我並不盼望這時候有什麼消息。瑪當。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斯奶奶搖頭說。

道。先生。這話很的確。班特比說道。瑪當。羅馬也不是一星期造成的。斯奶奶有點憂悶的意思。答道。先生的確不是的。班共比說道。瑪當。你曉得的。我能等。既然羅馬的兩位開國的國王能等。我約瑟阿班特比也能等。不過這兩位國王少年時。比我好。他們還有母狼乳。哺他們。我只有一隻母狼。是我的外婆。瑪當。他不乳哺我。他只會打我。打到我遍體是傷。斯奶奶聳肩。歎一聲呀。班特比接着說道。瑪當。我還未聽見什麼消息。但是上緊在那裏偵查。安瑪現在很上勁。卻是他的新閱歷。我從前所受的教練。也卻未經過。他現在很幫忙。我告誡他們。暗中靜靜的去辦。不要聲張。要人家曉得我們不在那裏追究。暗中只管辦。不要讓人家曉得我們幹什麼。不然的話。就有五六十人。聯合起來。幫這個已逃的賊。弄走了。我們就捉不着他。我們不要聲張。那些賊慢慢的就有了膽子。我們就可以抓住他們。斯奶奶說道。這是很聰明的辦法。很有趣。先生。你不是說有個老婆子……班特比以為這一層。不算什麼。把話語截短了。說道。我說的那個老婆子。我們並未捉他。但是將來總要把他捉着的。瑪當。當下你若要問我什麼意思。我可以告訴你。越少提到這老婆子越妙。當天晚上。斯奶奶收拾行李之後。在窗後歇息。看看那大樓梯。看見路伊沙。還是往下降。他看見的是路伊沙坐在

哈特厚身邊。兩人在園裏亭子低聲說話。哈特厚站着。低頭同路伊沙耳語。他的臉幾乎靠着路伊沙的頭髮。斯奶奶瞪着兩隻鷹眼望。說道。兩個人很湊近了。斯奶奶離得遠。聽不見他們說什麼。若不是從他們兩人的情景去猜。是不會曉得他們兩人在那裏密談。且說當下路伊沙問道。哈特厚。你記得那個人麼。哈特厚答道。我記得很清楚。路伊沙問道。你記得他的面貌。他的神氣。和他所說的什麼話麼。哈特厚答道。我記得清楚。他是個很愁悶的人。說話說得太長。他那日說了許多道德的話。我那時候心裏就說道。你作得太過火了。路伊沙說道。我卻很難相信他是個壞人。哈特厚說道。我的寶貝路伊沙。安瑪不是問過你嗎。你不曉得這個人有什麼好處。（安瑪卻未說過這句話）路伊沙答道。我的確不曉得。哈特厚問道。你聽見過別的工人有什麼好處嗎。路伊沙答道。男工女工。我都不認得。我怎能夠曉得他們呢。哈特厚說道。我的寶貝路伊沙。我是你最誠篤的朋友。你試聽我說說。我都知道有幾派極好的人。雖說這些人。見着東西。可以拿得到手的。他們不客氣。就要拿的。我卻還是相信他們是極好的人。我們所說的那個人。好說話。但是誰不好說話呢。這個人好講道德。世界上。那個壞種。那個好胡說的人。不講道德呢。上至議院。下至感化院。那裏頭的人。那一

個不講道德。只除了我這樣路數的人。是不講道德的。就是我們這路數的人。卻很有點精神。我們所說的那個人。你是見過的。他所說的話。你是聽見過的。班特比是我很看重的一位好朋友。可惜他不甚精細。不然用些手段。原可以把這個人說得轉來的。他卻不然。把這個人斥革了。這個人自然是覺得很受傷害。發怒。不滿意。走出去遇見一個人。勸他入銀行。他果然進去。拿了些錢。裝在口袋裏。他進去的時候。口袋是空的。出來的時候。口袋是裝滿了的。他這個時候。心裏爲之一快。他這個人若不趁機會作這件事。他反變了是個平常人。不是非常人了。只要他有些聰明。他自己就會想出這個主意。不必別人奉勸他。路伊沙坐着。想了一回。答道。我恐怕我自己不好。不然爲什麼我聽了你這番話。我覺得心裏一放。很與你同意。哈特厚說道。我並不是說人怎樣壞。不過按着道理上說話。我同安瑪。彼此都是誠信相孚的朋友。我同安瑪說過這番話。不止一次了。他很以我的意思爲然。我也很以他的意思爲然。你願意散步麼。於是兩人就在小徑上。慢慢散步。天已快黑了。斯奶奶只看見路伊沙扶住哈特厚的手。路伊沙自己卻不覺得他在斯奶奶幻想的樓梯。一級一級的往下降了。毋論日夜。斯奶奶無時不留心看着這樓梯。從斯奶奶的眼看去。路伊沙簡直的是從

樓梯向下溜。哈特厚來也能去也罷。斯奶奶總留心看的。哈特厚今天在這裏。明天在那裏。他都曉得。哈特厚留心想看路伊沙的神氣。是怎樣的變。斯奶奶也一樣的留心。斯奶奶也留意路伊沙。什麼時候。爲什麼事。臉色變高興了。什麼時候。爲什麼事。臉上現不高興的神色。斯奶奶這兩隻黑眼睛。睜得很大。毫無憐憫的意思。只要看見路伊沙一步一步的往下降。跌入深坑。那時候他心才舒服了。說到他伸手去拯救路伊沙。他卻絲毫無這種意思。斯奶奶當面是極尊敬班特比。背後是向着畫像罵他。那裏有什麼意思去攔住路伊沙下降入坑。很着急的要看見那末一步。很耐煩的等。看他跌入深坑。

第十一回 越降越低

話說。加拉得了夫人病故的信。從倫敦回來。辦過葬事。又跑回倫敦。埋頭在報告裏面找許多不相干的數目。去睇那些好數目的人的眼睛。單簡說話。他回到議院去辦事。當下斯奶奶全副精神。都用在偵察路伊沙的語言舉動。一點不放鬆。雖然他回去銀行。中間有好幾天。自己不能親自偵

察。他卻從種種方面偵探。專留心從路伊沙的丈夫班特比一方面。從他的兄弟安瑪方面。從哈特厚方面。從信件封面。都偵察到。斯奶奶說道。我的班特比夫人。你已經降到最低的一級梯子了。毋論你用什麼詭秘手段。瞞不了我。再說。路伊沙天生的品格。與後來環境所造成的品格。和他那種不可解說的深沉。一面引動斯奶奶偵察他。一面卻使斯奶奶偵探不出什麼來。斯奶奶雖用盡許多聰明。卻偵察得毫無頭緒。哈特厚有時也簡直的不敢說路伊沙到底存什麼心思。他研究路伊沙臉上的神色許久了。有時簡直是莫名其妙。世上的女人。哈特厚見過的。實在是在不少。單獨這個路伊沙。他簡直是看不透。於是就拖到很久。後來有一次。班特比要出門辦事。離家三四日。那一天是星期五。班特比在銀行透露遠行的意思。對斯奶奶說道。瑪當。你還是照常的。明天到別業去。當我仍在那裏一樣。我在那裏。或不在那裏。你當作無什麼分別。斯奶奶有點怪他的意思。說道。先生。我請你不要說這句話。先生。你曉得的。你走開不在家。我覺得於我很有分別。班特比聽了這句話。卻無什麼不喜歡。說道。瑪當。好呀。我不在家。你只好還是好好的過。斯奶奶駁他道。班特比先生。你的話。我奉行如法律。不然。我是要辨駁的。你向來待我是極其優厚的。我卻不曉得加拉小姐的意

思怎麼樣。歡喜不歡喜接待我。先生。你不必再說了。既是你請我去。我就去。班特比睜大眼睛說道。瑪當。既然我請你去住。就是了。爲什麼你還要別人請你。斯奶奶答道。不。我並不盼望別人再請。先生。你不必再說了。我只願你回來。我看見你很高興。班特比嚷道。瑪當。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斯奶奶答道。先生。你從前是很活潑的。我久已看不見了。先生。請你還是發揚些罷。當天的午後。班特比已經動身。銀行正在關門。斯奶奶喊道。畢左爾。你去對妥瑪先生說。我同他請安。請他上樓嘗嘗羊排。沾胡桃醬油。喝一鐘印度皮酒。說到吃喝。妥瑪是無時不喜歡的。果然就上樓。斯奶奶說道。桌上擺了平常的飲食。我以爲你也願意嘗嘗。狗子答道。斯奶奶。我謝你。愁愁悶悶的就吃。斯奶奶問道。妥瑪。哈特厚很好麼。他答道。他很好。斯奶奶心裏罵狗子不肯多說話。問道。他現時在那裏。他答道。他現時在約克沙地方打鳥。昨天還送了路伊沙一大簍子東西。足有半個教堂那麼大。斯奶奶很和氣的說道。他這樣人。是打鳥的好手。他答道。百發百中。妥瑪是向來好垂頭的人。現在更甚了。他就是擡頭。也過不了三秒鐘。斯奶奶若是要偵察他的神色。這時候正是好機會。斯奶奶說道。哈特厚這個人。我是最喜歡的。許多人都喜歡他。妥瑪。他不久就回來麼。狗子答道。我盼望他明天就回。

來。斯奶奶說道。這是好消息。安瑪說道。我同他約好。今晚在車站會他。隨後同到他那裏吃飯。他有別的事。大約有一兩星期不到別墅去。這是他對我說的。但是他在這裏住過星期日再走。也難說。斯奶奶說道。我忽然想起來了。若是我托你帶個口信。你可以替我告訴你的妹妹麼。狗子有點不甚願意的說道。我可以試試。只要你的口信。並不太長。斯奶奶道。不過是請安罷了。因為我的神經。還有點不安。不如自己一個人休養的好。這個星期。我不去騷擾你的妹妹了。安瑪說道。不過是這句話麼。即使我忘記了。也沒什麼要緊。因為路伊沙除非是見着你的面。不然。是不會想起你來的。他對斯奶奶說了這句恭維話。又垂頭不響。等到把印度皮酒喝光了。才說道。斯奶奶。我卻要走了。說完就走。第二天是個星期六。斯奶奶終天坐在窗外。看同銀行交易出進的人。留心看郵差。看街上過往的人。心裏一面盤算許多事。最留心的就是他幻想的樓梯。到了晚上。披上頸巾。戴上帽子。偷偷的出了銀行。跑到火車站。躲躲藏藏在各處偵察。看看有什麼人到站。他卻不在月臺各處露面。安瑪已經在那裏走來走去。等到火車到站。下車客人。卻無哈特厚。等到來客散了。去看火車到站的時刻表。又問問站上的脚夫。打聽過之後。出了站。在街上走。上下的看。有時揭帽。有時戴上。打

哈。伸懶腰。他是要等第二次火車到站。還有一點四十分鐘。斯奶奶從車站一間屋子走出來。說道。這是個調虎離山的妙計。把安瑪支開了。哈特厚這時候。一定同安瑪的妹妹在一起。這是斯奶奶忽然想出來的。於是就跟着這條路走。往別墅去的火車站。是在市上那一頭。那時候路上不甚好走。又沒得多少時候了。斯奶奶跳上一輛馬車。趕到車站。跳下馬車。飛跑的買了車票。跳上火車。在車上只想到那樓梯。見得路伊沙。走下來走得飛快。走到坑邊了。就要跌入深坑了。這時候正是九月。傍晚的時候。斯奶奶走到別墅。藏在小樹林裏。有樹葉遮身。四圍的看。窗門都是開着的。還未上燈。也無聲響。跑到花園裏看。也看不見什麼。偷偷的繞到樹林。果然聽見不遠的有很低說話的聲音。分明是哈特厚同路伊沙的聲音。果然是用調虎離山計。把安瑪調離開了。他們兩個人在那砍過的一株樹旁邊。斯奶奶彎着腰。偷偷的走近他們。走到差不多了。站起來。躲在樹後。離他們兩個人很近。哈特厚是偷偷的到了樹林。並不在房子那方露面。他是騎馬來來的。是從左近的田上穿過。他的馬還拴在籬笆外。那一面的田上。相離不過幾步。哈特厚說道。我的至愛。你叫我怎麼樣呢。我曉得你一個人寂寞。我能夠一個人走開嗎。斯奶奶聽見了。又看見路伊沙垂頭。心裏說道。你只管

低着頭。作出更能動人的樣子。你擡起頭的時候。我不曉得男人爲什麼喜歡你。我的至愛呀。你却不得誰在這裏看見你。且說那時候路伊沙低着頭。卻是眞的。因爲他要哈特厚走開。他叫他走開。路伊沙的臉。既不是對着哈特厚。也不是擡起來。最奇異的是路伊沙坐在那裏不動。同平常一樣。自己的兩隻手。手靠手。很像個石雕刻的。就是他說話的神氣。也毫不慌忙。哈特厚又說道。我的寶貝孩子。斯奶奶看見哈特厚一手抱住路伊沙的腰。高興極了。哈特厚說道。請你忍受我陪伴你一會。路伊沙說道。不在這裏。哈特厚說道。路伊沙。在那裏呢。路伊沙說道。不在這裏。哈特厚說道。我們有的時光很短。要說許多話。我又是從很遠的地方來。我又這樣的篤愛你。我幾乎都變狂了。世界向來沒有過如我這樣的甘心專誠的。作你的奴隸。也沒有過如你這樣的薄待我。我只望你。如太陽那麼熱的歡迎我。反受了你冷同冰的接待我。不能不使我傷心。路伊沙說道。你還要我再說。我只要我獨自一個人在這裏的話麼。哈特厚說道。我的至愛路伊沙。但是我們總得相會。我們在那裏相會呢。這時候這兩個人忽然驚動。那個偷聽的斯奶奶。也驚動了。他以爲除他之外。還有別一個人在樹林裏偷聽。原來爲的是下雨。已經有很大的雨點子。下得很急了。哈特厚說道。過了幾分鐘。

我騎上馬去到那房子。我裝作主人還是在家。要歡迎我的。好麼。路伊沙說道。不可。哈特厚說道。我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你的號令。我只好遵守。世界的女人。我見得多了。我見了都不動心。現在我看見世界上位最美的人。最能動人的。又是最專制的。我拜倒在他裙下。路伊沙呀。我不能自己走開。也不能讓你走開。你爲何這樣濫用你的權力。斯奶奶看見哈特厚的手。攔住路伊沙強留他。又聽見哈特厚說。如何的愛他。如何把自己一切的所有作孤注。要贏他。近來所作的事。和各種目的。都毫無價值。一切都棄去。只爲的是他。凡有一切將要成功得意的事。同路伊沙相比。不過是泥沙。都一一地扔丟了。現在只要路伊沙有真情相待。只要能夠親近他。還可以將要成功的事。往下去。若是非離開他不能作的。就棄去不作。要逃跑也作得到。只要他跟住逃。要密祕也就密。只要他吩咐一聲。毋論什麼。都可以作得到。只要他有真情相待。哈特厚說了這些話。這時候大雨點子來得又密又快。斯奶奶也鬧糊塗了。後來哈特厚爬過籬笆。把馬領走。斯奶奶也鬧不清楚。不曉得他們在什麼地方相會。什麼時候相會。只聽見他們說。當天晚上相會。但是還有一個。在黑暗裏。不會走開。斯奶奶心裏說道。呀。我的至愛。你卻不曉得有人照應你。照應得十分周到。斯奶奶

看住路伊沙出了樹林。看住他進了房子。第二步怎麼呢。這時候下的是傾盆大雨。斯奶奶的襪子是已經染上好幾樣顏色了。綠色最顯。鞋子是有了許多刺。衣裳上爬滿都是蟲子。帽子上。鼻子上。一條一條的水流下來。好像是小溪流。斯奶奶仍躲在樹林。在那裏想第二步該怎麼樣走。看見路伊沙從房子出來了。看他那樣子。是匆忙的披上大衣。緊緊的裹起來。偷偷跑了。路伊沙一定是同哈特厚私逃了。路伊沙果然是溜下樓梯。跌入深坑了。路伊沙不管那大雨。跑路跑得很快。轉入同馬路平行的一條小路。斯奶奶在樹影裏。緊緊的跟着。相離得很不遠。路伊沙立住腳。輕輕的開一道小門。斯奶奶也立住腳。路伊沙往前走。斯奶奶也往前走。路伊沙走的路。就是斯奶奶來的路。經過一個火車站。斯奶奶曉得。一會就有火車到焦炭市。就曉得路伊沙先到焦炭市。這時候斯奶奶的兩腳也跛了。滿身都是水。用不着改裝了。他走到火車站無風的那一方面。把頸巾摺成一個新樣子。放在帽子上。他很放心。這樣就無人能認得。他就買了車票。看路伊沙在一個角上等。兩人都在那裏聽雷聲。聽雨聲。一會火車到了。路伊沙登車。進去一間房。斯奶奶另進去一間。正在雷雨交加最利害的時候。那火車開走了。斯奶奶這時候被大雨泡透了。又濕又冷。冷到牙齒打戰。心裏卻

非常的高興。以爲路伊沙已經跌入深坑。現在是料理他的遺骸。想道路伊沙一定先到焦炭市。毋論哈特厚的馬。怎樣跑得快。也趕不上的。路伊沙在什麼地方等他呢。他們兩個同逃到什麼地方呢。我們要耐煩。總可以曉得。那火車到了站。因爲大雨。亂到了不得。水槽也漫了。水管也炸了。溝裏的水。全溢出來。街上漫的全是水。斯奶奶一下火車。先看看那些接客的馬車。斯奶奶想道路伊沙一定要一輛馬車。他若先上了馬車。我就趕不上他。我也不怕人多。把我擠倒。我先看他坐的馬車。是什麼號數。吩咐馬夫趕到什麼地方。誰知斯奶奶這次。卻猜錯了。路伊沙並不上馬車。已經先走了。斯奶奶原要看路伊沙從火車裏。下月臺。可惜看遲了一會。那車門開得很遲。等到開了之後。斯奶奶往裏看。裏頭的坐客。已經全走了。一個人已沒得了。這時候斯奶奶已經已是濕透又濕透。雨水又濕透了他的鞋。只要走一步。腳總是歪的。臉上不必說。全是水。戴的帽子。好像是一個太熟的無花果。身上衣裳是全毀了。全身很像是一條少見太陽的園外小胡同的籬笆。滿沾了一塊一塊的綠顏色。斯奶奶見自己這種情形。又失了路伊沙的踪跡。只好放聲大哭。喊道。我丟了他了。

話說議院的議員們專從那些什麼報告。什麼統計表裏找事作。到了開院會議的時候。他們這一黨同那一黨辯駁也辯駁不出什麼道理來。很像一班打掃夫。在街上擾亂得滿空中塵土。有時彼此打個架。鬧着玩。打到差不多。他們就散了。這時候議院閉會。議員四散。加拉也就回到家來。坐在書房裏。要證明不曉得是什麼一件事。大約是要證明一個好的沙麻列旦人。是個不好的經濟家。（沙麻列旦人見新約。此句指憐恤人。是不合算之事。注）那時候雖是下得極大的雨。他卻不甚理會。不過有時擡頭看看。好像是要斥責那場大雨。爲什麼要下得這樣淋漓盡致。有時雷聲很響。他就向焦炭市看看。惟恐那些煙通倒了。或是爲電所擊。正在雷聲走得遠。雨落得最大的時候。有人推開他的書房門。他回頭一看。不是別人。原來是他的大女兒路伊沙。他一見。驚喊道。路伊沙。路伊沙說道。父親。我有話對你說。加拉見他這種情形。不由得很驚異的問道。什麼事。你爲何這種情形。天呀。你一路淋着大雨回來的麼。路伊沙摸摸衣裳。說道。是的。隨即脫下蒙頭的罩。連大衣卸下。站在那裏。望着他的父親。這時候路伊沙是臉無人色。頭髮紛亂。滿臉是什麼也不管什麼也不怕的神氣。加拉見了。卻害怕起來。問道。什麼事。路伊沙。我哀求你告訴我。是什麼事。路伊沙坐在一把

椅子。對住他父親把自己的冷手。放在他父親膀子上。說道。父親。你從我自嬰孩時起。就教導我。加拉答道。路伊沙。是的。路伊沙說道。我生下地來。就遭這種命運。我現在詛咒我生下地的那個時刻。他看看女兒。又懷疑。又害怕。答不出什麼話。只好跟着女兒說。你詛咒你生下地的時刻麼。你詛咒你生下地的時刻麼。路伊沙說道。你既給了我生命。爲什麼把你所不理會。不知寶貴。生人與死人分別的生趣。都奪了去。我的靈魂的美德都那裏去了。我本心的感情都那裏去了。父親呀。一個花園涼地。原該生發些綠葉紅花。你爲什麼把這花園變作一塊荒地。說到這裏。路伊沙兩手捶胸。說道。假使有過這一片花園。那怕只剩了些死灰。也總算是我一生並未空過。我本來不想說的。但是父親還記得末後一次。我同父親在這書房裏說的話麼。加拉原萬想不到他的女兒會對他說這種話。毫無預備。一時說不出什麼來。只好答道。路伊沙。我記得。路伊沙說道。當日只要父親給我一刻工夫幫我。我這時候說的話。應該就在當日先說明白了。我現在並不是怪責父親。因爲你自己未經受過那種的教育。你就不能拿你所未受過的來教育我。假使你早日不是這樣教育我。或是完全不管我。我總比我此時歡樂得多。加拉自己覺得他對於兒女的教育。很盡了一番心。此時聽

見這種話。兩手托着頭。嘆氣。路伊沙又說道。父親。我從小兒起。你就教我。約束我。壓制我心裏自然發生的愛憎。假使你曉得我的心是有知覺的。有性情的。這些弱點。原可以培養成爲力量。卻是人的計算所算不到的。數學裏頭所無的。如同造化主宰之不可測度。假使你曉得。當日在這書房裏同我議婚的時候。我所最怕的事就是這些弱點。我一面竭力的抵抗。假使你曉得這幾層。你肯把我嫁與這個人麼。這個人我現在敢說是我所最憎惡的。加拉答道。不把你嫁與他。孩子。不把你嫁他。路伊沙又說道。毋論什麼時候。你肯把我付與霜雪。付與害蟲。隨我凋萎。你肯奪我的性靈麼。你奪了我的性靈。不獨無益於人。反有害於世。使我失了逃避物質世界惡濁貪鄙的退步地方。使我的信仰無從發達。使我無從控馭性靈之感動。使我無從歷練到理得心安的程度。加拉說道。一定。一定。不。路伊沙。路伊沙又說道。父親。假使我兩目全盲了。假使我只用兩手去摸。由觸覺而知物面物體。隨我自由。運用性靈。對付我所知的事物。我應該比兩目不盲的時候多百萬倍。應付世事的能力。我也歡樂得多。滿足得多。愛情也深得多。人道發達得多。心地純粹得多。現在請你聽我此番來意。加拉起來。扶他的女兒。路伊沙也站起來。父女兩人。站得很近。路伊沙一手放在他父親

的肩上。定睛看他的臉。說道。父親。我自小長到大。就覺得有一種的飢渴。卻從來無一刻止過。飢止過渴。又有一種烈心。趨向一個所在。卻不是算法。圖形。界說。所能絕對駕馭的。我從小至大。卻無一刻不同這飢渴這烈心相戰。一尺一寸都是不能相讓的。加拉說道。我從來不曉得你不歡樂。路伊沙說道。父親。我卻常常曉得。我這一生的戰爭。我幾乎把我的善神打退打倒。使善神變作惡鬼。我學了許多學問。徒然使我對於學問以外的事。種種懷疑。不相信。看不起。追悔。我只有惟一自慰的方法。就是人生在世。不過一會就過去了。值不得費許多事。受許多痛苦。去戰爭。加拉很可憐他的說道。路伊沙。你的年紀還青呢。路伊沙說道。我誠然還是年紀青。我所處的情形。既是如此。父親。我現在把我的心死情景告訴你。我不是害怕。也不是求情。當日你提議我嫁某人。我就嫁某人。我向來並未對你說過。也並未對他說過。我愛他。我曉得。你同他都曉得。我絕不愛他。我卻並不以為這件事為無足輕重。我因為盼望嫁與他。我能使我的兄弟安瑪好過些。我還可以幫我的兄弟。我的慈愛之情。只用在我的兄弟一人身上。也許因為我曉得怎樣的憐恤他。故此我只憐愛他一個人。現在這些事。都無甚要緊。不過我說給你聽。你也可以不至過於責備他的錯過。這時候加拉兩手

抱住他。他又拿那一隻手放在父親那個肩膀上。仍是定睛看父親的臉。路伊沙說道：等到我嫁了之後。什麼事也就無可挽回了。因為我們兩人性情不合。無時不與性情力戰。反對這個惡姻緣。戰爭之力。比未嫁時更猛。至於我兩人性情。爲什麼不合。並不見有什麼普通學例解說過明白。除非有科學可以指揮剖解家在什麼地方動刀子。找出我靈魂的祕密。或者可以解說明白。加拉記得從前在書房裏。父女的談話。這時候很悲哀的說道。路伊沙。路伊沙說道。父親。我不是怪責你。我不是訴苦。我今日到這裏。另有目的。加拉說道。我能夠替你出什麼力。你只管叫我做。路伊沙說道。我快要說到這一層。父親。我偶然遇着一個新朋友。我向來並未遇着過這樣一個人。這個人熟悉世情。是個輕巧。善修飾很從容的人。不肯裝假。我私心害怕不敢存的思想。他一切看得都無甚價值。使我幾乎立刻知道他曉得我的性情。我的思想。我看不出來他不如我。好像我們性情很相近。他既然見得什麼都是無價值的。我卻詫異他爲什麼以爲我爲值得他關切。加拉問道。路伊沙。這個人關切你麼。加拉這時候。原可以放鬆手。不過覺得他的女兒。這時候氣力竭了。看見他兩眼的光。仍照在他自己臉上。路伊沙說道。他說了些話。要我相信他。我就相信了他。他怎樣使我相信的。是

沒甚相干的了。你所曉得我出嫁的情節。他也都曉得。這個時候。他的父親的臉。變了死白色。雙手把他抱住。路伊沙說道。我作到不過這個地步。並無比這樣加壞。我並未丟你的臉。玷辱你的門風。但是你若問我會否愛他。愛他不愛。父親。我對你說直白話。也許可以到這個地步。我也不曉得。路伊沙這時候。忽然從他父親肩膀上。收回兩手。拿自己兩手。緊壓住自身的兩邊。臉色全變了。同平時大兩樣。全個身子挺直起來。用盡力。決意要說出久受壓制的感覺。因為這時候。湧洶而出。要壓制也壓制不住了。說道。今天晚上。我丈夫不在家。他同我在一起。對我直說他的愛情。此時此刻。他還在那裏盼望我。我除了跑回家。別無他法。可以把我自己扯離他面前。我不曉得我覺得憂愁。我不曉得我覺得羞恥。我不曉得據我自己看自己。算是降低我的人格。我只曉得。你的哲學。你的教育。救不了我。父親。全是你把我弄到有今日的。你用別的方法救我吧。加拉趕快用力緊抱他的女兒。不叫他倒在地下。但是他女兒發出極可怕的聲音。喊道。你若緊抱住我。我必定是死。你任我倒在地上吧。他父親果然把他放在地下。眼看着他心所最愛的女兒。和他最得意的教育方法的結果。變作一堆無知無覺的東西。倒在他脚下。

第三卷 收穫

第一回 還有一樣要緊的事

話說路伊沙暈倒之後。甦醒過來。睜開很弱的眼。望着他娘家裏他從前的臥室內他睡的舊牀。初時覺得是一場大夢。後來慢慢的才明白過來。他現在頭重頭痛。動不得。兩眼疲倦。也覺得痛。身體是很弱。精神全不能會聚。他的小妹妹在他面前。好一會。他都不會留意。等到他姊妹兩人四目相視。他的妹妹走到他牀邊。他還是躺在牀上不響。讓他妹妹拿他的手。後來才問他妹妹道。幾時把我挪到這屋裏的。他妹妹答道。姊姊。昨天晚上。又問道。誰挪動我進來的。他妹妹答道。我想是東西。他又問道。你爲什麼想是他。他妹妹答道。因爲我早上看見他在這屋裏。他向來都是到我牀邊喊我起來的。今早他不曾來。我走去找他。他不在自己屋裏。我各處都找到了。後來找到這裏。看見他照應你。用涼東西蒙你的頭。你願見父親麼。西西對我說。你一醒。我就得去告訴父親。他的妹妹

還是很膽怯的。低下頭。同他接吻。路伊沙說道。吉安。你的臉怎樣的有許多光采。吉安說道。我臉上有光采麼。我很喜歡聽你說這句話。我很曉得是西西作的。使我臉上有光采。路伊沙一手原摟住他妹妹的頸子。這時候放鬆了。伸直手。說道。你願意。你就去告訴父親。又留住他妹妹一會。說道。是你把這屋子布置到令人見了高興。很有歡迎我的樣子。他妹妹說道。路伊沙。不是我布置的。我未進屋之前。已經布置好了。原是……路伊沙在枕上轉一轉臉。聽不見說什麼了。等到他妹妹走出屋子之後。再掉過頭來。臉向着旁門。房門一開。他父親走進來。他父親這時候滿臉都是疲倦着急的神色。他拉女兒的手時候。他的手向來是不會抖的。這時候卻抖到了不得。他父親坐在牀邊。很慈愛的問他。覺得怎麼樣。又說。昨日既爲風雨所侵。又受了極大的震動。應該很要養息。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很帶憂愁的腔。同向來發號施令那種威嚴的腔調。大不相同。並且有時要說。還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很爲難才說道。我的寶貝路伊沙呀。說完這一句。又說不出來。於是又試試說。才說道。我的不幸的孩子呀。又覺得很爲難說下去。又再試試說道。路伊沙。昨天晚上的突如其來的事。衝到我身上。我說不出來我所受的驚懼。我現在所站的地方。是個虛浮的。不是個堅實的。我所依

靠的。忽然倒了。我被新發露的事體推倒我了。把我弄昏了。我說的話是毫無私見。我覺得昨晚衝激到我身上的事。來得太重了。路伊沙的一生。已經同船遇風觸礁一樣全打壞了。這時候無可以安慰他父親的。他父親又說道。路伊沙。我不願說。假使早先遇着好機會。你把實情告訴我。你也好了。我也好了。何至於有今日。我曉得我的方法。不能使兒女對我有深密的談話。我會對我自己證明我自己的方法。我就一毫不放鬆的。照着我的方法實行。現在才明白我的方法。全是行不得的。我一定自己負這個責任。我的最愛的孩子。我只求你相信我的確原是一番好意。加拉很頂真的說這句話。作者要說句公道話。加拉的確是一番好意。可惜他用的是一條不相干的小木棍。要量無底的大海。用一把生鏽挪不動的畫圓的規。去量無邊的宇宙。他在一個轉身不過來的窄小地方這裏撞過來。那裏碰過去。聚精會神的。把人生靠以存在的花花世界全毀到一草不留。他全副精神施行他的教育。比他的喧嚷不休的朋友。辦他們什麼大事。不要用力得多。路伊沙說道。父親。我極相信你所說的話。我曉得我是你最鍾愛的孩子。我曉得你用意。原是要我歡樂。我向未怪責過你。我永不能怪責你。路伊沙伸出手來。他父親抓在自己手中。說道。我昨夜一夜。靠着書案想。把

我們兩人痛苦的事。想過來想過去。我考慮到你的品格。我又考慮到你藏在心裏多少年的苦衷。我到這幾點鐘內。才曉得清楚。我又想到你到了這個時候。爲壓力所逼。我考慮到這幾層。我自己不能相信自己了。隨即拿手把他女兒的頭髮順好了。這在別人原是極不相干的事。不過在他。算是很可以留意的。他女兒看見他這種舉動。當作是他父親追悔前非。他父親又很遊疑。又現出無法可想的神氣。慢慢說道。我既然不相信我自己已往所作的事。我也就不相信我自己在和將來所作的事。我不自信你可以信我的見解。你現在回家來問我。我不知怎樣的對答你。我不曉得怎樣幫你。怎樣把事體弄好了。路伊沙這時候在枕上。稍掉過頭。臉靠在手上。不讓他父親看見。所有他一切的哀情。這時候都退了。卻並不滴淚。他父親又遊疑的說道。有人說。知識有智慧。性情也有智慧。我向不以這話爲然。我說過了。我現在不相信自己。我向來以爲只要有知識上的智慧。就夠了。我現在看來。空有知識的智慧。也許是不夠的。我今早就不敢說。知識的智慧就夠了。倘若我不理會性情的智慧。埋沒了天性。路伊沙……加拉提出這句話的時候。還是帶着遊疑。彷彿還是不盡相信的。路伊沙仍是不響。加拉又把手放在他頭髮上。說道。路伊沙。我近來離家很久。你的妹

妹也還是按着我的方法受教育。（加拉說到他自己的方法，很有點不甚願意）卻因為早年環境不同，稍為改變了方法。我是真不懂。我問你，稍變方法，可是好些。路伊沙不動，答道：父親，我少年時天性的感動，都壓住了，不會發露。一直等到後來，性情同環境不和，倘若妹妹天性的感動，能同環境相和，這是極好的事。以後走的都是歡樂的道路，不至蹈我覆轍，讓他謝謝上天。這是上天所賜。他父親這時候，很悲傷的說道：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呀，我見你這樣極不歡樂，我很痛責自己，你說你不怪責我，也不相干。於是低頭對女兒說道：路伊沙，因為我受了愛情和感激的影響，我慢慢的變了。我疑到道理所未曾作，所作不到，性情卻無聲無臭的都作到了。你看是不是的。路伊沙仍然不答。他父親又說道：路伊沙，我並不是性情驕傲不相信。你在我面前，我還能驕傲麼。你看我剛才說的能夠這樣不能。是不是這樣。他父親再看着他，不再發一言，就走出房去。他走了不久，聽見有很輕的脚步聲。路伊沙曉得有人站在他身邊，他並不擡頭，心裏帶點微怒，因為他很不願意有人看見他受這樣的困難。這時候有人輕輕的摸他的頸頸子。他曉得那個人當他是睡着了。他就由得那人摸，一點也不動，慢慢的休息。他曉得這個人是來照應他的。不知不覺，自己眼中含淚。一

會那個人的臉。輕輕的觸他的臉。他覺得那個人滿臉是淚。爲他而滴的。路伊沙裝作動一動。坐起來。西西退後。站在牀邊。說道。我盼望我未驚醒你。我來問你。你可以讓我陪你麼。路伊沙說道。你爲什麼陪我呢。我的妹妹。少你不得。你走開了。他很不慣的。西西搖頭答道。是的嗎。假使你讓我陪你。我卻有益於你。路伊沙很嚴厲的問他道。有什麼益。西西答道。你若讓我陪你。毋論你所最需要的東西。我可以辦得到。毋論怎麼樣。我總可以設法。十分作到八九。倘若還差得遠。我總還要設法出力。我不會不耐煩的。你讓我作嗎。路伊沙問道。是我父親叫你來的麼。西西答道。不是的。他告訴我。這時候可以進來。但是今早他叫我從這屋子出去。不然……說說又遲疑不說了。路伊沙很留心看他的臉。問道。不然什麼。西西說道。我想還是叫我出來的好。因爲我覺得你不一定喜歡我在這裏。路伊沙說道。我曾經討厭你到這樣麼。西西說道。我盼望無這事。因爲我永遠都是愛你的。常願意你曉得我的意思。但是你離家不久之後。你稍微改變了些。你曉得許多事。我什麼事都不曉得。這也是自然而然的。因爲你同許多朋友往來。我卻不是有煩言。我並不覺得難過。西西說話的時候。臉上有點發紅。路伊沙曉得他很相愛。有耐性。自己心裏難受。西西說道。我可以試試麼。這時候

膽子大些。舉起手。向路伊沙頸子。西西本來就要撲他。路伊沙卻把那隻手拿下來。抓在自己手裏。答道。西西第一層。你曉得我是個什麼人。我是很驕傲。我的心如同鐵石。我心裏煩亂。恨我自己。又恨他人對不住我。自己對不住他人。我看無論什麼事。都不過一場風浪。一片黑暗。無一件不是惡事。你不怕這種人麼。西西說道。我不怕。路伊沙又說道。凡是可以使我歡樂的。都掃除淨盡了。我現在是不歡樂到了極點。假使現在把你所說我所曉得的各種學問。都完全消滅了。重新叫我再學點極淺近單簡的真理。我寧可要一個人指點我怎樣然後可以心安滿足。怎樣然後可以保全名節。我是這樣一個人。你不怕麼。西西說道。我不怕。西西是從小就喪母。到長大的時候。他父親又拋棄他。真是伶仃孤苦。無家可歸的人。只因他天性篤厚。一任真性流露。這時候兩個人比較起來。西西是一片光明。路伊沙是一團黑暗。路伊沙把西西要撲他頸頸子的手。舉起來。忽然雙膝跪下。撲住這個伶仃孤苦的孩子。滿臉的尊敬神氣。擡起頭。望着西西說道。請你饒恕我。可憐我。幫我。你憐憫我。讓我把頭放在你愛人的懷裏。西西說。你放在這裏。我的寶貝。你放在這裏。

第二回 毫無道理

話說哈特厚忙亂了一整天。一整夜。世界上人簡直的不認得他了。他心裏是非常之忙亂。走出來。走進去。不曉得幹什麼。騎在馬上亂跑。很像是個馬賊。他騎馬跑到焦炭市。等了一夜。有時用死力拉鈴鐺。要看門的人上來。責問他有什麼書信口信。看門的答是沒有。他就斥他扣留了。一直等到天亮。那裏有什麼書信口信。他跑到別墅去。他聽別墅的回話是班特比出外去了。班特比夫人在焦炭市。是昨晚忽然走的。本來還不曉得他忽然走了的。後來有人傳消息。說是暫不回來。才曉得的。哈特厚無法。只好又回到焦炭市。走去班特比住宅探問。又說班特比夫人也不在那裏。哈特厚去銀行打聽。說是班特比出外。又問斯奶奶也出外麼。妥瑪有自己的道理。覺得不放心。說道。不曉得。今早他不曉得到那裏去了。他這個人。向來是行踪詭祕的。我很恨他。那個看門的也討厭。他兩隻眼總是不停的留心着人。哈特厚問道。你昨天晚上在那裏。妥瑪說道。我昨天晚上在那裏麼。來來來。這倒問得俏皮。哈特厚。我昨天晚上候你。候到下大雨。我向來未曾見過下這樣的大雨。你來問我昨天晚上在那裏。你倒不如問問你自己。昨天晚上在那裏。哈特厚說。我因有事。走不開。妥瑪叨叨的說道。走不開麼。兩個人都走不開。我是因爲等你走不開。一直等到末一次火車都開了。

只乘快車。若是坐那車回去。還要走過許多池塘。才能回家。我只好在本市過夜。哈特厚問道。你在那裏過夜。安瑪說道。在那裏過夜。在班特比那裏我自己的牀上過夜。哈特厚問道。你看見你的妹妹麼。安瑪瞪眼看他。說道。我妹妹住在四五十里外。我怎樣看得見他。哈特厚掉過頭。就跑了。心裏在那裏猜。猜來猜去。足足有一百遍。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只有一層。他是打定主意了。毋論班特比夫人在焦炭市不在。毋論因為他對於路伊沙動手得太早。或是路伊沙膽小。或是被人窺破。或是陰錯陽差。中間出了枝節。他只好還留在這裏看運氣。別的事且不管。哈特厚對自己說道。既是這樣。或者我只好等着接仇恨我的信。或是密約的信。或是後悔了責備我的信。或是班特比立刻要同我打架。我只好不管他。我還是吃我的飯。說到打架的話。班特比身子比我重。若是真要動手。我得操練操練才好。於是倒在榻上。搖鈴。吩咐六點鐘開飯。要一塊牛肉扒。覺得時候很難過。心裏越想越莫名其妙。等了許久。總不見這件事體揭曉。心裏更摸不着頭緒。他只好等着。卻丟不開打架的思想。有一會。他想花五個先令。雇客店的一個跑堂替他同班特比打架。有時又想到找一個粗重大漢。有一百九十或二百磅重的。每點鐘給他多少錢。雇來同班特比打架。等了許久。還是沒

得頭緒。沒得雇人打架的機會。他未吃飯之前。已經禁不住走來走去。有時研究研究地毯的花樣。有時從窗口往外望。有時站近房門聽聽脚步響。有時聽見有脚步聲走近房門。他就心裏着急起來。吃過飯之後。已是黃昏。一會子天黑了。還是仍然得不着什麼消息。他自己說。這很像耶穌軍用的酷刑。越慢越難熬。又想到什麼都不管最好。只好吩咐茶房點蠟燭。擎報紙來。他費了半點鐘工夫看報。也不相干。這時候跑堂的鬼鬼祟祟進來。說道。請你恕我。有人要你答話。哈特厚忽然想起。這是巡警對聚眾滋事的人說的話。他就大怒。反問那跑堂道。什麼叫作要我答話。跑堂又說道。先生。請你勿怪。外面有一個少年女子。要見先生。哈特厚問道。外面是那裏。跑堂答道。先生。就是這個門外。哈特厚走到廊子。果然看見一個向來未見過的少年女子。站在那裏。穿得很淡素。神氣是很安詳。面貌是很美。他把這女子領進房來。挪把椅子。請他坐在燭光之下。細看更顯得比乍見的時候貌美。他的面色是很少年。很純粹。神色是極能令人歡喜。毫不畏懼。毫不慌張。這女子見房內無別人。就先問道。你就是哈特厚先生麼。他答道。我就是哈特厚。心裏還說道。你對我說話的神氣。是很有把握。很能自信的。你的聲音是很頂真的。西西說道。先生。我若是不曉得——我是不曉

得——講究信實的上等人。對於別的事體。是應該怎樣嚴守信實。（哈特厚一聽了這開章兩句話。臉已自紅了。）我敢說。我可以相信你對於我此次來見你。嚴守秘密。對於我要說的話。也嚴守秘密。只要你對我說。我可以相信你。我就相信你。哈特厚說道。我保你。你可以相信我。西西說道。我是年紀很青。你是看見的。我又是單獨一個人。你也看見的。先生。我此次來見你。我全靠我自己的。一種希望。並無人勸我來。並無人鼓勵我來。哈特厚想道。這話說得很有力量。起頭就來他突兀。我猜不着我們談到什麼地方去。西西說道。我想你已經猜着。我從什麼人來的。哈特厚答道。我從二十四點鐘前。直到如今。因為一位夫人。我很掛念他。我心裏很不安。我相信你是從那位夫人那裏來的。西西說道。我才離開他一點鐘。他問道。在那裏。西西答道。在他父親家裏。哈特厚雖然是很鎮靜的。聽到這裏。臉上發愁。心裏更摸不着頭緒。想道。我簡直的是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西西說道。他昨天晚上。很匆忙的回到他父親家裏。到家的時候。是很震動。終夜不醒人事。我住在他父親家裏。照應着他。先生。我告訴你。他從此以後。不同你再見面了。你可以相信我這話。哈特厚吸了一口大氣。簡直是不曉得再說些什麼。西西說的話坦白率直。像個孩子說的話。他神色是很謙恭。卻毫

不畏懼。他一味的真誠。對方有什麼詭詐。一點兒也使不出。他全副精神。都是爲這件事體而來。卻把自己都忘了。哈特厚卻是生平未閱歷過這種境界。他混世的利器。雖然有許多。這時候。一件都用不着。自己找不出一句話來。解救自己。隨後他說道。由你這樣少年女子來。這樣的祕密告訴我。這樣駭人的事。實在是令我摸不着頭腦。我請問你。是不是那位夫人打發你來告訴我這幾句絕無希望的話。西西說道。他並未打發我來。哈特厚說道。快淹死的人。見着海面一條草。也要抓牢了。望救。我並不是不尊重你的決斷。也並不疑心你是出於至誠。請你勿怪我說。我還是相信我還有點希望。那位夫人。不至於把我永遠貶逐。不許見他的面。西西說道。絲毫希望都沒有。我來見你。第一件是誠實告訴你。叫你相信。你永遠無希望同他再說話。也就當他昨晚回娘家。立刻死了一樣。哈特厚說道。我一定得相信麼。但是倘若我不能相信。倘若我的生性有弱點。我頑固不肯相信。——西西說道。我所說的話。還是真實的。仍然是無希望。哈特厚望望西西。微笑。有點不肯信。但是被西西看透過幾重。哈特厚那一笑。是白笑了。哈特厚咬咬牙。想了一會。說道。既然我費了許多辛苦。盡了我許多職分。到了的結果。是驅逐我。我再也不騷擾這位夫人。但是你說不是他委託你來的。

西西說道。我愛他。他愛我。這就是我的委託。自從他回家之後。我就照應他。在他左右。這就是我所受的信託。他對於我。有親密的信託。我曉得他的品格。我曉得他嫁人的情形。這也是我所受的信託。哈特厚先生。我想你也受過這種信託。西西這一句話。一直刺到他的心窩裏。但是那裏頭的心。早已不知丟到什麼地方了。現在那裏裝的不是個心。是些臭壞蛋。哈特厚說道。我不是個有道德的人。我向來不自居爲有道德的人。我無道德。至於極點了。但是我要說明白。我把我們所談的這位夫人。處於困苦地方。或是不幸。拖累他處於傷體面的地位。或是我犯了表示情感。侵犯及室家的神聖。或是因爲他的父親。是部機器。他的兄弟。是個狗子。他的丈夫。是個野蠻粗鄙的人。我層層的從中取巧。我要你相信。我雖作過這種種的事。我卻並無惡意。但是我是不知不覺。自然而然。毫無阻礙。順溜下去。溜到這個地步。其中好像是有魔鬼在那裏作怪。像是一本書。我當初以爲是很短的一看目錄。才曉得這本書是很長的。原來是好幾本。哈特厚說這些話。仍丟不開他向來那種輕佻神氣。一聽就明白他是強辭奪理。把難辨白的話。說得光鮮些。說得好聽些。他停了一會。又往下說。這時候說得自然些。然而還帶着些失望難過的意思。打磨不退的。說道。我聽了你剛才所說

的話我絕不能懷疑。你又是那位夫人深信的人。我不能不對你說。我不能不相信。從此以後我永不能見那位夫人的面。這件事。關到這個地步。完全是我一個人的錯。我又不能說我這個人還有什麼希望。可以變作一個有道德的人。我也不能相信世界上有道德的人。西西這時候的神氣。好像是還有要說的話。又擡頭對着他。於是他又說道。你說了第一件。我相信你還要說第二件。西西說道。是的。他說道。你可以告訴我麼。西西神氣柔和而堅定。使他無法可以取勝。西西又曉得只要說出來。他不能不依。使他站在失利的地步。西西說道。現在你只有作一件事。可以補救。你只好立刻離開這地方。永遠不再來。你既闖了這些禍害。除了這永遠走開此地之外。別無他法。可以稍減你的罪過。我很曉得你的力量。只能作到這一層來補過。我並不說你作到這一層。就可以算得補了許多過。也並不說這就可以贖你前愆。不過總算作了一點。也是你必須作的。既然這樣。我雖並未奉有什麼人命令。並且除了你知我知之外。並無第三個人曉得。我就請你。今晚就離開此地。永遠不再來。假使西西除了自己深信自己所說的話是實情。是說得很合理的之外。用別的話語。或別的手段去激動他。叫他走。假使西西有絲毫懷疑。有絲毫拿不定主意。或是別存用意。有所隱藏。

不露，假使西西流露出來。或是曉得他對於這種要求。當作笑話。或以爲詫異。或要反駁回頭。他要駁西西就趁這個時候駁他。卻不能駁。他沒了主意。只好問道。但是你可曉得。你要我走開。是個大題目麼。你大約不曉得我是爲公事而來的。這件公事。原是一件很荒謬的事。但是我已經發過誓。擔任下來。人家以爲我拚命的全副精神。在這裏辦這件事。你大約是不曉得。但是我說的是實在情形。誰知實在也罷。不實在也罷。西西聽了。簡直的是不理會。哈特厚在屋裏走了一兩轉。遊疑不決的。說道。況且這個辦法。未免太可笑了。我已經答應了許多人。來到這裏。忽然退出。令人不解。未免太可笑了。西西又說道。我很曉得先生你的力量。只能這樣作。還可以補過。我是很曉得的。不然。我是不來的。他看看西西的臉。又走走。說道。我不曉得說什麼。這樣作。太可笑了。現在是他要求西西守秘密了。他再走幾步。不走了。靠着爐臺。說道。假使我照行這樣可笑的事。你卻要嚴守秘密。西西說道。先生。我相信你守秘密。你相信我守秘密。他這時候靠着爐臺。追想到從前有一天晚上。狗子在他屋裏。爐臺還是那座爐。今天晚上。卻是他自己變作狗子了。他簡直想不出方法來。他擡頭看看。低頭看看。有時大笑。有時繃眉。忽然走走。忽然又立住脚。說道。我看不見出路。作到什麼樣。就

是什麼樣。我猜看。我只好就是這個樣。我思想看。我只好走。簡單言之。我只好答應走。西西站起來。這樣結果。西西看了。並不詫異。不過覺得歡樂。臉上現出高興。他又說道。你要讓我說句實話。假使是別位使者。不論是男的是女的。走來遊說我。絕不能有這樣的效果。我當我自己。不獨處的是極可笑的地位。並且我自己處處失敗。你可以讓我知道。我的仇敵的名姓麼。這位女大使說道。我的名姓麼。他說道。我今天晚上。只要曉得這一個名姓。西西說道。我叫西西周普。他又問道。我們分手了。請你不要怪我好奇多問。你同他家是親戚麼。西西答道。我不過是個窮苦女子。我同我的父親分離了。我的父親是個雲遊戲子。加拉先生可憐我。收養我。我自從同父親分離之後。一向就住在加拉先生家。西西說完。走了。哈特厚呆站在那裏一會。滿臉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氣。倒在榻上。說道。加上這一層。我的失敗才算完全。我是完完全全的大失敗。他不過是個窮苦女子。不過是個雲遊戲子。把哈特厚當作不是個東西。把哈特厚打到大失敗而特失敗。這一場失敗。足有埃及金字塔那麼大。哈特厚立刻拿筆在手。寫一封信。給他阿哥要遊埃及。看奈羅河。說道。大哥。焦炭市的事。我不幹了。我討厭那地方。只好走了。不如去騎駱駝。弟某白。寫完拉鈴。茶房走進來。哈特厚說道。叫我

的跟人來。茶房說道：先生他睡了。哈特厚說道：喊他起來。收拾行李。他又寫兩封信。一封是給班特比。告訴他是離開這裏了。並以後兩星期內的住址。一封給加拉。說的是同樣的話。寫好信面。信面的墨還未十分乾。他就同焦炭市的高煙通告辭了。上了火車。走了。講道德的人。以為哈特厚這一溜。隨後他自己會想到退縮得快。總算是多少會補過。總算是把事體鬧到頂糟的時候。幸而脫逃。想到這裏。心裏還可以自慰。那裏曉得。他並沒得這會事。他原來是因為覺得調情失敗了。鬧了一場大笑話。恐怕別的人同他作同樣的事。蕩子們曉得了。要笑話他。這種的思想。很叫他受不住。他生平所作的壞事多了。卻以這一次立刻退步。算是作的頂好的事了。他可絕對的不肯認失敗。他生平是不曉得什麼叫作羞恥。這算是第一次曉得羞恥。

第三回 剛決

且說斯奶奶是個百折不回的狠心人。雖是受了一場大風大雨的折磨。很受了風寒。聲音也啞了。幾乎說不出話來。不停的打噴嚏。打到肢體都快散了。還不肯罷休。立刻去找班特比。找到倫敦

某街的客人。對着班特比。把肚裏裝滿的炸藥。暴發出來。暈倒在班特比的領帶上。班特比第一步是先把斯奶奶推開。放在地板上。隨他一步一步的發暈。第二步。就用急救返魂的法子。例如用力扭他的大拇指。用力打他手心。用許多冷水澆他的臉。塞許多鹽在他嘴裏。不到一會子。斯奶奶果然醒轉過來。立刻趕快把他搬在最快的火車上。一點吃的東西。也沒給過他。把他運回焦炭市。那時候斯奶奶的情形。是死多活少。斯奶奶到了焦炭市的時候。若是當他是件破裂古董看。是很有趣味的。若是當他是別的東西看。論他這時候所受的損傷。卻是損傷得很利害。不能令見者讚美。班特比不管斯奶奶衣服和身體受過多少折磨。也不管他只管不停的打噴嚏。立刻把斯奶奶堆在馬車上。裝他回去石屋。那一天晚上。天很晚了。班特比闖進他丈人安瑪加拉屋裏。喊道。這裏有一位貴夫人斯太太。你是認得斯太太的。他有話對你說。你聽了。要驚倒了變啞吧。說不出話來。加拉見他突如其來。彷彿是個鬼。說道。你没接着我的信麼。班特比喊道。接不着你的信。現在是什麼時候。還說信不信。我現在心裏是這樣的情形。我不許人對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說什麼信。加拉卻和平的駁他。說道。班特比。我說的是一封特別的信。說路伊沙的。班特比手拍桌子。拍了好

幾下。答道。我說的是一個特別報信的人。找到我。說路伊沙的。斯太太。瑪當。請你向前說話。可憐這時候他非要作個眼證。說許多話。卻因為喉嚨發炎。說不出聲。臉上作了不知有多少怪樣。總是說不響。班特比急了。拉他手。亂推他。說道。你倘若說不出來。讓我來把你的話弄出來。無論你是什麼貴夫人。無論你是同什麼貴族都是親戚。這時候不該說不響。好像是喉嚨塞滿了石頭子。安瑪加拉。新近斯太太偶然在一個地方。偷聽到你的女兒。同你的寶貝闊朋友哈特厚。在房外說話。加拉說道。是的麼。班特比說道。呀。是的麼。所說的話——加拉說道。班特比。你毋須再述那番話。我很曉得。班特比看他丈人這樣從容和緩的。自己特爲的很上勁。說道。你曉得麼。也許你曉得。你可曉得你的女兒。現時在那裏。加拉說道。自然曉得。現時在我這裏。班特比道。在這裏。加拉說道。我的寶貝班特比。讓我求你無論怎樣。不要如此大鬧大嚷的。路伊沙在我這裏。他一能擺脫開你所說的那個人的時候。（我很後悔。我介紹這個人給你。）立刻跑到我這裏來。要我保護。我回家不過幾點鐘。他就到了這裏。就到了這屋子。他很匆忙的從別墅上火車。到焦炭市。從焦炭市跑到家。一路上都是冒着大雨。見着我的時候。是驚魂落魄的。他自從到我家。就未曾到過別的地方。我勸你爲你自

己起見。爲我的女兒起見。不要亂吵。安靜些罷。班特比四圍的望望。望了好一會。單不向斯奶奶那方望。忽然掉過臉來。對着那位闊貴族士伽佐的姪女。(斯奶奶也注)說道。瑪當。你在各處亂闖亂跑。忙了多時候。亂造謠言。我們要聽聽。你怎樣的認錯。陪不是。斯奶奶低聲說道。我現在神經很擾亂。我的身體現在很不好。我別的都作不了。只有痛哭。斯奶奶果然大哭。班特比說道。瑪當。我還有一句話。可以對闊人家的婦女說的。我要說的是。你還有一件事。可以作的。我說的是。你可以上馬車。我們同來的馬車還在門口。你讓我扶你出去。送你上車。裝你回銀行。你到了銀行。最好是弄些極燙的熱水來。把你的兩隻脚泡在水裏。上床睡覺。喝一鑊極熱的燒酒。加上牛油。說完。伸出右手。送這個大哭的女人上車。一路出門。還亂打噴嚏。班特比仍走回屋裏來。說道。安瑪加拉。我看你臉。曉得你有話對我說。我在這裏聽你說。不過我先要告訴你。我預先聲明。我現在的脾氣。是很不好惹的。眼前這件事體。幸虧不過鬧到這個地步。我仍然不大以爲然的。況且你的女兒向我。對於我。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不甚服從。不甚盡職。不是女人應該對待丈夫的樣子。我曉得的。你有你的見解。我有我的見解。我是很坦白的。把我的意思告訴你。你今天晚上。若是說反對我的話。我勸

你還是不說的好。讀者須知。加拉這些時。都是很和平的。班特比特爲的表示橫蠻。他向來的好脾氣是這樣的。加拉起首答道。我的寶貝班特比。——班特比答道。請你勿怪我。不要你當我太過是個寶貝。這是第一件。我曉得的。凡有人一說到寶貝這兩個字。他就要得我的便宜。我現在對你說話很無禮。但是你曉得的。我是無禮的。你若是喜歡講禮。你不要找我。你有你的上等朋友。他們是很多禮的。我自己卻不存這種貨物。加拉說道。班特比。我們個個都不免作錯事。……班特比攔住說道。我以爲你是不會錯的。加拉答道。也許我以爲是這樣。但是我說我們個個都會作錯事。倘若你不對我提起哈特厚。我就覺得你知道避忌。我卻感謝你。我們談這件事。我不提他。我請你不要對我提他。班特比答道。我向未提過他。加拉很耐煩的答道。也好。也好。坐了一會。在那裏盤算。隨後說道。班特比。我很懷疑我們不曉得清楚路伊沙的性格。班特比問道。我們兩個字。指誰。加拉答他這句粗鄙短促的問話道。那嗎。讓我說我一個人我懷疑。我到底不曉得清楚路伊沙的性格。我懷疑我教育的方法不甚對。班特比說道。你說中了。我對你表同意。你居然明白了麼。什麼教育。我告訴。你什麼叫作教育。把少年們推出大門外。叫他們倒頭的亂滾。吃也不要給他們吃飽。穿也不給

他們穿足。什麼東西都少給他們。只要多多的打他們。這個就是我所叫作教育。加拉很謙讓的駁他。說道。你是明白的。你該曉得。你所叫作的教育。儘有許多好處。卻不能用在女孩子。班特比很頑固的答道。我不懂爲什麼不能呢。加拉歎口氣。說道。我們現在且不論這個問題。我切實對你說。我無意用你辯論。只要我作得到。我要設法補救過失。班特比。我盼望你好好幫助我。我也愁苦夠了。班特比還是一味的蠻頑。答道。我還是不曉得你的意思。故此我不能答應你。加拉仍是很愁悶。卻很有和解的意思。說道。我的寶貝班特比。新近這幾點鐘。我覺得我曉得路伊沙的品格。比前這些年明白得多。我是很受些痛苦。逼着我明白過來的。卻不是由我首先揭露的。班特比。你聽了我說的話。你也要詫異。我想路伊沙。有許多天性。受了苛刻的忽略壓制。還受了許多反拗拂逆。你若肯照我的愚見。我提議。應該趁早設法。任由他。隨着他的良好天性。走幾時。我們還要溫柔體恤的鼓勵。他暢行天性。只要這樣作。我們大家都受益。加拉說到這裏。拿手掩面。說道。路伊沙向來是我所最鍾愛的孩子。這個好嚷好喊的班特比。聽了。滿臉紅漲。幾乎要發狂。他好容易忍住不發作。說道。你要把他留在家裏過些日子麼。加拉答道。我有意勸你隨他省親。住我這裏。由西西照應他。（我

說的是西西利阿周普。他曉得我女兒的性格。我女兒也相信他。班特比站起來。兩手插入口袋。說道。據你所說的話看來。你的意思是以爲我同路伊沙班特比。有點性情不合。路伊沙的父親很憂愁的答道。我恐怕這時候路伊沙同所有我同他締結的親戚們。都是性情不相合的。班特比發怒到了不得。伸開兩腳。正對着他丈人。他兩隻手插入口袋。插得更深。頭髮爲他的怒氣所衝動。好像地上的草遇着大風。說道。安瑪加拉。你聽着。你說了你的。一番話。讓我說我的一番話。我是個焦炭市的人。我是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市上所有的磚。我是曉得的。市上製造些什麼。我是曉得的。市上的烟通。我是曉得的。市上的烟。我是曉得的。市上的工人。我是曉得的。我所曉得的。還算清楚。這些都是實在的東西。若是有人告訴我些意思的事。無論他是個什麼人。我就告訴他。我曉得他是什麼意思。他的意思。是要用金餐具吃腳魚羹。還要吃鹿肉。要坐六匹馬的大馬車。你的女兒所要的。就是這些東西。你既然以爲你的女兒應該享受這些東西。我就勸你供給他。安瑪加拉。爲什麼要你供給呢。因爲我是永不供給他的。加拉說道。班特比。我苦勸過你之後。我望你改過腔調。班特比駁他道。且慢。你已經說過你的一番話了。我從頭聽到尾。我請你聽我的。也從頭聽到尾。你

不要不公道。不要出爾反爾。因為我看見你到了這地步。我雖很替你可惜。我看見你墮落到更低的地步。我是加倍的替你惋惜。據你所說的話看來。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說。我同你的女兒。有點性情不合。我答你的話。也要你明白。我們兩人。是有一種極大的性情不合。是不必疑問的了。總而言之。你的女兒不曉得丈夫的好處。簡直是不曉得他同我結婚。他得了多少榮耀。我是說得很坦白的了。加拉說道。班特比。這是太不講理了。班特比說道。是麼。我聽你說這句話。我高興。因為妥瑪加拉有了新見解。告訴我。說我所說的話不講理。我就曉得我所說的話很在理。你讓我往下說。你是曉得我的出身的。我有好些年沒得鞋子穿。我就不要鞋抽。卻有許多貴女人貴族的婦女。幾乎願拜跪我所站的地方。你相信我這句話也罷。不相信我這句話也罷。班特比這時候。簡直的是向他丈人的頭上放火箭。說道。說到你的女兒。卻不是貴族出身。這一層你是曉得的。我看貴族原算不了什麼。這一層你也是曉得的。這是事實。妥瑪加拉。你不能改變事實。我為什麼要說這番話呢。加拉低聲答道。我恐怕你是不肯饒我。班特比說道。你聽我說完了。不要截斷我的話柄。輪到你說。你再說。我說這番話。因為好幾位貴族婦女。看見你女兒的行爲。有點詫異。看見你的女兒。不領略我

的好處也詫異。他們還詫異我怎樣能受。我現在自己也覺得奇怪。我不願受了。加拉站起來說道。班特比。我看。今天晚上。越少說越好。班特比說道。妥瑪加拉。不然。我看今天晚上。越說得多越好。等到我把話說完為止。以後幾時要不說就停止。我要問你一句話。這就可以把事體截短了。你剛才的提議。是什麼意思。加拉問道。班特比。我什麼意思麼。班特比把頭一抖。說道。你所說的省親的話。加拉答道。我的意思是盼望你能够和平設法。讓路伊沙在我家裏休息。把事體想想。等到好幾方面的事情慢慢的改好了些。班特比說道。要把你所說的性情不合。和緩下來。加拉說道。倘若你那樣說法。班特比說道。什麼事令你想到這一層。加拉說道。我已經說過。我恐怕路伊沙不爲人所領略。班特比。你年紀比他大得多了。現在要你幫忙。把路伊沙處置好了。也並不爲過。好也罷。不好也罷。你是擔負了大責任。……這句話原是當日班特比對司提芬巴拉浦說道。現在加拉引來。對班特比說。班特比也許不願意。怒氣沖沖的一跳。把引他的話截住。說道。來來來。我不必你來告訴我這句話。我娶你女兒的時候。我曉得他是什麼路數。你也曉得的好也罷。不好也罷。這是我的事。你不要管。加拉說道。班特比。我不過要往下說。我們許有多少不是。連你也免不了。你要記得你負了責

任。你應讓步。不獨算是仁人用心。也許是你有所欠缺。應該對路伊沙還那欠缺。班特比嚷道。我同你的意思兩樣。我用我的意思結束這件事。安瑪加拉。我對於這件事。不同你爭。我老實告訴你。因為這件事相爭。有礙我的名譽。至於你那位闊朋友。他離開這裏。願意到那裏。就到那裏。他若是碰見我。我卻要訓他。他若是不碰見我。我就不說。因為不值得一說。至於你的女兒。是我把他做成班特比太太。其實從前不如還讓他作加拉小姐。他若是明天中午十二點鐘。不回到我家。我就當作他寧願另住。我就把他的衣服等等送到你這裏。以後歸你管他。你所說性情不合的話。我對衆人是要這樣說。我說我是約瑟阿班特比。我受過一種教育。他是安瑪加拉的女兒。他受過另一種教育。兩匹馬不同一條路跑。我曉得人家頗曉得我很是個非常人。許多人自然很快的明白。也要一個非常的女人。才配得上我。加拉說道。班特比。我很頂真的勸你再斟酌斟酌。不要就按着這辦法解決。班特比把帽子拋上頭頂說道。我是無不解決的事。無論我作什麼事。是立刻就作的。安瑪加拉是很曉得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還要對他說這句話。未免令人詫異。但是一想到安瑪加拉說了許多什麼愛情。感情騙人的話。所作的事。其實也不令人詫異。我就是這樣解決。我沒得話說。

了。我告辭了。班特比回到市上的住宅。睡覺第二天午後十二點零五分鐘的時候。他就吩咐把班特比夫人的物件裝檢好。送到加拉宅裏。登了廣告。出賣別業。作個鰥夫。

第四回 失蹤

話說銀行失竊的案。行東班特比是常常留心。他自以爲是個非常人。要把他怎樣的精明敏捷。誘示於人。他不把家事當作什麼大事。仍然是對於商業上振刷精神。故此他作了鰥夫之後。一連好幾個星期。對於這竊案更爲追究得緊要。把警廳的官吏們忙得了不得。他們簡直是摸不着頭緒。司提芬巴拉浦是杳無下落。那鬼鬼祟祟的老婆子也一毫也打聽不出來。班特比急了。出一個賞格。有能捉獲司提芬巴拉浦的。賞二十金磅。把他的面貌身材衣服等等。說得很明白。到處張貼。上工時自然就有許多工人聚在賞格前面看。工廠裏面也自然總談這件事。下工的時候也有許多人看賞格。當天晚上。那個代表斯拉畢。開會演說。先取了一張賞格。裝在口袋裏。於是當着衆工人說道。我的同胞呀。你們看看反對我們工會的一個人。什麼作不到。被富豪惡霸打倒在地上的。

朋友們呀。富豪惡霸們。把牛軛架在你們頸子。他們的鐵腳。把你們跣在地下。他們最喜歡不過的。是要看見你們在地下。同蛇一樣的爬。你們看見捉拿司提芬的賞格沒有。說的是他身高五尺七寸。背有點駝。這一張打低人格令人討厭的賞格。很玷辱我們可比神聖的工人。好在我們已經先逐他出會。但是他既玷辱我們的名聲。我們應該怎樣的把這條毒蛇壓碎了才好。你們還記得。他曾經站在臺上演說。我怎樣的駁倒他。他怎樣的辨護表白躲閃。我怎樣的把他驅逐走了。現在把他的面具撕破了。現出他的真形是個竊賊。爲法律所不容。懸賞購他的頭。他是我們焦炭市工人們一個傷口。一個膿瘡。我今天提議。賞格上說的織工司提芬巴拉浦。早已爲本處工會不承認爲會友。本工會不受此人的非法行爲所玷辱。不能以偷竊行爲斥責工人團體。工人們聽了。有些說個不字的。有些喊聽呀聽呀的。有一個人說。斯拉畢。你說得太過火。你太猛進了。這些話。卻都不相干。大多數的工人都贊成這條提議。喝采三聲。這些男工女工們散了會。還在街上走。尙未到家的時候。有人把西西從路伊沙身邊喊了出去。過了幾分鐘。西西回來。路伊沙問道。是誰。西西有些膽怯。好像不便說的。說道。是班特比同你的令兄妥瑪。還有一個少年女人名勒奇。這女人說。你認得

他。路伊沙問道。西西。他們要什麼。西西說道。他們要見你。勒奇大哭。很生氣。那時候加拉在屋裏。路伊沙說道。父親。我不能不見他。因為內裏有個緣故。一說就明白。我可以請他們到這屋裏麼。加拉答應了。可以。西西出去請他們。他們跟着西西進來。安瑪在最後。站在近房門的最黑暗地方。班特比進房門。冷冷的對路伊沙點頭。說道。班特比夫人。我盼望我並不驚吵你。這原是不該騷擾你的時候。不過這個少年女子。說過幾句話。我就不能不來見你。安瑪加拉。你的兒子。不知憑什麼道理。總不肯說那少年女子說的話是對的或是不對的。我只好把女子帶來。同你的女兒對質。勒奇站在路伊沙面前。說道。太太。你曾經見過我一次。安瑪咳嗽一聲。路伊沙答道。我見過你。勒奇很得意的。看看班特比。說道。太太。請你說明。你在什麼地方見過我。在場還有些什麼人。路伊沙說道。司提芬。巴拉浦。被辭歇的當天晚上。我到巴拉浦所住的地方。我看見你在那裏。巴拉浦也在那裏。還有一個老婆子。他沒說過話。他站在黑暗屋角裏。我不十分看得清楚。我的阿哥陪着我。班特比責問道。小安瑪。你爲什麼就不能說這句話。安瑪說道。我答應過我的妹妹不說的。他妹妹承認有這件事。那狗子恨極了。接下說道。他把這件事體。說得又清楚。又齊全。我爲什麼從他口中奪來。歸我說。

呢。勒奇說道。請太太說明。你爲什麼當那最不吉利的時候。去巴拉浦家裏。路伊沙臉上發紅。說道。我覺得他這個人太可憐。我要曉得他打算什麼主意。我要幫助他。勒奇問道。你會否送他一張鈔票。路伊沙說道。我送他一張鈔票。他不肯收。只拿了兩金磅。勒奇的眼又看看班特比。班特比說道。你若是在問我。你所說的這樣離奇。這樣令人難信的情節。我相信不相信。我不能不說是證實了。勒奇道。太太。現在滿市上。還有別處地方。都滿貼了賞格。說司提芬巴拉浦是個賊。今天晚上。工人開會。也說他是個賊。司提芬是個最誠實最靠得住最好的一個男子。勒奇怒極了。又哭了。路伊沙說道。我很難過。我很難過。勒奇答道。太太。太太。我盼望你覺得難過。但是我不曉得。我不能說你原要作什麼事。你們這路數的人。不曉得我們。不理會我們。你們不是我們的路數。我不能說你那天晚上走來。不是心懷好意。想不到你會拖累他。故此我那天晚上說。天保佑你。來這一次。我是從心窩裏說出來的話。你那時候是很可憐他。但是現在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勒奇很不該疑心。路伊沙有什麼別的用意。路伊沙卻並不怪勒奇。因爲勒奇始終相信司提芬是個好人。這時候又這樣傷心。勒奇一面哭。一面說道。我想到那時候。這個孩子他那樣感激你。那樣的謝你。這樣的好待他。我想

到那時候。兩手掩住他的愁苦臉。蓋住他所滴的感激淚。我盼望你心裏覺得難過。但是我不曉得。我不曉得。那狗子這時候在那黑暗屋角裏動動。像狗叫的說道。你是個什麼東西。就來歸咎於人。你不懂規矩。應該把你闖出去的。勒奇不答他。還是哭。隨後班特比說道。來來。你答應過作什麼來。你只管說。你不必理會他的。勒奇擦眼淚。說道。我原不願意讓人看見我。現在這個模樣。但是你們再看。不見我再作這個模樣了。太太。我看見賞格上說司提芬的話。那些話是完全冤枉了司提芬。就如同冤枉你一樣。我就一直走到銀行去說。我曉得司提芬在什麼地方。我答應兩日間司提芬就到這裏來。我卻碰不見班特比。你的令兄把我闕走。我只好去找你。又找不着。我只好回去作工。今天晚上。我散工出來。我就跑去聽聽他們怎麼說他。我很得意的曉得司提芬要回來。叫那些冤枉他的人自己慚愧。我又去找班特比。我見着了。我把我所知的情節。都告訴他。一字也不漏。他不相信我說的話。把我帶到這裏。班特比頭上頂着帽子。兩手插入口袋。說道。他說的這句話是對的。但是我曉得你們這班人。不是一天的了。你們是最喜歡說話的。我勸你現在不要說許多話。還是去作事的好。你擔認去作些事。我現在勸你還是去作罷。勒奇說道。他走過之後。我會寫過一封信。

給他。今日又寫了一封信。趁下午的郵包寄去。最遲不過兩天。他就可以到這裏。班特比答他道。既是你這樣說。我索性告訴你。你自己也許不曉得。你向來好同他在一起。自然也就疑心到你同這竊案有關係。你出出進進。有人偵察你。我們也注意到郵局了。我告訴你罷。你給司提芬的信。到了郵局。故此你寫給他的信。你就可以猜着到了什麼地方。也許你忘記了。你向未寫過信給他。勒奇掉過臉來。對路伊沙說道。太太。他走了還不到一星期。就有一封信給我。他只給過我一封信。說他不得不改名姓找工作。班特比搖頭吹噓說道。哦。他改了名姓麼。他這樣清白無過犯的人。改了名姓。是很不吉利的事。一個無過犯的人。有了許多名姓。法庭是很疑心的。勒奇又流淚對路伊沙哭訴道。太太。可憐呀。你叫這個人走什麼路呢。一方面是廠東們反對他。一方面是工人們反對他。他只要安安靜靜的作工。他覺得怎樣是對的。他就按着怎樣作。既然同是個人。就不許他有靈魂麼。不許他有思想麼。他覺得這一方面不對的。也要強他跟這方面走麼。他覺他那一方面也是不對的。也要逼他跟那一方面走麼。不然的話。四面八方。都要逼他到無路走。如同獵戶。捕野兔一樣。路伊沙答道。我是很可憐他。我盼望他可以證明他同竊案無干。勒奇道。太太。這一層。你倒可以

不必替他煩心。他一定可以證明的。班特比說道。因爲你不肯說他在什麼地。你更有把握替他說。他可以證明。勒奇一毫都不猶疑的說道。我不能輕舉妄動的。叫人去把他抓回來。我要他自己願意回來證明。好叫那一班在他背後任意汙蔑他名譽的人慚愧。我已經告訴他。人家怎樣的誣他是賊。至遲不過兩天。他就可以到這裏。班特比說道。雖是這樣說。倘若我們早日得他回來。也就可以早日證明他自己無罪。說到你自己。我卻並不反對你。你走來告訴我的話。都是實情。我既然給你機會。把你所說的話證明是實。這就完了。我要走了。我還要去查這案件。班特比要走。安瑪才從那黑暗裏出來。緊緊的跟着他。同班特比一起走。臨走的時候。只很不高興的同他父親說句告別的話。對他妹妹說了幾句單簡話。繙着眉對他妹妹。就走了。加拉這時候不大說話。路伊沙很柔和的對勒奇說道。將來你知道我深透一點。你就不會不相信我。勒奇更柔和的說道。我的性情。不是不相信人的。因爲人家太不相信我。我心裏擺脫不開不疑他人。我若是說了不相信你的話。傷害你。我求你恕罪。我現在並無不相信你的意思了。但是那孩子受了這些冤枉。我有時或免不了心裏不相信人。西西問道。你給他的信。可曾說到因爲他晚上在銀行左右走來走去。故此人家就疑

到他。他若是曉得因爲這一層犯疑。也好先頂備回來解說分辨。勒奇說道。是的。但是我猜不出爲什麼。他要到銀行去。他向來是不去的。他向來上工散工。也不打那裏經過。他走的路。同我走的一樣的。離得銀行很遠。西西已經走到勒奇身邊。問他住在什麼地方。問他明天晚上可否去他家里打聽消息。勒奇說道。我看他明天到不了。總要後天才能到。西西說道。我後天也去找你。勒奇答應過就走了。加拉擡頭對女兒說道。路伊沙。我從來未見過這個人。你相信不相信他犯這竊案。路伊沙答道。我原覺得很難相信是他。我卻竟相信是他偷的。我現在並不相信他作賊。加拉說道。你的意思是因爲有人疑到你。你自己也就相信是他。看他的面貌言動。是個誠實可靠的人麼。他女兒答道。是個很誠實可靠的人。加拉沉思道。那少年女子。是深信不疑的。這個人一定自己回來。我問我自己。那個真竊賊。曉得控告他的罪狀否。他在什麼地方呢。他是誰呢。加拉的頭髮。近來起首變色。一手托住頭。臉上變得蒼老枯槁。路伊沙見了。有點害怕。可憐他。趕快走過去。坐在他身邊。路伊沙的眼。偶然同西西的眼相照。西西臉紅一驚。路伊沙把手指放在唇邊。話說第一日晚上。西西去找勒奇。回來報告路伊沙低聲說。司提芬未來到。第二天晚上。西西又去打聽。還是未來。還說聽

不見他一點消息。西西說這話。聲音很低。神色恐慌。他們兩個女子。自從那一次相視之後。心心相照。永遠不高聲提那人的名字。不提到他。加拉說這件事體的時候。他們也不說那人的名字。兩天已經過去了。第三天第三夜已過去了。司提芬巴拉浦還是未到。還是毫無消息。到了第四天。勒奇還是相信不疑的。不過以爲司提芬沒接着他的信。勒奇自己走去銀行。把司提芬走後第一次給他的信。注明的住址。給銀行看。原來他在一個離大路約有二百里的一個地方作工。於是打發了許多人去那裏找。到處都找到了。衆人都盼望翌日就可以帶司提芬回來。這些日子。那狗子跟着班特比轉。班特比在那裏。他也在那裏。形影不離的。班特比所有一切的舉動。他在左右幫忙。他的神色很騷動不安。渾身發熱。把指甲都快咬完了。聲音急迫。嘴唇燒到發黑。等到司提芬快要到站的時候。狗子也到了車站。同人賂。說是找他的人未到以前。那竊賊早已跑了。他是不會來的。狗子卻說中了。去找竊賊的人。是一個人回來的。勒奇的信是到了。勒奇的信是交到了。司提芬巴拉浦也就是那時候逃的。以後就無人知道他的下落。俾炭市的人。有點疑心。不曉得勒奇的信。是說什麼。也許他當真相信他要回來。也許他透消息給他。叫他逃走。那時候有人相信這一說。有人相信

那一說。第六天第七天都過了。又快過了一個星期了。狗子膽壯起來。好像什麼都不怕了。說道。倒要問問。究竟犯疑的人。是不是真竊賊。若不是他的話。那人在什麼地方。爲什麼不回來。狗子問的是那人在什麼地方。他爲什麼不回來。他白天說這兩句話。雖然走得很遠。到了晚上這兩句話的回響。還是折回來。到他自己身上不敢問。到了白天。他又要問這兩句話。

第五回 找着了

話說白天過了。晚上又過了。過了好些整天。還不見司提芬巴拉浦回來。他在什麼地方呢。他爲什麼不回來呢。每天晚上。西西去找勒奇。白天勒奇是終天的作工。勒奇對西西說道。我恐怕全個焦炭市。這時候。找不出二十個人。相信司提芬不是個竊賊。天可憐我。每晚有你來同我作伴。不然。我恐怕我要急瘋了。你使我添力量。很使我有希望。你相信自外面看來。很與他不利。但是到底總可以證明他無罪。西西答道。我心裏是很相信是這樣。勒奇。現在的情形。很不利於他。你還是始終相信不疑他。我很相信你是不會錯的。我現在不疑他。好像我深知他。同你和他往來這些年。深

信不疑他。一樣。勒奇聲音發抖的說道。我曉得他很深透。他是個最良善最誠實的人。假使從此以後。他無下落。而我卻活到一百歲。我臨死的時候。我還是相信司提芬巴拉浦的。西西說道。我們住在石屋的人都相信遲早他可以證明。洗刷乾淨的。勒奇說道。住在石屋的人都相信他。我更覺得你是特爲來安慰我。陪伴我的。人家現在還疑心我同竊案有相干。你卻來陪我。叫我心安。我從前說過疑心那位太太的話。以後我想起來。很難過。但是……西西說道。勒奇。你現在不疑心那位太太了。勒奇說道。中間有你。使我同他親近。我不疑他了。但是我心裏總不能擺脫……這時候。勒奇的聲音。沉得很低。說得很慢。自己同自己商量。西西雖然坐得很貼近。也要很留心才聽得出。勒奇說道。我心裏總不能擺脫疑心到別的人。我不能想得出這個人是誰。他這個人爲什麼要這樣作。他這個人是怎麼樣作的。我很疑心有人不要司提芬露面。以圖滅口。我若是司提芬自己回來解說明白。把自己洗刷清楚。我疑心另外就有人不得了。故此圖免這一層。把司提芬攔截住了。不要他露面。西西臉色變了。說道。這個意思。令人可怕。勒奇說道。想到他被人謀害。真是令人可怕。西西聽了。渾身打戰。臉色更變得利害。勒奇說道。我心裏常慮到這一層。我作工的時候。恐怕又想到這

一層。我心裏就默數數目。有時暗誦當孩子時唱的歌。免得這個意想發生。但是我一想到這一層。我立刻覺得非常慌亂。那怕我覺得很疲倦。我要急腳快走。一走就是幾十里。當未上牀以前。我得把這一層意想。打銷了。我陪你走回家吧。西西不得已。想出一種有希望的話。去安慰他。說道。也許當他回來。在路上得病。一路上客店很多。他也許住在客店裏養病。勒奇說道。他們都找遍了。找不着他。西西也不得不答道。是的。勒奇說道。他若是步行。是兩天好到。我已經隨信寄些錢給他。預備他兩腳走疲了。不能多走。可以騎牲口來。西西說道。勒奇。我們盼望明天有好消息。我們出來吧。兩個人走出門。那天晚上是很好的天。看見工人們還有三五成羣在街角上散步。但是正在晚餐時候。街上的工人很不多。西西說道。你現在不慌亂了。你的手也涼些。勒奇說道。我只要在外面走走。吸吸新空氣。我覺得好些。有時我不能走。就覺得軟弱慌亂。西西說道。你卻不要把體子弄弱了。無論什麼時候。他就許要你維護他。明天是星期六。倘若明天尚無消息。我們兩人。星期早上。到鄉下逛逛。你就可以有一個星期的好日子過。你願意去嗎。勒奇答道。我願意去。這時候他們走到班特比住宅所在的那條街。西西住的地方。還在那一方。不能不在班特比住宅門前走過。他們一直走

向那門前來。那時候火車已到站。有許多馬車走過。市上熱鬧起來。他們快到班特比門口，有幾輛車在他們面前走。有幾輛從背後來。走過門口的時候。背後一輛馬車。很快的。趕到門口。就停住了。他們不由得回頭一看。在門口臺階上大煤氣燈光之下。看見馬車裏頭是斯奶奶。張惶得發狂像的。使勁開車門。他一看見是他們。叫他們兩個人不要走。斯奶奶下了車。喊道。這是巧合。這是天意。又向馬車裏一個人。喊道。瑪當。你出來。你不出來。我要喊人把你拖出來。原來從車裏下來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個鬼鬼祟祟的老婆子。是斯奶奶胡亂把他抓來的。斯奶奶很使勁的說道。你們不問是什麼人。都不許動他。隨他去。不許摸他。他是我的。又說道。瑪當。進來。瑪當。進來。不然的話。我就叫人把你拖進來。且說斯奶奶這樣規行矩步一個古老女人。抓住一個老婆子的頸子。硬拖他進去一所大住宅。無論怎樣。在街上盤桓逗留的真正英國人。一定是要看看。是要擠進那宅子看個究竟。況且這時候道路喧傳了多少日子。銀行被竊的事。這班好事的人。更要看看。那怕明知房頂會立刻就要坍下來的。也只好不管。這時候大約有二十多個人。跟着西西勒奇進去看熱鬧。亂七八糟都走入班特比的飯廳。有幾個擠在後頭的。恐怕看不清楚。老實不客氣的。站在椅子上。作壁上

觀。斯奶奶喊道。請班特比先生下來。勒奇。你曉得他是誰。勒奇說道。他是辟格拉太太。斯奶奶高興極了。說道。我曉得他是辟格拉太太。請班特比先生來。你們都站開。這時候辟格拉太太。蒙了頭。躲在一邊。不讓人看。附耳說了一句哀求的話。斯奶奶大聲說道。你不要對我說。我告訴過你足足有二十次了。你來吧。我不把你交給她之後。我不能離開你。原來班特比在樓上同加拉拉父子商議。什麼事。這時候都下樓。走進飯廳來。一看見有這許多不速之客。心裏就很詫異。說道。斯太太。瑪當。這是鬧什麼事。斯奶奶解說道。先生。我碰着好運氣。把你所很要找的一個人。找了來了。先生。我爲的是要減輕你的煩惱。我把許多枝枝節節的線索。貫串起來。又聽了這少年女子勒奇所說的情節。我就猜到這個人大約在什麼地方住。我居然得手。把這個人帶了來。這個人卻很不願意同我來。先生。我很費了些事。才辦到這個地步。不過替你辦事。是件極快樂的事。捱飢捱渴。捱冷。都是甘願的。斯奶奶說完了。扯去老婆子蒙頭的東西。這老婆子不露出臉來還罷了。這老婆子一露出臉來。班特比見了。臉上接連的變了多少顏色。滿臉露出大爲失意的神氣。很發怒的問斯奶奶道。斯太太。瑪當。你拖這個人來。是什麼意思。你拖他來。是什麼意思。斯奶奶很喪氣的說道。先生。班特比囑

道。瑪當。你爲什麼這樣好管閒事。你爲什麼這樣大膽。無端的鼻子亂闖。干預我的家事。斯奶奶聽見班特比說他的鼻子。這是最犯忌諱的。立刻死板板的。坐在椅子上。好像是凍結成一團冰了。瞪着兩眼看班特比。辟格拉太太。渾身打戰的。說道。我的寶貝約瑟阿。我的小寶貝孩子。你不能怪我。約瑟阿。這不是我的錯。我訴屢次告這位太太。他所作的事。是你所不喜歡的。他不聽。一定要作。班特比問道。你爲什麼讓他帶你來。你爲什麼不把他的帽子打丟了。或是把他牙齒打丟了。或是拿手抓他。辟格拉太太答道。我的孩子。他恐嚇我。若是我抗拒他。他就要喊巡警。我想看。還是安安靜靜跟他來的好。何必在這樣闊宅子裏驚動人呢。說到這裏。老婆子四圍看看。很羨慕這所闊房子。老婆子說道的。的確不是我的錯。我的寶貝。名貴。好儀表的孩子呀。約瑟阿。我向來都是很安靜。很秘密的過日子。我向來未破壞過我們的條件。我向來未對人說過。我是你的母親。我向來都是離遠遠的稱讚你。我偶然到市上來。都是隔許久才來一次。看看你。我是覺得很得意的。我的至愛呀。我來看你。都是偷偷來的。不給人曉得。見過你。我又回去了。班特比兩手插入口袋。很不耐煩。極其難受的。在桌子旁邊。走過來走過去。旁觀的人。很留心辟格拉太太說的話。一字一句都不肯放

過越聽得多。旁觀的人眼睛越睜得圓些。老婆子說完了。班特比還是走來走去。這時候加拉插嘴。很嚴厲的對老婆子說幾句話。說道。你這個違反天性的娘。那樣無人的虐待你的兒子。現在年老了。你膽敢有這樣厚的臉皮。來認兒子麼。這很可憐的辟格拉老太太。喊道。我無人道麼。我無人道待我的寶貝孩子麼。加拉學他的嘴。說道。寶貝瑪當。你的兒子得意發達了。自然是個寶貝。你從前當他在嬰孩時代。你把他丟了下來。交給一個日在醉鄉的外婆虐待他。那時候並不見他是個寶貝。辟格拉太太合掌。喊道。我丟下我的約瑟阿麼。但願上帝饒恕你存這樣的壞心眼冤屈我。你還造我老娘的謠言。我的老娘。死在我懷裏的時候。約瑟阿還未曾出世。我盼望你追悔說過這種無良心的話。將來會明白過來。加拉見他說話這樣頂真。又現出很受冤枉的神氣。稍微有點醒悟。就較為柔和的問道。瑪當。然則你也不認把兒子拋棄了。隨他在泥溝裏過活。辟格拉太太喊道。約瑟阿在泥溝裏。沒得這件事。向來未有過。你問我這句話。你自己不慚愧麼。我的寶貝孩子曉得他也可以告訴你。他雖是生在窮人家。父母是很愛他。很寶貝他的。寧可自己忍飢捱餓。都要叫他懂得寫得算。我家裏還有他小時候讀的書本。可以作證。辟格拉太太很生氣的說道。我有這種證

據。我的寶貝孩子曉得。他也可以告訴你。他八歲的時候。他父親死了。他的娘很曉得他作娘的天職。很高興很得意的。自己忍受些痛苦。幫他圖個出身。叫他作學徒。他卻是很有恆心的。他的東家待他很好。他慢慢的發達起來。發了財。卻有一件事。我的孩子是不肯告訴你的。待我來告訴你。他的母親雖是在鄉下裏開一間小舖子。他卻不忘記母親。每年給母親三十鎊。我是用不了這些錢。每年還積省下來。他每年給我這些錢。卻有一個條件。只許我在鄉下裏住。不許我對人誇耀他。不許我麻煩他。我從來未麻煩過他一次。不過每年我偷偷的到市上來看得一次。也不讓他曉得。辟格拉太太又說道。這原是不錯的。我只應該住在鄉下裏。假使我住在這裏。我會作出許多不合式的事。我住在鄉下。覺得很滿意。我有這個闊兒子。我很得意。我只好對我自己得意。何必說給人聽呢。我自己知道我愛他。就是了。最後又說道。先生。你剛才所說。疑心我的話。污蔑我的話。我很替你慚愧。我向來未到過這房子。我的兒子既然不許我到這房子。我就永遠不到這房子。不是有人硬把我拖到這裏來。我自己是不肯到這裏來的。你冤枉我。說我不是個慈母。虐待他。我的兒子在這裏。他可以證明。並無這會事。你怎樣冤枉我。你不慚愧嗎。這時候那些旁觀的人。也有站在地板上

的。也有站在椅子上的。都發出嗟嘆聲音。很同辟格拉太太表同情。加拉卻覺得很難過。這些時候。班特比原是走來走去。越走肚子裏的氣越漲。臉上越紅。忽然停住腳。說道。我不曉得是誰請這些客人進來的。這些客人聽够了。滿意了。也就該散了吧。滿意也罷。不滿意也罷。也該散了吧。我不必對衆人演說一番我的家事。我並未擔任作這件事。我就不作這件事。凡是要盼望我解說我家庭的事的人。是要大失所望的。妥瑪加拉。是特別的失望。他該早曉得這一層。說到銀行被竊的事。從前曾牽涉到我的母親。這是誤會了。假使無人過於好管閒事。就不會生出這種誤會。我最恨的是好管閒事。諸位請吧。班特比雖然用這種話。自己遮蓋。作個收場。一面推開門。請旁觀的人出去。臉上卻很流露性愧神氣。一面是極其垂頭喪氣。一面又要現出不覺得什麼的樣子。他向來是專說謊。靠說謊造成名譽。向來好對人誇張他自己出身怎樣的寒賤。作個誇耀於人的頭銜。現在真情一切都盡露出來。自然令人恥笑他。一面開門請衆人出去。他很曉得。不到幾時。他家庭這件事。都要播傳遍了。斯奶奶起初以為建了莫大奇功。是非常之得意。好像登了天頂。現在鬧出這場笑話。這一失意。又好像沉在海底了。兩個人比較起來。還是這一位非常人。白手興家的說謊大家。焦炭

市的約瑟阿班特比更覺得最難過。勒奇同西西讓辟格拉太太在他兒子家裏過一夜。兩個人步行。走到石屋門口才分手。加拉隨後趕上來。對他們說。司提芬巴拉浦的事。他以為當初疑到辟格拉太太。既是誤會。卻與司提芬有利。當辟格拉太太說話的時候。狗子還是緊跟着班特比。以為無論班特比找到什麼證據。只要他也曉得。他就可以無事。他近來從不去見他的妹妹。妹子回娘家之後。他只見過他妹妹一次。就是前文說過。他緊跟着班特比不離左右的那一次。且說路伊沙對於銀行的竊案心裏很害怕。同他的沒出息的哥哥有相干。從來卻未把這一層說出口。西西聽勒奇說也許有人不利於司提芬回來。把司提芬害了。希圖滅口的話。也覺得恐怕同路伊沙的阿哥有關係。路伊沙卻不曾說過他心裏懷疑他胞兄的話。他同西西彼此並未談過。不過那天路伊沙同西西兩個人同看見他父親兩隻手支着頭。彼此四目相視。心照不宣。他們兩個人想起來。就非常之害怕。那狗子卻還是說他那一番話。假使司提芬巴拉浦不是賊。他就可以出面。為什麼他不露面呢。於是過了一夜。又過了一天一夜。還不見司提芬巴拉浦的面。他到底在什麼地方。他為什麼不來。

第六回 星光

話說這一天是星期。正是秋天。天色晴朗。稍微有點涼。一早。西西同勒奇如約。去鄉下走走。因為要避烟塵煤灰。兩人坐火車。在焦炭市往班特比別墅半路的站下車。雖是到了曠野。還是東一堆煤渣。西一堆煤渣。凡是無煤渣的地方。卻長了青草。也還有些樹木。樹上也還有鳥叫。從一方看過去。是一片濃烟的焦炭市。又從一方面看去。卻有些山。另一方面看去。遠望就是天涯。那裏是一片海。那時候煤井口上的機器也停了。拉車的疲馬也在那裏歇息。有時走近許多亂碎磚同作過柵欄的朽敗木條。知道是從前的井口。廢了不用的。有時看見亂草縱橫。長得很高。他們就避開。向離遠的地方走。因為聽人說過。亂草堆。往往蓋住舊井口。陷下去。是會送命的。走到太陽很高的時候。他們坐下歇息。西西說道。勒奇。你看這裏有多寂靜。地上並無行人腳迹。許是從夏天到如今。只有你我兩個人在這裏走過。西西一面說。一面看見些朽敗的木條在地下。就站起來。看看。說道。不見得前些日子沒人走過。這一條木頭。是新近才弄斷的。打斷的地方。還是新的。那裏還有腳迹印呢。

呀。勒奇說到這裏。急急跑回來。抱住勒奇的頸子。勒奇一驚。早已站起來。問道。什麼事。西西答道。我不曉得。草上有一頂帽子。兩人就往前走。勒奇把帽子拾起來。一看。渾身打戰。大哭起來。原來那頂帽子上是司提芬巴拉浦親筆寫的。自己名字。勒奇哭着。說道。這可憐的孩子。這可憐的孩子。被人暗算了。他被人殺死。躺在這裏。西西驚恐問道。帽子上有血迹麼。他們起初很怕。看後來細細看那頂帽子。裏外都無行兇的痕迹。那帽子摔在地下。不止一天了。因為有雨露沾着。變了色。草上也有了帽子的印象。他們很害怕。站在那裏看。不敢挪動。卻看不見別的。西西附耳說道。勒奇。讓我走前幾步去看。西西放了手。正要往前挪步。勒奇忽然抱住西西大喊。曠野四圍都發生迴響。正在他們面前脚下。原來就是一個深坑。坑邊卻被草蓋住。兩人同時向後跳。跪在地下。彼此相對。把臉靠在頸子。喊道。上帝可憐。他在深井底下。他在深井底下。這時候勒奇只是狂喊。西西怎樣的哭求他不要喊。都作不到。只好用力把他抱緊。不然。勒奇一定是要跳入深井的。西西哀告他道。勒奇。好勒奇。寶貝勒奇。你不要這樣喊。你想想司提芬。你想想司提芬。西西接連不曉得哀求了多少次。好容易才把勒奇勸好了。不喊。西西說道。勒奇。司提芬許還活着呢。你倘若能夠幫助。救他出來。你肯讓他

那樣殘廢動不得的人在井底多輪一刻麼。勒奇說道。不能。不能。西西說道。爲他的性命起見。你就在這裏。不要動。讓我去聽聽。西西也是很怕的。於是伏在地下。往前爬。很大聲喊。他細聽並無回答的聲音。西西又大聲喊。細聽。還是無回答的聲。一連喊了二三十次。西西拿一塊土。摔到井底。細聽也無這塊土打落井底的回響。西西四圍一看。真不見有什麼可以幫助的。就說道。勒奇。我們一刻都不可耽誤。你我分路去找人求救吧。我回原路去求救。我從小路走。只要遇着人。就要把我們所見的事告訴他。你要想想司提芬。你要想想司提芬。西西看看勒奇的臉。相信他不至於再昏亂了。西西站住。看勒奇跑了好幾步路。才放心。回頭在井口綁一條他的圍頸巾。作個記號。戴上帽子。就飛跑的去求救。跑了好些路。看見一座機器房。旁邊一座棚。棚裏有兩個人睡在乾草上。西西把他們喊醒。氣喘喘的把這事告訴了他們。他們聽了。也很發怒。兩個之中。有一個是吃醉了。那一個告訴他。有人跌落老地獄井底了。那吃醉的聽了。立刻走到一窪污水邊。把頭用污水浸了一會。就不醉了。西西同這兩個。往前跑。又找着一個人。又走。又找着一個人。於是這幾個分路的去求救。又找着一匹馬。叫一個人騎馬。飛跑到火車站。預先寫個字條。叫人去報告路伊沙。這時候一村的人。

都驚動到了。什麼絞盤。繩索。棍子。蠟燭。燈籠。一切應用的器具。都齊備了。先搬攏在一處。再送到老地獄井口。這時候好像離開那深井不曉有多久了。心裏很不忍的把那不知是生是死的人。一個人拋棄在井底。於是趕快跑回到井邊。帶了六七個苦工。同那吃醉的人。這些人到了井邊。也大聲喊。也聽聽有無答聲。細細的驗看井邊。就斷定是怎樣落井的。坐下等候器具到齊。動手施救。這時候那怕是室中的蟲聲。或是樹葉搖動聲。或是人與人附耳說話聲。西西聽了。都是渾身打戰的。因為他總以為是井底那個人的聲音。他們坐在那裏。等了幾時。聽見這件事體的人。陸續走到了。器具也有到的了。再過一會。勒奇也回來了。帶來好些人。內中還有醫生。帶了藥品來。但是來的許多人。大約都以為落井的人是活不了的。足足從他們兩個初到這個地方之後。過了四點鐘。才把木棍繩索架好。可以請兩個人先下井。一直等到下午五點鐘。才放下蠟燭。試井底的氣。把蠟燭拉上來。卻是點着的。於是倒些水入井。鉤上一個桶。兩個人拿了燈。入了桶。慢慢鬆繩。往井裏放桶。那時繩子是墜的很緊。絞盤是絞得很響。井邊這一二百男女。幾乎連氣都不敢喘。隨後一見暗號。絞盤停了。那轉絞盤的人。站在那裏不動。其實不過停了不多的時候。旁邊觀的人不耐煩。以為不知是

多久了。還不見動靜。那班婦女堆裏。就有人喊道。又出了事了。那醫生拿錶在手看時候。喊道。不過停了五分鐘。你們不要亂吵。剛好說完。又動絞盤。這一次卻是往上絞。那在行的人一看。那條繩子墜得如下井的時候緊。就曉得只有一個人上來。桶到井邊。一個人（落井的是兩個人一個就是前文說過吃醉的。他還在井底。）跳在草地。大衆齊聲問道。是死是活。那人說道。活。大衆齊聲又一喊。卻有許多旁觀的人。滿眼是淚。那人又說道。但是他受傷很重。醫生在那裏。先生。但傷得很重。我們不曉得用什麼法子弄他上來。醫生問他們幾句話。衆人商量過。答了他。很着急的望着醫生。醫生搖頭。這時候太陽已下山了。大衆商量之後。還是上來的那個人帶些酒。還有幾件零碎東西。再下井。換了那一個人上來。當下醫生指揮。叫人搬一種格子牀。墊了些乾草。鋪了幾件臨時脫下來不穿的衣服。醫生拿了幾條圍頸巾。手帕之類。扭好了。教下井的人怎樣的施用。天已黑了點起火把來。據從井底上來的人說。那跌落井的人。是跌在一大堆碎磚碎瓦垃圾上。受了重傷。跌下去的時候。又受井邊突出來的石塊所傷。現在是仰睡着。拐過一隻手在背下。那受傷的人說。自跌下來之後。曾經動過那隻可以自由的手。往口袋裏掏出些麪包和肉吃。又久不久用手掌屏些水喝。

除此之外。他跌下來之後。就沒有動過。受傷的人又說。他一接着信。就從他作工的地方動身。一路都是步行。他是天黑後。向班特比別墅走。因爲人家冤枉他。他要急於抄近先報到。故此黑夜冒險。走這危險的地方。那下井上來的人。又說。這個井名叫老地獄井。真是名稱其實。雖然司提芬現時還能說話。但是不久就活不了。等到各樣都預備好。這個人又下井。過了一會。絞盤又停了。那轉絞盤的人。兩手還是抓牢絞盤的棍。彎着身子往下看。預備倒絞。過了一會。井底發了暗號。衆人用力倒轉的絞。這時候繩子墜得很緊。絞盤轉動有聲。過了一會。把兩個人絞上來。一看見這個跌傷的人。不由得心痛頭暈。衆人無不歎氣。露出極憐憫的神色。婦女們見了。放聲大哭。有幾個人輕輕的把司提芬放在乾草上。只看見是一堆一團。那裏還有什麼人形。起初只有醫生在他身邊。別人不許走近。醫生也只能把他放好。用東西蓋住他。請西西勒奇過來。這時候司提芬可怕的臉向天望。那隻受傷的右手。擺在外。這兩個女子給他水喝。用水潤他的臉。灌了他些酒。司提芬這時候雖不動。兩眼望天。微笑。說道。勒奇。勒奇蹲在他身邊。低頭看他。他又說道。勒奇。我的寶貝。勒奇拿他的手。他又微笑。說道。不要放手。勒奇說道。我的寶貝。司提芬。你覺得很痛。他說道。我痛過了。現在不痛。

我受過恐怖。受了許久的孤寒。現在都完了。勒奇。總是一團糟。始終都是一團糟。現在年老的人都曉得。這個煤井裏頭。不知死過幾千幾百人。所死的人。或是人家的父親。或是人家的兒子。或是人家的兄弟。全家靠他們養活的。我也陷在這個煤井裏頭。煤井裏頭充塞滿了毒氣。殺人比打仗還要利害得多。我也陷在煤井裏。我會讀過煤工們的呈子。哀求立法機關的人們。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不要因挖煤而殺人。留下他們煤工們的性命。好叫他們養妻活子。工人們愛妻子。也同他們大人先生們愛妻子是一樣的。煤井裏頭。有工作的時候。是殺人。無工作的時候。原可以不殺人了。還是一樣的殺人。你曉得的。可以不必殺人。還是殺人。不是這樣殺人。就是那樣殺人。無一天不殺人。真是一團糟。司提芬說這話。聲音很低。他算是一篇普通話。並不向什麼人生氣。他又說道。勒奇。你還記得你的小妹妹麼。你是永不能忘記他的。現在我同你的妹妹相離不遠了。你更忘不了他。你是個忍耐受苦的人。你曉得的。你的妹妹病了。坐在窗口。你怎樣的辛苦。爲他作工。他因爲在家吸的惡空氣太多。得病死了。真是一團糟。永遠是一團糟。這時候路伊沙走到他身邊。他卻看不見他。又說道。假使不是一團糟的話。我就可以不必到這裏了。假使我們工人幫裏頭。不是一團糟。我的

工友們。又何至於誤會我。假使班特比明白我的意思。他就不會同我生氣。疑心我。勒奇。你向上看。你向上看。勒奇跟着他眼看的方向。曉得他望着一顆星。他很誠篤恭敬的說道。這顆星子。當我在井底受痛楚的時候。星光常照我。照入我心裏。我看看這星子。心裏想到你。希望我一團糟的心變清楚些。若是人家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卻也不明白別人的意。我接了你信的時候。我很容易就相信。那位太太對於我所說的話。所作的事。和他兄弟對我所說的話。所作的事。是串通好了的。兩個人陰謀陷害我。我落在井裏的時候。我對於那太太。很生氣。我很疑他。同他人疑我一樣。但是我們作事論事。要忍耐。當我受痛苦的時候。星子照我。我望着天。心裏覺得清楚些。我就作臨死的禱告。但願天下人。彼此相待。都要明白彼此的意思。彼此就可以親近些。不要同我這樣不中用。被人誤會。路伊沙聽明他這番話。走過勒奇的對方。也折腰向下看。使他看見。他有會子不響。隨後說道。太太。你聽見我的話。我並未忘記你。路伊沙說道。司提芬。我聽見了。你的禱告。就是我的禱告。他說道。你有父親。你可以替我傳給他我的口信麼。路伊沙有點恐怖。說道。我父親也在這裏。你願我請他過來麼。他說道。煩你請他來。路伊沙和他父親走回來。父女兩人手拉手的低頭看他那嚴肅的臉。

他說道。先生。你可以同我洗刷清楚。恢復我的好名譽。使天下都曉得。我交代下。請你去作。加拉覺得爲難。問道。我怎麼樣作呢。他答道。先生。你的兒子。可以告訴你怎麼樣作。你問他。我不告發人的罪。我一句告發人的話也不留在我身後。有一天晚上。我見過你的兒子。同他說過話。我不過請你替我洗刷。我信任你替我作。這時候。醫生很着急的。要把司提芬擡走。擡他的人也來齊了。那些拿燈籠火把的人都站在輦床前頭。快要擡走的時候。司提芬又望着星。對勒奇說道。我覺得清楚的時候。看見星光照我。我想這就是照救世主回家的那顆星。我常想。就是這顆星。他們這時候把他擡起來。他很歡喜。以爲他們向那顆明星所引的那條路走。他說道。勒奇。我所愛的姑娘。不要放手。我的寶貝。我們今天晚上。可以同散步。勒奇說道。一路走我抓住你的手。跟在你身邊。他說道。上帝保佑你。我請那一位拿東西蓋住我的臉。他們把他輕輕的。慢慢的擡走。走了許多路。勒奇抓住他的手。一路都是很寂靜。很少人低聲說話。再走些時。他們擡的是個死人。同走的人。是送殯的人。那顆明星指示司提芬。找貧人的上帝的大路。

第七回 捉狗子

話說那圍住老地獄井口的一羣人。快要散的時候。內中有一個人。先溜了。班特比和他的影子（指狗子注）站的地方。不近着路伊沙。路伊沙扶住他父親的膀子。另站在一處。班特比兩個人。另外站在退後一處無人站的地方。當司提芬請加拉說話的時候。西西是樣樣都很留心的。溜到狗子身後。附耳對他說了些話。狗子也不掉過頭來。同西西商量了一會。就溜丟了。故此井口的人未動之前。狗子先走了。他父親到家之後。送個口信到班特比家裏。叫兒子立刻來。送信的人回來說。班特比在井口人隊裏。找不着他。以後也看不見他。以爲他在石屋。路伊沙說道。父親。我看他今晚是不回到市上來的了。加拉聽了。掉過頭。不再說了。第二天早上。銀行開的時候。加拉自己走到銀行。看見他兒子不在他向來辦事的。地方。就向一條街上走。截住班特比說。因爲有些事。現在不必問。將來不久再解說。因爲有事。要他兒子出外多少天。又說。要同司提芬巴拉浦洗刷清楚。他不是賊。要宣布真賊的名姓。班特比聽了。很感亂。他的丈人說完。走了。他還站在街上不動。滿肚怒氣。漲大了。好像一個肥皂泡。不過沒肥皂泡那樣好看。加拉回家。一個人在書房。把門鎖了。一天也不出來。西西和路伊沙去敲書房門。他不開門。在房裏說道。我的寶貝們。我現在不能開門。晚上再說吧。

到了晚上。他們又來敲門。他又說道。現在還是不能。明天再說吧。他一天沒吃飯。到了天黑。連蠟燭也不點。到了夜深。他們還聽見他走來走去。腳步聲。到了翌日早上。他卻按着時候坐在他的老地方。吃早飯。他這時候很現出老態。背是駝了。頭也垂了。卻是比他從前只知道世界上只有事實的時候。人是明白多了。比從前好得多了。他未出房之先。約定時候。叫他們進來。吩咐好了。垂頭喪氣的走了。到了約定的時刻。他們兩個人見他。路伊沙先說道。父親。你還有三個小孩。他們是兩樣的。上天助我。我將來也還可以變作兩樣。路伊沙伸手給西西。好像是也要西西相助。加拉說道。你想看。你那個壞兄弟。陪你到工人家裏去的時候。他就把行竊的事布置好了麼。路伊沙答道。父親。我恐怕是的。我曉得他很等錢用。他已經用了許多錢了。加拉說道。那工人快要走了。他就想法叫人疑心是工人偷的。路伊沙說道。我看他坐在工人屋裏的時候。忽然想出這計策。原是我先有意去叫他陪我去。並不是他先有這意思的。加拉問道。他同工人說過幾句話。他曾否拉開他說話。路伊沙答道。他把他拉到門外。後來我問他。爲什麼拉工人出房門。他說了些好聽的話支吾我。從昨晚以來。我追憶從前的情景。我想出來。他們兩人商量過事。他父親問道。你告訴我。你是否以爲你

哥哥所犯的罪。是黑暗到極點的大罪。同我所想的一樣。路伊沙有點遲疑。說道。父親。我恐怕他一定借我的名字。或用他自己的名字。對司提芬巴拉浦說過些什麼話。故此司提芬相信不疑的。老實。走去作他生平未作過的事。一連三四天晚上。在銀行左右徘徊等候。他父親答道。這是很對的。這是很對的。加拉用手遮臉。有一會子不說話。隨後歇過來。說道。他現在躲在那裏呢。有什麼法子找他呢。用什麼法子逃開。免受刑罰呢。我未宣布失竊的實在情節之先。不過只有幾點鐘。我們怎樣找他。只要我們找得着他。又不要別人找着他。就是花了一萬鎊。也辦不到這件事。路伊沙說道。西西已經辦了。加拉擡頭看西西所站的地方。現出很感激的神氣。說道。我的孩子。常常都是你。西西看看路伊沙。說道。昨天之前。我們就有些怕。昨天晚上。我看見你在那輦床的旁邊。又聽見你們說的話（我常常在勒奇身邊）我當無人看見我的時候。我就走到妥瑪背後。對他說。你不要看我。你看看你的父親在那裏。爲你自己起見。爲你父親起見。你趕快逃罷。我未附耳對他說話之先。他已經是渾身發抖。他聽了我的話。更抖得兇。他說道。我往那裏逃。我身上沒得多少錢。我又不曉得誰能窩藏我。我聽了。就想到我父親的那班馬戲。我忘記不了這時候士拉里在什麼地方。我前兩

天還看見報紙上說過他。我就告訴他。趕快往那裏跑。報告他名姓。請士拉里先窩藏他。等我來再說。他說道。等不到天亮。我就可以跑到他那裏。我看見他就偷偷的溜了。他父親喊道。謝謝上帝。他還可以有時候逃到外國去。這一說原是很有希望。因爲他逃到的地方。離利華浦不過三點鐘路程。從那裏要逃到什麼地方。都是很便的。但是要同他通信。是很要小心的。因爲這時候。難免無人疑心到他。保不住班特比就許先下他的手。於是議好。西西路伊沙兩個人。繞路。不要人陪伴。先到那地方。那極難過的父親。從反對方向。多繞些路。也到那地方。又約好。加拉到了。先不要同士拉里見面。不然。恐怕人家犯疑。又怕他到了。他兒子曉得。就要逃。專由西西路伊沙兩人通消息。把情節及來意告訴明白。三個人都約好了。就快要動身。一過中午。加拉從住宅走出來。向鄉下去。到了晚上。西西路伊沙兩個人動身。另向一方走。兩個人連夜走。無什麼停留。從小路小街繞。走到那地方。只看見士拉里馬戲場的空架子。曉得他又到了別的地方。離這裏有五六十里。馬戲是昨晚在那裏開場的。往那裏去。要從山上的小路走。走得很慢。匆匆的吃些早飯。也不歇息。又走。走到中午。才看見士拉里的馬戲單。貼得到處都是一點鐘時候。到了市鎮。那時候正在起首演日戲。西西要免

去許多探問打聽。惹人注意。就一直走到戲場門口買票。若是士拉里在門口賣票。自然一見就認得西西。他就會小心的進行。若是士拉里不在門口。他一定在戲場裏頭。在戲場裏一定可以相見。曉得早把逃亡的人安置妥當。更能小心進行。於是兩個人心裏很跳動的。走到馬戲場。士拉里不在門口。開達民現在老了些。又有了鬍子。不便還演帶翅膀小胖子愛神。只好在門口賣票。身邊放了一面鼓。閒的沒事作。就打鼓湊熱鬧。他最注意買票的人使假幣。兩隻眼只管看錢。什麼都看不見。故此西西買了票。進戲場。開達民不認得他。那時候是日本皇帝在場上耍五個臉盆。西西卻不認得他。不久就是約瑟芬小姐出場。士拉里領他出來。士拉里只打了那小丑一馬鞭。小丑只說了一句話。說的是你倘若再打我。我拿起馬來摔你。士拉里父女眼快。認得西西。父女兩人毫不理會的照常演戲。演到後來。士拉里同小丑打諢。士拉里說。有個兩條腿的。坐在三條腿上。看一個一條腿的。有一個四條腿的跑進來。抓住一條腿的。有兩條腿的站起來。捉住三條腿的。摔那有四條腿的。四條腿的拖了一條腿的走。這是說的一個殺羊的人。一張三條腿的板櫬。一隻狗。一隻羊腿。這一番打諢。西西兩個人聽了。覺得耽擱太久。有點不耐煩。到後來約瑟芬小姐對着喝采的人哈腰。

只剩了小丑一個人在那裏。說該輪到我耍了。有人摸摸西西的肩膀。招呼他出去。西西帶了路伊沙。走進士拉里的屋裏。這屋子四面是帆布牆。地板是青草。有兩塊斜斜的木板當了天花板。士拉里拿了一滴水和巴蘭地酒在手。說道。西西利阿。我看見你歡喜極了。我們這裏的人。那一個不是最喜歡你的。你自從同我們分手之後。你代替我們作臉。我是敢保的。約瑟芬已經嫁了齊立得。生了一個兒子。雖然他不過三歲。任你拿什麼馬來。這小孩子都能騎得很穩的。你一定得先見我們的人。再談正經事。不然。他們是要傷心的。女人更甚。你還記得開達民麼。他從前同你很好。他也娶親了。娶的是個寡婦。年紀很大。可以作他的娘。這個寡婦從前是跳硬索的。現在太胖了。什麼也不能耍了。他們有了兩個孩子。生養得很快。你還記得安瑪戈麼。他待你真是愛如己出。同你自己親娘一樣。你自然是記得的。我不必問。安瑪的男人死了。是從象背跌下來。受傷。治不好死的。安瑪再嫁。嫁了一個製牛乳腐的。現在很發財。士拉里氣喘喘。把數年來的變遷。說得很有滋味。隨後把約瑟芬齊立得等等全戲班的人都帶了進來。路伊沙看見這班人。臉上搨了許多胭脂。許多粉。衣裳穿得很少。露出腿。覺得很詫異。但是看見他們圍繞住西西。心裏很高興。西西這時候。見了這

班舊人。禁不住滴淚。士拉里說道。西西同所有的孩子都接過吻了。同婦女們都撲抱過了。同所有的男子們都拉過手了。你們都請出去吧。搖鈴演第二齣戲。這些人都走了之後。士拉里低聲說道。我不要再問你們什麼祕密事。我猜這一位是鄉紳的小姐。西西答道。是的。就是他的妹妹。士拉里道。是那一位鄉紳的小姐。小姐你好呀。鄉紳也好呀。路伊沙急於要說到本題。答道。我父親也就快到這裏了。我的兄弟平安麼。他答道。平安。小姐。我請你從這裏張張戲場。西西利阿。你知道我們的訣竅。你自己找一個板縫往外張吧。他們每人從板縫往外張。士拉里說道。這一齣是小孩查克殺長人。那裏是查克躲藏的地方。那小丑是查克的跟人。站在那一方被甲的。就是查克。還有兩個黑奴。長人還未登場啦。你們都看見清楚了嗎。他們兩人答道。都看見清楚了。士拉里又說道。你們再看看。再留心看清楚了。都看見啦。好的。士拉里拿一張長板橈。請他們兩個人坐下。說道。我有我的見解。你的父親鄉紳先生有他的見解。我也不要打聽你的令兄作了什麼事。我還是不曉得的好。我只曉得鄉紳照應西西利阿。我就照應鄉紳。那兩個黑奴之中。有一個就是你的令兄。路伊沙喊了一聲。一半是爲的難過。一半爲的是滿意。士拉里說道。你就是曉得是他。你也認不得他了。請你

的父親來吧。我把你令兄安置在戲場上。等到戲散了為止。我不脫他的戲服。也不洗刷他的黑臉。請你父親散戲後。到我這裏。或是你自己來。你們就見得着他。可以同他談話。只要躲藏得周密。且不必管好看不好看。路伊沙這時候才放了心。很感謝士拉里。不便再耽擱他。交代下話。問他阿哥的好。滿眼含淚。同西西兩個人先出了馬戲場。約有一點鐘後。加拉也到了。他在路上也未碰見熟人。他現在得了士拉里幫忙。很有希望。當天晚上把兒子送到利華浦去。他們三個人。無一個能陪伴妥瑪的。因為易於令人犯疑。寫了一封信。托了一位向有生意來往可靠的商人。煩他設法。無論花多少錢。把他的兒子弄上船。往北美洲或南美洲或別的極遠地方。只要祕密迅速辦到。寫完了信。三個人間談。等馬戲散場。不獨看戲的人散完。還要戲班的人都走開了。他們才好見面說話。他們在戲場外候了一會。看見士拉里搬出一張椅子出來。坐在一個小旁門邊吸烟。他們就曉得這是他發的暗號。請他們來。他們走進去的時候。士拉里很小心的說道。鄉紳先生。我同你問好。你有事要找我。我就在這裏等。你的兒子穿了小丑戲服。你見了。且不必理會。他們三個人都進去了。加拉坐在戲臺中間小丑耍巴戲的椅子上。離得遠遠的黑暗地方。後排板橋上。坐着一個人。還是滿

臉的不高興。這就是他的兒子。他穿了一身又長又大又舊又破的戲服。塗得滿臉都是黑油。那樣子果然是十分難看。加拉怎樣也想不到今天。他的兒子變了這個模樣。起初那狗子老坐在他那裏。不肯動。不肯過來。後來還是西西苦勸他。（他這時候不理他妹妹。不認他作妹妹了。）他從最高一層的板棧。一層一層的走下來。走到戲臺邊。他父親問道。那件事是怎樣作的。他答道。什麼事是怎樣作的。他的父親說。我問的是那竊案。他兒子答道。我是在晚上硬打開了銀櫃。把櫃門半掩。我就走了。我早已預備好一把鑰匙。早上我摔在地下。使他們猜是拿這鑰匙開的。我不是一次把錢拿走的。我是分開好幾次拿的。他們以為每日餘下的錢。我都擺在櫃裏。其實不是的。當時情節。就是這個樣。你現在都曉得了。他父親說道。假使一個大雷打到我身上。我不會受驚到現在這樣。他的兒子還是很怨恨不平的。叨叨說道。我不懂你為什麼就這樣的受驚。拿人薪水受人信任的人多咧。多少受人信托之中。總有多少個是靠不住的。你不知對我說過幾百次。這種事成了慣例了。既然成了慣例。我有什麼法。父親。你常拿這種話安慰他人。你現在也只好拿這種話安慰自己罷了。他父親聽了。兩手蓋住臉。他兒子站在那裏咬乾草。咬手指。手上的黑油。已經摸丟了好些。他

的兩隻手很像猴子手。這時候天快黑了。他的兩隻白眼。很不耐煩的瞪他的父親。他父親說道。一定得想法。把你送到利華浦。從那裏再到外國。他兒子答道。我猜我一定得去。我自生以來。我覺得我現時在這裏爲最難受。加拉走出去。同士拉里進來。請教他用什麼法子。把這個可憐東西弄走了。士拉里說道。鄉紳。我已經想過了。時候是很緊急的。不能一刻耽誤。或是或否。你立刻就要決定。從這裏到火車站。是六十多里。半點鐘內。送客趕火車的馬車就要動身。那一次的火車。是直到利華浦的。加拉歎氣道。你看看他那模樣。那送客的馬車肯讓他……士拉里說道。我的意思。並不是叫他這樣打扮就走。只要請你說句話。我五分鐘之內。就可以把他打扮成一個左士金。我戲箱裏有的是衣服。加拉說道。什麼叫左士金。我不懂。士拉里說道。左士金就是個趕車的車夫。鄉紳。你立刻打定主意。還要買皮酒。洗刷黑臉。第一好是用皮酒。加拉立刻答應了。士拉里打開戲箱。取出一套衣服。狗子立刻改裝。士拉里拿了皮酒。把狗子的黑臉洗白了。士拉里說道。跟我來。你跳上馬車後。我陪你走。人家以爲你是我戲班裏的人。你去同你家裏的人話別。趕快趕快。說完。他暫時走開迴避。加拉對兒子說道。這就是一封信。一切花費都同你預備好了。你要悔過學好。以補前非。我

的孩子。伸過手來。我盼望上帝寬恕你。同我寬恕你一樣。那垂頭喪氣的兒子。聽見這悽慘的話。也遽然滴了些眼淚。但是路伊沙伸手過來。他還是拒絕。他說我不同你拉手。我也無話對你說。他的妹妹說道。妥瑪妥瑪。我愛你一場。就是這樣分手麼。他很蠻頑的答道。你愛我一場麼。好愛情。當我最危險的時候。你把老班丟開了。把我的好朋友哈特厚闊走了。回娘家。這真是好愛情。你看見他們把羅網慢慢的把我圍緊了。你把我們到工人家裏去的話。都說出來。這真是好愛情。你簡直的是把我拖出來。交給他們辦我。你向未照應過我。士拉里站在門口。說道。趕快趕快。他們聽了。匆匆的走出來。路伊沙對他阿哥哭着說道。我饒恕你。還是愛你。你有一天總會後悔同妹妹這樣的分手。總要很喜歡的想着妹妹。臨別末後所說的話。這時候忽然跑來一個人。直碰他們。加拉同西西在狗子的前面。路伊沙還拉住狗子的肩膀。這一羣人。立刻停住脚。這跑來的不是別人。原來是銀行看門的畢左爾。跑到張開大嘴。鼻子眼脹得很大。眼毛不停的抖。他臉原是死白色。這時候更加難看。氣是喘不出來。畢左爾搖頭說道。我對不起你們。跑來干預你們的詭計。但是我不能讓馬戲班的人。先我一着。我一定要妥瑪。不能讓馬戲班的人。把他弄走了。這就是他。我一定要的。就是他。

就一手抓住狗子的衣領。

第八回 經濟哲學

於是衆人走回去馬戲棚。士拉里關了門。不讓閒人進內。畢左爾抓住狗子的衣領。站在戲場。兩隻眼只管動。加拉很垂頭喪氣的說出很可憐的話。對畢左爾說道。畢左爾。難道你是毫無人心的麼。畢左爾覺得加拉問得奇怪。微笑說道。若是無心。那血管裏的血就不能流通。凡是懂得哈韋發明血液周流的道理。都曉得我有一顆心。加拉喊道。你的心。能夠爲憐憫所感動麼。畢左爾答道。只有道理可以動我的心。別的都不能。加拉的臉也是死白色。兩個人臉對臉。站在那裏。加拉說道。你。是什麼用意。有什麼道理。攔住這個人。不讓他逃走。一定要把他的父親打倒。你看看他的妹妹。你可憐我們吧。畢左爾打官話。很運用辯學的條例答道。你問我什麼用意。有什麼理由。要把妥瑪拖回去焦炭市。我公道該讓你曉得。我一起首就疑到銀行的錢。是妥瑪偷的。我曉得他的行爲。未失竊之先。我就留意他。我所偵察的情節。我存在心裏。現在我有十足憑據證明。況且他逃走。是一個

證據。我偷聽了他自己供認的話。這又是證據。這都不在內。昨天早起。我在你宅子留心看你們。我就跟隨你們到這裏。我要把安瑪帶回焦炭市。交給班特比。班特比就要把我超升。補了安瑪的缺。這是無疑的了。我很想得他的席位。這是個升階。於我很有益。加拉說道。如果是專爲你自利起見。……畢左爾攔住他。說道。你是曉得的。所有社會的組織。那一件不是爲的是自利。無論什麼。到底總逃不出是爲私利。只有這一件是實在有把握的。人性本來是這樣的。你是曉得的。我自小所受的教育。也不出私利兩個字。加拉問道。你所盼望的升階。你計算可以值多少錢。畢左爾答道。先生的教育。我謝謝你提到這句話。我不願說出個數目。對抵這個升階。我曉得你會提議到這一層的。我心裏很盤算過。我曉得無論得了多大的款子。賄縱罪犯。是很不妥當的。不如在銀行得一個升階的前程好。加拉伸出手來。對畢左爾說道。畢左爾。在我所創辦的學堂讀了好幾年書。倘若你能够追念你從前讀書的時候。在你身上費了多少事。倘若你想到這一層。能够把你眼前的私利犧牲了。把我的兒子放走了。我就哀求你追念前事。把他放走了。他的舊學生。露出預備辯駁的神氣答道。我實在驚怪你說出這樣站不住的理由來。我是給過我的教育費。這不過是一種買賣。我出了學。

就算完了。這原是加拉派的哲學。無論什麼都得用錢買。無論什麼人都不該白給他人什麼。都不該白幫別人的忙。都得花錢買。什麼感激。都要廢除了。從感激發生的道德。都不必有。凡人自生至死。無論什麼事。都是個櫃臺上現錢交易的買賣。假使我們照這樣作。到不了天堂。因為那裏並不是個經濟學的地方。原可以不必去。畢左爾又說道。我的教育費是很省的。我肯承認。但是這正合乎經濟學的道理。在最廉價的市場買。到最高價的市場賣。我是要在最高價的市場賣。這時候路伊沙西西。哭得很利害。畢左爾覺得麻煩。說道。請你們不要哭。哭也不中用。不過使人麻煩。你們以為我對於小妥瑪。有什麼私怨。其實我與他並無私怨。我不過憑我剛才所說的理由。要帶他回去。焦炭市。他若是抗拒。我就要高聲喊捉賊。但是你只管看。他絕不抗拒的。這些時候。士拉里張開大嘴。在那裏聽。很留心聽畢左爾所說的一番大道理。於是走上前說道。鄉紳。你是很曉得的。你的小姐也很明白的。我並不知道你的兒子作了什麼事。我也不要曉得。我也說我不如不曉得的好。當初我原以為他不過鬧些開頑笑的小把戲。現在這一個少年說出來。是行竊銀行。這都是很重大的一件事。太重大了。我很以這少年所說的話為然。不該賄縱罪犯。鄉紳。故此我倒要幫着這少年

說句話。他說的不錯。你不要怪我。鄉紳。我告訴你怎麼樣吧。我不如把這位少年同你兒子同坐我的馬車。我送他們到火車站。免得在我這裏鬧穿了。我只能作到這個樣。別的就辦不了。士拉里一說出不肯收留窩藏的話。路伊沙聽了大哭。加拉心裏更難過。西西很用心的看了士拉里一眼。心裏很明白士拉里的用意。當衆人重新又走出去的時候。士拉里對西西使眼色。要他落後的意見。衆人都走了出來。士拉里鎖門的時候。很激昂的說道。西西利阿。鄉紳照應你。我照應鄉紳。還有一層。這是個大流氓。我們班裏的人。聽了他那番話。很生氣。要把他從窗口摔出去。今天晚上是很黑的。我有一隻馬。什麼事都會做。只差不會說話。我有一隻馬。只要齊立得駕馭他。他一點鐘可以走四五十里。我又有一隻狗。可以把人死守在一個地方。二十四點鐘才肯放他走的。你去告訴鄉紳的兒子。看見那馬亂跳的時候。不要害怕。留神看一輛小馬車走來。你告訴他。這小馬車走近他身邊。他就跳上小馬車。那小馬車就拖他快走。假使我的狗讓那少年挪動。我就讓他走。假使我的馬在那裏亂跳。不到天亮。他肯走一步的話。那嗎就算我不認得那匹馬。趕快趕快。他們卻辦得真是快。齊立得原穿了蹠鞋。在市場上閒走。不到十分鐘。就得了暗號。士拉里的馬車。也都裝好了。那

時候那隻狗在車的四面吠。士拉里在那裏教他。這隻狗曉得士拉里所注意的。就是畢左爾。一到天黑。三個人上了車就走。那隻狗的眼睛。不離的看住畢左爾。就在他所坐的那一邊車輪旁邊走。只要一看見畢左爾要下車。那隻狗立刻就來照應他。加拉父女和西西三個人。在客店坐了通夜的記掛。等到天亮八點鐘。士拉里帶了狗回來了。人同狗都是非常之高興。士拉里說道。鄉紳諸事都平安。你的兒子這時候想已上了船了。昨天晚上。我們動身之後。一點半鐘。齊立得把你兒子送走了。那隻馬跳到跳不動。我才說一句話。那馬才不跳。舒舒服服的睡了。那少年寶貝流氓要想下車步行。我的狗就咬住他的領條。四條狗腿都懸在空中。把那流氓拖倒在地。叫他在地下打滾。那流氓只好再上車坐下。等到今早六點半鐘。我才掉過馬頭回來。加拉是異常感謝他。說話裏頭示意。要拿錢酬謝他。士拉里說道。鄉紳。我不要錢。不過齊立得是個有妻子的人。倘若你送他一張五鎊的鈔票。他還不至於不收。若是你願意送一個頸圈給那隻狗。或送一掛鈴鐺給那匹馬。我倒很樂意收受。巴蘭地酒和水。我是常常喝的。他原已要了一鍾酒。這時候又要一鍾。士拉里又說道。鄉紳。倘若你不嫌破費的話。你請我們班裏的人吃一頓飯。定的每客三先令六便士的菜。酒在外。他

們就很喜歡了。加拉很願意花這一點小費酬謝他們。還說我心裏很以爲受德太重。酬謝太輕。士拉里說道。很好。那嗎。倘若你無論什麼時候。定我們一臺馬戲。那就很可以對得我們起了。鄉紳。倘若你的小姐不見怪的話。我有一句話對你說。於是路伊沙同西西都迴避了。士拉里站在那裏。攪他的酒。說道。鄉紳。我不必告訴你。那條狗是一隻很奇異的動物。加拉說道。狗的天生本能。是很令人驚奇。士拉里說道。無論你說是他的本能。或說是他的天性。無論怎樣說。我卻不曉得說是什麼。總而言之。是很令人驚奇。他們有法子找人。相離很遠。他都會找得着。加拉說道。他們的嗅官是。很好的。士拉里搖頭道。我也不曉得叫什麼。鄉紳。從前有過一隻狗來找我。令我心裏替他。他似乎是在路上碰見別的狗。就問這隻別的狗說。你可認得有一個人。名叫士拉里麼。他是領馬戲班的人。是很胖的。一隻眼有些毛病。又好像這別的狗答道。我卻不能說我認得這個人。但是我認得。又有一隻狗。很許他認得這個人。又好像這又一隻狗。心裏想想。說道。士拉里。士拉里。哦。是的。是的。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對我提過這個人的名姓。我立刻可以把我朋友的住址告訴你。士拉里又說道。因爲我常常演戲。走的地方也真不少。鄉紳。總有許多狗認得我。我卻不認得他們。加拉聽了。

他這番猜測的話。有點混不清。士拉里喝了一口酒。說道。閒話且不說。鄉紳。十四個月以前。我們在且士特地方。我們正在預備扮演深林裏的小孩那一齣戲。忽然有一隻狗。從後臺走到戲臺上。他走了很遠的路。情形很不好。腿又跛。眼是幾乎盲了。他繞到小孩子們身邊。個個小孩子。他都繞到了。好像是要找他認得的一個孩子。隨後走到我面前。兩隻前腿站住。舉起後身。懸在空中。擺了幾擺尾巴。就死在我面前。鄉紳。這條狗就是快腿。加拉歎道。就是西西父親的狗。士拉里說道。西西利阿父親的狗。鄉紳。我可以發誓說。我很曉得這條狗。我就曉得西西利阿的父親是死了。埋葬了之後。這隻狗才來找我。約瑟芬齊立得他們。同我三個。很商量過。該不該寫信通知一聲。後來我們一致的說道。不必寫信了。因為並無安慰的消息通知他。徒然擾亂人意。令他不歡樂。到底他父親是否毫無人道。拋棄他的女兒。抑或是寧可自己一個人暗自傷心。不願意拖累他女兒跟着他受罪。鄉紳。我們是永遠不會曉得的了。我們若是曉得這件事。也就可以曉得。那隻狗怎麼樣會找着我們的。加拉說道。他的女兒到現在。還留着那個藥酒瓶子。到死還是相信他父親愛他。士拉里看着那鍾酒。心裏在那裏沉思。說道。鄉紳。從這些事看起來。我們看出兩層道理。你看是不是的。第一層

是。世界上確有愛情。並不是只有自私自利。愛情是同自私自利很兩樣的。第二層。愛情是一種特別獨異的東西。不會打算盤的。令人說不出是個什麼東西。也像狗的靈性。我們也說不出是個什麼。加拉只管從窗子向外看。也不答話。士拉里把酒喝完了。請堂客們進來。說道。西西利阿。我的寶貝。同我接吻分手。鄉紳小姐。我看見你待西西利阿。同待同胞妹妹一樣。你全副是熱腸。相信他。敬重他。我見了非常之歡樂。我盼望你的令兄。以後活在世上。配得上你愛他。使你心安。鄉紳。我們拉拉手。算是第一次拉手。也是末後一次拉手了。你不要對我們這種流蕩無歸的貧人生氣。凡是一個人。都要怡養性情。消愁解悶的。凡是一個人。不能時時刻刻都是讀書作學問。也不能時時刻刻的工作。人的構造是受不了的。鄉紳。我們這種樣的人。世界上是一定要有的。作事要賢明。待人須仁愛。把我們看得好些。盡我們的所長。不要把我們看壞了。他說完走出門。又伸頭向裏說道。我從前一向未有想道。我也是個好說話的人。

第九回 結局

話說。班特比覺得斯奶奶。膽敢先下一着。現他自己比班特比有本事。斯奶奶把辟格拉太太找着了。得意的了不得。班特比卻是異常的發怒。以爲斯奶奶靠他吃飯。竟敢這樣大膽妄爲。心裏盤算。怎樣對待他。隨後想出來。要把他闕走。心理想到把他闕走有權可以說些得意話。說的是斯太太是個世家女人。極願意常依靠我。我不要他。把他闕走。他以為能說這些話。是有無上的榮耀。還可以懲戒斯奶奶。班特比存了這個意思。走進來吃飯。坐在掛他畫像的飯廳。那時候斯奶奶坐在火爐邊。想不到眼前就要出事。斯奶奶自從找出辟格拉太太之後。常常的含着很憐恤班特比的意思。卻是隱而不露。故此常時都帶着憂愁的臉。對着班特比。總是流露憂愁。班特比很粗暴。很短促的問他道。瑪當。你現在又怎麼樣了。斯奶奶答道。先生。請你不要咬我的鼻子。班特比說道。咬你的鼻子。據斯奶奶的意想。你的鼻子這句話。是說他鼻子長得太高。班特比說完這句有意得罪人的話。切了一塊麪包。重重的放下刀子。碰得桌子很響。斯奶奶說道。班特比。先生。班特比反駁過來說道。你瞪眼看什麼。斯奶奶說道。先生。我請問你。你今早受過人家激怒的麼。班特比說道。瑪當。是的。斯奶奶問道。我請問你。你是不是同我發脾氣。班特比說道。瑪當。我有話告訴你。我進來不

是來受人凌犯的。一個女人。只管他是同最高貴族有瓜葛。也不能隨他麻煩侮弄着我這樣地位的人。我是不受的。（班特比覺得這時候。要用大刀闊斧。若是用細針密縷是要失敗的。）斯奶奶先擡擡眉頭。後來把眉頭一縐。把活計收拾好。放在籃子裏。站起來。很威重的說道。先生。我看現在我有點阻礙你。我回到自己房裏去。班特比說道。瑪當。讓我開門。斯奶奶說道。謝謝你。我自己開吧。班特比在他面前走過。一手抓住鎖把。說道。瑪當。你還是讓我來開門。因為我可以趁這個機會。當你未走之先。告訴你一句話。斯太太。瑪當。我頗覺得你在我這裏。局面太小。無施展的餘地。你曉得麼。我看來你在我的寒舍之下。很難有出路。讓你這樣有本事的女人。多管別人的閒事。斯奶奶看看他。露出極看不起他的神氣。卻十分的客氣說道。先生。真是的麼。班特比說道。自從新近的事發生之後。我很想過。我覺得我的不甚高妙的決斷……斯奶奶攔住他的話。很高興的說道。先生。請你不要把你自己的決斷看輕了。人人都曉得班特比的決斷。是不會錯的。人人都有證據。衆人開談。一定都談到這一層。你看輕你自己別的還可。不要看輕你的決斷。斯奶奶說到這裏大笑。班特比覺得很難過。臉上通紅。說道。瑪當。我說別的地方可以施展你的能力。如你的親戚士伽佐夫人

家裏就可以。瑪當。你試想想。你不能夠去干預他家的事麼。斯奶奶答道。從前我一向未想到這一層。我現在說出來。我想來是很可以的。班特比原把一張支票。裝好在信封裏。這時候掏出來。放在斯奶奶的活計籃子裏。說道。瑪當。你何妨試試呢。瑪當。你卻不必忙。你喜歡幾時去。就幾時去。當下你這樣有能力的貴婦人。似乎覺得獨自一人吃飯適意些。不要別人騷擾你。我不過是個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令你屈尊俯就。我蔽塞賢路太久了。我很應該對你道歉。斯奶奶說道。先生。不必提了。先生。假使那個畫像會說話。但是那幅畫像。比本人有一樣長處。無力量可以使人討厭。不會作許多壞事。假使畫像能說話。他可以證明。我自從踏入你這門的日起。一直到如今。我常說這是一個蠢物的像。蠢物所作的事。不能起人驚怪。又不能令人發怒。蠢物作事。只能令人看不起他。斯奶奶說完了。從頭至脚。把班特比看一看。急脚在他面前走出。去上了樓。班特比關了門。站在火爐前發了一回氣。想想將來。他想像中的將來。是眼見斯奶奶到了士伽佐貴夫人家裏。終天用盡方法對付那個鄙吝好發小脾氣好麻煩人的士伽佐夫人。到了每季中間。去領一點不相干養不活人的薪水。住的是一間無空氣的小房子。一個人住還嫌小。兩個人住是轉不過身來。班特比的

懸。還想到什麼呢。他可曾想像到將來。他碰見生人就要誇獎畢左爾。說他是個後起之秀。說他怎樣的忠於其主。說他怎樣的得了小妥瑪的席位。說他假使不遇着一羣光棍把小妥瑪弄走了。他幾乎親手把小妥瑪捉住。他可曾想見後來。也自己寫了一張誇張得意的遺囑。惹出一羣廿五個。都是過了五十五歲的人。那些人都冒了焦炭市約瑟阿班特比的名姓。永遠住在班特比的大宅。永遠到班特比的禮拜堂。永遠的靠班特比產業過活。永遠把班特比亂嚷亂吹無意味的話。灌滿人家好好的肚裏。令人欲嘔呢。他可曾想見五年之後。有一天焦炭市的約瑟阿班特比。猝得暴病。倒斃在街上呢。那一紙遺囑。就生出無限若干的詭辯爭奪作偽的事來。不知打了多少官司。大約他自己是並未想見。那幅畫像卻是都看見的。且說同這一天。同這時刻。加拉坐在書房裏。沉思。他想見將來是什麼樣呢。他可想見。將來他頭白了。老了。他向來所抱持的理解。很受委曲了。肯把他的理解。遷就環境了。把一切什麼事實。什麼數目。都壓下來。都從篤信。希望。慈善上着想。不再把天賜人的這三樣美德。在他那幾間塵滿的小磨房內。磨成粉了。因為他這樣一改變。他向日的政黨界裏頭的朋友。就很看不起他。他可曾想見呢。他可曾想見這班政黨朋友。只知到同政黨朋友

有相干。過於國民。不知所謂天職。把國民兩個字當作是個空名。他們在議院裏頭譏他罵他什麼名詞都用過。每一星期要躑躅他五個晚上。總要到天快亮才算完。他很曉得他這班政黨朋友。大約這一層。他是可以想見的。路伊沙同一天的晚上。坐在那裏看火。也同尋常一樣。不過臉上更加柔和。更加謙退。他在那裏想像到將來。他想見多少呢。眼前看見的是大街兩旁。貼了許多告白。是他父親簽的字。替司提芬巴拉浦伸冤洗刷。說明竊賊並不是他。是自己的兒子。略爲說幾句他兒子年輕。爲外物所誘。誤入邪塗的話。希冀末減他的罪狀。加拉把司提芬巴拉浦埋葬了。立塊墓碑。說明他怎樣死的。這都是眼前不久的事情。路伊沙是看見的。以後的事他能想見多少呢。勒奇是害了許久的大病。病好之後。仍舊作工。他的面貌還是很美的。神氣還是沉靜的。永遠穿的是黑衣裳。脾氣是很和平安詳。有時也還能高興。焦炭市的人是很多。卻只有勒奇一個人。常常照應一個好吃酒墮落到極點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有時對勒奇求乞。有時對他痛哭。勒奇聽天由命的安於作工。一直等到老了。作不得工了。才歇了不作。這是將來的事。路伊沙當日可能想見呢。還有路伊沙的胞兄。他很孤寒的單身一個人。躲到萬里之外。寫給他妹妹的信。信紙上滴滿都是眼淚。說

的是妹妹臨別的話說對了。他很想見他妹妹一面。世界上所有的至寶。抵不過能夠見妹妹一面。後來他的胞兄回來。走到路上。離家較近的時候。得了病。走不了。末後路伊沙接着一個不相識的人一封信。說他兄弟害熱病。某日某時死在醫院。死的時候。很追悔前非。很愛他妹妹。瀕死末一句話。說的是妹妹的名字。這也是將來實現的事。路伊沙此時可曾想見呢。路伊沙卻想像到他自己將來怎樣的再爲人妻。爲人母。很慈愛的教養子女。不獨留心他們智育。更要留心他們體育。以爲體育得法。更能使子女可愛。不是多智所能比得上的。路伊沙想到將來。願意如此。可惜不過是一場大夢罷了。他雖然無自己兒女愛他。卻有西西的兒女愛他。凡是孩子們都愛他。小孩們的歌謠故事。他曉得最多。凡是小孩們天真流露和可愛的幻想。他都當作是正經事。很用心的要知道貧人們的心理。因爲他們作了一生的苦工。人人都變了機器。不能不培養他們的天真。恰養他們的性情。不然的話。他們小時候的心腸就慢慢的乾枯了。長大成。不過變成一個死物。統計書上所列的種種數目。說本國怎樣的富。怎樣的強。不過是警告大禍將至的預兆。路伊沙這種舉動。他以爲簡直的是他的天職。這是將來的事。路伊沙都作到了。讀者呀。你同作者怎麼樣呢。還是教人作

機器呀。還是教人作人呢。還是教人作人吧。將來我們坐下。看着我們自己火灰。慢慢變色。慢慢冷了。變了死灰的時候。心裏覺得輕鬆些。